儒藏

史部

第六十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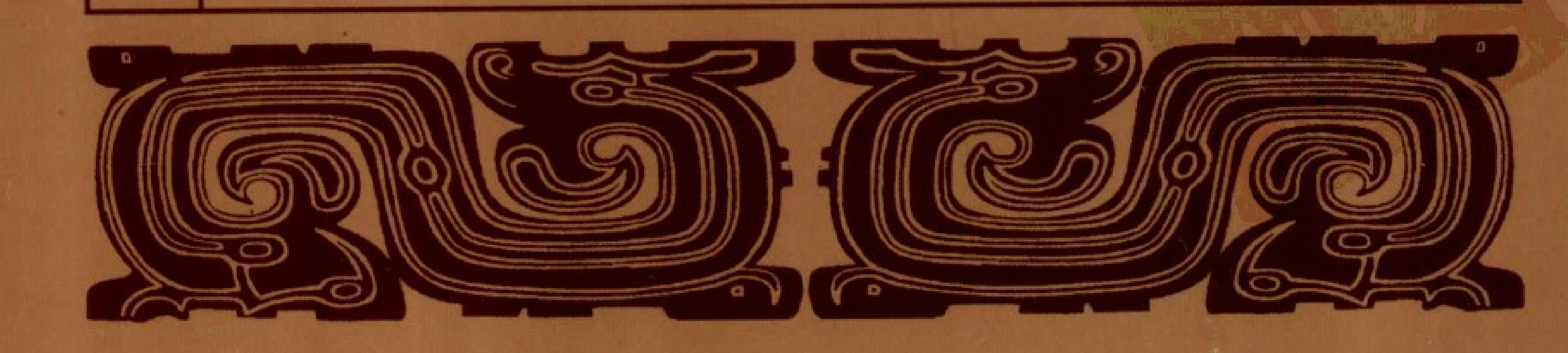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0)



儒藏



B222
30
(6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三日、公游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夜宿金山寺、望江中炬火、作詩、爲寶覺作眞贊。本集金山長老寶覺師眞贊云、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翌日、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遇中江長老、喜聞鄉語、作詩。【誥案】公後與金山寶覺圓通焦山綸老並有詩、蓋初識於此時。綸老當卽中江僧也。渡潤州、登北固山、游甘露寺、庭下觀諸葛公所鑿很石及梁武鐵鑊、李贊皇手植樹、作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詩。至蘇州、游虎邱寺、觀王禹偁畫像。本集王元之畫像贊云、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居於北廳。成化杭州府志、唐州治在鳳凰山柳浦西、卽鳳凰山之右是也。唐光化三年、吳越王錢鏐以唐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爲宮室、名曰鎭海軍使院。宋自錢氏納土、卽國爲州治。名勝志云、隱秀齋在府治通判北廳、蘇軾書。咸淳臨安志云、鳳凰亭在府治南通判北廳。【誥案】是時有兩通判、其一晉有開、故別有南廳、而此則北廳也。據本集修廨宇狀、府寮所居、皆在州治、故邸分

出者也。沈立爲杭州守。【詒案】是時監司張靚、俞希旦、王廷老、察推呂穆仲、節推李佖、錢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疇。時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地方騷然。公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作初到杭州寄子由詩。十二月一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作詩。本集六一泉銘敘云：予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詒案】年譜紀年錄載十一月到任、本集無到任之日可考、獨此敘云到官三日至孤山。是在到任之四日、而詩題已作臘日矣。由此推之、蓋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而以十二月一日至孤山也。游靈隱寺、答李杞、再和孤山原韻。使者所至發擿官吏、公以學官無吏責、作戲子由詩。【詒案】此詩施註原編冬春之交、查註合註仍之。今考詩有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民更鞭箠句、以合除夕錄因之作、又證以上文侍中權鹽書、始知因決配鹽犯而發、乃十二月作也。前註僅有烏臺詩案多配犯鹽一語、未盡其實、似覺詩爲太過矣。詳後除夜値都廳註。上天竺訪都師惠辯。本集海月辯公眞贊云：都師總領要畧、惠辯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僧正辯才。本集海月辯公眞贊云：錢塘佛者之



盛、蓋甲天下、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

除夜值都廳。【謹案】古蹟考、虛白堂在都圖、唐時建、後爲錢氏都會堂。又白居易虛白堂詩云、虛白堂前衙散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是唐爲聽事之所也。至趙抃守杭、復有虛白堂詩、蓋宋已復其舊名。公值府事、當卽其處、後又云都廳也。**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題壁間詩。**本集詩云、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又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云、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八而莫能止。又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謹案】是時鹽法極峻、窮民犯鹽、例皆徒配。詩有營權謀食之語、必讀公文方得此詩本旨。又此詩公已自編於元祐五年除夕三圄皆空和作之前、今仍錄於案、以備事實云。

熙寧五年壬子、公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二月、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京師置市易務、富弼致仕。四月、括開田置弓箭手、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行教閱法。五月、行保馬法。

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詞。本集城外探春調寄浪淘沙詞云、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牆頭紅杏暗如傾、檻內羣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綺陌斂香塵、雪霽前村。東君用意不辭辛。料想春光先到處、吹綻梅英。【謹案】此倅杭作、而年無所考、今首載於此云。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

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謹案〕本傳、墓誌載倅杭事惟此條、而年月無考。今錄於是年之首云。爲張次山題越州壽樂堂、餞送岑象求至梓州提舉、任並有詩。二月、雨中游明慶寺、作賞牡丹詩。二十三日、同沈立游吉祥寺、觀牡丹於守璘之圃。二十四日、立出所集牡丹記、公爲作敘。本集牡丹記敘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皁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并作吉祥寺賞牡丹詩。和劉恕所寄諸作、游六和寺、送張吉甫赴閩漕、并記蘇子美金魚詩。本集書蘇子美金魚詩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



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和子由柳湖久涸得水開元寺山茶今歲獨開二詩。**欒城集宛邱二詠敘云、宛邱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游此、每以二物爲恨。去歲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朵、因作二詩奉寄。**四月、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和蔡準邀游湖上。六月二十七日、登望湖樓醉中作詩。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至餘杭宿法喜寺後綠野堂。七日望吳興諸山寄孫覺詩。**語案公後有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即此韻也、以是知此詩爲七月七日所作。**發臨安、宿淨土寺。翌日、自淨土步至功臣寺、因游徑山、並有詩。自徑山歸、得呂穆仲詩同宿望湖樓、并作夜泛西湖詩。法言作雪山於東軒、公過而愛之、爲題雪齋榜。**語案法惠院僧法言、字無擇、於所居東軒界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公過而愛之、名曰雪齋、秦少游爲記、事詳卷十八雪齋題下。公後於黃州築雪堂、繪飛雪於四壁、蓋變言之法也。**爲慈雅跋蔡襄帖。**本集題蔡君謨帖云、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題王欣帖寄

孫覺。本集題羊欣帖云、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端、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頒刻王安石經義列學官。寄劉恕書。**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語案此書本集不載、今補入之。王安石說覇字云、西在方域、主役伐。或言霸從雨不從西也、卽又曰、如時雨之化耳。其所頒三經義大率類此。既列學官、而又奏易其非是者、朝更暮改、治無虛日。此下卷之監試官、諸詩所以多微詞也。其後南宋學官雖禁絕不用、而此風不衰。有陸彥遠者、和霄字韻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議其與則霄作消解、謂凡氣升此而消也。又有胡浚明者曰、吾適在浴室小悟直字之說、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也。學字說、三十年今乃造此地。餘如王贍叔、晁子止、雖位居卿貳、而誦說日夕不輟。及病且死、猶擁被而指畫之也、可謂嗜痂者矣。**請宗本住淨慈寺疏。**本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云、大道無爲、人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偏次羣生、并歸真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蹤。其爲人也、如金入鑛、隨注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況淨慈古剎、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閔矜善俗、久斷貪瞋、取以來臨。則隱慈心、願順羣誠之再請。語案圓照禪師宗本、卽大本也。時法涌禪師善本方爲上座、公後有游淨慈寺謁宗本詩。逮公帥杭、則善本已繼法席、卽小本也。**孫立節使其子勰來省所業、勰願留授經**



門下公命與邁同學。 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校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游、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誥案】時孫立節出爲鎮江軍掌書記、熙寧七年、公赴常、潤賑饑、與立節重遇於京口。元祐三年、公知貢舉、孫勰以黜籍登上第、其後遷嶺南、立節已卒、勰又欲相從於惠、公以其名盛爲書戒止之。若勰者、其人亦可以見矣。餘詳卷三十總案孫勰登第條下。

聞終南趙宗有、李庠皆卒、答張杲之書。 本集與監承事書云、示諭趙宗有化去久矣、爲一悵然。當時李庠、彭年監宮、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關中後來豪俊爲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當一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所縻、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憫然也。【誥案】監承事即張杲之也。推書中意、如趙宗有化久、後來豪俊爲誰等句、皆久未聞耗語、參以日念歸蜀、及杲之異時爲世所縻論之、則又去岐不甚遠之事、蓋倅杭時作也。自後本集不復再及終南二曲游事、今載此書、歸結鳳翔集各卷、誠不可少也。自法言以下七條、皆熙寧五年前後事、月日無考、並附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鬯較

【誥案】熙寧五年壬子是年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爲鎮洮軍，尋升爲熙州。頒方田均稅法。十一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陳升之樞密使。八月，求蔡千之惠山泉，任伋寄詩，勸以詩酒自娛，並有詩。沈立邀游湖上，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爲詩以獻立，并和立詩。聞趙概訪歐陽修於汝陰，榜所居爲會老堂，相與唱和，公和修會老堂及寄概詩。本集代張方平撰趙康靖公神道碑云：公諱概，字叔平，河朔人，徙於宋之虞城。天聖五年擢進士，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加侍讀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擢御史中丞、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皇嗣未立，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贈太師，謚康靖，葬宋城縣。【誥案】文內載叔平保奏歐陽永叔及往訪汝

陰事，查註已載題下，今不錄。**公監試於中和堂，以其時所取文體甚陋，呈諸試官詩。**本集送人敘云：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誥案】公與張文潛論文有書，載卷二十六，總案必合觀乃得其詳。**登望海樓，作晚景詩。**本集與范夢得書云：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誥案】此書則望海樓與中和堂相連，皆在州廨之內，鳳山之上也。其前後登望海樓詩，皆闈中所作。**煎茶於試院中，作孫覺求墨妙亭及李常求黃鶴樓諸詩。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寄崔度。十五日夜，催試官考較戲作。十七日，榜出，再登望海樓，與試官兩人復留，和前詩。**【誥案】兩試官一為劉撝，見卷十八送劉寺丞詩。**十八日觀潮，作南柯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調寄南柯子詞云：海上乘潮侶，仙人葬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沈立除審官院，以去留詩為別。陳襄自陳州來代，中和堂拒霜盛開，襄有詩呈公，並答詩。游梵天寺，見守詮小詩，和韻。聽惟賢琴，用歐陽修論琴詩之旨，作惟賢琴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罷杭倅後，



查註合註皆從誤編入十二卷甲寅九月後，今改編於此，蓋公爲是詩時，尚未聞歐陽永叔之訃也。**九月，聞歐陽修訃，哭於孤山惠勤之室，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公文云：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答惠思詩。孔文仲過訪，復答贈言。次韻朱壽昌求母五十年得之蜀中作詩。**誥案：李定與公初無隙，因王安石嗾謝景溫劾公，司馬光奏賢於李定不服母喪之禽獸，自是挾恨。及公爲此詩，定遂肆禽獸之毒，光實開其端也。**十月，赴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寄懷北山清順。**誥案：公詩有「農事未休侵小雪」句，以是知爲十月事也。**遂部役至鹽官，作戲呈同事兼寄陳襄詩。登廣壽寺千佛**

閣、復游安國寺、悟空塔、觀塔前古檜、僧爽所蓄白雞、並有詩。爲居則作大悲閣記。本集大悲閣記云、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徧。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十日、陳襄薦貢士於中和堂、賦登彼公堂四章、作送杭州進士詩敘。本集送杭州進士詩敘云、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高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游六和寺、沖師閘山溪爲水軒。十一月、冬至日、獨游吉祥寺、並有詩、追憶歐陽修論琴詩事。本集歐陽公論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爲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公將赴湖州相度隄岸、戲贈孫覺。東都事畧、孫覺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詩案三吳水患始於慶歷中、松江築挽路、建長橋、雖公私漕運稱便、而水道由此艱噎、蘇、湖、常三州海口又沙湮日甚、故其患不支也。平此患必去

吳江土、遷沙上居民、使水有所瀦、然後疏三州海口、導之以行、患乃除耳。孫覺改隄乃一時權宜之策、僅可以禦小水。若長年淫雨、則水高於隄矣、尚何木石之別乎。是時覺必上其議、故漕使檄公相度、又必覆如覺議而後行也。公知吳中水患實發端於此時。其後帥杭、數州皆所部、而水災日甚、因資訪倍至、欲盡疏之、上三吳水利狀、會賈易沮公、言災傷執政亦多媢嫉者、遂格不行、留爲民患、殆又數百餘年。如賈易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餘詳卷三十二、卷三十三總案論災傷水利條下。**送張軒民赴省試再用前韻寄孫覺詩。十二月、湖州道中作畫魚歌。**【誥案】本集墨妙亭記、公以十二月至湖州。**鴉種麥行。**【誥案】畫魚歌公自註、湖州道中作此詩。雖未註、然必非城內作也、今改列於後。**至湖州、爲孫覺作墨妙亭記。**本集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貫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覺出黃庭堅詩文就質公、始異之。**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和邵茂誠戲贈賈收、并和收吳中田婦歎詩。遊道場山何山、至天慶觀、孫覺所葺小園爲山宗說。**

題歸雁亭。孫覺爲會、公行觴政禁、不言時事、並有詩。至秀州、贈錢顗并寄其弟。慧山老錢顗席上題領巾詩。何蘧春渚紀聞云、嘉興李巨山乃錢安道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郎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諧謔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載於寀。**過永樂鄉、游報本禪院遇鄉僧文及作詩爲王頤作鳳咮硯銘。**本集鳳咮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闗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又書鳳咮硯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書花蘂夫人宮詞。**石刻花蘂夫人宮詞跋云、熙寧五年、奉詔定秦楚蜀三家所獻書可入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中有蜀花蘂夫人宮詞獨斥去不取。予觀其詞甚奇、與王建無異。嗟乎、夫人當去國之時、而能振大雅之餘韻、沒其傳不可也。用錄其尤者、刻諸石、俾識者覺之。陳師道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號花蘂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文瑩湘山野錄云、王安國奉詔定蜀楚秦三家書可入三館者、花蘂夫人手寫宮詞、定三家書者斥去之。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荊公、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王禹玉、馮當世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安國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其詞。附錄以



上鳳咮硯、花藥宮詞二則、皆熙寧五年事、雖銘跋年月不詳、應附載於此。**出候潮門、過王復園居、觀所植雙檜、作詩。觀錢世雄所藏其父公輔遺教經石刻。**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詩案】錢世雄字濟明、晚號冰華老人、家任常州。公此跋作於黃州、而云在杭爲同僚、是倅杭時也。不詳濟明爲何官。烏臺詩案收有譏諷文字選人錢世雄罰銅二十斤、是元豐二年濟明復爲選人矣。公赴杭、其父君倚方爲廣陵帥、是時以已罷歸、非久卒矣。濟明乃與公終始之人、特表出之。餘詳卷十一總案爲作哀詞條下。**畫阿彌陀佛、施圓照、作頌。**本集阿彌陀佛頌敍云、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獻頌。**上天竺、題雪坡亭。**咸淳臨安志云、上天竺講寺雪坡亭、東坡訪辨才法師、適雪霽、搆亭以紀其勝。【詩案】辯才居上天竺、乃公倅杭時也。**季過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敍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日小斜川云。【詩案】過字叔黨、以是年壬子生、至宣和三年辛丑年五十、當宣和中、金釁未作、宋已亂甚、京東、河北路皆不通。過晚任中山倅、爲羣盜所圍、慨然曰、寧有蘇內翰子從賊者乎。溘焉而化、事見王明清揮麈錄、而本傳不載、特附此以備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公年三十八。是年二月、王韶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三月、親策進士、罷經局。命王安石提舉試明經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四月、置律學。文彥博罷。①五月、遣熊本措置瀘州淯井監夷事。

正月元日、次韻張先和七夕寄孫覺詩。九日、有美堂飲醉歸、五鼓起閱文書。得鮮于侁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十五日、祥符寺九曲觀燈、過可久房、蕭然無燈火、但聞薝蔔餘香、留詩。二十一日、病後、陳襄邀往城外尋春、有餉官法酒者、約陳襄移廚湖上、初晴復雨、山色空濛、並記以詩。二十七日、行部富陽新城、李佖先行、留待於風水洞。公追至定山村、既見佖、有和風水洞諸詩。誥案紀年錄、二十七日游風水洞、作詩。又作李佖留待及和等詩、八月望、觀潮作詩。又再游風水洞作詩并臨江仙。據此則公詩凡五首、今僅有李佖留待一首及和佖二首。其前後游風水洞二首、皆佚去矣。此三首施註、原編并載於此、即爲六年正月同時之作、本不誤。查註既仍原編、如不再計、最爲盡善、乃復引烏臺詩案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風水洞而駁之、云年譜

游風水洞乃六年事、詩案譌、當改正。今考年譜游風水洞、李佖相待、有詩題壁、明載七年、合註以其譌、遂有年譜不載六年、王註亦載七年之説、益滋謬轕。七年正月公在常潤、豈能至風水洞作詩。此確爲六年作也。

風水洞聞二禽、作詩。外集風水洞聞二禽詩云、林外一聲青竹筍、坐問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慙愧春禽解勸儂。【詩案】此詩各註不載、查註收入續採詩中、紀年錄謂兩游風水洞作詩、皆缺此詩、是否在五首內、當再考。風水洞舊名恩德洞、白樂天有雲水埋藏恩德洞句可證。趙抃詩云、風穴有聲連水洞、聽風觀水晉淵身。杭州未入從容甚、且與南山作主人。

獨游富陽普照寺、自普照游東西二菴、至妙庭觀天聖中道士發地得丹鼎銅盤琉璃盆、而盤鼎猶存、並有詩。二月、早發新城、微雨初霽、道逢西崦餉耕、欣然有作。及亭午、策馬溪邊、山城在望、有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句。時晁君成爲令、蓋美之也。【詩案】此二詩、首則富陽早發、次則行至新城、以題屬道中、故就道中收煞耳。次敘井然、人所共曉。其摘出次首一聯、明以美晁中用官清民樂作骨、本屬常語、忽將戶喜脫胎隨地點染、人遂不覺。此則魯直所謂自具華嚴手段、而終身心折者也。至查註據方回瀛奎律髓改此詩爲晁君成和作、非不知其誤者、乃有意立異耳。合註已有駁正、今但論其詩旨如此。

君成之子補之始拜公於新城。本集晁君成詩集敘云、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字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



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宋史，晁補之隨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由是知名。咸淳臨安志，晁端友爲新城令，其子補之隨侍官所，東坡行縣，以文來謁，遂知之。誥案：次年甲寅，公以捕蝗再至新城，補之和詩有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句，則知初謁在此時也。黃魯直自云元祐初始拜子瞻都下，今用此例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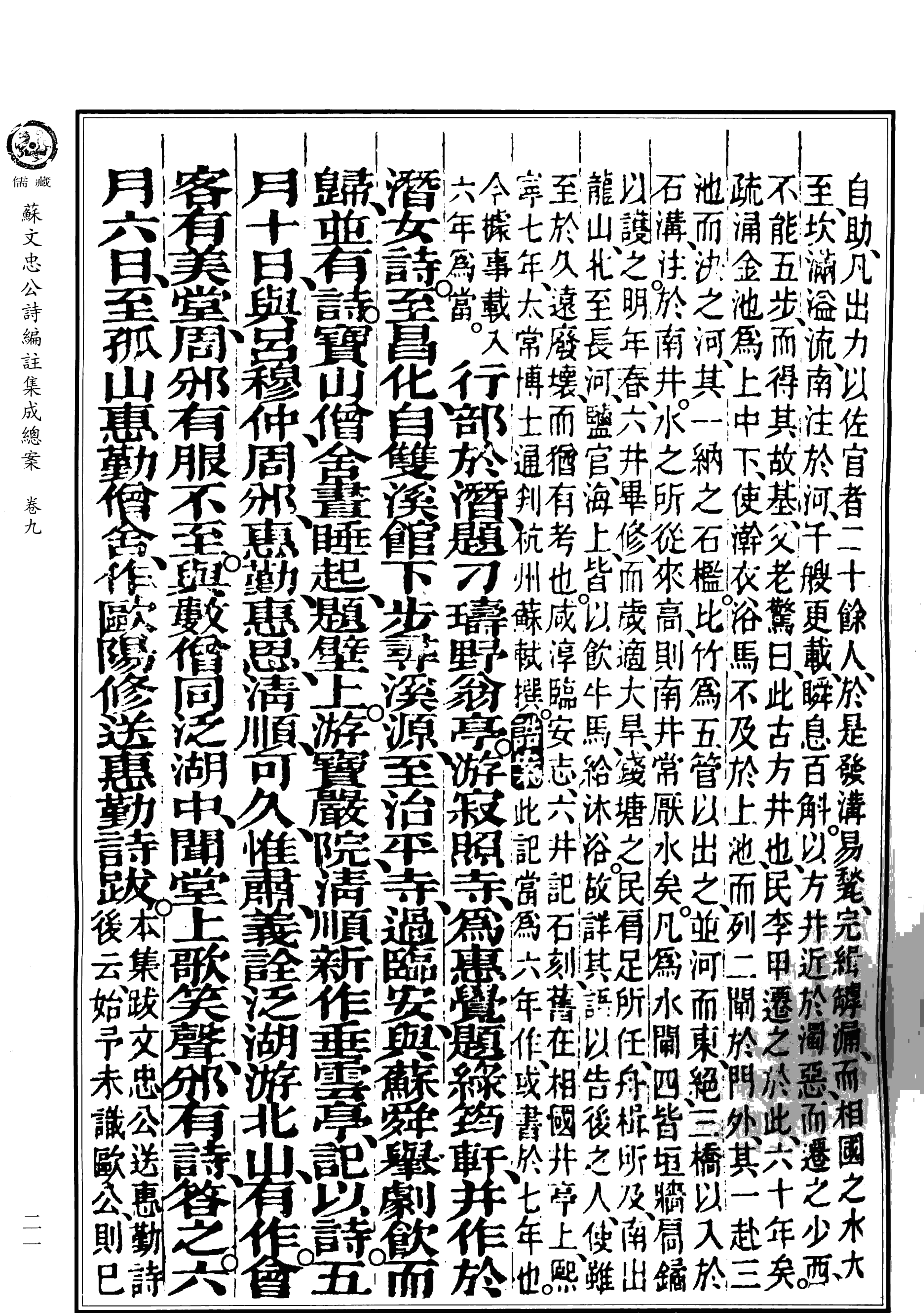
作山村詩。自新城放櫂桐廬，過嚴陵瀨，作行香子詞。本集過七里灘調寄行香子詞云：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烟汀，過溪沙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清。誥案：公集有此詞，而詩文事實均無經由衢江蹤跡，惟新城水出衢江，檣櫓所通，或由此放櫂桐廬，未可知也。今據此類載於此。

十日，作春分後雪詩。誥案：本集題作癸丑春分後雪，欒城集題作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同此韻也。

與客飲湖上，自孤山夜歸入城，過河塘，繁燈爛然，記以詩。與曾孝章游龍山，期呂穆仲不至，作詩。及穆仲至，遂同游靈化洞，徧歷幽勝而還，作游靈化洞記。本集書游靈化洞事云：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

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者，當自知之。咸淳臨安志：靈化洞在郊壇天真院山頂，深百餘步，直下闊十餘丈，有和靖、東坡題名刻石。

寒食日未明至湖上，陳襄至，周邠、徐疇先在，作詩。【詩案】此詩本集編入詞類，調名瑞鷓鴣，王註、施註並編入詩，不知何所本也，今仍其舊。次孫覺所贈韻，即送覺移知廬州。三月，吉祥寺牡丹將落，而陳襄不至，爲詩以寄。明日襄至，復和前詩。襄始至杭，訪求民病，以修復李泌六井爲亟。至是工成，爲作錢塘六井記。本集錢塘六井記云：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廞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



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近於溷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咸淳臨安志六井記石刻舊在相國井亭上熙寧七年太常博士通判杭州蘇軾撰誥案此記當爲六年作或書於七年也今據事載入六年爲當

行部於潛題刁璹野翁亭游寂照寺爲惠覺題綠筠軒并作於潛女詩至昌化自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過臨安與蘇舜舉劇飲而歸並有詩寶山僧舍晝睡起題壁上游寶嚴院清順新作垂雲亭記以詩五月十日與呂穆仲周邠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泛湖游北山有作會客有美堂周邠有服不至與數僧同泛湖中聞堂上歌笑聲邠有詩答之六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本集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云始予未識歐公則已

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眞跡、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作蒲傳正所藏燕肅山水跋。**本集跋蒲傳正燕公山水云、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六日。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樓上晚景及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游韓絳石淙莊諸詩。公使迨落髮觀音座下、辯才爲祝之、取名竺僧。欒城集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三年不能行、師請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本集與辯才書云、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頗過。諸案 迨落髮、據公詩乃四歲事、子由云三年者、謂已生三年、尚不能行、則亦四歲也。此碑子由撰文、公書石、仍而不改、可知其非誤矣。**贈上天竺辯才師詩。**諸案 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據公元豐八年乙丑自云、迨十六歲、則生於熙寧三年庚戌、而四歲摩頂及贈辯才詩、皆六年癸丑事也。施註原編此詩於守密卷中、自云疑倅杭

作。查註改編五年壬子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並誤。今改編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餘已詳見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二十一日與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游石屋洞，題壁。**西湖志石屋洞題名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又云：咸淳臨安志謂石屋洞崖彷彿有東坡題名，相傳黨禁時鑱去。今字畫朗然，此出後人重刻，以書法遠不逮龍華。誥案：西湖志龍泓洞有蘇頌熙寧壬子題名，頌以封還李定詞頭落職，坐廢者數年，故其時游觀於杭也。**孔延之罷越州，泊舟小堰門外，公往訪之，後飲有美堂，作聯句詩。**誥案：公詩已佚，孔長源詩有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蹙兩潮趨句。有美堂在吳山，梅摯守杭所作也。本集孔長源挽詞，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即指此事。長源以熙寧五年十一月罷越州，其過杭當在六年，而無考，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淯井鹽：當作「淯井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五熙寧六年五月癸丑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是年七月，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鑄錢監。八月，復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又詔興水利。六月立秋日，同周邠、徐疇禱雨上天竺，作靈感觀音院禱雨文。本集禱雨天竺觀音文云：我大菩薩爲世導師，救危難於三塗，化清涼於五濁。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驕陽，害我天物。具官某上承府檄，傍採民言，供奉安輿，顒登法座。伏願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宿於靈隱寺，作詩。七月，病中獨游淨慈寺，謁本長老，周邠以詩至，仍邀游靈隱，次韻答之。遂至祖塔、法雲院，觀虎跑泉，並有詩。五日，自長安堰還，過桐破，游佛日淨慧寺，憩榮長老方丈，作渥注泉諸詩。誥案游佛日者必自桐破艤舟登岸。岸有石鼓亭，晉出石鼓，以蜀桐者也。由是入山，路多松嵐竹蔭，凡五里至寺。寺有楞嚴壇，由寺西盤厓十里，越貓山以達黃鶴山之脊，巔巘而上，歷數十盤，有石壁削立空中，路遂絕。壁有腳印十餘步，正當削處，滑不承趾，一失足則下墮不測淵，震眩不可名狀。諸峯奮迅而過，自此路益陡峻。又登數巒，始達山肩，視其巔尚數百丈，而渥注池且在上方。欲覓徑以升，忽罡風長號而來，幾爲捲去，急趨下



以避之。所謂渥洼池者、竟未能至。惟見浙東諸郡隱躍蒼莽中、其下則長江一綫西湖、一抹日色激射爛如流金靜練而已。遂自西麓以下、凡度數陂嶺漸見山腳有小屋數椽、松杉繞之、久乃折至其處則黃龍菴也。菴後石厂磐石爲黃龍道人趺坐之所、又下數里、皆樵徑出大路、爲顯寧寺、寺爲苗、劉廢逐康王所居處也。誥自乾隆戊申正月經歷其地、茲以讀公蒼髯迎送之句、宛然佛日道上、不覺省念前游、眞卅年如一夢耳。因附記於此云。嘉慶丁丑二月朔書於羊城古藥洲上韻山堂中。

二十日、至天竺弔惠辯、作挽詞。本集海月辯公眞贊敘云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事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誥案天竺事跡、惠辯化於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公遲四日始往、則七月二十日也。

游孤山、登柏堂竹閣、與陳襄自有美堂夜歸、并作有美堂暴雨詩。

八月十五日、觀潮、題詩安濟亭上、復作瑞鷓鴣詞。本集觀潮調寄瑞鷓鴣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誥案是日似與陳襄同游、故落句及之耳。

再游風水洞、作臨江仙詞。本集風水洞作調寄臨江仙詞云四大從來都遍滿、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爲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層巔餘落日、草露已沾衣。

公以提點至臨安、蘇舜舉迎見於太平寺、爲言前日入州被訓狐押出事。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

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人爲同年、自來相知。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得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詳看、甚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也。【謹案】葉祖洽很愎、喜諛附、多詆訿賢者、是非顛倒、人目爲小訓狐、見於史家所載。此乃宋之俗諺、蓋唐書以鵂鶹聲爲訓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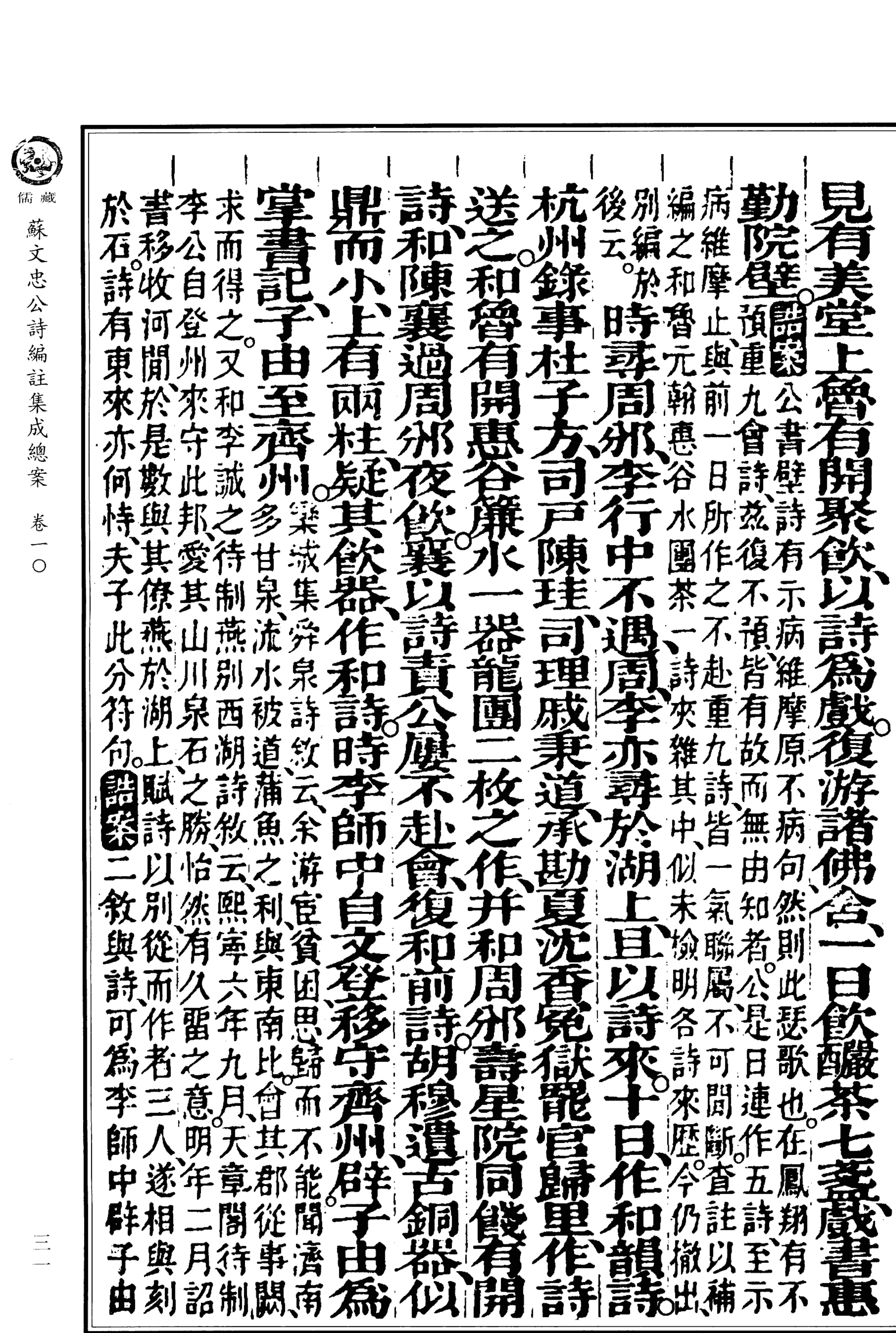
與周邠、李行中游徑山、弔錢王遺事、作將軍樹、錦谿石鏡諸詩。游玲瓏山、觀九折巖、登三休亭、夜宿九仙無量院、聞山中歌錢王陌上花曲、爲易陌上花詞。游東西巖、弔謝安遺跡。夜度竹林橋、暮山蒼然。入海會寺、訪有明、洽於寺中、記以詩。【謹案】此詩有北渡飛橋踏彭鏗、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諸句、以是知入夜投寺、故宿寺中也。此詩之後、施註原編有海會寺清心堂一詩、乃公七年重到之作、詩意甚明。施註編六年游臨安一路詩、並未誤攙誤入此詩耳。查註既從誤編此、復引本集熙寧甲寅跋海會寺記、改爲熙寧六年、以符六年之游、而註其下。合註云、跋作熙寧甲寅、乃七年也。公往臨安諸縣、當從紀年錄列入七年。查氏改甲寅二字作六年、而移前後諸詩皆係之六年、不如施註之不細分年月爲得也。今考施註原編此卷起於追和子



由去歲試舉人洛下及立秋禱雨宿靈隱寺二題。考子由試洛乃五年事，是此卷施編起於六年秋前也。其後編至九日以後諸詩，止是終於六年九十月之間也。下卷編雪後至臨平、過永樂、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各詩及元日過丹陽之作，是六年之除夜、七年之元日也。據此，則施註雖未細分年月，而年月皆可辨。查註仍之，未嘗變改。合註以其改甲寅二字之非，而謂前後諸詩皆誤六年，委爲查咎，是其意專主駁，遂致此卷詩懸宕，卒無所歸宿也。又考施註原編之前一卷，起於元日次韻張先正月九日二題，是上卷施編起於六年正月元日也。其後編於潛、昌化各詩及臨安令同年劇飲之作，在五月十日題前，是皆六年四五月間詩也。查註仍之，亦未變改，且與此卷前後諸詩無涉也。合註以紀年錄之同年臨安令劇飲并所至諸縣有詩，載在七年秋後，而因查註改六年二字之故，緊謂當列七年，是并施編前卷不誤之詩，坐查註之結誤也。杭州外邑惟鹽官、餘杭、臨安、富陽、新城、於潛、昌化七邑，公在處有詩，或至數見。蓋通守行縣乃其專責，又變法之際，使者督迫，不容不出也。在公以爲無益奔走，適以擾民，故往往發之於詩。有司之出，猝去猝來，並無一定，以一事而數至者有之，因徑熟而無詩可紀者有之，豈可限以游者蹤跡，若紀年錄併入捕蝗之後，則謬甚矣。此兩年查註所本施編，次敘井然，不可輕議。唯海會寺清心堂詩乃七年重到之作，施、查、合三註皆失考。今但撤出此詩，與查註跋語，類編七年行縣題中，則此兩年詩并後卷皆大定矣。餘詳卷十二總案清心堂條下。

徑山道中、答周郊兼贈蘇舜舉詩。再游徑山、登凌霄峰、上含暉亭望海。至洞霄宮、與監宮蔡準、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

華爲林泉之游、題其處爲來賢巖、並寓於詩。九月初、自徑山歸。陳襄招飲介亭、公以病先起、作詩。咸淳臨安志云、介亭在鳳凰山、對排衙石、郡守祖無擇建、天風泠然、有縹緲憑虛之意。夢粱錄云、宋殿前司營在鳳凰山八盤嶺中置衙、最高處曰介亭。西湖游覽志云、殿前司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敎場者此也。譜案自鳳凰山轉折陂嶺而上、別起高峯、其頂平衍如毬場。中十餘石矗起、如排牙然、亦稱排衙石。二山高下懸殊、並不附麗北宋以前、槩謂之鳳凰山、蓋排衙石之上別無山名也。錢氏以唐州治爲邸、而北宋復以邸爲州治、本在鳳凰山上排衙石乃其後山也。康王播遷於此、復以州治爲行在、遂於上設殿前司營、以爲親軍護衛而排衙石始有御敎場山之稱、與鳳凰山則判而爲兩矣。然其時亦如汴京建玉津園、未嘗於山巓校閱、故小說家又附會爲女校場、謂敎宮人演武於此。彼有岳家游奕軍、韓蘄背嵬軍、皆自甘棄絶、豈能復爲孫武介行於女子乎。又案陳襄和公介亭韻有山頭高會喜初涼、翠石排衙夾徑香句、是介亭在排衙石之確證。咸淳志不分浙御敎場、而槩謂之鳳凰山、在咸淳時、其說混矣。以查註僅引咸淳志、未能詳悉、故考而論之。游金星洞、作銘。本集金星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咸淳臨安志、金星洞在鳳凰山介亭下、洞生金星草、因此得名。譜案此銘不詳何時作、今以地附載於此。八日、公以病不赴重九陳襄會、作前韻詩。九日、湖上尋臻闍黎、遂泛舟至惠勤院。舟中望



見有美堂上，會有開聚飲，以詩爲戲。復游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惠勤院壁。誥案：公青壁詩有示病維摩原不病句，然則此瑟歌也。在鳳翔有不預重九會詩，茲復不預，皆有故而無由知者。公是日連作五詩，至示病維摩止，與前一日所作之不赴重九詩，皆一氣聯屬，不可間斷。查註以補編之和魯元翰惠谷水團茶一詩夾雜其中，似未檢明各詩來歷，今仍撤出，別編於後云。時尋周邠、李行中不遇，周、李亦尋於湖上，且以詩來。十日，作和韻詩。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勘夏沈香冤獄罷官歸里，作詩送之。和魯有開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之作，并和周邠壽星院同餞有開詩。和陳襄過周邠夜飲，襄以詩責公屢不赴會，復和前詩。胡穆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疑其飲器，作和詩。時李師中自文登移守齊州，辟子由爲掌書記，子由至齊州。欒城集舜泉詩敍云：余游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詩敍云：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遂相與刻於石。詩有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句。誥案：二敍與詩可爲李師中辟子由

爲齊州掌書記之證。又送歷城令施辯既去復還詩云、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據輿地廣記云、濟南府大明湖一名西湖、以敘稱來守此邦甚混、併爲註明。又東都事略李師中字誠之、知秦州、以屢言王韶西事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查註已引原文合註併引宋史、續通鑑長編考正、並詳卷二十九。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題下、今案欒城集燕別西湖詩後、挨編送李誠之知瀛州詩、其詩云、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纛。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詩中明言師中帥秦、以屢議西事爲王安石、呂惠卿謀孽衝替、故云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也。由是改知偏郡、自登州徙齊州、復帥瀛州、故云歸來易三郡、北將用耆老也。其燕別西湖詩、亦有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湖句。據輿地廣記云、河間府、隋唐日瀛州、本集北海十二石記云、李天章爲登守、又登州遺直坊詩敘云、故太守李公諱師中、可與子由自登來守之說互證。然則師中罷秦帥後、實由登齊知瀛、而事畧失之。查註、合註皆失考矣。附正於此。又潁濱遺老傳云、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今考子由以熙寧三年庚戌春中爲陳州學官、至六年癸丑春中三年、成資罷任、隨於是年九月爲齊州掌書記。至九年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即以上書還京。十年丁巳四月從公至彭城、八月赴南京簽判。任越二年、至元豐二年己未八月、公赴臺獄、子由乞納官贖兄罪、坐謫筠州。以上自熙寧庚戌計至元豐己未、凡歷十年事。遺老傳僅云八年、已畧去二年矣。公與子由事在處關涉、而欒城集往往混誤、實爲本案之累。其墜緒難尋者、莫若熙寧丁巳二月、公自齊赴河中、與子由相遇於道、及入京、改差彭城、四月偕

赴任所八月删去一節、諸說紛亂其、中且不止欒城一集也。今先定子由前後十年事、立爲間架、使無隨欹逐倒之患、然後公之所至、删譌補闕不致礙手、亦不至歧出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是年九月、羅拯言兩浙、淮南東路災傷、乞行貸、卹詔賜兩路糧各三萬石。十月、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饑、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人興工、從之。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司、以賑饑民。章惇開梅山。十一月中太一宮成、親祀。十二月、詔在京納免行錢數。誥案是時沈括奉詔察訪兩浙、故有是奏、而公爲漕司檄赴常、潤、亦以此也。至神宗諭括善遇蘇軾、而括乃求公手錄近詩一通、籤貼訕懟以進、亦此時事也。出是結成黨禍、流爲小人進取之術、此翻彼覆、以致兩宋皆亡。今已詳載後案、特標明於此、以爲消長進退之殷鑑云。十月、賀陳襄弟章生子。聞張先年八十五買妾、襄請作詩。遊寶山廣嚴寺、青雙竹湛師房、并作寶山新開徑詩。和陳襄冬日牡丹、柳瑾喜雪、及觀柳瑾草聖。李頎畫山詩。十一月、公赴常、潤賑饑、柳瑾往監靈仙觀、因附載以行。雪後至臨平、與柳瑾同至僧舍、見陳烈少府。發秀州、夜過永樂、至報本禪院、鄉僧文及時已臥病、退院、爲慰藉久之。誥案公以熙寧五年十二月過永樂、訪文長老、留詩。至是六年十一月再訪、而文已臥病、故詩



有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句、蓋謂隔年之别、轉眼甚速、而不虞其一病至是、又幸未死、得以重逢、是文之病已不起矣。繼云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乃憐其同鄉老病、故復慰藉之也。繼又云、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此蓋病深不能款語、故惟有舊時識客之鶴、如欲長言耳。詩意如此、必非更越十七年始卒者。特論此詩、以見後詩查註引載宋僧居簡北澗集之非。**訪錢顗於酒務、席上令歌者道服、并有詩。過金閶、王誨出示仁宗舊賜飛白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作御飛白記。**本集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蠻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誥案、公是時官太常博士、兼直史館、故云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此文可爲官階之證。熙寧未改官制以前、凡直三館者、皆爲太史、例稱學士、承唐制也。**十二月、至惠山**

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有作、并戲答錢道人詩。本集題云、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似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詩案此二詩、施註原編所有、查註合註仍之、紀昀曰、此是禪偈、不以詩論、今改載於案。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作詩。詩案此題律詩二首、其一日行歌野哭兩堪悲、其二日南來三見歲云徂。又本集雜記錄行歌野哭一首、而跋其後云、僕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合註極辯交元日言之爲年三十九、計公自辛亥倅杭、歷壬子而至癸丑、三經除夕、此癸丑除夕所作詩言甚明、不用辯也。又王註及續補遺載有七絕二首、云、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聰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釣艇歸時菖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行地、盡在如今一夢中。前列長題、即惠州之跋語也。此乃作贋者錄舊以實公題、故詩語不合。王註據僞本收載入集、而邵註採入續補遺中、其弊顯然可見。查註據何蘧春渚紀聞、辯此二絕非公之詩、乃錢塘關子容作、列入互見卷中、甚當。惟不知引本集跋語、絕其根株、是以啓合註之駁也。合註以太常博士釋寺官、此項官多矣、豈即公乎。又謂後詩識是春深景物、似前此舟行過楚、即景懷舊之意。考治平三年六月、公奉詔喪歸蜀、其下淮湖江、在秋深之時。熙寧四年倅杭、其自楚揚渡江、已在冬中。前游僅此二次、並無春深舊景可懷也。凡查註駁删他人之作、合註雖有未見、非公詩而譌入他集之說、究以去之爲嚴潔。故本案於查註互見之卷例、弗辯也。獨此二絕年譜誤會年三十九除夕潤州道上之語、遂有八年乙卯



年四十到密州任之謬，斷截入年譜爲據。邵註復引其說以亂紀年錄甲寅十一月三日到任之不誤。此則於公後之到密年月殊有關涉，且於本集初至密州事跡全背，不能已於言也。故錄此二絕全文論之，使無所遁如此。

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三十九。是年正月，賞復岷洮等州功。二月，吐蕃青宜結首領圍河州，景思立與戰於踏白城死之。三月，王韶軍寧河，解河州圍，木征降。詔曰：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内，被裁者廣。詔有司損常饍，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四月，上以久旱嗟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裁耳。頒方田制度。四月，鄭俠上流民圖。王安石罷知江寧府。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望詔求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置左右。有臣如此，陛下其捨諸。王安石甚惡其言，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呂惠卿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東都事畧、師中知瀛州，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誥案】前考子由詩敍，師中以七年二月赴瀛州任，廢斥即在是年。時王安石罷相，長編當云安石陰使惠卿激上怒，若謂安石欲奪待制，誤矣。

正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有開，并寄刁璹草堂詩。抵潤州，過藏春塢訪刁約，和所作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詩。同柳瑾游鶴林、招隱，醉歸詩呈刁約。與刁約、柳瑾復作疊韻，及柳瑾家宴一甥閔闢求筆跡詩。【誥案】柳氏二甥

求公筆跡二詩、施註原編夜至永樂文長老詩後，乃道至秀州作也。查註合註從誤。柳子玉名瑾，其子仲遠，公堂妹婿也。仲遠二子閎、闢，即公之二甥也。公既在京口作子玉家宴詩，是子玉卽潤州人。查註以爲吳人，又以仲遠爲文遠，更誤。施註失考二甥卽子玉之孫，故析作兩家事也。此二詩亦當作於京口，因改編家晏詩後。其後越二十九年，公病歸毘陵，過京口，哭祭柳仲遠夫婦之墓。時二甥惟閎在，闢故久矣。千里來龍發端在是，故必理淸其脈絡也。**重遇孫立節於京口。**本集剛說云：孫君爲鎮江軍掌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遇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成都進士杜暹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二月，遇於臨江，贈法通詩，并爲作跋。**本集書贈法通詩跋云：僕偶云通師子不脫羅場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謹案】施註原編此詩於和刁景純瑞香花詩前，本末甚誤，而爲虎邱各詩所亂，則亦誤也。查註改編各詩，并此詩改置三四月之交，地在無錫、蘇州之間。但是時柳子玉已赴靈仙，此卽查註考正而更定者，何出復還乎。合註從誤。今據公跋語改列二月。**柳瑾以詩邀刁約同遊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謹案】公後自密州與寶覺書云：刁丈計自太平歸安勝，屢有書去，不知達否。因見道下懇。據此書，則景純必同游金山也。**與柳瑾飲於金山寺，題壁，并送柳瑾赴靈仙詩。寄題監洞霄宮俞康直退圃、逸堂、遯軒、遠樓四詠，再游鶴林、招隱，題普慈**



赤壁。與劉恕期於京口、不及赴蘇州王誨會、寄和誨侍燕觀燈詩。放舟焦山、青綸老壁再游金山、作留別寶覺圓通詩。再送柳瑾作昭君怨詞。本集送別調寄昭君怨詞云、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新月與愁烟滿江天。欲去又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送行舟水東流。紀年錄、金山送柳子玉作昭君怨。**初游宜興、之荆溪、至單錫家、獲中都公與蔣希魯謝啓。**本集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沒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誥案】欒城集伯父墓表、中都公卒於嘉祐七年壬寅、至是熙寧七年甲寅、爲十三年。挨此跋、是時已至宜興、故寄陳襄詩有陽羨溪頭米勝珠、及地偏俗儉與蕭條之句。其後卜居宜興、由是而計決矣。今載於寄陳襄詩前、以釋詩、且因詩而知公得謝啓時也。**三月、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陳襄詩。至常州、游太平寺、觀牡丹、作詩。二十九日、作南唐李煜詞跋。**本集書李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誥案】紀年錄、二十九日過毘陵跋李後主書。今以常潤道中寄懷陳襄之詩以合此記、乃三月盡至毘陵也。**四月、寄和周邠杭州牡丹、即送赴闕**

有感雪中行役，作少年游詞。本集代人寄遠調寄少年游詞云：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是嫦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詩案 公以去年十一月發臨平，及是春盡，猶行役未歸，故託爲此詞耳。

五月，哭錢公輔，弔其子世雄，爲作哀詞。本集錢君倚哀詞云：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睟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彷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邈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詩案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史稱公輔少從胡瑗學，有名吳中。登甲科，入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除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石得志，輒排異己者。公輔言事數忤安石意，以是出知江寧，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此文傷其屈而不信，故多悲慨，三復其詞，如以七絃鼓天問之章也。臺獄起，入詩案。錢濟明坐罰銅二十斤。然此文後，皆成讖。公請老毘陵，濟明實終始之。初亦不料竟止於是也。前人未嘗發此，故載而論之。紀年錄：

過無錫，作水車詩。詩案 公詩有洞庭五月欲飛沙句，五月作錢公輔哀詞。據是可知。常、潤賑饑事竣，歸舟已



在五月矣。**至金閶、游虎邱寺、與劉述會於虎邱。王誨以齋素祈雨、不至。**[詁案]此詩乃規父移廚傳燕公虎邱、自以齋素不至而使家客爲代詩、意顯然。其後赴密過蘇、有問這回來不來者、規父使乞詞、蓋是日必爲酒糾也。**翌日飲於閭邱公顯家、席間雨作、並有詩。**[詁案]是時、旱蝗特甚、雨不易得、詩有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之句、其爲旱久得雨可知。乃施註原編以齋素祈雨之題置此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今更正。又案本集原題蘇州閭邱、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今考此二詩、其一乃歌唱方酬而雨作、作詩故有已煩仙袂、莫遣歌聲之句。其二云五紀歸來鬢未霜、則全指閭邱也。且此二詩次敘井然、皆一家言、無兼及江君之事、雖公詩不及題之作時有然、皆因某和某之作、借韻爲詩、亦有詩不及人而神來意到、其人斯在者、欲人摹揣得之餘則無此例也。此作非題有譌、卽詩有佚、今以專屬公顯。公言其豪邁、凡數見、以是知必不誤也。**贈懿卿作水龍吟詞。**本集詠笛材詞敘云、時太守閭邱公顯已致仕居姑蘇、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賦此詞。調寄水龍吟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徧、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詁案]閭邱公顯嘗守黃州、據此詞則又嘗出守嶺南也。**過吳江、戲題三賢畫像。抵秀州、再過永樂、至報本禪院、則文及已卒、爲詩悼之。**[詁案]此詩云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

指頌去來今，蓋言初見則老，再來則病，今則死矣。三過之事如此。而計其三過之日，則一彈指間耳。正以傷其速也。與前詩憐其病甚，皆可合觀。施編並不誤。乃查註云，宋僧居簡三過堂記，公以熙寧五年倅杭，明年有事於潤，過焉。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文老且病。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知杭，又過，文死矣。據此，則所作三詩相距十七八年，不應槩入倅杭卷中。姑從施舊，存考。今考公以四年倅杭，而簡云五年。公以五年見文，而簡云六年。其守湖也，公往哭陳舜俞之殯，或可附會過其地。其守杭也，與張秉道、蘇堅諸人會於湖州，去與則秀不被水，而湖、蘇特甚，由此路察烖而行，均未至秀。簡所記皆謬，無論與詩意不合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至臨平、游安平寺、題安平泉詩。

查爲仁蓮坡詩話云：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註蘇詩，采入補遺，謂惜未得作詩記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廷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遺老人。

誥案：安平泉詩，諸集不載，查註從咸淳臨安志收入卷四十七續採編中。細玩此詩氣息，確爲公所作，且當日杭城猶苦斥鹵，故有修復六井之事。而公之講求亦甚至，若此泉不脛而走者三十餘里，日以舟載徧給城市，公豈獨不知之。況湯村、臨平接壤，而湯村出口即安平寺，此路運河皆公所開，其督役時，不飲此泉，將焉取乎。外收之詩，不易入集，獨此詩無可致疑。今改編入集，補公游跡。第五年十月，湯村開河至鹽官。六年七月，自長安堰回，游佛日寺。十月，自臨平至秀州。七年五月，自秀州再過臨平。此泉此寺幷在河口，公屢經往返，到寺當非一次。況其開河之日，又朝斯夕斯者乎。此詩作於何時，誠難辨別。曩者鄉先生金農、厲鶚探梅山中，時往來於泉之上，餘音未歇，而友人吳錫麒往繼前游，賦詩申旦，皆勝事也。乾隆戊申，誥年二十有五矣，亦嘗入山選勝，爲皐亭

紀游詩百數十篇。明年已酉、錫麒序而刊之。斯時放浪泉頭、尋碑而讀、每歎此山爲蔡京三窟、穢骨淋金悉寄於此而有司弗敢過問。似此碑之斧斤弗及或亦賴此。所恨三十年來、如墮夢幻、更欲求其碑之有無題識歲月、而茫然不可省憶、用是爲愧恨耳。今暫編於此、他時返棹西泠、仍當訪之以畢餘願。其蓮坡之說亦附見云。嘉慶丁丑春日、并記於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譜案熙寧七年甲寅七月、詔河北兩路捕蝗。九月、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京東十、京西三。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爲提舉。王韶樞密副使。**六月、自常潤還過寶山、弔雲闍黎、題院壁、聞惠勤初罷僧職、作詩。七月、宿靈隱寺、曉起登北高峰塔、記詩。陳襄將罷任、宴僚佐於有美堂、作虞美人詞。**本集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貳車蘇子瞻賦詞、作調寄虞美人詞云、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須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楊繪自應天來代、作訴衷情詞。**本集送述古迓元素、調寄訴衷情詞云、錢塘風景古來奇、太守例能詩。先驅負弩何在、心已漸江西。花盡後葉飛時、雨淒淒、若爲情緒。更問新官、向舊官啼。**與陳襄放舟湖上、燕於孤山竹閣、作江神子詞。**本集孤山竹閣送述古、調寄江神子詞云、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樽、收淚唱陽關。謾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畫堂新構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再作菩薩蠻詞。**本集湖上調寄菩薩蠻詞云、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今日謾留君、



儒藏

明朝愁殺人。樽前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又菩薩蠻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亂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畫堂推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追送陳襄移守南都、別於臨平舟中、作南鄉子詞。**本集送述古調寄南鄉子詞云、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臨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楊繪作詩。十八日、江上觀潮作南歌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用前韻調寄南歌子詞云、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與楊繪、曾有開、陳舜俞游靈隱寺、題壁。**錢塘縣志、靈鷲寺題名云、熙寧七年、楊繪、曾有開、陳舜俞、蘇軾。**公以捕蝗至臨安、重過海會寺、作清心堂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前游徑山宿海會寺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據此詩有兩歲頻為山水役、一溪長照雪霜侵句、乃公七年再至作詩確證。可見前宿海會寺及前後諸詩、皆六年所作。若因查註改竄之、故槩以六年諸作指為七年、則六年無一詩矣。今撤出此詩、改編餘杭海會寺記條下。**至於潛捕蝗、浮雲嶺山行疲茶、寄子由詩。**本集密州到任上韓丞相論災傷書云、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之餘波及淮浙者耳。**二十五日、登青牛嶺多福寺、題詩寺壁。****誥案**咸淳

臨安志、靑牛嶺在新城縣南新鄉、舊名寶福山、方丈有東坡題詩於壁。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餘詳題註。

二十六日、至新城陳氏園、晁補之來謁、晁補之和南新道中詩。謹案　靑牛嶺距縣七十里、公詩有明朝且復城中去句、以是知以二十六日到新城也。其南新道中原作、本集不載。

還至於潛、以梅堯臣詩中毛國華爲令、捕蝗、戲以詩。

與國華、方武游西菩山明智院、初識參寥、宿於院中、作詩。謹案　咸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公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留題。今考題與詩皆不及參寥、公偕未知其人也。故譜以爲始見知於徐州、餘詳題註。

九月、到州、得淨慈寺僧服生薑法。本集服生薑法云、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脈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

朝雲來歸。謹案　本集朝雲墓誌、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事公二十有三年、以紹聖三年丙子七月壬辰卒、年三十四。生於嘉祐八年癸卯、至熙寧七年甲寅來歸、纔十二齡也。妾人多疑其以歌者從公、輒作豔詞寄於夢幻、此不可以不正也。以上二條、附載於此。

告下、公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罷杭州通守任。欒城集超然臺賦敍云、子瞻旣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得請高密。年譜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紀年錄九月、移知密州。

爲惠勤作詩敍。本集錢塘勤上人詩集敍云、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



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誥案】此文極詆安石之叛永叔，勤所不與，然勤由是而足重矣。

爲有明跋蔡襄海會寺記。

本集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云：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久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誥案】此跋即查註改甲寅爲六年者，而甲寅則七年也。據跋非寺中作，乃送有明歸徑山者，故後爲追憶之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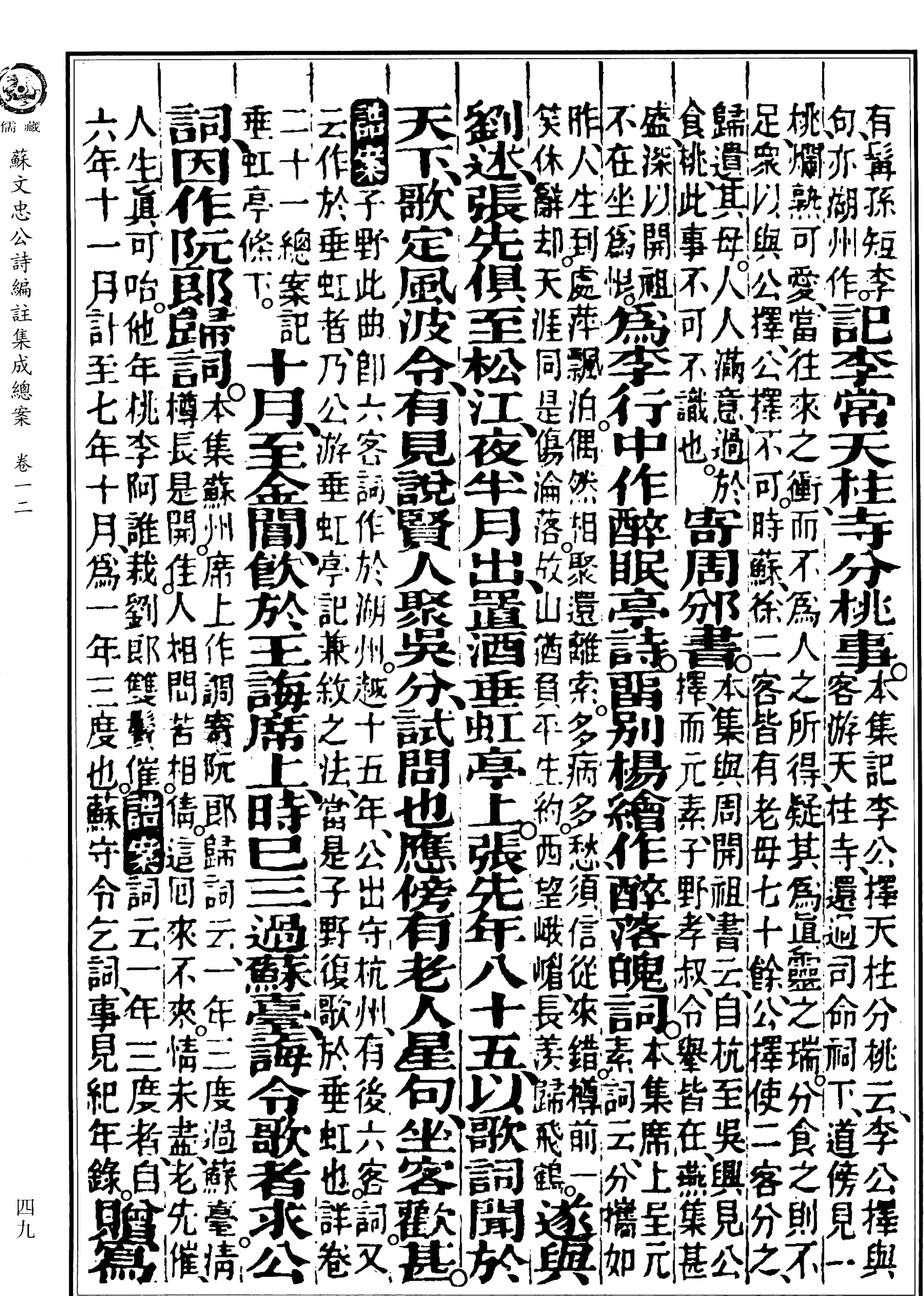
二十日，往別南北山道友。

年譜、辛未別天竺觀音詩敍云：予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誥案】此詩與敍本集無者。

同楊繪、魯有開、陳舜俞至下天竺題壁。

咸淳臨安志下天竺題名云：楊

繪、元素、魯有開元翰、陳舜俞令舉、蘇軾子瞻同游。熙寧七年九月二十日。謹案：七年譌作九年，今更正。**楊繪餞別於中和堂，和韻作勸金船詞。**本集和元素韻自撰腔名勸金船詞云：無情流水多情客，勸我如曾識。盃行到手休辭却，這公道難得。曲水池上，小字更書年月。如對茂林修竹，似永和節。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樽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此去翺翔遍賞玉堂金闕，欲問再來何歲，應有華髮。**再餞別於湖上，作南鄉子詞。**本集和楊元素調寄南鄉子詞云：東武望餘杭，雲海天涯兩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却姓楊。**公既發，楊繪復遠送之。**謹案：是時元素至湖，必有會勸之事也。**而陳舜俞、張先皆從，遂同訪李常於湖州，劉述亦在座。張先賦六客詞。**謹案：周密齊東野語：慶歷六年，子野之父維與郎簡、范說、劉餘慶、周守中、吳琰爲吳興六老之會，主其事者則太守馬尋也。據此則子野六客之作，本於其父之六老。然吳興至今尚有六客堂，而馬尋之會遂爲六客所掩矣。**李常生子方三日，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此戲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維熊佳夢，釋氏老君曾抱送。壯氣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席上勸李常酒，再作南鄉子詞。**本集席上勸公擇酒，調寄南鄉子詞云：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謹案：詞



有貧孫短李句、亦湖州作。**記李常天柱寺分桃事。**本集記李公擇天柱分桃云、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寄周邠書。**本集與周開祖書云、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擧皆在、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爲李行中作醉眠亭詩。聞別楊繪作醉落魄詞。**本集席上呈元素、詞云、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樽前一笑休辭却。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遂與劉述、張先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張先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歌定風波令、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句、坐客懽甚。**誥案子野此曲卽六客詞、作於湖州。越十五年、公出守杭州、有後六客詞、又云作於垂虹者、乃公游垂虹亭記兼敘之法、當是子野復歌於垂虹也。詳卷二十一總案記垂虹亭條下。**十月、至金閶、飲於王誨席上。時已三過蘇臺、誨令歌者求公詞、因作阮郎歸詞。**本集蘇州席上作調寄阮郎歸詞云、一年三度過蘇臺、淸樽長是開。佳人相問苦相猜。這回來不來。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眞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催。誥案詞云一年三度者、自六年十一月計至七年十月、爲一年三度也。蘇守令乞詞、事見紀年錄。**贈**

眞何充。至常州、遇沈偕、聞回先生事、作詩。[譜案]本集書和回先生詩跋云、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爲和此詩。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於錢塘。過京口、與胡宗愈、王存、孫洙劇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逆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劇飲笑樂。[譜案]胡宗愈字完夫、常州人。王存字正仲、京口人。元祐中、並官左丞。孫洙、揚州人、時方罷海州。游多景樓作採桑子詞。本集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遇調寄採桑子詞云、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再作甘露寺聽彈箏詩。渡江、不及登金山、寶覺追餞於舟中。本集與寶覺書云、赴官迫於程限、不能艤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遂與孫洙同至揚州、與王居卿燕集平山堂、作和詩。過高郵、訪孫覺、得杜君懿所藏許敬宗硯。本集書許敬宗硯云、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

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誥案：東都事畧：孫覺，高郵人，由湖徙廬，以祖母亡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再徙徐。公赴密州日，正覺家居持服時也。逮公遷黃，覺已知徐州，本集與李昭玘書可據。

至邵茂誠所居，睹幃瓦燈塵埃蕭然，則其棺在焉。公入哭之，乃檢其遺稿，爲作詩集敘。本集邵茂誠詩集敘云：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逾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登海州乘槎亭，望鬱州山，和陳海州詩。句：胸山臨海石室奇勝，公挈家往遊。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自新篇，亦當破戒奉和也。其和詩有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諸句，皆指此也。書與詩并作於黃州，而公往遊則赴高密時也。

與孫洙送別，作更漏子詞。本集送孫巨源調寄

更漏子詞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黃金。故人恩義深。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

和孫洙贈漣水李盛二著作詩。公自註、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孫樓。詩案施註謂後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公重過海州在元豐八年、時巨源已故、與詞句不合也。合註謂永遇樂詞敘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以此駁紀年錄熙寧七年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尤謬。本集詞敘誤。

王安石爲呂惠卿所排、而曾布亦逐、爲詠王莽及董卓詩。東都事畧云、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涕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遂叛安石、苟可以中安石、無不爲也。會秀卒、安石力求去。九年、判江寧府、丐祠、以使相封舒國公、改封荊。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遊皆以國事、相絕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之、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註盡廢。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爲毀詆、而安石不卹也。餘已詳載卷六總案內。東都事畧云、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熙寧二年、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遷集賢校理。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七年，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爲。八年，安石復召爲相，罷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詞，見黜，因謂安石謂怨脅持蔽賢，姦黨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哲宗即位，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爲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遍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偏。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搔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大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雠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大臧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伏乞陛下將惠卿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初，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於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章惇既謫，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拜翰

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布論市易落職、出知饒州。復入翰林、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青、瀛。哲宗親政、復入翰林、拜同知樞密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說惇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獻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准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拜右僕射。韓忠彥既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爲左丞。京與布異、布忿然爭辨、爲御史所攻、責廉州司戶參軍。詩案王彝詩指王安石、董卓詩指呂惠卿、會布已詳詩註中。據宋史、王安石未列姦臣傳、呂惠卿、會布已列姦臣傳、諸註不載三姦事跡、於所載新法事皆雜亂無緒、全失體裁。本案包舉元祐、紹聖、元符、崇寧朝局翻復之事、至卷四十五案均應歸結。若謂專補諸註之闕、此孩提之見矣。

子由幼子遠生、作虎兒詩。詩案子由幼子遠生於甲寅、因名虎兒、後改名遜。

公初欲往視子由、會清河凍合、遂瀕海行。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別所懷非書能盡也。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子瞻通守餘杭、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詩案此書、公初不擬至湖、及、爲楊元素牽合以去、遂自海州赴密。觀子由詩敘、又不及至齊確據也。

密州道上早行、有懷子由、作沁園春詞。①本集調寄沁園春詞云、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凭征



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何②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鬭樽前。紀年錄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詞。〔誥案〕公時由海州赴密、不復繞道至齊一視子由、故其詞如此耳。今定爲懷子由作。

十一月三日、到密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巳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臣自離去關廷、屢更歲龠、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初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請郡東方、攜挈上國、自惟何幸、動獲所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棄捐。臣敢不仰佩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紀年錄七年十一月三日到任。〔誥案〕年譜謂乙卯到任、郡註謂年譜、紀年錄各以詩爲據依、合註謂紀年錄似誤、皆非是。查註以除夕詩爲到密確證、所見亦太低、均應駁正。

劉庭式爲遺宗公甚器之。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③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畊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卒娶盲女。盲女死於密、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曰、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今庭式亦庶幾焉。〔誥案〕劉庭式託此文登卓行傳。時周革爲轉運使、劉庭式爲通判、趙晦之爲東武令。

二十四日、上蝗烖乞量蠲秋稅狀。本集上韓丞相論烖傷手實書云、軾到郡二十餘日矣、京東

獨言蝗不爲裁，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詁案】此書作於到郡二十餘日之後，所上章本集不載。書有量蠲秋稅、倚閣青苗之囑，或恐以重復檢按行下，爲本路所沮，故急爲此書。是上章與書皆同日發去，無可疑者也。韓絳字子華，宰相億之子，公之座主也。是年四月，王安石罷，絳復相。明年八月，再罷。絳以附和安石取相位，時論頗少之。然此書雖不盡納，亦未嘗無補也。今以其文繁緒雜，非詳究其故者未易了了，爲摘其要者標以提綱，分列於後，并記於此。**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實。**【詁案】手實法行於是年秋，後罷於明年十月。然富民多爲讎告破家，已無噍類矣。**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自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强盜賞錢書云：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詁案】此書其時司農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違背制勅律令者甚多，不僅行手實法擅造律也。公憤極而諍，確有所指，特具錄之，以見熙寧亂政，官乃不法如此。**因上宰相**



韓絳書、首論蝗烖、嘗蠲秋稅、或倚閣青苗錢。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烖。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烖、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論之詳矣。願公少信其言。④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烖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誥案書有近在錢塘之語、確爲本年到任所作。考以時事、必非臘底書也。**因極論手實之酷、**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賤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敎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誥案後與文侍中書云、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據此書、則手實之罷、實由於公。而宋史本傳及墓誌皆失載、特表出之、以補傳誌之缺。**幷論方田均稅之患、**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京東河北榷鹽之害。**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

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其免役之法、請用五等古法、補救之。本集上韓丞相書又云、免役之法、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下⑤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公自註云、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也。謹案此乃因法便民之善政、非止救正免役之法、實欲



拔去手實之禍。其說行，則手實之法不罷而自罷也。原行差役，乃編戶自爲充役，積久弊重。王安石改爲免役，使民以財產高下爲等出錢，歸於官，雇而執役之害以去。然行法之始，民孰肯自居一等二等，以爲子孫之累。於是呂惠卿行手實法，使民自供其財產，分列五等，謂之丁產簿。其免役錢則據定簿以納，使民不可遷避於等也。然民孰肯盡供其財產，而纖毫之利，忽去而忽來者，且不可以恒產論。於是下賞告之令，有隱匿不盡者，人皆得告其實。既實，則告者分三之一。不實，則律之以杖。於是姦民率皆起而告訐，以賞重罰輕，可以倖得故也。其見告者，既已破家，而懼告者則自尺椽寸土以至雞豚微物，無不抄括，以作財產而高其納役之等。蓋至是而民困極矣。公所論則計其錢數而約其等，使自均之，官但得錢而已，不必爲之戶別也。其說行，手實之法盡拔，而官民已相安於無事。又恐其業典賣而役錢不除，故欲割役錢於契，以歸於得業者也。至元祐初，公不欲復差役者，意本諸此，蓋其時民已安於免役，不可更使執役，故但欲去免役之弊耳。司馬光甚不謂然，公遂不能竟其說也。

十二月，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本集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熙寧七年月⑥，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

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烖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之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増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烖。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烖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作鐵溝行、贈喬敘、雪後用禁體、書北臺壁、并和韻。書仁宗濟衆方揭之通會。

本集書濟衆方後云：先朝値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

以廪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誥案】仁宗崩於嘉祐癸卯、至是熙寧甲寅凡十二年、必是書爲嘉祐末所效、故云殆逾一紀也。

除夕病中贈段釋之詩【誥案】此詩有龍鍾三十九、此邦聊假館句、故查註指以爲密州度歲、確證也。今考論盜賊狀有蝗旱相仍、盜賊漸熾、自秋至冬、麥不入土、明年春夏患甚於今等語、此十一月上蝗栽狀之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靈：當作「霜」，見汲古閣本《東坡詞・沁園春》。

②何：此上當脱「此事」二字，見右引書。

③樂：當作「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劉庭式事》。

④時：當作「特」，見右引書卷四八《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⑤下：當作「干」，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二。

⑥月：當作「十一月日」，見右引卷之三《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⑦爲：當爲衍文，見右引書卷三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斅

誥案熙寧八年乙卯、公年四十。是年正月、蔡挺馮京罷。二月、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吳充樞密使。閏四月、陳升之罷。八月、韓絳罷。十月、呂惠卿罷、聳出、大赦天下、罷手實法。十二月、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交趾陷欽、廉、白三州、命趙卨李憲討之、尋罷李憲、以郭逵爲宣撫使、而卨副之。

正月、喬敘和除夜贈段繹之韻、作疊和諸詩。誥案此三詩、查註並編卷十二除夜贈段田詩後、又以爲甲寅十二月作、合註從誤、今改列於此。

寄題蘇州三瑞堂、答喬敘莫笑銀杯小詩。誥案蘇州姚氏三瑞堂詩、查註改編常潤歸杭道中、合註已引本集與通長老書駁正。莫笑銀杯小一詩、亦誤分前卷之末、今改編送段屯田詩前、皆施註之舊也。

送段繹之并和荊林館詩。十五日、作蝶戀花詞。本集密州上元調寄蝶戀花詞云、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作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云、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誥案詞註謂公悼亡之作、考通義君卒於治平二年乙巳、至

是熙寧八年乙卯、正十年也。紀年錄、二十日記夢、作江神子詞。**寄孫洙、作永遇樂詞。**本集寄孫巨源調寄永遇樂詞云、長憶別時、景疏樓下、明月如水。美酒淸歌、留連不住、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同醉。捲珠簾、淒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今朝有客、來從淮上、能道使君深意。憑仗淸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而今何在、西垣淸禁、夜永雲華侍被。此時看、回廊曉月、也應暗記。詁案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句乃與巨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爲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而今何在、西垣淸禁、及此時看、回廊曉月等句、道其鎖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卯正月、確不可易。施註於廣陵會三同舍孫巨源題下云、東坡與巨源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登此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誤甚。今已刪此註、餘詳前案孫洙條下。**三月、出城送客、步至溪上。**詁案此詩有春來六十日句、據東都事略、是年逢閏、立春當在正月。是作此詩在三月中也。**游盧山、周覽盧敖洞、飲酒臺、聖燈巖、三泉、障日峯諸勝、並有詩。作同天節功德疏。**本集疏云、伏以累聖儲休、上天垂祐、乃逢純乾之月、肇興出震之祥。恭惟皇帝陛下、以堯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上吉、天人之助已明、既醉太平、聖賢之福祿備、至於臣子之私願、是爲草木之微情。幸同海表之民、共摯封人之祝。詁案神宗生於仁宗慶曆八年戊子四月十日、既登位、詔以是日爲同天節。宋興、郡縣皆建天慶觀、率以舊寺觀改充、有司祝聖處也。據此文、則年例並有之矣。**時旱蝗相繼、四月初吉、齋居蔬食、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惟吏與



神其職惟通殄民癈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㦲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克有常德以名茲山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請於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禱雨三日雨足和章傳道喜雨詩 詰案喜雨詩云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巳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閙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論盜狀上年十月十三日雨雪公未到任

十一日寄劉述詩 詰案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作詩寄劉述紀年錄作送劉述詩誤

郡多盜椎剽無虛日遣賞乞獲人用競勸盜歛迹 本集上文侍中彥博論強盜賞錢書云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遣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准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裁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巳凡獲一盜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盜者皆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裁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有蹤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

爲度，必不聞也，故敢以告。**安撫司三班使臣捕逸盜入境，悍卒凶暴，以禁物誣居民，鬭殺之，繫潰爲亂，民弃訴公，不納，投書於地。潰卒定，招出戮之。**【謹案】此條乃密州事，具載墓誌、本傳，年月無考，今類載於此。**作孔長源挽詞、寄呂穆仲、和陳襄題張方平樂全堂、懷晁端彥湖上並有詩。五月復旱，公再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祝文云：乃者有謁，平神、卽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①，味生如初。豈神之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於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饑殍，燭廢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蝗，以完我西成之貧，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謹案】後以新廟落成，始謝。據會獵詞，在十月中也。**既禱立應，乃新其廟。廟西南有泉，折旋如車輪，餘流溢於山下。乃琢石爲關亭其上，名曰雩泉，作雩泉記。**本集雩泉記云：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玆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玆山

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顯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六月、和劉攽、李常詩。誥案年譜熙寧八年和李公擇來字韻詩、紀年錄八年六月、和李公擇詩。皆不及劉貢父一首。烏臺詩案六年九月、和劉貢父秦字韻詩。八年六月、和李公擇來字韻詩。查註謂和劉貢父詩、公自註有公擇來詩道吳中饑苦之語。公擇以熙寧七年自鄂移湖、在任兩年、改齊、時尚在湖。二作既係同時、其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註、俱編密州卷中。合註謂二詩相連、下首詩案既作八年、上首六年、當是刊誤。今考此二詩一題、并作、仍當合編六月。餘詳卷十九總案勘詩條下。

論新法添差將官事。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新法將官所管兵、更不差出、而本州武衛差在巡檢者千餘人、若抽還、則威勇忠果之類必塡不足、已申安撫司去訖、爲論列也。

上都巡檢王述復父讎狀。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踰濫體量致仕、不得蔭子。述乃慶歷名將王仲寶之孫、威之子、爲鹽賊李三所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刳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畧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璋。

瑋武幹慷慨、有父風、今在公部內、望與提拔。覇拂亦一快辣將官也。謹案以上二條類載。

七月、聞韓琦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魏國韓令公文云、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慘悽。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郵。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與劉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作後杞菊賦。

本集後杞菊賦敍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嚵。怪先



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誥案**公以嘉祐丁酉登朝、至是熙寧乙卯、正十九年也。**方春時、城西牡丹盛開、公以旱蝗齋素、不獲臨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置酒會客、作雨中花慢詞。**紀年錄云、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特置酒、作雨中花。本集調寄雨中花慢詞云、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蕩颺茶煙。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聞道城西、長廊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十月、廟成、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峩峩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潤濡百物。白我再禱、應不旋踵。道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陶匠旣作、新其傑棟。豈以爲報、民有不怍。歲云徂矣、麰麥未殖。嗣歲之憂、旣謝且禱。惠然雨我、以永休烈。**祭常山回、小獵、與梅戶曹會獵鐵溝、作江神子詞。**本集獵詞調寄江神子詞云、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彫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紀年錄云、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和梅戶曹會獵鐵溝、又作江神子。**十一月、葺園北舊臺、登眺其上、子由名其臺曰超**

然、作超然臺賦。欒城集超然臺賦云、東海之濱、日氣所先。巋高臺之淩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氣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皋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渀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顧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在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者邪。

公作超然臺記。本集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絜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謹案**此記公自云處之朞年、而子由超然臺賦敘亦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之語、是公葺臺時、



距到任將及一年也。**建快哉亭濰水之上，子由爲作詩。**樂城集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詩云、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鬱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爲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檻前濰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烟柳匀。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妓、汲黯猶須臥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於今信怯定非眞。**趙成伯來爲守。**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余其鄰邑人也。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後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疏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勸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再論京東河北榷鹽之害上文彦博書。**本集上文侍中彦博論榷鹽書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靑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靑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伺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廠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

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錯簡】公初到密，已有權鹽之議，而此云會議經年，又章惇已罷三司使，是爲冬日所作書也。前載榷鹽事，詳見此書中。

和劉攽見歌詞以詩見戲。

【錯簡】此詩施註原編罷密州後，查註改編倅杭卷中，並誤爲臺詩案載前和貢父秦字韻之。當年十一月和此一首，今從合註改編。

和章惇出守湖州詩。

東都事畧云：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編修三司條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哲宗即位，還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爲右丞，惇、卞執政，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爲諫官，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敍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恕爲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遂追貶，摯、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所立，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開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爲墮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忮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哲宗崩，充山陵使，至成泉，大昇舉陷於



淳，逾宿而行，坐是責貶雷州司戶參軍，從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誥案 前註不載章惇事實，殊失體裁，今補載。**送趙晦之罷東武令歸海州又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送東武令趙晦之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賢哉令尹，三仕已之無喜慍。我獨何人，猶把虛名玷搢紳。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作** 誥案 紀年錄載此詞於八年之末，云送東武令趙晦之歸海州，今從之。**董儲書跋** 本集跋董儲書云：董儲郎中，密州安邱人，能詩，有名賓。**爲敏行撰**元慶歷間，其書尤工，而人莫能知，僕以爲勝西臺也。**成都大悲閣記** 本集大悲閣記云：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加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誥案 公以至和二年乙未游成都，應舉至京，及是熙寧八年乙卯，凡二十一年，記當作於此年也。紀年錄亦云是年作大悲閣記，今附載案末。**和張先見寄諸詩，爲王鞏作三槐堂銘** 本集三槐堂銘敘云：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歷事太祖、太宗，文武

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誥案　此文見於烏臺詩案、年月無考、今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喙：當作「蝝」，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常山祝文》。

②定：當作「衆」，見右引書卷一三七《三槐堂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　**熙寧九年丙辰**　公年四十一。是年正月、交趾陷邕州、守臣蘇緘死之。二月、遣郭逵等擊交趾。八月、罷鬻天下祠廟。十月、王安石罷出知江寧府、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遣內侍李憲措置邊事。

正月、遷祠部員外郎。　紀年錄公在密州遷祠部員外郎。合註云：轉祠部員外郎、以磨勘也。見烏臺詩案。

立春日、病中邀文勛、喬敘、趙成伯爲會。公不能飲、策杖倚几於傍、觀醉笑以撥悶滯、作詩。　**誥案**　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者也。施編密卷約畧登載、查註以此詩分出八九兩年、甚當。惟嫌上卷和劉貢父李公擇詩失改定耳。但上年逢閏、立春似在臘底、以卷中藉此題爲限界、故不可動也。

七日、文勛摹秦篆刻石超然臺上。　本集刻秦篆記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海上、登琅邪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從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傍。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絶人者。其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

有君子得以覽觀焉。誥案紀年錄載正月七日書瑯琊篆後即此記也。其秦始二十八年壬午、計至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覆考無誤。**春夜文勛席上作蝶戀花詞。**本集密州春夜文安國席上調寄蝶戀花詞云、簾外東風交雨霰、簾裏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燈光酒色搖金盞。摻鼓漁陽撾未遍。舞褪瓊釵、汗濕香羅軟。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詩未就冰生硯。**十五日、跋赤溪山主頌。**本集跋赤溪山主頌云、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篇於其子昶、問其事於欒全先生張安道、知其爲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誥案赤溪山主道棠從潘盎得道。公得舍利於其子昶、作趙先生舍利記。昶即東武令晦之。**治正寢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日與賓從僚吏游息其中而弗居、作蓋公堂記。**本集蓋公堂記云、吾觀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漏、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誥案熙寧行新法、小民脂膏剝削殆盡、無異虎狼秦之暴虐。秦既族滅、而宋亦將

由是敗亡。公欲與民休息，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又深歎所用宰相之均非其人，故於蕭何、曹參之賢，則再三致意。其爲蓋公堂而云然者，公之寄慨也深矣。**提刑李清臣行部至密，作唱和詩。清臣復作超然臺賦，公跋之，刻石臺上。**本集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三月三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滿江紅詞。**本集東武會流栝亭調寄滿江紅詞云：東武南城，新隄固、漣漪初溢。隱隱遍、長林高阜，卧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更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官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關案：紀年錄載上巳日流觴南禪小亭，今從之。**四日，東武西齋和文同洋州園池諸詩。**詰案：石刻後有熙寧九年三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計各詩皆成於西齋也。**寄題刁約藏春塢詩。四月六日，跋文同所作超然臺賦後。**本集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云：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芍藥盛開，南禪、資福二寺爲供，公取姿格絕異一朶，名曰玉盤盂，并答文彥博和超然臺詩。聞喬敘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



飲。餚敍將行、烹雞鹿、出刀劍以飲客、并和趙成伯戲餚敍詩。五月、京東、河北旱、詔令有司致禱羣望。公奉詔禱於常山、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天子有命，閔茲暵旱，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饑羸之民將轉於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饗。既禱立應、乃上其事於朝、聞陳舜俞訃、公甚悼之。【詩案】本集王中甫哀詞敍云：哭中甫於密州，則令舉沒矣。又後祭陳令舉文云：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公以熙寧甲寅九月與陳令舉訪李公擇於湖州，至是熙寧丙辰五月，已越二年矣。其王中甫挽詞，施註原編是年七月五日詩前，其間令舉之殁，自應照中甫哀詞敍更列於前也。又後與開閒祖書云：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六月、因守居之北墉、踐城爲山、雜植松柏桃李、而構堂其中、作山堂銘。本集山堂銘敍云：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誰裒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向年。和趙成伯捕蝗所寄、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並有詩。趙杲卿家貧而好飲、爲

作薄薄酒。聞同年王介訃，作挽詞。七月五日，登超然臺，答趙成伯和詩。詔封常山之神爲潤民侯。八月，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神文云：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道之云遠，饑腸誰續，彷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咎在僕，庶哀斯民，朝夕濡足。〔謹案〕告封之文尚在後，必侯命下故也。此乃已聞得請，適有禱致，故并以告耳。前文皆稱神，至是改稱爲侯。蓋常山得列祀典，自公始矣。十五日，飲於超然臺上，聞孔宗翰方乞密，因和宗翰前過東武題壁詩。是夜，歡飲達旦，兼懷子由，作水調歌頭詞。本集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調寄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送碧香酒與趙杲卿。〔謹案〕公詩有碧香近出帝子家句，趙次公云：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趙成伯往莒縣捕蝗，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並有詩。九月九日，成伯母生日，作口號。本集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并致語云：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貲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



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黄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聞蘇潛聖訃，作挽詞，和晁端彥九日所寄，再送喬叙移知施州詩，十月周郊寄鴈蕩山詩圖，和詩。諸案 此詩施註原編七月五日詩後，是時公已聞改知河中之信，今改編十月詩後。公與周郊書中。

晚登超然臺望月，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云：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真箇是超然。莫使忽忽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烟，人事淒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諸案 公和周郊寄鴈蕩山圖詩自註已有將赴河中之語，而此詞尤有去意，信爲是年冬後所作。

告封爵於常山，再作祭常山文。本集祭常山文云：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於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兹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烖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時子由罷齊州掌書記，回京，上論時事書及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書一狀。欒城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云：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

九品賤官，始得登對論事。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迄終未可見，臣竊疑之。自頃歲以來，所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今者皇天悔禍，啟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人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誠與民一新，罷此四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畫一狀云：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併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繼以芻稾，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償也。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請①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負，均及同保，要以皆足而後已。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無財者使效其力，無力者皆得雇人，各致所有，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一、議者又



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嘯聚，攻剽州縣，官吏蒙責。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制市易之官，以平貴賤。今自制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爲此。況復小民好利，爭取官債，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廢破無用之屋，以賒寶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右臣所陳畫一事件，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憂國，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誥案】書有易貨輔相中外踊躍等語，先

是熙寧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罷相、引呂惠卿爲參政。惠卿叛安石、曾布亦出。八年乙卯二月、安石復相。十月、惠卿亦出。至九年丙辰十月、安石復罷、而子由適自齊州解還、因上此書。又書有抗論不合、外補七年等語、子由自熙寧三年庚戌出爲陳州學官、數至九年丙辰、正七年也。其在齊、成資得替、正在九十月間、與安石復罷之時相合、是此書上於九年十月審矣。齊至密甚近、其不赴公而忽遽回京、且委家以去者、實由此故、蓋欲乘神宗厭棄安石之時、爲一擊必中之舉、用意甚深。其奈王珪繼進、方事迎合、而神宗憚於改過、又志在黷武乎。使當日竟用其言、不但宋社復安、而朋黨之禍無自興矣。惜哉。子由以其言無補、自於頴濱遺老傳畧去、而東都事畧、宋史本傳因是失之、未經補載、然其忠藎之誠、胡可沒也、特表出之、以正史傳之陋。子由既至京、館於范景仁東齋、其雪中呈范景仁侍郎詩云、羈游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後即在京度歲、有和范景仁丙辰除夜詩、皆可證。又據公自黃赴筠詩、是時遲适遠、皆留於齊、與其無家而客於范景仁者皆合。其因上書、猝然回京、情顯然矣。

十一月二日、爲李常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本集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廣、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



以爲記。詩案紀年錄、是年十一月朔、作李氏山房藏書記。

爲韓忠彥作醉白堂記。

本集醉白堂記云、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東都事畧云、琦子忠彥、字師朴、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親政、言者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徽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移知河中府。會大雪、與客飲於山堂、作周邠書。

本集與周開祖書云、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

山之景，何緣復有。奇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輒和兩首取笑。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十五日，命工摹陸探微畫師子於蓋公堂中，作畫壁贊。**本集蓋公堂照壁畫贊云：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絶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暢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嗚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雪夜獨宿柏仙菴，得孔宗翰荆林馬上所寄答詩。十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罷密州任，作留別東武流杯、雩泉、釋迦院牡丹、星趙成伯諸詩。過安邱縣，訪逢儲故居，見其子希甫留題屋壁。除夜大雪，止濰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請：此上當脱「狀」字，見《欒城集》卷三五《晝一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十年丁巳、公年四十二。是年二月、王韶罷。七月、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詔決害民田所屬州縣疏瀹。十二月、以郊祀恩改明年為元豐。正月元日早晴、發濰州。中途雪復作、有詩。青州道上大雪、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宗翰。至青州、與頓起題名古寺。誥案頓起下年為徐州考官、公和詩有去年古寺共題名句、自註云、去歲見之於青州、即此時也。赴濟南、李常以詩來迎、答詩。遲适遠候見、雪中、隨至子由所居。本集將至筠詩云、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誥案時公赴河中、故追憶如此也。據此詩、公住於子由家者月餘、而子由則客於范景仁、其欲乘機攻罷新法、委家而去、情益著矣。此其平生一片心消既汨沒於不可知者、蓋七百四十有四年、又復表著於世。後有秉筆於兩宋者、能查照本案、補其闕失、是則重有望於後賢也。嘉慶己卯元日、見大記。李常邀游西湖、折花為會。本集寒食宴提刑口號云、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誥案下年三月、公擇罷齊州、至徐、公為此詞以宴公擇、此二句乃公罷密過齊、同游大明湖、公擇為主人之事、正此時也。餘詳卷十六總案寒食條下。出其甥黃庭堅詩文、求正公、自是得其為人。本集

與黃魯直書云、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初遇吳復古、**本集黃州與吳子野書云、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又初至惠州與吳秀才書云、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近者南遷、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諸案後書公作於年五十九、是爲紹聖甲戌、逆數熙寧丁巳凡十八載、故云幾二十年。是濟南相遇爲初見矣。又欒城集在徐州有贈吳子野道人詩、詩有東州相逢眞邂逅南國思歸又驚嬌句。子野向從李師中、此爲師中守濟南時。子由送子野歸粤之作。據公書自濟南境上別後、至黃州始通問、故有其間何所不有之語、是子野並未至徐州也。恐後有據欒城集誤編詩、謂本案失載子野至徐事、特爲駁正於此。**復古論出世間法、因作問養生一篇。**本集問養生云、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①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返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前與吳秀才書又云、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諸案吳遠游字子野、潮陽人、秀才乃其子也。公遷惠州、秀才爲作歸鳳賦、名芘仲。**二月、與李常劇飲爲別。**諸案公擇詩云、去年逾月

方出書、爲君劇飲幾濡首。自註云、去年留齊月餘。據此則二月初旬、公尚在濟南、自註甚明。**既行與吳復古別於濟南境上。至鄆州、鮮于侁留飲新堂。**【誥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在徐州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詩云、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枯。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以上皆追述過鄆州子駿留飲新堂池上之事。公過其地、正是年二月中也。**道出澶濮間、子由自京師來迎。**【誥案】子由自上年十月進京上書、寓范景仁東齋度歲、有和景仁丙辰除夕詩及和本年正月十二日訪吳縝詩、已論載卷十總案子由赴齊、卷十四總案子由同京條下。又欒城集訪景仁東園詩云、新春甫驚蟄、草木衛未知。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華堂絢金碧、疊觀凝煙霏。徐行一日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據此詩、東園距城稍遠、故必窮日力游之。公至京寓此園中、而詩言趨門歸去、未卜清夜、其園無主人可知。子由游園時、已驚蟄、則二月尚未出京可知。計公至濟南留月餘、始發在二月初十間。子由聞耗出迎、當亦在是時、故相值於澶淵間也。今先以可據者、再立案、然後與烏臺詩案紀年錄辯。**公相約赴河中、因同至京師。**欒城集逍遙堂會宿詩敘云、子瞻通守餘杭、移守膠西、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誥案】公至陳橋驛、始聞命改差彭城。其至京、寓居范景仁東園、作送景仁游洛中詩、子由有次韻之作、子由送蔣夔赴代州教授詩、公亦有次韻之作。子由實從公至京。況澶淵尚未聞命改差、不應直接相從來徐之語。子由乃以公至京、

及四月始出情事、一槩畧去之矣。公自密至京數月情事、向以諸説轇轕混誤、遲至十數載始爲論定、亦甚僨矣。

抵陳橋驛、告下、以尚書祠部員郎直史館徙知徐州軍州事。時不得入國門、寓居郊外范鎮東園。

本集與黎希聲書云、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驛、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留城東景仁園中、又送魯元翰知衛州詩云、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施註云、自密州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又欒城集後自南京寄范景仁詩云、欒褒瘦馬不知路、偏向城西尋隱君、欣然爲我解東閤、明牕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絶愁四鄰、平明蹋雪呼不覺、清詩深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黄河濱、及門却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留連四月聽鳴鳩、扁舟一去淨奔渾。誥案：子由此詩自敘由齊至京、奔走市門求寓不得、往見范景仁、留止東齋雪中唱和及聞公來、走馬出見河上、至陳橋門爲門者所阻、寄寓東園至四月公始由水路赴徐、一切情事如繪、特錄載以見駁正會宿詩敘及前立各案之不謬、其及門却遣一事、必新有編敕、而公未及知、非因公發也、施註不難確考、而輒以不許了之、混甚。今則不可得其故矣。

三月二日寒食、與王詵作北城之游、飲於四照亭上、作殢人嬌詞。

本集王都尉席上贈侍人調寄殢人嬌詞云、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又元豐己未徐州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詩云、北城寒



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烟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到京，三月初一日，王詵送到簡帖，約來日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見。次日，軾與詵相見，令姨[女監]六七人斟酒下食，有倩奴問軾求曲子，遂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次日，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誥案】公所憶寒食北城之游，即四照亭事也，特錄詩以參考。且二日爲寒食，則三日爲清明也。檢本集無與倩奴洞仙歌、喜長春詞，惟殢人嬌一首，雖爲比體，究屬三春景狀，今姑以此補之，未見爲歧出也。

三日清明，賦小人眞闇事、閑退豈公難一篇，送范鎮往游嵩洛，子由亦次韻送之。

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云：小人眞闇事，閑退豈公難。以諷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紀年錄：二月三日作送范鎮游洛詩。【誥案】紀年錄月日本諸詩案，並誤。詩案雖皆出公親筆，但以辛亥倅杭迄於己未守湖，九年之中，所有詩文盡爲小人根追，所作年月日於對簿之下，豈無一二誤記？且南渡後臺吏挾眞本以至杭，爲張浚等輩所分得，至於轉輾傳鈔刊版，又豈無一二月日錯誤？文義有誤易見，月日有誤難辨，而此書月日獨多也。故查註每據詩案月日爲牢不可破，諸獨不然之，惟取以無年月可考者，以詩案爲補助，其有考而詩案異者，不許其亂，集與雜說各註等也。今據此詩有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句，是公已寓闕中。前考二月初間公向在齊，而子由以驚蟄日往游東園作詩，公尚未至。更以本集寒食北城之游合考詩案，則清明在三月三日，而驚蟄即在二月二三日間，是其時子由尚未走馬黃河往迎公也。且會宿詩敘子由以二

月見公澶濮之間、今卽以二月一日爲澶濮相遇之日、而欲以二月三日寓園賦送行詩、其何能及。故詩案在不必信不必不信之間也。再據公答司馬光書、景仁以三月杪還京、則其去也當在三月初間。子由同日和韻送景仁游嵩洛詩、有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句、其去已在春晚、則又三月之確證也。詩案紀年録二月三日信爲三月三日。鎮酌酒賦詩爲別、公和韻、有臨行之語。今更正。其答司馬光書詳見於後云。

一杯酒、此意重山嶽句。歐陽棐來訪、夜語達旦、以保身遠禍爲勸。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寐。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譜案】歐陽棐字仲純、修次子也。時官光祿寺丞。此文作於元豐戊午、故以是年丁巳爲去歲也。

王詵以韓幹牧馬圖求跋、爲作詩。聞任孜訃、作挽詞。記王安國夢靈芝宮事。本集王平甫夢靈芝宮記云、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卜以錢、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譜案】此文王平甫卒於熙寧丁巳、公往弔其家、因



有此作似去平甫之卒不久也。平甫屢以新法斂怨天下力諫安石不聽哭於影堂。又面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惠卿以鄭俠獄陷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凡史家言大率如此。至平甫歸於臨川抑從其兄於金陵即不可知也。公是時未嘗過此二處後八年始過金陵又遇其子斿於臨淮如移栽於後與此交結意不合。詳玩其意平甫卒於何處雖不可知而其家似尚在京師也。姑載於此仍俟詳考。**送曾有開知衞州和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誥案欒城集次韻范景仁丙辰除夜數首之前有次韻蔣夔寒夜見過詩。其詩云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據此則蔣夔時在京中公與子由並有送蔣夔至代州詩皆京中作也。**爲邁娶婦。**本集與邁求婚啟云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一藝於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又下財啟云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於前人永交歡於二姓。誥案邁是年十九歲其婿於倠氏不可考也。**迨素羸李若之爲迨之病已。**本集記李若之布氣云晉方技傳有幸靈者有道者也。呂猗母痿痹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猗曰豈可倉猝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温也。若之蓋嘗遇異人於華嶽下云。**范鎮自洛還公得司馬光寄題超然臺詩。**本集與司馬温公書云春末景

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某强顔苟祿，忝竊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啓。【詰案】此書，三月之末，公尚在京，書不及報，則四月初間必成行矣。可與子由留連四月，聽鵑鳩句互證。**四月，與子由行過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雍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詰案】方平之没，公在穎州，舉哀薦福禪院，有文。其後墓誌銘成，告於揚州，此則自揚召還過南都，祭於其家者也。以上文四聯總括十五年中六過五見情事，故摘錄於此。方平以元祐六年辛未十二月二日薨，年八十五。由辛未逆數熙寧十年丁巳，爲十五年，年七十一。此公第一次過南都時也。時方平爲留守，而子由方註官方平辟爲簽判，必此時定議，故子由自徐赴任。**爲方平作諫用兵書。**○本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與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建元之間，蚩尤旗出，長與天等，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

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稍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淩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軍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爲社稷長久之計。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又張文定公墓誌銘云：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謹案**周益公、陸放翁並見親筆疏草，周云：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雖成於坡手，而意旨必出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陸云：東坡此書，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所論，非是。史稱神宗臨御日久，羣臣畏其



威嚴、莫敢進規、正其時也。此豪如付他人、其誰敢上。安道犯顏極諫、喜怒不測、可謂之置身事外乎。周說亦不必。此書既上、字字皆安道意旨、且已明載墓誌、益公。偶未憶及耳。

過宿州和劉涇詩。二十一日、到徐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慚。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烏臺詩案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誥案本集到徐月日不載。

送交代江仲達少卿。誥案詩題作仲達少卿、欒城集有徐州送江少卿詩、并有公來初無事、豐歲多年麥。鈴閣度清風、芳樽對佳客句、信前守爲江仲達無疑也。查註引題跋之詩人戴仲達以擬之、此元祐間事、毫無根據。合註從誤、今刪。

和密州孔宗翰見邸家園留題諸作。趙成伯見戲詩。胡允文子公達爲獄官、允文罷屯田郎中任、就養於徐、已老疾、公往視之。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鸞而翔、駒亦千里。謂君仁人、雖疾當壽。誥案公在岐下、公達尚幼、公以鵷雛駿駒目之。而是時公達已仕、故復有雛駒之語。又熙寧四年辛亥、與允文別於都門、至是十年丁巳、正七年也。公達後爲峽州守、有政聲、爲時所稱。

五月六日、讀司馬光所寄獨樂園記、作詩與書。本集與司

馬溫公書云、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不朽之美、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闊絶、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附案】此書與前所載書同發、故云再啟也。紀年錄五月六日、作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六月、寄和李清臣沂山祈雨有應詩。**烏臺詩案云、熙寧十年六月、李清臣因沂山禱雨有應、作詩寄軾。【附案】清臣時尚未至徐也。**十五日、祭漢高帝廟、子由作祈晴文。**欒城集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云、熙寧十年六月癸巳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侍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庳下、瀰爲豬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覬。惟神舊自茲土、掃滅強暴、雖宅關輔、寤懷故鄉、俛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畋種秋菽、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附案】徐沂接壤、而同時旱潦相反若此、可以鑑矣。**復從公入廟觀試劍石、作銘。**欒城集試劍石銘敘云、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石、不尚有舊。**與子由顏復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復與梁先、舒煥泛舟其中、**



作詩。陳師仲來謁、頗復亟稱之。本集黃州與陳師仲主簿書云、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想彼此有以相照。欒城集答徐州陳師仲書云、去年轍從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游、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已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臨案陳師仲、徐州人、謀葬其親、貧不克舉、亦見子由書中。迨公遷黃、師仲爲杭州主簿、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即密州徐州二集也。公詩有註、自陳師仲始、實開王百家之先者也。書久無考、用以張其人。李清臣按部來徐、邀子由對臥南城亭上有作和清臣子由唱和諸詩。欒城集原題云、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臨案李清臣小人之尤者。自後爲胡越不復合矣。爲顏復作其父太初詩敘。本集鳧繹先生詩集敘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人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軾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四十七世孫云。送顏復赴闕兼簡王鞏詩。七月會宿逍遙堂、和子由詩。二十日題僧寶索

帖。本集題七月二十日帖云、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跡、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二十二日、爲王詵作寶繪堂記。本集寶繪堂記云、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遊石經院、過雲龍山、訪張天驥、潛山王仲素來遊彭城、並有詩。案欒城集贈王景純寺丞詩、有潛山隱君七十四、彭城爲我住三日等句、以此知爲過客也。

十五日、同子由泛舟呂洪、作水調歌頭送別。本集與子由徐州中秋水調歌頭詞云、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被②、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爲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十六日、子由赴南京留守簽判任、作初別子由詩。案本集與劉貢父書云、王寺丞有詩贈之、爲呈一笑。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所云王寺丞卽仲素、其爲徐州所作書無疑也。查註云是秋至徐、合註云八月初相別、皆誤。

閭邱公顯過彭城、作浣溪紗詞。本集贈閭邱朝議過徐州調寄浣溪紗詞云、一別姑蘇已四年。秋風南浦送歸船。畫簾重見水中仙。霜鬢不須催我老、杏花依舊駐君顔。夜闌相對夢魂間。

王鞏、屢約重九過訪、不至。以詩送梁交、却寄、因和其



員。欒城集次韻王鞏見贈云、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淥。初來砌吠絮、再見風音脫木。彭城久相遲、官舍虛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爲聽婦言、婉孌自相逐。又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詩云、爲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何嘗。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女三人、次適右朝奉郎王鞏。輯案王鞏爲張方平婿、故屢至南都。據子由詩、鞏必爲家事所牽、故其婦促使還京、不及至徐也。時。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有僧應言建築鑿清泠口、導積水由古廢河以入海。本集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築鑿清泠口、導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輯案河決澶州曹村掃③、乃七月十七日事。而子由以八月十六日去。其初發彭城寄子瞻詩云、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是澶淵之決已有一月餘、而汴河且乾涸、必徐城初不虞水患也。又詩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是子由去後、水忽驟至、而遇於途也。二十一日、水及城下、可謂倉卒之甚矣。城南兩山環繞、而呂梁百步扼之、漲不能洩。九月、水高於城中、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築堤九百八十四丈。堤成、而水自東南隅來、遇堤而止。九日、邀仲伯達爲大水所

隔、和所寄詩。【謹案】呂梁仲屯田公屢有詩，前註名失考。今據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有仲伯達，公交游前無仲姓者，是屯田即伯達無可疑也。李清臣以國史院編修召還，雨中集臺頭寺，分韻并寄孫洙詩。【謹案】李清臣除命在八月，聞命當在九月。烏臺詩案此詩九月作，施註十二月作，查註、合註皆謂當九月作。今考詩意，實九月作，原編小誤，今改編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詩後。徐州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水方甚大，約清臣聞命，公即餞而爲詩，至其成行，當在十月間也。十月五日，水漸退。十三日，澶州大風，不終日而河復故道，作河復詩。本集墓誌銘云：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大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重登望洪亭以觀水退，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公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即宋司馬桓魋墓也。聞刁約訃，作挽詞，答孔宗翰求書與詩，并題顏樂亭詩。【謹案】顏樂亭詩敘乃孔周翰作於密



州者也。施註原編不載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收編。公罷密過濟南和孔君亮詩後，而云因人移編，不喻其意。或偶誤君亮、宗翰爲一人耳。然公甫離密州，而周翰已訪得其地，後井葺亭，公又知而詠之，必無此神速之事。今改編於此，亦因人附載之義也。**十二月，作賀改元表。**本集表云：祇勤國本，已獲順成之年。奉若天休，更新統始之序。慶均夷夏，歡洽神人。竊以爲政急於愛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無以致家給人足，非盛德無以貽時和歲豐。鴻惟徽稱，獨冠前代。恭惟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闓土不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天用眷祐，秋嘗大登。蜡通八方之神，民足四鋪之春。乃順休命，著爲始年。臣等均被至恩，具膺優澤。祇奉詔誥，更形頌言。并特降康已類商王之福，行觀嗣歲復興周室之隆。【語案】公詩文中無序字，獨此文有之。今仍其舊。**記徐州殺狗公事。**本集記徐州殺狗云：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勅書不禁殺狗，問其說，云禮鄉飲酒亨狗於東方，乃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語案】粵中無不殺之狗，極深憫之，而末如之何。外郡且食蛙子，遇盛饌則首出之。山中蜂房大數尺者，值數金，有以異事來告者，予曰古亦食之，見禮內則。不足爲怪也。有司有朱君者，沛縣人，爲言樊噲故里，至今以屠狗爲業，是亦樊俗之不可變者也。**書寇元弼所述謝中舍詩。**本集記謝中舍詩云：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馮附者，自云謝中舍。問砑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請樊徐州外小**

城創石岍狀。[案]公請築外小城并創石岍，乞於十二月晝旨，不報。明年再請改築木岍。此二狀本集不載，餘詳後案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卑山：當作「牢山」，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五《問養生》。

②被：元延祐七年葉曾雲南阜草堂刻本《東坡樂府》卷上作「帔」。

③掃：當作「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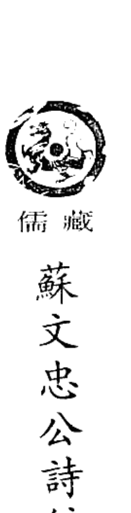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四十三。是年正月元日起元豐元年。集禧觀使鎭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爲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放朝謝。閏正月，孫固同知樞密院事，曾孝寬以父憂罷。四月，曹村決口塞，改新閘曹村埽曰靈平，進封靈津廟神濟夫人爲靈顯神妃。初，決口屢塞不能絕流，有小蛇出於上流，一夕沙漲河遂塞，故賜名埽曰靈平。

正月、作祭老泉焚黃文。本集祭老泉焚黃文云：熙寧七年、十年，上再有事於南郊，告成之慶，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謹遣人賫告黃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自註：元豐元年。誥案：老泉非宮師之號，此文可證。

送李公恕、鄭僅詩。二十四日、爲章質夫作思堂記。本集思堂記云：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飮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誥案：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



之從子也。以得象蔭得官、復登進士第、擢知陳留縣、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公爲作思堂記、正質夫在京東時也。

題孔宗翰虔州八境圖。章質夫寄惠崔徽眞、作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徐州初別子由詩後、查註據宋濂跋改編元祐二年、合註以爲當依思堂記爲據、令改編於此。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作徐州蓮花漏銘。

本集徐州蓮花漏銘敍云、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令州郡往往而在。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誥案】銘敍所云傅君名裼者、乃燕公名肅之外曾孫。其詩題云與梁左藏飲傅國博家、卽傅裼也。合註於題下引此銘、截去燕公數句、但云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楷名失考、蓋誤以裼爲楊、并誤讀句法、而又以爲失考也。令已於題下更正。

文同自洋州解還次於陳州、作報書。

本集與文與可書云、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誰爲郎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作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鄙不見使者、備面、得失、相乘除亦畧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令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爲學、想皆成就矣。【誥案】此書乃與可與提轉不合、故罷洋州、且未有湖州之命、故有計當在卽諸語。此書作於元豐元年戊午春中、則其時與可已至陳州、是冬爲予娶婦、明年正月遂歿、蓋已不及赴湖也。又欒城集元祐七年再祭文與可文云、洋人病茶、徐爲一宦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是與可在洋州因論茶事、與使者不合、解遂而卒、與此書正合。蓋與可雖得湖州、實未到官也。查註引與可年譜云、丁巳秋任滿、

還京。是時、正在陳州。**上築木岸狀、并致劉攽書。**本集與劉貢父書云、某嘗擘畫作石岸、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緣郡人夫可以見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相度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歲月。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力言之。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鱉也。謹案初奏石岸、傳誌失載、貢父時爲國史院編修官、是年閏正月、故二月命下。**二月四日、降敕奬諭。**本集奬諭敕記云、敕蘇軾、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賜錢發粟、因改作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就城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勝水也。**本集與范祖禹詩自註云、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折之以蓋黃樓。**作奬諭敕記、刻石、并作熙寧防河錄。**本集神宗奬諭敕記云、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



倩藏

龐。一自新牆門外、絶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本廂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隳六①。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②成、水不復至。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録云。

謝獎諭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今月四日、敕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特賜獎諭者。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勤勞、三版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勞、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罄朽鈍、少補絲毫。

三月

寒食日、李常來訪、公方出督城工、李詩招以三絶、還作和詩。【誥案】東都事略、李常時由齊州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其來乃罷齊州任赴提刑時也。

并作寒食宴提刑口號。本集寒食宴提刑口號致語云：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援好鄰邦、旂交册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忽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字

之詩，欲使異時傳爲盛事。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語案此詞已據查註編入四十六卷帖子詞後。考其語意，確爲是年李公擇過徐州作也。仍録載於此，以備事實。**次日，約李常飲，遇大風，坐上賦戴花詩。夜飲，和畢仲孫韻。**語案時有三畢從公游，仲遠、仲游、仲孫。餘詳卷十八總案桓山條下。**爲王迴賦芙蓉城。觀周昉畫，作續麗人行。李常醉於傳禓家，公偶以病不赴，有詩。時方春旱，城東二十里有石潭，與泗水通，置虎頭潭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詩。既應，赴潭謝雨，道中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石潭謝雨道上，調寄浣溪紗詞。其一、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採桑姑。其二、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其三、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女絡絲娘。垂白杖藜擡醉眼，捋青搗麨軟饑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其四、蔌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家。敲門試問野人家。其五、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語案檾，康熙字典音頃。爾雅翼：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頴。唐本草作蔄，蔄一名白麻。**和李常同過雲龍山居，賦詩爲**



別、并寄和孫覺詩。 **四月、上同天節進絹表。** 本集表云、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廷之末。 **九日、作鮮于侁楚詞跋。** 本集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云、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戛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③其人於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元豐元年四月九日。 **十六日、作楊凝式書跋。** 本集跋楊文公書云、楊公相去未久、而筆跡已難得。其為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賀河平表。** 本集賀表云、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齊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壽若再生。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神博施、神智無方。振古所難、皆天同慶。 **秦觀投長篇來謁、和贈夜光明月非所投詩。** 欒城集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詩、自註云、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遊彭城。誥案此少遊自徐赴京應舉、過宋見子由所贈詩。據此則少遊到徐、當在夏初以後。施註原編公贈秦觀秀才詩於此、最為確當。如再移前、則三月李公擇留徐多日、而諸詩皆不及少遊、是其時未至審矣。公擇既有書與子由、豈獨無書與公。是其

去後遇於淮上，因攜書以至，又可知也。參寥到在九月，王鞏去後，施註原編尚有一半不誤。查註據烏臺詩案改編秦觀未到之前，則全誤矣。今已撤出，詳見後案。

黄庭堅自京上書，并以古風爲贄，作報書。本集與黄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踈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

和贈嘉穀臥風雨詩。胡允文病亡，其子公達罷獄掾，扶櫬將歸，爲文祭之。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鵷，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祖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黄庭堅跋子瞻祭胡屯田文云：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



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并送公達詩。**【誥案】胡允文之卒、無歲月可考、而施註原編有胡掾詩、詩有節義古所重、艱難方自茲。他年譜清德、仍復畏人知。句、正送公達奉喪歸里作也。今依原編此詩次敘載祭文於前。云合註謂胡掾失考、非是。

和鮮于侁鄆州新堂月夜送梁交赴莫州詩。六月、爲兗守王汾作王禹偁眞贊。本集王元之畫像贊云、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紀年錄六月、題王禹偁碑陰。

劉格來謁、以屬鮮于侁使辟之。本集與鮮于子駿書云、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誥案】劉凝之父子、清節碩學、震耀一世。道原素侮弄王安石、出爲南康軍監酒、公尚在京、及倅杭時、通

書問。其後賑饑常潤、與道原期於京口，則已罷監酒，因貧復游也。據此書、道原已故，惟凝之在，道純不得不求祿養也。然道原之學，皆道原之病。人有是病，雖千古以來，未易有見容於時者也。凝之既以是教其子，而道原復以是教其弟，欲不終於窮困，其可得乎。越兩載，子由過南康軍，拜凝之於牀下，及至筠，而凝之卒，爲作哀詞。逮公自海外歸，往視之，則道純亦故，惟道原之子羲仲在，皆無後事。詳卷四十五總案劉羲仲條下。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中都公爲閬州，見其好學篤行，禮之甚厚，使備鄉舉。及登第，復以循吏勉之。公與子駿固厚，然必有如是淵源，而以道純爲託，庶幾有以容之。亦見當日人事世路之險，有足慨也。

書賈祐論眞玉事。本集書賈祐論眞玉云：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鋸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是否。

王適初從公游，以子由女妻之。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詳案**是年秋冬，子由方嫁女於文氏。其王子立之娶，不詳何年。而子立乃子高之弟，以芙蓉城詩敍始識子高，考之蓋亦是年之事，而公爲遣嫁者也。明年公移湖州，子立與其弟子敏皆從，可以知其故矣。以上劉格、賈祐、王適三條，皆徐州事，年月無考，今附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此下據《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獎諭敕記》，有「先水未至，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不當删略。

②千歸：當作「平埽」，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二《獎諭敕記》。

③及：當作「友」，見《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六《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元年戊午、是年九月、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置大理獄。

七月答仲伯達。誥案此七月所作詩也。施註原編在前送胡掾之後、答宋國博之前。未見其誤。查註仍之、而以夏秋分卷則誤矣。今移此卷之首。

和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詩。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云、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屼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又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詩、有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句。誥案是時乃元豐元年、趙抃再鎮浙西、屼乃自京赴溫倅、便道省親、故題云歸覲錢塘、遂赴永嘉也。公題琴鶴圖時、屼已故。其景仁爲屼之字、又不問而知也。凡此本集甚明、何須訟蔓。乃查註務引丹淵集之於潛縣名屼字景仁、又閱神道碑屼當作岏、景仁乃岏字。於是合註謂丹淵集之於潛令本作岏、不作屼、本作景山、不作景仁、以駁查註之誤。又云屼字、本集作岏、宋文鑑載神道碑作岏、究未知孰是。此皆與本集前後詩題及墓碑之不誤無涉。又施註云、趙屼通判溫州、雖不了了、亦可以釋永嘉矣。乃查註云、東都事畧不及倅溫事、合註云、續通鑑長編亦不載倅溫事、惟蓉塘詩話趙屼倅溫。然則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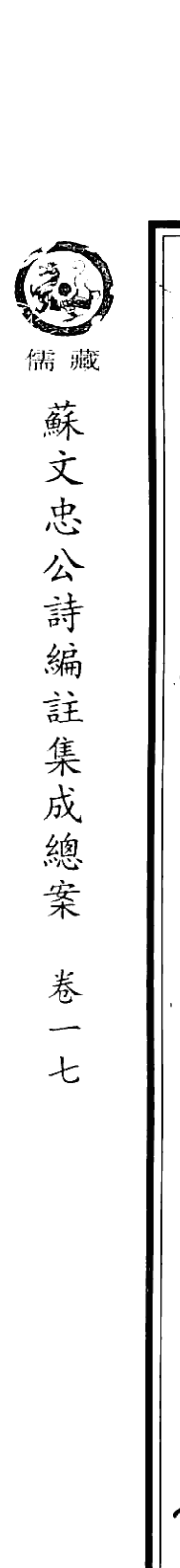
註皆考辯道碑、只就岏屼屼岏諸字形滋其紛亂、而於碑之原文並未寓目也。今錄此段碑文駁正。

二十二日、爲范純粹作滕縣公堂記。本集滕縣公堂記云、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又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謹案】滕縣屬徐州。

八月十一日、黃樓成。時三郡之士並舉於徐、頓起、孫勉爲考官、公亦試之。【謹案】公中秋月詩六、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自註云、頓起來徐試舉人。是頓起在扃院時、公亦不見也。又送孫勉詩云、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衒。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

十二日、長孫簞生。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輒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適往南京、爲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謹案】本集墓誌作章、欒城集墓誌作簞、必有一誤。據此書、子由嫁女當在九十月間、特附載以證與可之事。

十五日、詠中秋月、復和子由中秋見月所寄詩。王鞏將至彭城、先以詩來、并和馬上見寄。牓出、與頓起、孫勉泛舟呂



洪答頓起詩。九月九日，大合樂於黃樓，以子由所作黃樓賦刻諸石。欒城集黃樓賦云：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俛見落日。北望則泗水㶏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本集書子由黃樓賦後云：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為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塼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為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為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畧矣，乃刻諸石。徐度却掃編云：徐州黃樓賦，坡自書，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作九日黃樓詩，送頓起、孫勉，有贈。登黃樓望王鞏、顏復泛月來歸，作詩。十七日，同張天驥、顏復、王鞏登雲龍山黃茆岡，題雲龍草堂石磬，和王鞏留別詩。續集本集王定國詩敘云：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此定國在徐之踪迹也。參寥自杭來訪，館於虛白堂，和參寥

見贈并放魚詩。二十日、集三郡鄉舉、會於黄樓、作鹿鳴燕詩敘。本集徐州鹿鳴燕賦詩敘云、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黄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舞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月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式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賦鹿鳴詩。十月、奏徐為京東安危所寄、兵單俗悍、乞不禁利國監鐵、團冶戶為衛、并移南京新招騎射指揮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自效。**本集徐州上皇帝書云、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



皖水也。地宜宿①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不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刀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

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案 此文必取趙立傳讀之始信其字字皆異時實效無一賸語若徒工修容飾貌之說者不足與之當衙官矣立以匹夫奮起徐楚一死於義再死於忠當其糧盡矢絕奮臂而出猶能使金人落膽乃諸將擁重兵當江淮之衝皆縮手坐視抗命不赴趙鼎惟知以張浚爲奇貨宜其一籌莫展也

有司論部送清盜源而肅軍政之書又云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



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畀於西北五路。兼唐法選士補牙職。第其功閥。朝廷察尤異者擢之。以收桀豪。而省國用。皆不報。**書又云。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誥案】此書凡三千七百語。而文繁事異。且所論向不止此。非三覆之。不能詳也。今分節其要

者、別標大綱以明之、俾讀者知所考焉。**公終以利國監無備、使治戶各以其長爲隊、習槍刃而月校之、統於官焉。**案本集與章子厚書云：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十二日、作日喻送吳彥律。**本集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紀年錄：是年十月十二日作日喻。**與舒煥、張天驥、參寥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復。**案此詩施註與贈參寥放魚二首並編九月十七日登雲龍山詩後。時參寥甫至、而詩有冬令語、必非同時作也、今稍移於後云。**并作夜過舒煥詩。**

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本集徐州

夢覺登燕子樓調寄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爲余浩歎。

和王廷老退居見寄。與參寥放舟洪下、有懷王鞏作詩。

施案詩敘有定國既去逾月之語、因編於此。

十一月八日、爲張天驥作放鶴亭記。

本集放鶴亭記云、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詩、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贈舒煥。

本集祈雪霧豬泉祝文云、噫嘻我民、何辜於天、不水則旱、於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於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酧。

并和舒煥祈雪、田叔通喜

雪、題宋迪畫瀟湘晚景詩。本集觀宋復古畫敘云：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十九日，爲王兢作莊子祠堂記。本集莊子祠堂記云：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贈狄崇班季子詩。十二月，訪獲石炭於白土鎮之北，作石炭詩。爲黎希聲作眉山遠景樓記。本集眉山遠景樓記云：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十九日，公生朝，上薛向樞密書。周必大益公題跋云：薛恭敏公元豐元年



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爲有加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最後詔民蓄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爲紓寬論、能聞義能從、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之患失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爲二千石、士民嘗盈庭爲壽、不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齋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於人遠矣。官本不載此書、於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籛壽使君之子宗顏兄弟家藏眞蹟、慶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誥案】此書本集不載、惟代諫用兵書內有薛向橫山之謀一語與此書不知如何陳國計而切責之深以不見爲恨。至麻沙別集既有傳本、願與同志者共訪之。

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蕈、【誥案】公詩有寒蔬病甲誰能採入春山筍蕨鄉句信爲冬杪作。又**和參寥**

寄秦觀失解送參寥詩。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數奉書無便不一寄答、愧悚之至。參寥至、聞動止爲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歎也。參寥眞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僕去替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誥案】公和參寥至徐并和放魚詩、施註原編九日黃樓各詩後。查註據烏臺詩案移編四月并置秦少游至徐之前。合註已指詩有秋風過淮之語、以駁查註所編。今據此書少游去久、參寥始至、而書作參寥臨去之日、故有諸事可問參寥之語。公又有去替不遠之説、是參寥到於九月、王定國既去之後、而去於冬杪也。公後與參寥倡和諸作、有夜寒入春等語、而施註槩編十月十五日詩前、謂其時參寥已去、尤誤。今以和參寥放魚二首仍照施註原編、更正其他各詩、別

焉改編。施查。合三註、皆誤。

聞歐陽奕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歐陽仲純文云、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日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日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擕被夜話、達旦不寐、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粟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隕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誥案此文歐陽仲純卒於元豐戊午、與送歐陽推官詩公自註合、以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宿：當作「菽」，見《皇朝文鑑》卷五五所載本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二年己未、公年四十四。是年三月、內侍宋用臣導洛通汴。正月七日、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為韻、并代將官雷勝詩。十五日、為王素作真贊。本集王仲儀真贊云、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公宜室。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紀年錄、十五日、作王懿敏公真贊。和參寥淮上胡寄。〔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上卷十月十五日詩前、誤、今改編於此。觀臺頭寺月、與宋希元種松石經院、送希元詩。晦日、與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舒彥舉、邁、遊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以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為韻、作遊桓山詩。本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過、煥之子彥舉。

代作戴日祥詩。約滕甫議奉行新法書。本集與滕元發書云：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語案**元豐初政與熙寧異，蓋神宗已隨事救改，所不能決去者，青苗耳。可見元祐變法與熙寧攻法不同，公並無成見。使是時司馬光能為此語，豈非有宋之幸。而兩公之先見，優於光也遠矣。公與元發嘗相約期，以晚節報効神宗，觀此書，知其中心藏之已久，非元祐中始以推本先帝遺意，作立異之詞也。今以醫論，熙寧首當醫病，元豐首當醫藥。光居洛十五年，所與言者皆未經臨症之醫工，而欲以治瘺損年久、補下兩壞之症，所主仍是初劑，又冀病者全生，此必無之事矣。

上乞醫療病囚狀。本集乞醫療病囚狀云：元豐二年正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臣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以一周年為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

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候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全活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又與張嘉父書云、君爲獄吏、人命至重。大寒、大暑、因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案】此狀無日可考、次於月末。其與張嘉父書乃帥揚所作也。每見此書、竊深慨之、因并載於此、用廣仁人之政。

二月、論窺利國監、徐、沂民程棐往捕之。本集與章子厚書云、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溫、秦平者、皆僧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上、而軾就逮、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棐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

以畏言見望也。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棐於獻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詩案**章惇時任參政、公以不能自言於朝、故以歸惇耳。

聞文同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致祭於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賢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若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困。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詩案**本集篔簹谷偃竹記、與可以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沒於陳州。名欒城集同時祭與可文云、君牧與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者未返、而君淪亡。又送與可知湖州詩有家貧賣裝盡、歲暮輕帆舉句、蓋與可欲於上年冬杪赴湖、詩雖作、未克成行也。否則與卷十六總案所敘兩集文皆不合矣。查註引文與可墓誌云、元豐戊午移知湖州、卒。合註云、墓誌作元豐戊午、與篔簹谷偃竹記所載年月不同。是墓誌之說全不足據。子由既有送知湖州之

詩、究屬牽混。惟施註云改湖州、未到郡卒、足以證詒之說也。

作李常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與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窮、後事索然。而子由壻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有文、久遠却不復憂。惟目下不可不助他爾。

答黃庭堅和東武所作癸字韻、月夜與張師厚、王適、王遹吹洞簫、飲酒杏花下、送師厚赴殿試詩。二十九日、作文彥博詩跋。本集題文潞公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畫省、游歲守坤維。久淡於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條遵漢寄、千里表堯咨。按部壺漿擁、行春萬旆隨。握蘭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服蒲鞭恥、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瘼、亭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褰帷。好續循良傳、宜刊德政碑。淼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勑海繩皆治、豨郎成及朞。佩牛登富庶、負虎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即移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瑤觴榮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畧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三月寒食日、寄書王詵、念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走筆爲韻。【詩案】此詩有北城寒食烟火微、別來春物已再菲句、乃寒食日寄書王詵、因憶京師寒食舊遊而作詩也。合後詩觀之、公以三月罷徐州任明矣。施註原編正月晦日游桓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



編於後。

和田叔通部夫南京却寄。【誥案】此二詩有深紅落盡火冷餳稀之語、是已過清明矣。施註原編桓山詩後、查註合註從誤。又年譜、三月移知湖州。紀年錄年表、二月移知湖州。合註從二月之說、與查註並誤。今改編寄王詵田叔通二題、駁正年譜僅以三月二十七日作張氏園亭記爲據、其說本爲僞倪、茲則年譜得之矣。

登藏春閣、作浣溪紗詞。本集徐州藏春閣中、調寄浣溪紗詞云、慚愧今年二麥豐。千岐細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天紅。歸去山翁因倒載、闌街拍手笑兒童。甚時名作錦薰籠。【誥案】此詞無年月可考、附編於此。

再和田叔通部夫還、并和出觀石炭答郡僚賀雨詩。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留別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江神子詞。本集恨別調寄江神子詞云、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却匆匆。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爲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淮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紀年錄、別徐州作江神子。【誥案】此詞乃三月離徐州之明文、可見改編寄王詵和田國博二詩之不謬。紀年錄既以爲離徐州作、又誤作二月、自爲矛盾、應駁正。

離徐州任、往南都、馬上走筆寄子由詩。十日抵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誥案】此公第二次過南都也。合觀本集呂熙道書及張氏園亭記月日、當以三月十日至南都。應書白鄆州衆兒告薦誠院造鐵塔事。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方守徐州、河灌東平、有僧應言建策導積水、東平以安。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

余於宋，曰：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圖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鷹誠，度僧以守之。

訪呂熙道，以病留半月。本集與呂熙道書云：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闊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怱遽捨去，可勝歎耶。南都住半月，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箋】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宰相夷簡之孫，翰林公綽之子。宋史、東都事畧皆無傳，此見施註送呂希道知和州題下，然不云希道守南都。考欒城集有題呂希道少卿松局圖詩，在和人日出獵詩前，爲同一年作。合觀此書，正希道守南都時也，可補傳註之闕。

二十四日，別子由，舟行。二十七日，至靈壁鎮，作張氏園亭記。本集靈壁張氏園亭記云：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①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蓺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誥案此文乃三月所作、而李宜之提舉淮東常平、回京、即從張碩取去、論奏、以附臺諫者、附記於此。又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頴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凉。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四月、

過泗州、題孫景山西軒。倉中訪劉季孫、戲贈一絕。本集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云、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此卷、今改載案內。過張大亨、作詩。誥案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公帥揚、有送張嘉父長官詩。此二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起知文登和道淮口遇風詩後、合註以爲淮揚赴登不由泗州、詩句亦似未。弼時語所駁甚當。今據德洪題跋改編於此。渡淮、贈孫景山、兼寄子由。至高郵、與參寥、秦觀遊、豫載與俱。本集跋秦太虛題名記云、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閑月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

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虚、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虚、參寥又相與適越。

過揚州、訪鮮于侁。同張大亨遊平山堂，作西江月詞。

本集平山堂調寄西江月詞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父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箋]公倅杭、赴密、守湖，三過揚州。熙寧辛亥見歐陽公於汝陰，至是元豐己未，凡九年，詞云十年，舉成數也。時鮮于侁自京東轉運使移知揚州，此燕集平山堂主人也，故廚傳皆集。張嘉父既在坐，則其見公泗州有贈，相從至揚，皆一時之事矣。

賀趙抃致仕還三衢啟②。

本集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啟云：伏審抗章得謝，奉册言還，搢紳聳歎，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綉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絶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游無何。默追繁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彰。[箋]東都事畧：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

放舟金山、訪寶覺、次舊韻。遇大風，留金山兩日，作詩。渡京口，赴萬松岡、吳[illegible]

約墓爲文祭之。本集祭刁景純墓文云、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鬚鬢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向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斂茲一瞚、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

與參寥、秦觀同游惠山、觀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詩、皆和、并贈惠表錢道人詩。十二日、作歐陽修家書跋。本集載歐陽公家書云、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公跋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過吳江、與陽彥長、徐安中會於垂虹亭、并和彥長送魚詩。至秀州、訪白牛村、哭陳舜俞之殯、爲文祭之。本集祭陳令舉文云、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甲、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

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放翁題跋云：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沈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又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云：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陸游識。案陳舜俞乃仁宗朝制科十五人之一也。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抗行青苗法，上疏論奏，且自劾，責監南康酒稅，放而歸，而卒。公於舜俞實有同氣之傷，其在膠西，早欲作一哀辭，蓋難於具言，鬱而不發，至是出而哭之，故悉以付之天人一論也。舜俞，湖之烏程人，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公既親哭其殯，必繞道至秀矣。劉凝之名渙，道原之父，歸隱廬山，舜俞謫南康，與之相善，故有此圖，是時凝之尚在。次年，予由過廬山，猶及見之也。今并載陸游跋，以補舜俞軼事。

二十日，到湖州任，進謝上表。

本集謝上表云：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



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詩案此表乃何正臣以爲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首先論奏者、并記於此。

二十二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竊惟吏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祇事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謁姜望文。本集祝文云、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賓於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若、疾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五月五日、偏遊飛英諸寺、作詩并記。本集自記吳興詩云、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牕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十三日、錢氏園送劉撝赴餘姚、於作南歌子詞。本集湖州調寄南歌子詞云、山雨瀟瀟過溪橋、劉劉清。小園幽榭枕蘋汀。門外月華如水、綵舟橫。苕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遙指海門青。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詩案南柯子、集中作南歌子。施註以墨蹟刻石、此爲送劉撝詞、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

往弔張先所居遺像存焉、爲文祭之。本集祭張子野文云、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惟余子野、眞古愷悌。龐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歡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於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字無留髮。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拜、淚溢兩眥。

題顏眞卿放生池碑。本集題顏魯公放生

池碑云、湖州有顔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荀：當作「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一《靈壁張氏園亭記》。

②任：當作「仕」，見右引書卷四七《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二年己未、是年五月、元絳罷、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七月、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明年、葬永昭陵。

五月、訪雲上道人、不遇、李常憶彭門折花饋筍故事寄詩爲戲、并題王鞏清虛堂詩。乘舟過寶陂水閣、重遊道場何山、吳中仍歲饑疫、湖上僧舍不葺、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而表忠觀亦未成、錢自然道士來謁、並有詩。本集表忠觀碑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門內，兩列，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詩案紀年：錄熙寧十年十月作表忠觀碑，此乃碑中所載趙抃上言年月，非撰文年月也。據金石粹編書於元豐元年八月，今附載於此。

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湖人謂之舶趠風，因賦詩。六月，泛舟城南，會者五人，以人皆苦炎爲韻。與王適夜飲井水，和李常灊山詠梅，送淵師歸徑山，雖有詩。參寥、秦觀往游何山，遂別公之越。 不集與秦少游書云：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又跋題名記云：自徐還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太虛、參寥又相



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誥案】參寥、少游去湖、無月日可考。據此書、則泛舟城南五人分韻之作、少游在焉。是二人以六月去湖也。

十三日、答周開祖所寄原韻。與王適、王遹遶城觀荷、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以月明星稀為韻、并和章惇詩。七月七日、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本集

文與可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又與文與可書云、近變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患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誥案】書中所云一竿、即偃竹也。此乃雙鉤著色者、其墨竹公已不及得之

矣。并記於此。與胡祠部遊法華山、和前韻，贈賈收，寄題趙抃衢州高齋詩。葉少蘊避暑錄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晚署取肉及鮮膾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冬尚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送俞溫甫、和劉攽登黃樓卻寄詩。公倅杭日，沈括嘗求公手錄近詩一通，即籤貼以進，指為訕懟。神宗雖不問，舉朝皆知。王銍元祐補錄云：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籤貼以進，云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閑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簡案欒城集為兄下獄上書云：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所指即括。特并載於詩案之始，以證王銍非誣之也。至是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摭公詩文表語，詆述。沈括之謀孽，且舉冊以進。神宗欲申言者路，送御史臺根勘。烏臺詩案云：元豐二年六



月二十七日、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劄子、知湖州蘇軾謝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之裁、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七月二日、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可謂大不恭矣。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伏望付軾有司、至印行四冊、謹具進呈。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内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七月三日、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毁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教而不從、然後誅之。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矣、而狂悖之語日聞、二也。軾所爲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僞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僻而堅。先王之法、當誅、三也。書刑故無小、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者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爲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獘更法之意。又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

毀之、以爲非是、四也。而尚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奉聖旨、批四狀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聞奏。［謹案］何正臣、宋史本傳作何正言、說本集作何正臣、欒城集有何正臣知梓州勅、東都事畧、李定舒亶傳皆作何正臣、並與詩案合。

二十八日、臺吏皇甫遵到湖追攝。

續通鑑長編云、蘇軾事、部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上批、令御史臺選牒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疎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齎往。本集乞郡狀云、臣攖禍乞出、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年譜、七月二十八日到湖追攝、八月十八日下獄。

公就逮、惟邁、徒步相隨、郡人送者雨泣。

本集題楊朴妻詩云、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答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上文潞公書云、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吳興備志云、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

權州事祖無頗等皆畏避、

吳興備志云、皇甫僎至、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謹案］僎通作遵。

親故皆驚散、獨王適、王遹不去、送於郊外、

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



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掌書記陳師錫獨出餞之。**宋史陳師錫傳、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法言適自杭來訪、倉卒爲別。**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過吳江岸記一詩。**

八月、渡江至揚州、鮮于侁出見、臺吏不許通。宋史云、鮮于侁元豐二年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也。謹案熙寧四年、謝景溫誣公販賣蘇木磁器私鹽案內、其文字之禍、子駿已波及之。此而更出、尤人所難也。**過平山堂下、見杜介紙窗竹屋、悵然而行。**本集與杜幾先書云、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牖見君家紙窗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屨在藥爐碁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十八日、赴臺獄。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吏部侍郎致仕范鎭上疏論救。**續通鑑長編云、方平書曰、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執政、辯起爲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之言爲國、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爲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時加眷獎、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

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讟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爲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鎮疏未見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誌已。

子由乞納在身官贖兄罪、皆不報。

欒城集爲兄軾下獄上書云、臣早失怙、特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不勝手足之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但得免下獄死爲幸。**詔張璪、李定推治以聞、勘題王鞏所寄張方平詩。**烏臺詩案、元豐元年、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題封曰樂全堂雜詠。軾作詩題卷末云：少年有奇志、臨文但噫瘖。因見學者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變更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螗之紛亂、遂掩耳不欲論文也。誥案：異端之害大道、公以性命爭之、此子路之勇、嗣後絕無其人矣。未學坐談、殊不自諒、妄肆詆譏、凡此蚍蜉撼樹者、當愧死。**勘爲王詵書牧馬圖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王詵送韓幹畫馬求軾題跋、不合作詩以騏驥自比、譏諷執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御者、何必折衘下驥求進用也。**二十八日、勘和李清臣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李清臣咨弟轍詩二首、軾和云、未許朱雲地下游、爲屢言新法不便、意至明之世、無誅譏之事、故言軾未許與游。八月二十八日準問目。**九月三日、勘題司馬光獨樂園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司馬光在洛葺園、名獨樂、軾作詩寄題、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光曾言新法不便、與軾意合、兒童走卒皆知姓氏、終當進用、光却瘖啞不言、意望依前攻擊。九月三日準問目。**勘送范鎮游洛中詩。**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范鎮往西京、軾作詩云、小人眞闇事、閒退豈公難。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鎮前爲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知也。九月三日準問目。**勘送錢藻知婺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作詩送錢藻、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也。**勘和陳襄詩。**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僧寺開牡丹數朵、陳襄作四絕句、軾和詩、皆譏諷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勘送曾鞏倅越州詩。**烏臺詩案、熙寧三年、曾鞏通判越州、軾作詩云、但苦世論險、聒耳如蜩蟬。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1]論褊隘、聒喧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勘贈孫覺詩。**烏臺詩案、熙寧五年、差往湖州、軾作詩云、君對青山議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時約孫覺并坐客、言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時事、是亦軾意、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也。**十四日、勘和劉攽李常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和劉攽詩、以譏諷朝廷近日更立新事尤多也。和李常詩、以譏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甑有塵埃、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苦也。九月十四日準問目。**勘會劉摯詩。**烏臺詩案、贈劉摯詩云、遂與屈子鄰、摯以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摯所言爲當也。**勘寄劉述詩。**烏臺詩案、熙寧八年、軾作詩寄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是時遣使諸路檢點軍器、置二十七將官、將謂令上有意征討西夏、以譏諷朝廷遣使張皇不便也。**勘和劉恕詩。**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日、有劉恕寄詩、軾依韻和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以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經以進。小人之顧祿、如鴟鳶以腐鼠嚇鵷鶵也。六**勘謝錢顗惠茶詩。**烏臺詩案、錢顗送茶與軾、軾與一詩、以譏世之小人、作得權用、若不諂媚妖邪、即須頑獷很劣。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諳案**王鞏、王詵、李清臣係首收受有譏諷文字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皆舒亶請誅之者。劉述、劉恕、錢顗、皆收譏諷文字、列入承受無譏諷文字者。神宗極以舒亶

請誅爲過當、而公與王鞏并無譏諷詩、可見羣小任意羅織、並無黑白重輕也。今但據此次敘摘載、餘分詳詩註中。**定鞫獄、必欲寘公死。公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授獄卒梁成遺二詩。**②陸游二老堂詩話云、蘇子容丞相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敘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閤、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孫升談圃云、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賫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苕溪叢話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東都事畧云、方李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誥案】合註云、葉夢得謂、公與邁約、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送以魚。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偶送魚鮓、子瞻大駭、知不免、乃作二詩寄子由。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見詩、遂從寬釋。其說妄甚。此何等約、邁可忘之。以忠見罪、豈肯詭遇。歷守三郡、只裹一月糧、詣獄、奢之不至、是也。詩案一事、兩宋雜說甚多、其他事亦多誣罔。夢得之母乃晁君成之女、實无咎之甥也。小人往往自聰、故必陷君子以小人之道。恐後有炫博者、牽意增註、特載此條駁正爲例。**十月、勘狀上。**烏臺詩案云、御史臺檢會冊子、是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三卷、並錄付中書門下奏、據

審刑院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蘇軾供狀、歷仕舉主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晁端彥舉外擢任使、潘良器向京並舉召還侍從、王居卿、李察並舉不次清要任使、陳薦、蘇獬舉外陟侍從、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孔宗翰乞召還禁近、章楶乞召置侍從、葉康奏乞顯用、李孝孫乞召還侍從、賈昌衡乞召還近侍、款招登科後、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衆人傳看、其人等與軾意相同、即與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如與王詵往來詩賦、作寶繪堂記、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并詩、次韻章傳、送劉述、寄周邠諸詩、與子由詩、杭州觀潮五首、和黃庭堅古韻、與王汾作碑文、與劉攽通判倡和、與知湖州孫覺詩、送錢藻知婺州詩、送張方平詩、和李常來字韻、爲王安上作公堂記、揚州贈劉摯、孫洙詩、次韻潛師放魚、知徐州作日喻一篇、爲錢公輔作哀辭、與僧居則作大悲閣記、與鮮于先生作文集敍、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絶、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送曾鞏得燕字詩、湖州謝上表、游杭州風水洞留題詩、和劉恕三首、送蔡冠卿知饒州詩、爲章次山作寶墨堂記、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詩、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謝錢顗送茶一首、送范鎮往西京詩、祭常山作放鷹一首、後杞菊賦并引、同李杞因臘出游孤山作詩四首、徐州觀百步洪詩、張氏蘭皐園記。其餘委是忘記。軾有此罪愆，甘伏朝典。十五日、追亥往承受詩文人數聞奏。慈聖違豫中聞之、諭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謂與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中傷之、攟至於誅、其過微矣。吾疾勢已



集不可冤濫致傷中和。神宗涕泣受命。公聞慈聖服藥降德音紀以詩。續通鑑長編云、是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二十日慈聖升遐公以罪人不許成服作挽詞。烏臺詩案云十月十十一月作御史臺榆槐柏竹詩。三十日具獄上差陳睦錄問。五日、奉御批、內外文武官與蘇軾交往若干人聞奏。中書省劄子、王詵、蘇轍、李清臣、高立、僧居則、僧道潛、張方平、田濟、黃庭堅、范鎮、司馬光、孫覺、李常、曾鞏、周邠、劉摯、吳琯、劉攽、陳襄、顏復、錢藻、盛僑、王汾、戚秉道、錢世雄、王安上、杜子方、陳珪、已上係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章傳、蘇舜舉、錢顗、蔡冠卿、呂仲甫、劉述、劉恕、李杞、李有聞、趙杲、李莘、孫仲伯、達晁端彥、沈立、文同、兆交、關景仁、張次山、徐汝爾、吳天常、劉謹、李似、晁端成、邵迎、陳章、楊介、刁約、姜承顏、張援、李定、毛國華、劉勛、沈迥、許醇、黃顏、單錫、孔舜亮、歐陽修、焦千之、孫侏、岑象求、張先、陳烈、張吉甫、張景之、李宰、孫升、已上承受無譏諷文字。御史臺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錄問。十二月錄問無異準法會赦當原。於是臺小力爭乞不赦、并論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罪當誅、欲盡陷於法。烏臺詩案云、御史根勘所以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具狀申奏。差陳睦錄問、別無翻異。準勅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準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據案、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並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係情重及比附并、或以官、或以職、

續通鑑長編云、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爲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施、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爲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并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有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望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

鍛鍊久不決、會吳充、章惇爲營解、而神宗亦憐之。

呂本中雜說云、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刺譏下御史獄、吳充方爲相、一日問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何遠春渚紀聞載先生云、某初逮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



徒力誣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就寢、鼻息如雷、即馳以報。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黄州之命。續通鑑長編云、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句、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惇亦從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註引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其後禹玉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誥案本集公赴黄州後、惇參大政、爲書勸慰、其畧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而公亦有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之説、具在報書中。是其時惇與公並未分馳也。故其營解之説爲可信。至田晝王安禮行狀、載其入對神宗營解甚力等語、美其事者無處無之、而王偁撰安禮本傳獨不載此事、何也。特附載於此、以備考。**忽一日、禁中特遣馮宗道覆案、獄遂定。**孫升談圖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黄州團練副使。誥案孫君孚乃承受無譏諷文字之人也。**二十九日、公准勅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續通鑑長編云、詞③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税務。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

方平、知制誥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戶部侍郎致仕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攽、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衞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吳琯、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樂清縣令周邠、監仁和縣鹽稅杜子方、監澶州酒稅顔復、選人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施註云、王詵、英宗主壻、主薨、詵徙均州。陸游二老堂詩話④云、元豐己未、東坡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於下、而用臺印。【附錄】詩中多有深文曲筆、非公自解、不能知其故者。自詩案流傳、而後昭然於後世。然則小人亦何苦爲此哉。

蒙恩出獄和前韻詩

【附錄】本集謝表二十九日準敕、年譜紀年錄亦作二十九日、信爲無誤。獨詩題作二十八日、而詩從各說部中採編入集。詩字既所傳異同不一、其題亦未見無誤、斷無據補編之題、亂不誤之正集也。今并詩題改作二十九日。至翁方綱註據謝表石刻作二十八日、以證查註之誤、尤非是。石刻流弊甚多、僅可酌採以補缺遺、不當引以亂集也。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皆先讖、因來書及之、又得一笑也。再案本集狀云、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

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勅、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以上可與前事互證、并載於此。

王詵勒停、王鞏謫監賓州鹽酒務、子由謫監筠州鹽酒務、令鋟灤趣行。孔文仲談苑云、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詵密遣人報蘇轍、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誥案】遵與僎通、皇甫僎即皇甫遵也、紓亶所奏漏洩密命、當即此事。又烏臺詩案各條其必載於詩下者、仍如王查各註入載。間有應歸總案者、則移入案中。至公自就逮以及獄解、合註引載於年譜者尚不止此、而兩宋雜說尤繁。今本案所錄止此、後有珍惜此書者、幸善體此意、勿炫博以失實。顧註而不顧集、則所獲多矣。餘皆罰銅有差。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議：當作「議」，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四。

②陸游：當作「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爲必大所著，傳本較多，此屬作者誤記。

③詞：當作「祠」，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一。

④陸游：當作「周必大」，參校記②。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三年庚申、**公年四十五。是年二月、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九月改官制、馮京樞密使、孫固呂公著樞密副使、薛向罷。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荊國公。**正月一日、公挈邁出京。**本集子姑神記云、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四日、至陳州。弔文同之喪、撫視諸孤。止於其家、以待子由。**誥案文與可沒於陳州、故其家在焉。月之四日、公必到陳、待六日而子由始至。當必館於逸民也。時與可家貧甚、且將載喪歸蜀、子由則債負山積、方賴公以一官資之。至是兩公並譴、均須播遷。而公之家累與王子立並寄於子由、無非捉襟露肘時矣。故必待子由至、一經紀之也。**始見文同飛白書、作贊。**本集文與可飛白贊云、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得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蓋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誥案文與可以上年正月沒於陳州、猶未及朞、故其文如挽詞也。**十日、子由自南都來。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公嘗云、子由必先我**



得道、蓋自此始矣。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子由昨日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欒城集服茯苓賦敍云、予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詁案子由以熙寧庚戌爲導引之術、至是行之已十一年、宜其積於中而充於外也。其法得於道士李若之、而欒城集作李若芝。見於使遼止神水館寄子瞻兄詩自註。**十四日、與文逸民攜手河隄、贈一詩。**詁案文逸民乃與可之子、子由之壻也。詩有君已思歸夢巴峽句、乃與可喪過黃州之伏線也。**復作夫子自逐客一篇、以別子由、遂行。**詁案此詩題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後題云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此公在陳之月日也。公既行、子由般挈兩房家累、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揚、過金陵、溯皖、公泊家九江以待、而自奉同安君至黃、乃辛勤累月始達、復歸九江、自以其家由南康一路赴筠州貶所。筠即今之江西瑞州府也。時文氏諸孤亦載與可喪以行、故先後並至黃州、此皆在陳決計之事。取本集與章惇、朱壽昌書及欒城集此路詩合觀、則歷歷可辨。惜年譜、紀年錄、年表、各註家皆未審知其事、致使黃州重見兩家出於艱難困頓之作、一若子由到黃遊覽者然、痛癢不關、草草負過、并公詩次敍顛倒、而茫然不覺矣。今先於此立案、俾讀者知其衷緒、而後卧遊黃州、不爲生客也。**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和子由韻。過新息、任伋所居、留詩以待其歸。遂渡淮至加祿鎮、休馬逆旅、題壁**

聞嶠公詩後發光山、游淨居寺。二十日、度關山、梅花盛開、有一夜東風破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句。【詩案】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以是知以是月二十日過關山也。過麻城萬松亭、見縣令張毅所植松多凋落、戲作種松詩。至故縣、遇張憨子、召以來、不言亦不坐、但俛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作張先生詩。本集記張憨子云：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襦、三十年不易、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二十五日、將赴岐亭、山上有白馬青蓋、疾馳來迎者、則岐下故人陳慥季常也。相從至其家、所謂靜菴者、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公聳然異之、爲留五日。作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詩。本集岐亭詩敘云：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又方山子傳云：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又是年六月與季常書云：懸弧之日、當作賀詩。又會祭任師中文云：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祭於任大夫之靈。曰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詩案】陳季常年長、故名列公前。元豐三

年庚申、年巳五十、故云懸弧生於天聖八年辛未、至嘉祐八年癸卯遇於岐
下、年三十三、作傳乃明年事。傳云晚遯光黃、亦年逾五十之文也。查註合註
覼季常爲孩提、故信作陳公弼傳補過之說、殊不知季常非一傳可紿也。此
詩卽岐亭五首之一、詩雖并編案當分載、以記事跡。又詩有朝來靜菴中句。

并臨江仙詞本集臨江仙詞敘云、龍邱子自洛之蜀、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
靜菴居士。作此紀之。其詞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蘂、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
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又後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鴨頭綠。閒門
弄添丁、哇笑雜呱泣。又後書云、擇栝等三鳳毛、爲學日益、喜慰。在定日、作松
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誥案以上皆陳季常有妻有子之證、且云妻子奴婢
皆自得、無柳妒之說也。公在黃州、季常悼亡甚哀、見於公與蹇序辰之書。其
後在淮泗間、寄吳德仁詩、始有河東獅吼之句、時柳故數載、而公與德仁素
不相識、卽相識、豈能遠及是乎。獅吼乃大雄喻法、非妒婦之實典。公薦朝雲
疏亦用獅子吼事、若作妒解、必不比朝雲也。王註柳妒乃王天常傳述之語、
郎作妒解、一註已足、而查註洪容齋三筆、西清詩話、劉辰翁語、黃山谷簡、紛
穢此集。合註益以盧文弨引杜子美河東女兒句。公詩無女兒、強作柳妒干
證。黃山谷簡其集不載、若容齋三筆、率多謬誤、辰翁之說、則尤妄矣。宋人雜
著、凡得一異說、譏議完人者、皆不論是非、隨聲附和、故本案增引、僅取什一、
而刪削舊註則甚多也。季常以垂暮之年、遭此謗誣、致使在紅閨、瑜上化爲
年少日夕、藥惡聲至無已時、何風俗之澆薄也。陸放翁詩云、死後
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吾知爲此種傳奇者必無後矣。

再爲陳慥

題所畫朱陳村嫁娶圖。謹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作、其爲過岐亭留題可知。查註改編到黃之後、合註從誤、今更正。

宿禪智寺、寺僧皆出、夜半雨作、偶記少過村院見題壁詩有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句、作一詩。謹案此詩施註原編未到黃州之前。自黃州城至岐亭、計程二日、公後赴岐亭、必宿於道中、而黃城附郭無禪智寺、觀詩題以合原編信爲自岐亭至黃半道止宿所作。查註改編初到黃州詩後、合註從誤。蓋到黃過寺、即係出游近地、寺僧皆不在、必無夜宿之事、此可辨也。

二月一日、到黃州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伏念臣早緣科第、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

作初到黃州詩。時徐大受爲黃州守、禮遇甚殷。謹案徐大受字君獻、東海人、弟大正字得之。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獻一見、相待如骨肉、時通守孟震、黃岡少府張舜臣、黃岡令何長官、黃岡主簿段璵、監黃州鹽酒稅樂京、武昌令李觀、武昌主簿吳亮、麻城令許某、麻城主簿李臺卿、又有陳君式、鄭元輿者不詳何官。其後代徐大受爲守者楊君素、代孟震爲通守者張公



規、新黃陂令李𩑺、黃岡令周孝孫。以上並見本集詩文書跋中。

寓定惠院、閉門卻掃、本集黃州安國寺記云、二月至黃、舍館初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誥案 此雖記安國寺語、而居羑演易之意、已感寓於胸中。其作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權輿於此矣。

隨僧蔬食、暇則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耳。誥案 紀曉嵐評出獄詩云、此却少自省之意、晦翁譏之、是也。其說管窺可笑。

或扁舟草屨、放櫂江上、自喜漸不爲人識。本集與李方叔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爲人識。

作定惠院月夜出游安國寺尋春詩。公既居定惠、鄰於任公之亭、郡人復於亭西建師中菴、以待任公之來。欒城集師中菴記云、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嘗通守齊安、而黃人思之不忘、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誥案 此記師中卒於元豐四年三月、其建菴當在三年春中、公到黃不久事也。

院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開竹籬間、飽食無事、輒散步逍遙其下、拆和樂京野步詩。續通鑑長編云、熙寧

四年十二月、京西轉運提舉常平倉司言、著作佐郎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法不可久行、不肯管勾縣事、乞差官衝替。於是依奏施行。〔謹案〕史稱樂京奪官十年、始監黃州酒稅。據此則京亦初至黃也。**犍為王齊愈、齊萬兄弟寓居武昌。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至、贈詩。**〔謹案〕公過犍為王氏書樓詩、有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句。王齊愈、齊萬之兄、為齊雄、其先世因何戍黃、不可考矣。其居在武昌之車湖、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俄有長而髯者渡江來訪、是為齊愈。公送至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因登夏澳尾高邱以望之、未幾、齊愈亦至、遂相往還、遊於西山九曲之間。餘詳後條。**二十六日、雨中熟睡、強起出門、還。翌日雨霽、登四望亭、下至種魚塘、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作詩。寒食日、渡江至車湖、王齊愈、齊萬留飲數日、始歸。**本集贈王文甫詩云、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又與秦少游書云、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陳慥書來、請公寄居武昌、謝却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謹案〕黃州渡江三里、即武昌縣西山、乃附郭者也。但黃州在江北、與漢陽連界。武昌在江南、與鄂州、興國連界。以宋時州軍考其地勢、武昌乃興國軍所部、故云居別路也。**三月、雨中**



牡丹盛開、樂京送酒、且以詩來、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爲餉、並有詩。

潘丙來訪、公亦屢過之、丙蓋無日不相從也、其姪大臨卒、以詩鳴。【合註】黃州處士潘革、妻李氏、生三子、長日鯁、字昌言、元豐已未進士。次日丙、字彥明。三日原、字昌宗。鯁二子、曰大臨、大觀、邠老、郎大臨字也。公與彥明還往甚密、昌言、昌宗亦因以交公。而邠老卒爲聞人。王百家詩註、邠老其一也。據本集所作潘推官母挽詞、有杯柈慣作陶家客、絃誦嘗叨孟母鄰句、其家近東坡、公因是構得其地、并營雪堂。牢城失火、潘舉家奔避堂中、堂亦幾燬、其爲鄰近可知。公臨去、以東坡託彥明葺治、未嘗廢也。是年六月、潘原買樸被收、公與朱康叔書已言彥明密熟、故先據挽詞立案、諸註於潘子久不調句、其說紛如、實由未懂不調二字故也。詳詩註中。**與丙渡樊口、飲酒店中。**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又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春。又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否。**李常以詩來慰、作報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悃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合註】公與子由詩云、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其一生安身立命、在此十字、今讀此書、極不以公擇慰悶爲然、

而反以規之。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然則公所答章惇書、雖相好而非相知矣。**定惠院繞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四月、用梅堯臣禽言體作五禽言詩。**【按】五禽言、施註原編子由去黃州後、即爲六月作、與本詩敍不合、查註、合註從誤。此公居定惠日作也。紀年錄載在三月。今改編四月。**陳君式來訪、交日必造門。**本集送陳君式詩跋云、予本不識陳君式、傾蓋如故。又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從政於黃、急吏緩民。君獨願交、日造我門。**鄂守朱壽昌時致餽遺、答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武昌傳到手教、繼辱惠使、感服併深。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倍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風土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眞寸步千里也。【按】康叔初來致問、乃四月中事。其後時有餽遺、如康叔者、匪特孝子、亦義士也。**爲杜沂記其父君懿所藏諸葛筆。**本集書杜君懿藏諸葛筆云、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按】石刻郭畀天錫跋云、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其說謬甚。據公此文、自熙寧庚申逆數二十五年爲嘉祐丙申、公年僅二十一、正在京應秋試時也。用爲試筆、必非雞毛所爲、而中年之說亦誤。又在廣州記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雞毛



筆、拒手得劣。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縕藉耶。據公此記、即中晚年亦不能用雞毛筆、而諸葛筆并非雞毛筆。然郭說自古沿譌至此、令耳食者多習其說、不可以不正也。**五月、文同喪過黃州、再爲文祭之。**本集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云、從表弟蘇軾昭告於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學之多、蔚如秋蕡。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蓺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俛仰三州、眷戀桑枌。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盡此一觴、歸安於墳。嗚呼哀哉。又與朱康叔書云、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也。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語案 文逸民與子由先後到黃、僅隔兩旬、其在陳、宋竟不同發可見。其窘於播遷、各不相顧之狀矣。**文逸民辭公歸成都。**欒城集祭亡婿文逸民文云、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致祭於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於宋、送君於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語案 自後凡六年、而子由還朝、非久而逸民卒。其貧病不出可知。公與逸民不再見、但爲其子文驥作字說以勉之。及驥從子由於汝陰、而公薨久矣。與可始見於鳳翔、而歸結於此、故具載之云。**十一日、夢食石芝、作詩。**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其雖竊食靈芝、而公爲國鑄造藥

力縱在君前，而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詩案】爲國鑄造不詳何指，豈季常晚遯光黃，尙有所事耶，抑別有寓言耶。**同杜沂往游武昌寒溪、至西山寺，周覽吳王峴、九曲亭、菩薩泉、盧洲、樊口諸勝。**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又與杜道源書云：謫寄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兩辱手書，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令子孟堅，必已得縣。【詩案】考杜沂即杜道源，與公密熟，獨首至黃州採問，其子孟堅後亦來見，似官於武昌而不詳，見與杜孟堅書中。**江岸裂出古銅劍，治鑄精巧，鄭文得之，轉以遺公，作詩。子由於二月中，奉同安君及追過自宋登舟，繚繞江淮。公聞將至黃州，詩以迎之。二十七日，舟次磁湖，遇大風不得進，**欒城集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答子瞻見寄詩云：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公曉至巴口迎之。二十九日，遷居臨皐亭，在回車院中，作遷居詩。**本集與章惇書云：軾生平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又書云：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敘旬日，即赴任。碎累滿眼，比某尤爲貧困也。【詩案】公巴口迎子由詩，有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句、遷居臨皐亭詩、有全家占江驛句、皆家累到黃之實事。其柯氏林、公屬至其地必議而未遂也。施註失考子由因送家累到此一事、故誤以遷居臨皐亭詩編巴口迎子由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至回車院、即監司行館、爲三司按臨所居、故云江驛。在責官法不得居、而公與朱康叔書云已遷居江上臨皐亭、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似康叔爲關白使者、非徐君猷一人力也。其後蔡景繁按臨、於其傍增築南堂以居公。年譜謂是春遷臨皐亭、施註謂郡人築南堂、皆誤。餘詳後案。

公居亭中、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迴、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本集後與范子豐書云、臨皐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

六月、與子由渡樊口、同游武昌寒溪西山、至九曲嶺亭、作樊山記。本集樊山記云、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泊樊口。遂自樊口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九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蹟、使人悽然。

朱壽昌餽酒、作報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珍惠雙壺、遂與子由屢

酔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人還上謝。**九日、由赴筠州鹽酒務、因和磁湖阻風韻以送之、遂渡劉郎洑、飲別於王齊愈家。**

【謹案】此書作於隆暑之時、乃六月上旬也。

欒城集有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詩、又自黃州還江州詩云、身浮一葉返湓城、淩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月出廬山紫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遙指岸如赬。【謹案】是時史夫人泊舟九江以待、蓋赴筠必由南康也。子由既赴黃、王子立自應守舟、故有歸塗獨酌還家漸近之語、情事瞭然也。查註附編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詩、於此合註從誤、今已別編、特駁正。

胡定之至朱壽昌、託致羊酒、子由已行。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謹案】胡掾即岐亭監酒胡定之也、其家寄寓黃州、

陳慥將訪公、為書招之。本集與陳季常書云、獲二緘、承雄篇贊詠、甚喜幸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此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遊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皐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又書云、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自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謹案】此書、意季常從未入州、其為元豐三年之書可知、則季常懸弧之歲即在三年、是公年四十有五、而季常年已五十、凡長五年也。

及慥至、【謹案】此陳季常第一次過公也。

郡中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謹案】此詩、據上所引公與季常書、當編六

月。施註原編初游武昌寒溪西山詩前，則子由未至，尚未遷居臨皐，也焉得有臨皐一室可憩從者之語。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云。

潘原買樸被禁，作朱壽昌書。本集與朱康叔書云：舍弟已到官，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樸事被禁。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孝義名世，必能哀之，恃舊干瀆，不敢逃罪。附案：潘原字昌宗，公有與潘三失解飲酒詩，又使出錢五百以資楊醫，見蘇錢帖。其父名革，元祐間嘗至京師，公以與鄧聖求諸人唱和西山詩冊，託革帶交王文甫，其書云：因潘二丈速行，奉數字納上，即此人也。其母李氏，公有潘推官母挽詞。

七月，定惠院顒師於竹下開嘯軒以待公游，作詩。附案：公詩有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句，當爲七月以後作。施註原編五月十一日詩前，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

答法言書。本集與言上人書云：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遠辱不遺，札翰愈雋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八月六日夜，潦方漲，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與邁棹小舟至赤壁而還，會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書以與之。本集與參寥書云：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詁案】公題秦太虛題名記，與此書大略同。**十五日，作西江月詞。**本集黃州中秋調寄西江月詞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馬處厚將赴賓州，訪公臨臯，作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入秋以來，脩然清遠，計尊候安勝。近有南都來者，云張公及貴聚並安。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又書云：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又書云：馬處厚行，曾奉書，必達。【詁案】各書意，處厚乃往知賓州者也。**九月九日，與徐大受飲涵輝樓，作南鄉子詞。**本集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調寄南鄉子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詁案】公與王定國書云：重九登棲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坐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詞云云，即此詞也。其兩處不同如此，今并記之。**十五日，讀戰國策書商君功罪。**本集書商君功罪云：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詁案】此論專指王安石，而安石終宋之世，獨未受禍，亦見宋之孱弱而不振也。**蹇序辰提舉江西常平，將過黃州，**



答書。本集與蹇授之書云、忭上一別、今幾年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以爲寵、但罪廢之餘、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誥案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公與季常皆鄉里也。史稱其父周輔於元豐初行淮湖兩廣鹽法、掊克斂民、授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累遷右司諫。元祐初、以父子稔惡、降廬州判官。紹聖再起、上言元祐黨人姦惡事、伏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承示鑑戒。遂命與徐鐸編類、攟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禍、無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蔡京爲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罪廢黜。考公黃州與授之書、以季常素與密熟、因是通問。然子由監筠州鹽酒務、正其專轄、斯不爲無補矣。本集無與授之詩、故前註不載其事、於熙豐紹聖小人爲不全、今特補載。

黃城逕江而西、斷崖壁立、有二鶻巢其上、遇風浪靜、輒縱櫂獨游、自徐公洞而還、作游赤壁記。本集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云卽周瑜破曹公處、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巖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張邦基墨莊漫錄云、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有何顗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蝌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誥案何顗當卽勝可之孫、公爲其家書寒碧堂榜者也。朱子晦菴題跋云、

何斯舉親見前輩。是頓亦聞人也。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名，嘗游潁昌，從子由學。子由評其詩似儲光羲。政和初，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宣和中，召爲著作郎，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復坐蘇學罷去。張邦基謂靖康初知黃，當由蘇學禁弛故也。南渡後知江州，卒。陸放翁、周子充、朱晦菴題跋子蒼詩文字跡頗多，其見重於時可知矣。**二十五日，讀國史補，書杜羔事，寄朱壽昌。**本集書杜羔事云：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此出唐李肇國史補。歎其事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王箴自蜀偕來問狀，答書。**本集與王元直書云：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君對坐莊門，不知當復有此日否。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誥案：王元直，眉之青神人，同安君弟也。已詳見卷一總案王元直條下。**十月，李常自舒州來訪，因共論秦觀。**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誥案：秦觀謁公之後，李公擇未嘗與公相值，故此日必及之也。子正以是年九月卒於成都，公聞計當在十月，此公擇過黃之時也。**請以光州曹九章之子煥壻於**



子由。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所論曹光州親情與卑意會、已作書問子由、次第必成也。欒城集祭曹演父朝議文云、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政而望。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誥案】公擇時爲淮南西路提刑、駐舒州、其以出按之便過公、必道經光州、故九章求爲之介。合上二條觀之、其情顯然也。

與李常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論菩薩泉之遺跡、李常請記之作

菩薩泉銘。本集菩薩泉銘敘云、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嵋五臺所見。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巖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夕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鑑之、文殊了然。

聞堂兄子正中舍訃、以文祭之

本集祭堂兄子正文云、弟軾謹以家饌昭告於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歷官十一、民到於今、涕泣懷思。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哉。我遷於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饗勿辭。嗚呼哀哉。又與王定國書云、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又與秦少游書云、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誥案】子正名不欺、中都公長子、官太子中舍、監成都榷

料、卒於任。據二書以合乳母任氏墓誌、乃知子正卒於元豐三年九月、而公之聞訃、當在十月中也。**撰乳母任氏墓誌、二十四日葬之黃岡。**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敘云、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柳真齡以鐵拄杖遺公、相傳錢鏐故物、作鐵拄杖詩。**【詩集】公與陳季常書中有柳簿、亦稱柳二。元祐中、見公於京師。合考河東柱杖、真齡信即其人。**十一月冬至日、謝客入天慶觀燕坐其中。**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詩集】此書與前報定國八月喪老乳母同日所作、皆為元豐三年事。張公即安道、定國之婦翁也。**答秦觀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遷中復辱教、感愧益甚。軾寓居粗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①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



儒藏

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

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取勘徐州任不覺察事。〔誥案〕此條詳後案謝放罪表。

初答李廌書。本集與李方叔書云：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而足下終不棄絕，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誥案〕此公與李方叔初通問書也。前載扁舟江上，醉人推罵數語，即在此書中摘出，而紀年錄誤以為與李端叔書。今駁正。

十二月十八日，自作畫水記。本集畫水記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與印板水爭工拙於毫釐間耳。近歲蒲永昇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紀年錄：十二月十八日，書蒲永

昇水。附案此文所記孫位、孫知微各事，前已列入蜀事類中。

二十日，作石氏畫苑記。本集石氏畫苑記云：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鬚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撰易傳，作鳳咮硯銘。本集鳳咮硯銘敘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曰：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寄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廢閑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附案子由後有補論語說二十七章，時公已下世矣。書傳成於海南，據此書，則經始於黃州也。餘見三江考條下。

與清悟游東湖書。

贈王齋愈。本集書贈王文甫云：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傍，知狀。

游歐陽院觀古編鐘。本集書黃州古編鐘云：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蓄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



四鐘，鬭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夢作裙靴銘

本集裙靴銘敘云：余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曰：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又令作御靴銘，曰：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查註】此條本集又云：倅杭時所夢。又石刻云：軾初自蜀應試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詞，今書贈潘邠老。即百疊漪漪四句也。其不同如此，莫能定於一也。

題歐陽修、蔡襄書跋

本集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云：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汩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公書、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書清悟墨

本集書清悟墨云：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余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定三江考

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匯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貢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於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別滎之爲濟也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於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之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



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又博按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漯、今濟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溫、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耳。誥案公一江三派、與鄭註一江三孔合。鄭言其體、公言其用。班固地理志、禹貢岷江至江都入海、中江既入、合南北、亦三孔也。自毛晃蔡沈開端、以范蠡牽合三江五湖、並置四五十里地內、而懸不知其不可容、於是周官職方氏、班志揚州川諸說競起、皆任意割解經文、外亂節旨、雖其說與指南集傳小異、而陰用毛蔡三江達屬震澤而設則一。審考既入底定、有既澤既瀦既道既從與沮灘各自爲水、書法可據。凡論者一循其名而失其實、仍不出毛蔡範圍中。故前之主國語吳越春秋、後之主職方班志、皆誤。班志揚州川自註職方、與自註禹貢岷江異、入也。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載列子說符篇。孟子曰、禹惡旨酒、疏儀狄絕旨酒、見於國策。旨酒非名泉不成、禹不味別、何由甘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三代所共、禹豈嘗而不知耶。公本孔孟立言而出者、奴之、宋儒之陋習耳。蘇傳成於海南、而在黃與滕達道書、載有并作書傳之文、其論卓錫泉、已指彭蠡爲南江、是三江考信黃州。禹貢荊州揚州畫界甚明、九江三所定矣。以上六條附載。

附三江續考

誥案江貫注極緊在處、以氣通之、而東迤北匯。又古今不變、可通可證。鄙讀禹貢全文、其精義自見、本無須註、亦無庸考也。自宋儒割取禹貢碎句、求合雜說、而置禹貢段落次第於不問、由是轇轕

莫辨，而異議紛起。然九江不明，則三江不著，如節録禹貢荆揚之域，各作一條，不許移改地位，任意指撞，只依禹貢立說，則九江定而三江亦定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乂：當作「叉」，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二《答秦太虚》。下句「乂」字亦當作「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四年辛酉、公年四十六。是年正月、詔進士加律義、改五路義勇爲保甲、馮京罷、孫固知樞密院事、韓縝同知院事。三月、章惇罷、張璪參知政事。九月、夏救米脂砦、鄜延經略使种諤擊破之、种諤又敗夏人於無定州。十月、諤遣曲珍逼黑水路、遇夏人、又大破之、斬獲甚衆。

正月、滕元發自池州徙安州來訪。欒城集池州蕭丞相樓詩自註云、池守滕元發時將解去。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別來忽復中夏、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府第已成、雄冠荊楚、足使來者見公之風度。【誥案】元豐三年庚申五月、子由過池州、與滕元發會、始到黃。合公書考之、元發當以四年辛酉春初至黃、故書有別來忽復中夏及道其安州修葺府第之事、此辛酉五月書也。又元豐甲子與書有一別四年之語、其到於辛酉審矣。東都事畧、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可證其誤。

神降郭遵家、與潘丙往觀、記何麗卿事。本集子姑神記云、予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見也。已而、予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公少留、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

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又記問答云：某欲作一黃州百姓可否。贈一絶曰，朝廷方欲强㨿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予欲置一莊，不知如何，答曰，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得。**二十日，往岐亭。**本集與楊元素書云：陳季常在州界百四十里。**潘丙、古耕道、郭遘送至女王城東禪莊院。**本集記黃州故吳國云，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二十一日，宿團風鎮。**輿地廣記云：團風鎮在黃州城北。【謹案】團風鎮距城北五十里，陸路之所經也，今猶存。餘詳後條。**二十二日，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陳慥至靜菴，勸慥止殺，作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詩。**【謹案】岐亭詩敘云，明年正月復往見之，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此詩公併編岐亭五首之二，實此時作也。**過王翊，爲書救鹿事。**本集書王翊救鹿云：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①，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村婦見桃在木杪，乃取而食之，棄其核。翊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乃嚼而吞之。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謹案】此記亦岐亭戒殺事，爲類編於此。**與陳慥行山中，得應夢羅漢，遂載以歸。**本集記應



夢羅漢云、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與慥入山中、道左廟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

過古黃州、獲白陽鏡、背如刻玉、光微小、書②道家聚形法也。本集書鏡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其字如椒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

二月、公居黃年餘、日以困匱、馬夢得爲請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作東坡詩。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誥於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一日、自南海溯灕江、訪桂林、探灕水之源、順流至永、出瀟湘、登南嶽、過長沙、泛洞庭、徧觀岳鄂、以七月二十六日抵齊安、夜泊赤壁磯下。翌日登赤壁、壁上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窈窕而幽邃。門屏刻王式丹手書赤壁賦一、出欄外則江山數百里間、蒼叢明練、皆奔赴闌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門、門之左、峙江岸爲臨皋、入門而左、繞歷闤闠至盡、多陂壠蒔植之地、則東坡雪堂在焉。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

古而劣、且失考訂。公原榜爲東坡雪堂也。餘無所見。惟朱牧仲泥像在右、朝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黃城瞰江而跨谷、在處皆黃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勝、自臨皐至東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來其間也。時方欲爲安國定惠之訪、會古歙何君侯於武穴、德化范君期於盧山、並專使來迎、榜人又以風告、遂悵然掛席、飲於何君者一日、復乘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

三月、書雞鳴歌。本集書雞鳴歌云：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邵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王適自筠來謁、同遊武昌西山、酌菩薩泉、以送之作詩。詩案：欒城集送王適徐州赴舉詩、有送別江南春雨淫句、其後有差入筠州試院唱詶諸詩、再後有余居高安三年之題、而迎寄王適之作尚在後。蓋王適自徐州落解、還至筠州、在元豐五年壬戌、而其赴舉在元豐四年辛酉之春也。適自湖州與公分散之後、至是不見已三年矣。五年還筠、適尚至黃、斷無四年不往見之理。公後自興國赴筠、會適自筠歸徐、而相遇於塗、可見其往復必出此塗也。查註誤編此詩於子由過黃時、今改編於此。

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紀年錄、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詩案：此記已載。

聞任伋訃、爲文祭之。本集祭任鈐轄文云：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典贊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


備藏

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郛堞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蔾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涕俱零。**陳慥來自岐亭，**詩案此陳季常第二次過公也。**王齊愈、齊萬來自車湖，潘丙、古耕道亦至，會於師中菴，再爲文祭之。**樂城集師中菴記云：子瞻以譴謫齊安，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菴。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本集祭任師中文云：眉陽陳慥、蘇軾，犍爲王齊愈、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於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兩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詩案此文爲季常年長於公之確證。餘詳前案。**并作任伋挽詞。**詩案此詞施註原編六年正月，及初秋諸題之後，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

五月五日，過徐大受飲，作少年游詞。本集端午贈黃守徐君猷調寄少年游詞云：銀塘朱檻麴塵波，圓綠卷新荷。蘭條薦浴，菖花釀酒，天氣尚清和。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酒，十分歌。獄草烟深，訟庭人悄，無悋宴游過。**十一日，爲唐坰作六家書跋。**本集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六月、彥正判官送古琴、適紀老自三衢至、令侍者快弄數曲、拂歷鏗人、作一偈問之。本集與彥正判官書云：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琵琶、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詩案〉紀老即海印禪師紀公。詳後詩。時陳季常將至、公言有善琴者、當即紀老與其徒也。

二十三日、陳慥來訪、會客有善琴者、出所蓄寶琴彈之、爲書琴事。本集記家藏[3]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



不傳之妙。又雜書琴曲附季常云、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阿子歌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箠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作。杯柈舞者、手接杯柈反覆之。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公莫舞者、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公莫。渡河者、琴操有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白紵歌者、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爲紵④、白紵即白緒也。瑤池燕者、聲怨咽、或作鬧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語錄此陳季常第三次過公也。

七月二日、謝放罪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憖憐之數。

紀老將赴峨嵋、作一偈贊其行本集送海印禪師偈敘云、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嵋往、別太子少保趙公

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慧照了萬殊。大小縱横、不相留礙。偈云、直從巴峽逢僧臭、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詒案】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元豐七年、復遊杭州、以疾還衢。八月薨。紀老往見時、方養老於尚齋也。

張方平生日以鐵拄杖爲壽、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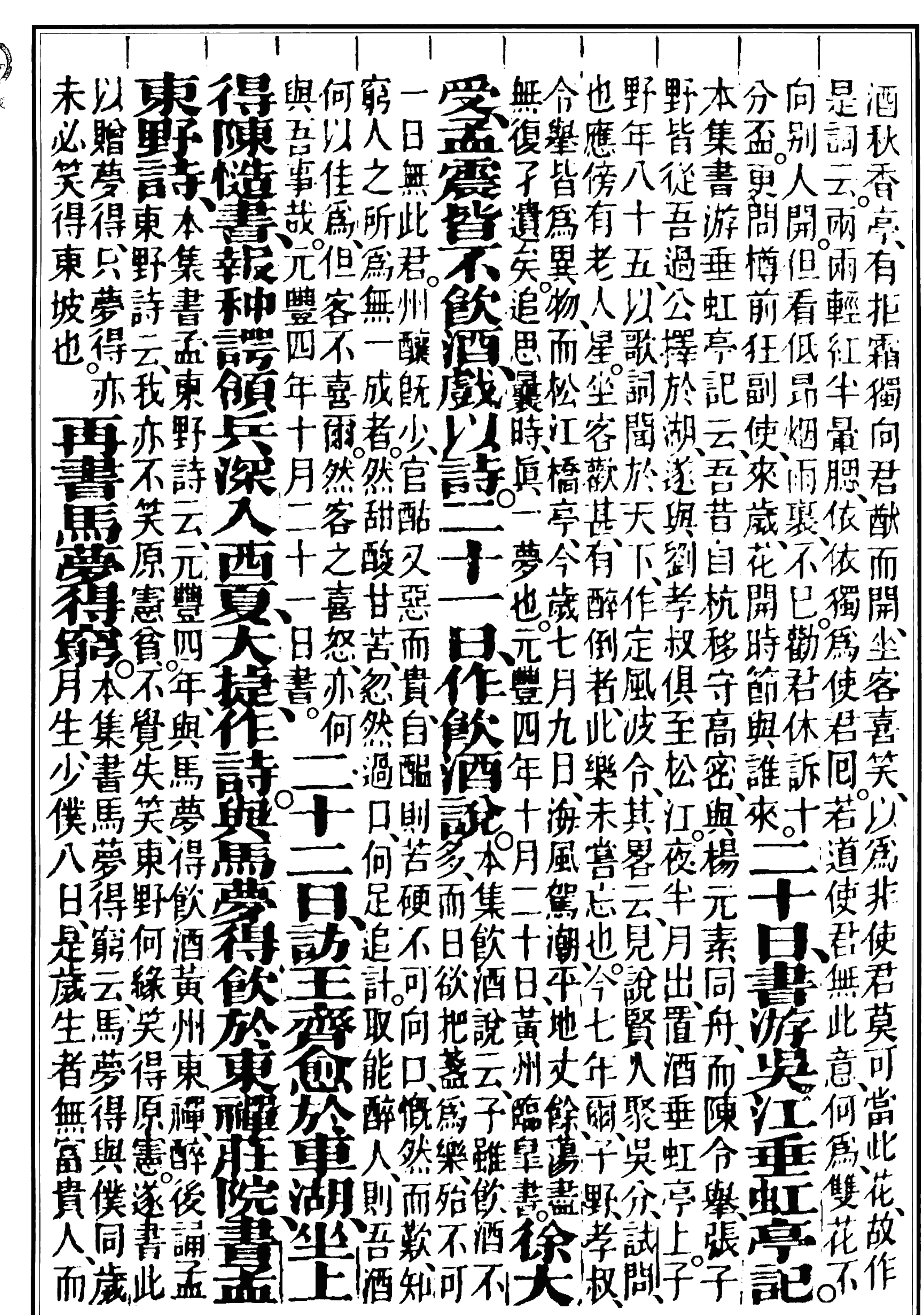
八月十五日、與客飲江亭、醉甚、書鄭元輿絹紙。本集書鄭元輿絹紙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於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子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詒案】鄭元輿嘗爲倅、疑倅黃也。

九月二十二日、書歸去來集字詩。【詒案】公歸去來集字詩凡十首、其見於石刻者凡六首、書於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其作之分合、當起於黃州、而不能悉考。施註原編不載、王註本七集本皆入和陶集。似公在海南時自列於和陶卷之後者。今如查註、仍編海南和陶諸詩之末。此但記其書六首之歲月耳。餘詳卷四十三總案歸去來集字條下。

與潘原失解後飲酒、作詩。【詒案】本題作潘三、合註謂當即郊老之流。今據本集考定爲潘原、字昌宗、乃郊老之叔。此詩施註原編四年正月詩後、查註改編三年之末、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爲當。餘詳前註。

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爲徐大受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十月九日、孟亨之置

儒藏



酒秋香亭、有拒霜獨向君獻而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詞云。雨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爲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爲雙花不向別人開但看低昂烟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檣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

二十日、書游吳江垂虹亭記。

本集書游垂虹亭記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皋書。

徐大受、孟震皆不飲酒、戲以詩。二十一日、作飲酒說。

本集飲酒說云、子雖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自醞則若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二十二日、訪王齊愈於東湖、坐上得陳慥書、報种諤領兵深入西夏、大捷、作詩與馬夢得飲、於東禪莊院書孟東野詩。

本集書孟東野詩云、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坡也。

再書馬夢得窮。

本集書馬夢得窮云、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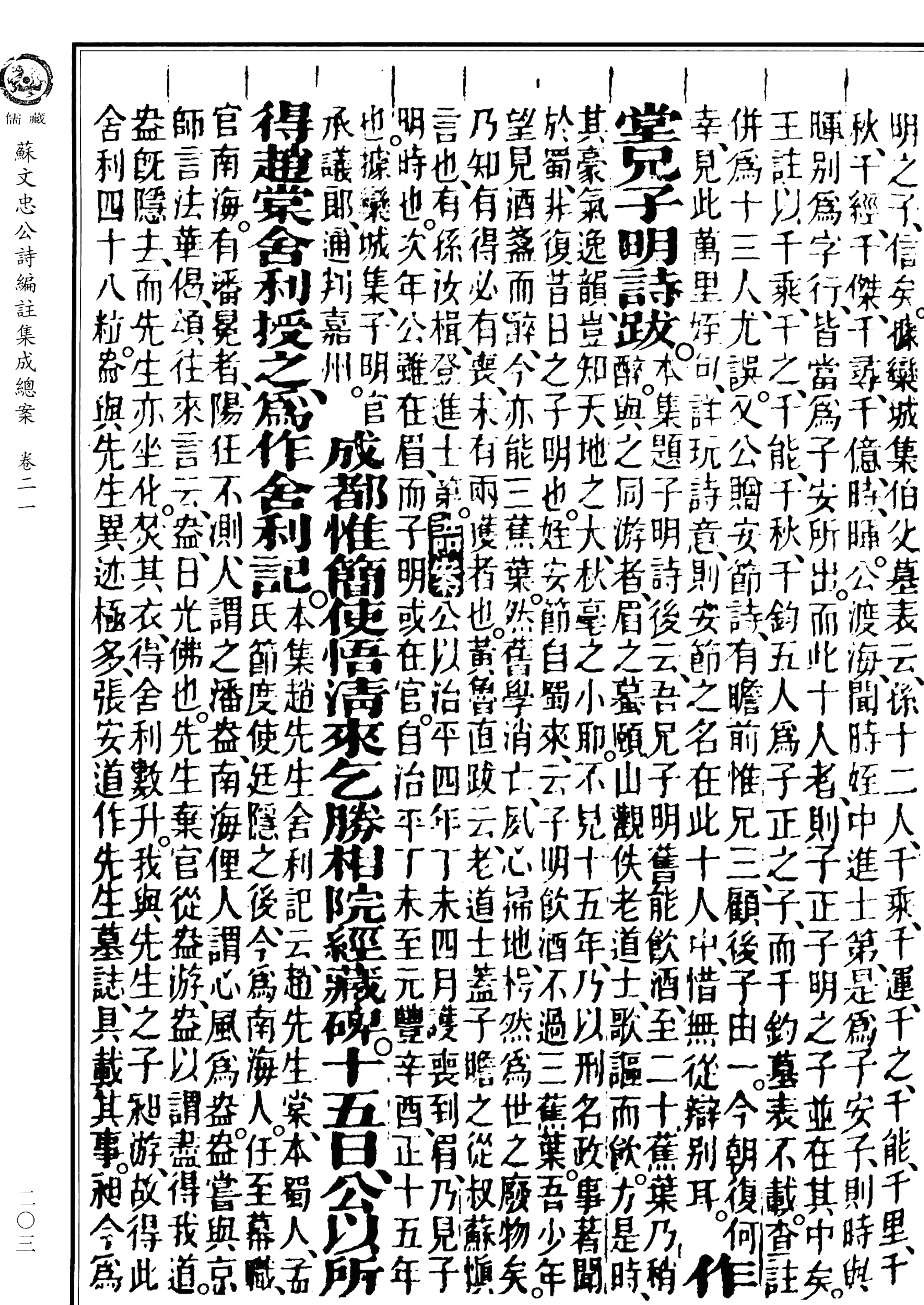
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本集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詞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又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烟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徐大受攜酒臨皋、坐上作浣溪沙詞。本集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攜酒見過、調寄浣溪沙詞云、覆塊青青麥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皋烟景世間無。雨脚半收簷斷綫、雪林初下瓦疏珠。歸來冰顆亂粘鬚。

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詞。本集一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云、醉夢醺醺曉未蘇。門前轆轆使君車。扶頭一盞怎生無。廢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凍真珠。清香細細嚼梅鬚。雪裏餐氈例姓蘇。使君載酒爲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薦士已聞飛鶚表、報恩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再和前韻二首云、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陌帶隨車。濤江烟渚一時無。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撚髭鬚。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縈拂絮、絳唇得酒爛櫻珠。樽前呵手鑷霜鬚。

大雪中、送牛尾貍與徐大受、姪安節赴舉、龍遠來省公、夜坐有詩。【補案】中都公有三子、次名不疑、字子明、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邯鄲枕。據此詩、其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



明之子、信矣。欒城集伯父墓表云、孫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晞公渡海、聞時姪中進士第、是爲子安子、則時與晞別爲字行、皆當爲子安所出。而此十人老、則子正子明之子並在其中矣。王註以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五人爲子正之子、而千鈞墓表不載。查註併爲十三人、尤誤。又公贈安節詩、有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句、詳玩詩意、則安節之名在此十人中、惜無從辯別耳。

作堂兄子明詩跋。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蟇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黃魯直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有孫彼楫、登進士第。[案]公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護喪到眉、乃見子明時也。次年公雖在眉、而子明或在官。自治平丁未至元豐辛酉、正十五年也。據欒城集、子明官承議郎、通判嘉州。

成都惟簡使悟清來乞勝相院經藏碑。十五日、公以所得趙棠舍利授之、爲作舍利記。本集趙先生舍利記云、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任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游、盎以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昶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

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謹案此記本集作元豐三年、謂與次年正月使悟清往安州求滕元發作大字碑額不合、時元發未到安也。且據經藏碑記、惟簡作大寶藏乃三年事、是求記亦當在四年也。今爲更正。**雪後宿乾明寺、作詩、爲安節書摩利支經并作跋。**本集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謹案此記本集作十二月、謂據後詩題改正。**冬至日、與安節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作記事。**本集記與安節飲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并贈安節詩。頻行、公爲誦中都公送宮師下第歸蜀詩、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句、因以爲韻、作詩送之。**謹案公與安節夜坐詩、有落第汝爲中酒味句。逮安節往見子由於筠、子由和公韻有落第憐渠有屈聲句。蓋安節舉進士不第、始往見兩公而歸、故於其行也、舉中都公句以贈之。**聞李常出按、行抵光州、相約會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本集與陳季常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

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李常至、留數日。本集與幾宣義書云、向者公擇在舒時、蒙枘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作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詩。誥案公此詩并編岐亭五首之三、詩有二年三過君句、又有臘日和李常賞梅詩、則是時為三過矣。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鬭新句。大雪書事。本集書雪云、今年黃州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雪中有懷朱壽昌、作江神子詞。本集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調寄江神子詞云、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欲平簷。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凍吟誰伴我、揩病目、撚衰髯。使君留客醉厭厭。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作夢回文詩。許安世書來、言房州三朶花事、記以詩。作子由棲賢寺記跋。欒城集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洮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願為文以志之。元豐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本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石陰森、草木膠葛。僕嘗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撰易傳、論語說成。本集上文潞公書云：到黃無所用心，遂因先子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淪沒不傳，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老而好學也。欒城集論語拾遺敘云：予少爲論語畧解，子瞻謫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穎川，爲孫籀、簡講論語，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爲陳慥作其父希亮傳，詒案：陳公弼傳已載鳳翔案內。公居黃五載，季常相待如骨肉，此傳乃義有不容辭者。時季常之兄忱、恂並官於朝，非不見此傳者，豈獨季常一人可紿耶。

并爲慥作方山子傳。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誥案】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爲十九年，則傳爲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年也。

爲惟簡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

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壚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以是因緣，度無量衆，皆爭捨施，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苦海⑤。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⑥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誥案】王安石在金陵，客有自黃州來者，問子瞻近日何作。客曰：嘗醉臥臨臯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一兩字，立索副本，就月下讀之，歎曰：子瞻人中龍也。

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

本集東坡羹頌敘云：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陳師仲爲公編述超然、黄樓二集，作報書。本集答陳師仲主簿書云：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黄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絶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一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紀，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譜案：此書論編詩，有不擇古律，日月爲次，各語可見呂東萊之分類必非公意也。陳師仲嘗謁公徐州，顏長道稱其文詞卓瑋，志節高亮。是時爲杭州主簿，並見於與師仲書中。

作陳吏部詩跋。本集題陳吏部詩云：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録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録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譜案：自棲賢寺記以下八條，月日無考，今附載此年之末。

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四十七。是年四月，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丞，呂公著罷。五月，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得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倫，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



制也。八月，城永樂。九月，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十月，貶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

正月二日，宜都令朱嗣先來謁，爲書歐陽修黃牛廟詩。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詩案】此條詩事，詳卷一總案黃牛廟題下。

書勝相院經藏碑成，悟清辭歸，作惟簡書。本集與寶月大師書云：新歲遠想法體康勝。屢要經藏碑，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此間諸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物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年爲道侶也。【詩案】悟清爲惟簡法孫十二人之一，非清悟也。

使悟清往求碑額，作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蜀僧獲大字以歸，不肯增重矣。【詩案】悟清持赴安州之書，本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

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棲霞樓中歌樂雜作，舟人言閭邱公顯方會客，覺而異之，作水龍吟詞。本集水龍吟詞敘云：閭邱大夫孝直公顯嘗守黃州，作棲霞樓。元豐五年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作，舟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其詞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絃，艷歌餘響，遶雲縈水。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煙波裏。推枕惆然不

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州，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

二十日，與潘丙、郭遘出郭尋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詩。過汪君谷家，作天篆記并詩。本集

天篆記云：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汪若谷家神尤奇，與人問答如響。名全，字德通，姓李氏。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二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

王天麟渡江來謁，爲言岳鄂間溺兒俗，告朱壽昌，使立賞罰以變此風。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春寒，起居何如？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兩夕輒見之，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又題湖陰曲云：元豐五年，承天院僧藴湘因劉君謂請於軾，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illegible]此記乃朱壽昌非久罷去之證，而書有春寒之語，當爲五年



佶藏

正月所作也。**復與古耕道爲育兒會、使安國寺僧繼蓮掌其籍、歲以爲常焉。**本集書黃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乃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二月、鈞守毛國鎭將歸來、求贈言、爲書歸去來詞作跋。**本集題所書歸去來詞後云、毛國鎭從子求書、且日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鎭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illegible]毛國鎭、三衢人、時以省郎守筠州、與趙閱道厚焉。秦有歸與之志、與子由唱詶甚多。且因經何不用鞭朴、喜而賦詩。子由和作、有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句、其人其政蓋可見矣。國鎭家素豐、連田阡陌、而性好施予、緣手輒盡。故子由詩云、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逋。皆實錄也。子滂字澤民、時爲齋郎、子由有送毛滂齋郎詩。雪堂成、滂往見公於東坡。以是考之、則國鎭罷去、乃是年夏後之事矣。元祐中、公帥杭、滂爲法曹、由是知名。公遷惠州、滂通問不絕、時以詩文就正。一日、得滂所作雙石堂記、與報書云、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音、士林驚詫、以爲榮幸。國鎭既罷、其代守筠者爲賈蕃。高安令爲羅審禮。其代者爲江漁。今據兩集詁所知者、匯載於此。**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

會小養。陳慥於岐亭開龜軒、且來訪、作詩。謹案此陳季常第四次過公也。答李昭玘書。本集答李昭玘書云、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此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論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想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无咎、秦觀、張耒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獨軾悵悵然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臨書悵悵、惟順時自愛。謹謝。不宣。東都事畧、李昭玘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謹案李昭玘已登第、時爲徐州教授。元祐初試學士院、公拔爲館職。及知貢舉、昭玘爲考官。書中所云王子中兄弟者、皆廣部員外郎王正路之子、如子開、子立、子敏皆是。又有子安者、後與陳師道見公南都、皆其弟兄行也。子開已仕、子中兄弟方舉進士、而昭玘爲學官、故皆從其游。子立自上年春中赴徐秋試、出入學中者年餘。昭玘因子中求知於公、由是知名。其後子立還筠、復因子立以通乎子由。子由稱其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儁發、並在報書中。今據兩集、滙載於此。公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葺堂五間。本集與陳



季常書云、柴炭已傾、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眈眈也。堂成於大雪中、因繪雪於四壁、榜曰東坡雪堂、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本集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雪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者也。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鞵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以雪堂酒爲義尊、本集記王晉卿墨云、予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身耕妻蠶、將以卒歲。本集與李公擇書云、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譜案雪堂凡五間、見於此書、而年譜各註皆失考。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曰、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神子詞。本集江神子詞敘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其詞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邱、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送餘齡。毛滂自筠州來謁、游於東坡。本集和毛滂法曹詩云、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餐。永媿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笥輒殫。一

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箪。臨案此詩其後作於杭州追述雪堂初成、毛澤民來游之事、正此時也。**李元直送雪堂篆字榜、作報書。**本集與李通叔書云、蒙寄雪堂篆字、筆勢茂美、足爲郊藪之光。臨案通叔名元直、見本集。**三月三日、作陶淵明飲酒詩跋。**本集書淵明飲酒詩後云、顔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寒食日雨中、徐大受分新火、有臨皐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詩。**臨案分新火句、其寒食雨詩、信黄州所作矣。查註引蘄水志謂公壬戌三月至蘄游清泉寺作此者、誤。且詩意皆杜門苦雨之況、與註極不合。今刪。至公是月游蘄水事、本集詩詞記述甚多也。合註從誤、應駁正。**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詞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過黄氏家、得呂道人沈泥硯。**本集記呂道人硯云、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形、非刻非畫、堅致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黄氏家、見一枚。黄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蘄水多腴田、往求不遂。**本集金穀說云、吾嘗求田蘄水、田在



山谷閒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俄得臂疾、會潘尉龐醫來迎、相率至麻橋龐所居、留數日。**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近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龐醫來會、因示臂疾、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得愈。又記龐安常云、蘄人龐安常善醫而瞶、不以賄謝爲急。又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予偶患左手腫、一鍼而愈、聊爲記之。**徐禧遇公於蘄、來謁。**本集弔徐德占詩敘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誥案東都事略、徐禧先以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伐西夏、鄜延帥沈括請城永樂、詔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其詔往鄜延、乃是年五月事、而見公於蘄、尚爲給事中、特其至蘄事跡無考耳。禧來謁者、當由魯直誦說之故。**疾愈、與龐醫游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儻徉蘭溪之上、作浣溪紗詞。**本集書清泉寺詞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日螺師店。余因相田得疾、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浣溪紗詞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夜過酒家飲酒、醉月上、策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詞於橋柱上。本集西江月詞敘云、春夜、蘄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龍、不謂人世也。書此語橋杜上。其詞云、照野瀰瀰淺浪、横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嬌、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闕名廣輿記云、綠楊橋在蘄水、是此橋。竟以公詞得名矣。十一日、還至黃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詩。本集四花相似說云、荼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家、衆議評花如此。并書贈齊愈子禹錫而歸。本集書贈王十六云、王十六秀才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畱然緘黄年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咮風字大硯與之。文甫收此爲據。米黻初謁公、館於雪堂。本集登州召還、與米元章書云、某自登赴都、已達青社、衰病之餘、乃始入闕、復思東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闕名元章生於嘉祐辛丑、公赴鳳翔之時、至是年二十二矣。素與馬夢得厚善、其來、因夢得以見公也。又有董義夫者、因朱壽昌以至、時雪堂已成、凡客至、公皆館於雪堂。故有東坡相從之語。此二人並見於與朱壽昌書中。而壽昌非久罷去、今定元章、義夫、堂成即到、確不可易矣。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米黻畫史云、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故最如活。本集與寶月大師書云、某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破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爾。闕名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而後跡成都勝相院。元章年僅四十九。其作畫史乃晚年事。所載多淵源授受。此猶不知前後因地。故畫史不能詳也。今爲補足之云。

因問畫竹法。公使貼觀音紙於壁上。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怪石。遂贈之。

米黻畫史云。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謹案畫家作竹。皆自頂至地。先竿後節。公獨不然。故元章疑而問也。元章雖年少。以其生知獨絕之資。而親見縱橫盤礴之致。又復求其底蘊。故所記不數語。而神理畢出也。詰每以本集不傳畫法爲缺事。今錄此記。更以公詩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四句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王維。所見維竹似爲雙鉤飛白。而公獨得其神理。及見與可。畫學遂進。與可遺公偃竹。元章見爲著色竹。是與可亦有雙鉤飛白之法。至是益以二十餘年之功。信波瀾獨老成矣。時朱壽昌近在鄂州。交誼甚厚。而公與書云。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然則元章求得此紙。亦甚不易。而王晉卿於元祐同朝之際。猶且三縑博兩紙購之。他人。宜其久假而弗歸也。

董鉞來游雪堂。有卜鄰意。公約歸去來詞。作哨遍。使其家僮扣牛角而歌之。

本集哨遍詞敘云。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其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義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其詞云、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讙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何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

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傳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亦請錄本與郭元弼、爲病劬、不及別書也。

和董鉞滿江紅詞。

本集滿江紅題下、楊元素本事曲敘云、董義夫名鉞、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過東坡於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感、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詞。東坡嗟歎之、次其韻云、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攜德耀、簞瓢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賜斷處、憑他續。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附錄】董義夫因朱壽昌納交於公、不一年以病沒、見本集與蔡景繁書中。至公與朱蔡書及滿江紅詞敘、均作義夫、獨哨遍詞



敘作殺夫、義界可遍殺、似兩用之者、今爲一之、庶無歧出耳。

四月、答文彥博書。本集上文潞公書云、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産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惟冀以時爲國自重。邵伯溫聞見錄云、元豐四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王堯臣共乞立英宗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劉沆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誥案：時神宗以潞公不言、降詔褒美。此書首領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無可疑矣。乃紀年錄以此書爲三年四月作、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即成易論語二書、亦必無之事。公與陳季常書云、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據此則易傳已有年餘之功、其事具可考也。又前列撰易傳論語說條下上文潞公書、即從此書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上潞公也。併記於此。

楊繪來訪、語及公舊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爲此日先兆、誥案：滕元發、楊元素初在言路、極得神宗深眷、將大用矣、會二

人合攻宰相曾公亮、未發、而元發之弟元素所謂令弟賊漢者竊其疏稾以報公亮。公亮遂先上章自辯、神宗自是不悅此二人、彼放之根也。元素繼爲翰林學士、力攻王安石、以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皆退爲言。又論以經術取士、不當獨廢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論常平使者暴橫、免役有十害、宜罷。爲曾布所排、遂罷知亳州、由應天徙杭。公爲此詩時、元素甫至杭、而公亦方得密語、似過當。然其意謂已以攻新法發出未信而諫、固所宜矣、不虞元素之深結主知者、不能用其一言、而至於相值杭州、是則在朝不同、而天涯則同也。其中寄意甚深、竊不料其各皆坐廢而遇於齊安也。是則更可慨矣。

且感六客同集湖州、而張先、陳舜俞、劉述皆下世、有詩致慨、作和詩。【箋】楊元素以薦屬吏王永年爲御史蔡承禧所論、坐貶荊南節度副使。據續通鑑長編、乃熙寧十年五月事。東都事略云、坐貶荊南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其起知興國軍、乃元豐六年十一月南郊恩例。是時元素尚在荊南、且有與公合營田宅之事、則東都事略之說有闕遺矣。

五月、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本集怪石供云、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

東坡雪堂書。綿竹楊世昌道士來訪、善作蜜酒、爲作蜜酒歌。本集與吳采書云、近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皋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之以問酒友、曰爲賢者諱、吾何嘗爲此、但作密酒耳。陳慥來自岐亭、以一揞巾爲贈、作詩。詩案此陳季常第五次過公也。武昌西山松柏之間、羊腸九曲、有亭址甚狹、其傍古木數十章、不可加以斧斤。公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夕大風雷雨、拔去其一、亭得以廣、乃重建九曲亭、屬子由爲記。欒城集武昌九曲亭記云、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魚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竭而息、掃葉藉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林阜、傍矚溪谷、風雨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傍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詩案記有居黃三年之語、而亭成、雷風拔木之後、當爲元豐五年夏後之事、爲載於此。公題九曲亭、有元鴻橫號黃枓峴

句。六月、元結陂湖荷花甚開、對石磴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因足成之、以贈武昌王齊愈、齊萬和孔平仲。久旱得雨、作雪堂種植各詩。追書南坡修竹之下、書贈古耕道。本集書贈古氏云：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公與諸子往來雪堂臨皐之間、必道經黃泥坂。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本集黃泥坂詞云：出臨皐而東騖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宴。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宴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又書黃泥坂詞後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王適、曹煥來謁。

譜箋　欒城集迎寄王適詩、有投鼠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蒸、安心且作袁憍伴、海底鯤魚會化鵬諸句。蓋是時王適以落解選、循重過齊安、故公作

歸來引送之、有世不汝求之句、與子由詩意相合、當在元豐五年壬戌盛夏時也。餘已考定王適自筠來謁條下。曹煥詳後。

適臨皐謁公、作歸來引以贈之。

本集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云、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洶北望之橫流兮、渺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幾。出彭城而南騖兮、眷邸隴而增欷。亂淸淮而俛鑑兮、驚昔容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淸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鷄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伊戚。我挽袖而莫畱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來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覘昏昏而聽默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即。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又爲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

本集贈曹光州調寄漁家傲詞云、些小白鬚何用染。幾人得見星星點。作郡浮光雖似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我欲自嗟還不敢。向來三郡寧非忝。婚嫁事稀年冉冉。知有漸、千金重擔從頭減。

遂辭公赴筠州。

欒城集同王適曹煥游淸居院步還所居詩云、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自註云、子瞻謫居齊安、自臨皐亭游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語錄王適依兩公以爲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邁、迨、過、其在宋筠、則課遲、适、遠、是以筠爲歸也。曹煥雖爲子由壻、而其父九章守浮光去公甚近、煥必省公於黃、會與適遇、遂同至筠也。

作錢公輔遺教經跋、寄錢世雄。

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謹案：公後與錢濟明書云：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據此附編餘詳卷二十二總案錢濟明條。下。

張舜民謫郴州，繞道來謁，同游武昌，與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岵步出西門，登樊山，涉寒溪，遊遍兩寺，至觀音泉。畫墁集郴行錄云：招蘇子瞻游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臺，即孫權即位郊天之處。食罷，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岵及子瞻諸人游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遊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謹案：觀音泉當即菩薩泉也。張芸叟此記，敘次膠轕陋甚，姑爲錄之，以存游跡。公和舜民倅虢詩自註云：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可爲張說之證。

舜民自述從征靈武兵敗，有詩記其事。本集書張芸叟詩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所作新。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懸爲兀攃也。東都事畧：高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夾南平。濼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

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遵裕沮之、圍城入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少却。涇原帥入殿、為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郢州團練副使安置。張舜民字芸叟、舉進士、為襄樂令。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又本紀云、元豐四年四月、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以涇原之師、种諤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又本集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詩王註云、舜民元豐辛酉為環慶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附案】此文稱張舜民西征回途作詩、是作於班師之後矣。其同游武昌事、載於郴行錄。此因赴貶所、繞道至黃也。今據此、載五年壬戌夏秋之交云。

作魚蠻子。【附案】魚蠻子詩施註原編於此、據陸游云、張舜民謫官湖湘作漁父詩。公取其意為魚蠻子。今考舜民謫官過黃之時、與此詩後先適合、不是因舜民過黃而作審矣。陸游周必大多得故老傳聞、且於公事獨加詳慎、不敢妄語、故其說自然符合。非若他書不耐考察、一經排搒、則其謊立破也。今以舜民游西山二事置此詩前者、以前所考定、固足以立案、然得此而益信也。

七月、與邁夜坐、作聯句詩。十三日、作中都公舉進士謝啟跋、以歸子明。集本題伯父謝啟後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絶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啟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褾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和王鞏賓州所寄詩。譜案詩有況子三年四句、施註原編四年辛酉、查註合註皆從誤。和詩必在五年壬戌始得以三年數之也。今改編於此。

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洗盞更酌、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本集前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八月十五日、作念奴嬌詞。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光射處、冷侵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九月



九日、徐大受攜酒雪堂、作醉蓬萊詞。本集重九上徐君猷調寄醉蓬萊詞云、蕭蕭、對荒園搔首。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歲今朝、爲我西顧。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詩案詞、有羈旅三年句、信爲元豐五年壬戌所作、而紀年錄以重九南鄉子詞編是年、以是詞編六年癸亥、並誤、今駁正。

雪堂夜飲、醉歸臨皋、作臨江仙詞。本集夜飲東坡調寄臨江仙詞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十月十五日、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公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本集後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宫。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施註：先生爲楊道士書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也。

聞李臺卿没於廬州，徐禧往城永樂，兵敗城陷，並弔以詩。本集書永洛事云：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者，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附案】徐禧未死事，載續通鑑長編，姑爲傳疑而已。

轉運蔡承禧按臨，見於臨臯，爲公營屋。【附案】蔡承禧字景繁，公同年也，以元豐五年正月爲淮南轉運使。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卑意仁人矜閔，手書存問，不啻疇昔。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又書云：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濩落之餘，情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據此則景繁通問於夏，問而行部於冬，日乃十月，按黄之確證也。同車院爲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傍，疑使至則



分屋而居、此卽南堂也。施註引齊安拾遺、謂郡人築南堂以居公、誤。**十一月、書雪堂四戒。**本集書四戒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牕、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五年十一月、雪堂書。**十二月十三日、作李康年篆心經跋。**本集跋李康年篆心經後云、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九日生朝、郭遘古耕道置酒赤壁磯、踞高峰、俯鶴巢。酒既酣、李委作新曲曰鶴南飛、擫笛數弄、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引滿醉倒。贈詩。訪陳慥於岐亭。書戒殺事。**本集書贈陳季常詩云、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作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詩。**【誥案】此岐亭五首之四、詩有爲君三日醉、三年已四至等句。蓋公以五年復至岐亭、而月日則無可考也。今附載於此。**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豐。**本集書與范子豐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日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

秀才來相别、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寄以與之。**張商英過黄州、會於徐大受座上。**春渚紀聞云、張無盡過黄州、徐君猷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猷有美妾、良由令妻。公郎續之云、道得徵章鄭趙姓、稱孫姜闡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嬰足矣。侍坐於冰淸之仄、三英榮今旣暮而張夫人還其一、還乃闡姬也、最爲徐所寵。謹案時張商英以館閣校勘坐監鄂州酒稅。**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爲徐君猷作減字木蘭花詞、贈嫵卿云、嬌多媚煞、體柳輕盈千萬態、殢主尤賓、斂黛含顰又嗔。徐君樂飲笑誰從、伊情意恁、臉嫩膚紅、花倚朱欄裏住風。贈勝之云、雙鬟綠墜、嬌眼橫波眉黛翠。妙舞蹁躚、掌上身輕意態妍。曲窮力困、笑倚人傍香喘噴。老大逢歡、昏眼猶能仔細看。贈慶姬云、天真雅麗、容態溫柔心性慧。響亮歌喉、遏住行雲翠不收。妙詞佳曲、囀出新聲能斷續。重客多情、滿勸金卮玉手擎。贈懿懿云、柔和性氣、雅稱佳名呼懿懿。解舞能謳、絕妙年中有品流。眉長眼細、淡淡梳粧新綰髻。懊惱風情、春著花枝百態生。**陳君式罷任、爲書李少卿詩。**本集書蘇李詩後云、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黄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己作也。**爲崔閑作醉翁操。**謹案本集醉翁操敘與石刻互異、以曾鞏跋考之、則作於黄州也。餘詳卷三十五總案。**書李憔綦。**本集書李憔綦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綦、巖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



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爭先。著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作卜算子詞

本集調寄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忍棲、寂寞沙汀冷。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書龐安常遺李廷珪墨

本集書龐安時見遺李廷珪墨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李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眞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斷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删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陸道士惟忠自眉山來訪、言陳太初得道事

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又記陳太初尸解云、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誥案、陸惟忠以紹聖丙子見公惠州、由是逆數十五年、則以元豐壬戌至黃州也。

得王齊愈黼硯以遺蒲宗孟作銘

本集黼硯銘敘云、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黝然緘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作服胡麻賦

本集胡麻賦敘云、始余嘗服伏

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既而讀本草、胡麻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其詞曰、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吹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跨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熸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附錄】此賦乃黃州作、考定卷四十二總案、老饕賦條下。

聞歐陽發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伯和文云、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轄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凡蓺網羅、幽荒掏摭、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彫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爆風系景、安所止戾。子偶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柄、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緘以、流涕。嗚呼哀哉。【附錄】歐陽發字伯和、修之長子也、官承議郎。據此文卒於元豐壬戌、故曰公薨一紀也。自後惟叔弼季默聚於京師及汝陰。何薳春渚紀聞云、先生戲筆所作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而已。

爲章粢書木石叢篠、作書。



賢夫莊敏者帖云、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又云、木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

王子中自彭城來謁、答李昭玘書。

本集與李昭玘書云、王子中來、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貝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无咎、明略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

書買田事。

本集買田云、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箋】此公經營田宅之始也。

書杜甫屏跡詩。

本集書子美屏跡詩云、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杜輿自臨淮來游、爲題字說後。

本集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云、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

促杜輿歸、作書。

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承晚來起居佳勝。示及晝圖、覽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揀宗元之

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親側、惟以亟還爲宜。入夜、草草。誥案自陳君式以下凡十六條、皆此兩年中事、並截此卷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瘡：當作「鎗」，見四庫本《東坡志林》卷六。

②尺尺：當衍一「尺」字，見《東坡全集》附《東坡年譜》元豐四年辛酉條。

③開材：當作「關村」，見四庫本《東坡志林》。

④紵琴：當作「爲紵」，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三《雜書琴曲》。

⑤求脱苦海：《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二一作「求脱煩惱，濁惡苦海」。

⑥負：當作「貧」，見郎曄《經進東坡事略文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四十八。是年閏六月、富弼薨。七月、孫固罷、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十一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正月三日、臨皐亭點燈會客、作詩。二十日、復出東門、用前韻。巢穀自蜀中來游、誥案元豐四年七月、經制瀘夷韓存寶坐逗遛不進、誅。巢穀在韓軍中、因避禍來此。公使過從學、館於雪堂。本集與子安兄書云、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睛、作薑豉菜根、宛有太安滋味。誥案是年巢谷五十六歲、迨十四歲、過十二歲。年表謂巢谷來從公學、年譜謂公自臨皐遷雪堂、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居雪堂止年餘者、並誤。時崔閑、巢谷並寓雪堂、非久參寥至、亦寓其中、公固未嘗遷居也。各註皆不知其事、今為考定如此。答孔平仲集句、諸作。大寒、至東坡飲巢穀以酒、因有慨於蒲傳正、為解嘲、作巢榮詩。同蘇壽明、巢穀送應託往游廬山、本集送僧應託偈敘云、蘇壽明、巢谷、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誥案此巢谷到黃以後事也、因類載於此。作日日出東門詩。巢穀游東湖未歸。

牢城火、市井皆焚。潘丙舉室奔東坡。火自西北來、至雪堂而止。穀兩瓢無恙、招之便歸。本集與巢元修書云、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崔閑館於雪堂、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檢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爾。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適寒苦嗽、且爲道此。東都事畧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誥案是年郊恩、例有起廢之條、故來書以爲言。答書有適寒之語、乃春中作也。

公傷寒不復遊岐亭。誥案熙寧六年春中公患瘡痏、故不遠遊至五六月間、因成目疾、杜門月餘、入秋後始全愈也。餘詳後條。

三月寒食日、與郭遘渡寒溪、呉亮提壺野飲、遘能爲挽歌聲。酒酣發聲、四坐淒然、復歌寒食詞。外集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呉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凄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因爲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查註、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所改止此二句、白楊路作白楊樹、餘皆同。誥案此詩查註收入第四十八卷續採中、今載於此。

張夢得謫齊安、出觀所藏郭忠恕畫

本集郭忠恕畫贊敘云、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夫、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槀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長松攙天、蒼壁插水。凭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業寂歷、烟雨滅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誥案】張夢得字懷民、淸河人、據公夜訪承天院及子由爲作快哉亭記、皆元豐六年癸丑冬後事。蓋夢得以是年謫黄也。今以公與懷民各條無月日可考者、分載於此年云。

參寥自杭來訪、館於雪堂、同游武昌西山、記夢參寥飲茶詩。本集記參寥詩云、昨夜夢參寥師手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淸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淸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又參寥泉銘敘



云余謫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誥案公以元豐七年四月一日去黃，與參寥同游廬山，而敘有留期年語，以證夢中詩句，蓋以六年三月清明後至也。

再以怪石供參寥作後怪石供

本集後怪石供云：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餌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餌供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書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予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併二石槃云。

二十五日記黃州婦

本集與子由書云：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湖鑑物，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說復以此寄子由。誥案陳季常妻誠有如黃州婦者，公必有說，以此益見其誣也。如謂此即因柳姤而發，考是時柳氏已故，公是年併不至岐亭，無從聞獅吼也。若作追述之詞，此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倘所聞，且封書以後事也。此書本可不載，恐後有影射以駁本案者，故特載而論之。

四月作寄周安孺茶詩

誥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以爲漫不可考者也。據詩有如今老且嬾，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諸句，是爲謫居所作。更以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峯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簇，呼兒爲招客，采製

聊亦復諸句參之、其天峯雖不可考、而黃、惠兩州、誥皆親至、與白鶴新居不類、惟東坡雪堂似之。且公每與徐君猷游安國寺、煎茶竹間亭。又與陳季常書云、茶臼更留作樣幾日。此皆采茶製茶之明證也。今改編入集附載六年、以明年夏後公去故也。

徐大受罷黃州任、本集與君瑞殿直書云、春來未嘗一日間、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誥案君瑞殿直即王天麟也、君猷罷任、惟見此書中、各註皆失考。

楊君素來代。誥案太守楊君素見後書張公規去欲論條下、各註皆失考。

每歲春中與徐大受游安國寺、飲酒竹間亭上擷茶而食、至是繼蓮請名、公名遺愛亭、代巢谷爲記。本集代巢元修、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蓮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愚僕鄙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子瞻、以爲之記。

五月、南堂成、詩有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句、因錄寄蔡承禧。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又書云、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庥厚。小詩五絶、乞不示人。誥案書有竟添却屋三間語、乃景繁使有司增葺之確證。故云蒙賜不淺。此不但正郡人築堂居公之語、且以證公之並未遷居雪堂也。

楊繪遺其弟慶基至議買園田。本集與楊元素書云、令弟慶基來、又書云、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



忽忽別去。示諭田事、乃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果蒙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又書云、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渠浴、把攬放船也。【誥案】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皆不遂。書有新舊守到發語、乃徐君猷臨去時事也。**陳慥報荆南莊田、同王長官來。**本集與楊元素書云、見陳季常慥云、任郎中其子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從亂尊聽、負荆不了也。【誥案】此陳季常第六次過公也。**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芳詞敘云、有王長官者、棄官三十三年、黃人謂之王先生。因送陳慥、來過余、因賦詞云、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古縣、雲溪上、竹塢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摐摐、疎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眞夢裏、相對殘缸。歌舞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送別徐大受作好事近詞。**本集送君猷調寄好事近詞云、紅粉莫悲啼、俯仰半年離別。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淒切。明年春水漾桃花、棹岸陰舟楫。從此滿城歌吹、看黃州闐咽。【誥案】此詞乃徐君猷罷家於黃而去、故云半年離別也。**六月、風毒攻右目、杜門僧辭。**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失明。杜門僧齋、百想灰滅。又與范景仁書云、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誥案】二書始則患瘡、繼成目疾、已閱半年、而目疾始甚、其杜門謝客乃六月以後事也。餘詳後條。**二十日、爲黃檗答子由問疾頌。**

本集六月二十日答子由頌云、子由問黃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蘗如何答、老僧代答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謹案〕欒城集入詩類、非頌也、詩編迎寄王適之下一年、是爲元豐六年。其前後並有在筠三年詩題、蓋子由每以四年作三年、如云在陳三年、在齊三年是也。公此頌亦因病中偶爲之耳。

曾鞏卒於臨川、或傳與鞏同日遷化、如李賀事、遂以上聞。本集書謗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有歎息語。

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續通鑑長編云、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何遠春渚紀聞云、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問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謹案〕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爲公之嫂、千乘乃蒲所出、傳正之甥也、神宗知其姻家、故屢以問之。公後奏狀云、先皇帝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蓋指此也。

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云、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

遣李成伯至、始得耗。本集與范景仁書云、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某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問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類此也。

吳復古過齊安、病方甚、不盡



款而行。本集與吳子野書云、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俛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拙疾畏風、不果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陳慥寄真辰悼亡、作慰疏。本集與蹇授之慰疏云、得季常書、知公有閨門之戚。內外積慶、淑德著聞、乃遽爾耶。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爲念、千萬摩遣、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聰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適苦目疾、上問極草草。舍弟每有書來、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因家書爲道區區。

誥案　此書乃季常妻故之明文、惟本集不載慰季常疏耳。時授之爲江西提舉常平、行鹽法。子由監筠州鹽酒稅、正其專轄、故云德庇、則此書信爲黃州作。書作適苦目疾之時、又信爲元豐六年夏後作。至公確以六年春夏瘡疾目疾、已考定後李公擇條下、是季常之妻已於六年夏間身故審矣。此本集毫無影響事、可惡。諸註傳會、遂至牢不可破。公自居黃而德業日進、何至數千里外戲其久死之妻、獨寄詩與素不相識之吳德仁乎。公臨文不諱、作家狀直書先人不學。爲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妻子自得語也。再詳觀慰疏、如謂授之之妻、即季常之妹、故有悲恨甚矣之語。然妹死僅可言悲、必無恨甚矣之文也。凡公所爲碑銘傳狀、有女必書、蘇廷評女二、范鎮女一、張方平女三、滕元發女五、富弼女四、趙槩女二、王子立女一、劉夫人女二、已適未適、尚幼、皆分別詳載。司馬光無女、故其行狀與碑、皆無。趙抃無女、而嫁兄弟女十數、皆如己女、亦書於碑。季常之父陳公弼傳惟載恍、恪、恂、慥四子、慥即季常。以本集所有各文例之、則公弼未嘗有女、而季常即無妹也。如不詳論、後必有湊薄者爲之說云、觀書意、授之之妻即季常之妹、故先生云然爾。此種技倆、率不顧是非、以爲別得一解者多矣、故先

塞其流云。**閏六月、聞陳襄訃、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謂之不足道也。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疾、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謹案】公倅杭、有賀述古弟生子詩、即朝請也。**二十四日、書士琴贈吳亮。**本集書士琴贈吳主簿云、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人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謹案】書士琴自爲一事、前案載與彥正判官書內之若言琴上有琴聲四句、公自云一偈、非詩也。且又一事也、王註作琴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以記士琴一則改作長題而以此偈作詩、牽合兩事爲一、又謂士琴爲十二琴、六年閏六月爲五年閏六月。又紀年錄閏八月作士琴詩、合註云士琴詩無考、並誤考。東都事畧元豐六年閏六月、本集富鄭公神道碑薨於六年閏六月、是五年無閏六月也。查註據外集長題與詩編入集內、五年固誤、其引本集十二琴銘以實之、尤非。十二琴銘乃元祐丁卯張益老名之者、既與二子無涉、且後事也。查註惟引琴名、不讀琴銘、是以失之。合註並從誤。今集內刪去此偈、仍照本集作二事入案并駁正。**病起、聞富弼訃、李常以禮部侍郎召還、作書。**本集與李公擇書云、具啓。春夏間多苦瘡癤、亦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

八旬、然耆舊彫喪、想當爲國悽愴。公擇、莘老進用、皆可喜、然亦衰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又富鄭公神道碑云、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紀年錄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東都事畧、元豐六年、李常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又孫覺自徐州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李常以禮部侍郎爲南郊禮儀使。【誥案】李常以太常少卿召還、未赴、遷禮部侍郎、再差南郊禮儀使。又以孫覺爲太常少卿、此朝命疊下也。以此書考之、富弼薨於閏六月二十一日、越六七日必已聞耗、其公擇莘老召還、亦同時所聞、故併在此書中。楊元素以郊恩起知興國時、郊恩未下、元素尚游遨、故於書中及之。此書作於閏六月杪時、公擇尚在舒州、正赴闕時也。前載公患瘡病目、及蹇授之悼亡、陳季常妻故、諸事、本無年月可據、而逐事牽連、頂接同出一時、全恃此書之富弼身故、李孫進用年月爲據、即公之病愈、亦定於此時。無此書、則前案皆不可立也。

張夢得營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作水調歌頭詞。本集快哉亭調寄水調歌頭詞云、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窗戶溼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誥案】紀年錄、此詞贈張偓佺、似夢得又字偓佺也。

七月、作初秋寄子由、和王鞏南遷初歸詩。

六日、渡劉郎洑、飲於王齊愈達軒、醉後書墨竹、作定風波詞。本集元豐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

飲醲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詞寄定風波云、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細綠筠香。秀色亂侵書帙晚、簾捲、清陰微過酒樽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十月、作吳道子地獄變相跋。**本集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云、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十五日、孫叢豪訪、出觀官師手蹟、乃跋而歸之。**本集跋先君與孫叔靜帖云、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鄭、杜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蹟、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書劉庭式事寄趙杲卿。**本集書劉庭式事云、余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書。**八月二十三日、作漱茶說。**本集漱茶說云、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闇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



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作節飲食說。**說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有召我者、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作十拍子詞。**本集暮秋調寄十拍子詞云、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儻來多是夢、醉裏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玉粉旋烹茶乳、金虀新擣橙香。強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二十七日、公第四子遯生。小名幹兒、頎然穎異。作洗兒詩。**外集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又後題云、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朝雲墓誌云、生子遯。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移編本卷詩中、今改列總案。**十月、趙吉攜子由書來見、寓公樂易、遂留焉。**欒城集丐者趙生傳云、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①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塗、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於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

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瞿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技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鐵，又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予北歸，從之。【語案】趙丐生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爲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神宗熙寧六年癸丑爲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元豐三年庚申爲七年。予由不諳數學，往往誤，且又習於率易，讀《潁濱遺老傳》，在處脫略，知其以是爲憚煩也。此乃載趙丐之所述，其說不妄，則丐之從公，內遷實一百三十有一歲，爲可信矣。餘詳卷二十三《總案》過輿國軍條下。

記趙吉與子由論神全。

本集記趙貧子語云：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粃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此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預聞其語，故錄之。【語案】此記所指其人，即子由也。子由問養性丐，爲是說以曉之，明載傳內，特不暇詳耳。公所錄乃丐之全語也。

十二日，月夜過承天寺，訪張夢得，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皆



竹柏影也。本集記承天寺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戸、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誥案懷民卽清河張夢得、謫居於黄、故云兩閒人也。**書張夢得所贈墨。**本集書懷民所遺墨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曰清烟煤法墨、其陰曰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誥案此條亦是時所作、而月日無考、今類編於此。**十五日、記唐坰惠諸葛筆。**本集記諸葛筆云、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見寄、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冬至日、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休硯云、黄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欲石之美者。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誥案是年閏六月、當以十月交長至節。**和蔡承禧海州石室詩。**

十一月一日、子由作快哉亭記。欒城集黄州快哉亭記云、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

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謹案：此記乃張夢得謫居之確證，故廬於江上。初至則寓居承天寺，公於月夜訪之，故有兩閒人之說。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云：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合註從誤。如謫爲令，不當廬於江上，亦不得謂之閒人也，應駁正。○**九日，爲孟震跋子由所作君子泉銘。**本集跋君子泉銘後云：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謹案：欒城集此銘不載。○**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本集昆陽城賦云：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横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紀年錄：十一月十二日，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滕元發自安州赴闕，相約會於岐亭。**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遂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復來，承已過信陽，跋涉風雨，從


論藏

者勞矣。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遂徑來此。拙於籌畫、遂失一見、愧恨可知。**會雨雪間作、止於蕭寺、晴霽乃還。**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聞公出信陽路赴闕、數日如有所失也。便欲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吳太子傳、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與楊君素、張公規游安國寺記、去欲論。**本集記張公規論去欲云、太守楊君素、通判張公規、邀余游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錄之。語案公與孟亨之復見於常州、而此記又有通判張公規、似亨之是時已罷任矣。此記乃元豐六年所作、載此備考。**徐大受於道、與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為文祭之。**本集祭徐君猷文云、蚤厭綺紈、畜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座。有功陰德、何止千人。軾以蠢愚、自貽放逐。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遑、已興哀於永決。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為經紀其喪、作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啓。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諸令姪皆少年、未甚更事。得之既手足之愛、事事處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人不責之諸子、而責得之也。幸深照意、切不可借人情頭形迹、而有所不盡也。十三十四不宜令失學、訪其舅仲謀

户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見，不敢致書，欲望得之致懇。若俟葬畢，迎君猷閤中，與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學，則君猷爲不死矣。士契之深，不避僭易，悚息之至。」又書云：「君猷喪過此，行路揮涕，況親知如僕與君者，見其諸子，益復傷心。其弟六秀才雖驟面，頗似佳士。郡人賻之百餘千，已附秀才收掌，專用辦葬事也。志文已是楊元素許作，專爲幹致。既葬之後，邑君與十三、十四等可暫歸張家爲長策，幸更與詳議。閤人不當僭管，但平昔蒙君猷相待如骨肉，不可不盡所懷，想深照此意也。」【晤案】王明清《揮麈後録》：徐君猷子名端益，字輔之，建炎中爲永嘉路都監。又有字叔廣者，前已載此，即十三、十四也。

作《徐大受挽詞》。【晤案】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句，君猷喪過黄州，當在十一月中也。

十二月八日，飲張夢得小閤，作《南柯子》詞。本集《臘月八日飲懷民小閤調寄南柯子》詞云：「衛霍元勳後，韋平外族賢。吹笙只合在緱山，閒駕綵鸞歸去，趁新年。烘暖燒香閤，輕寒浴佛天。他時一醉畫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邊。」

書贈何聖可。本集《書贈何聖可》云：「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黄岡何聖可。」【晤案】公《定惠院游記》云：「入何氏竹圃，何氏方作堂竹間，遂置酒竹陰下。」又元祐中《與潘彦明書》云：「何氏必安，竹圃復增葺否？」以上皆言何聖可事也。

十九日生朝，王適以詩來慶，公寄茶二十一片，并答詩。

巢谷辭歸眉山。本集《與程夔仲書》云：「元修去久矣，今必還家。」【晤案】此黄州所作書也。公以元豐七年四月遷汝，而書云「去久」，則其歸眉當在六年冬杪矣。程夔仲亦眉人，登進士第。

二十七日，夢作《祭句芒文》。本集《夢作祭句芒文》云：「予在黄州，夢黑肥吏以一幅



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慍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慍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年譜、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夢中作祭春牛文。〔誥案〕此文乃補錄於帥杭時者。今輒於此。

與錢世雄書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會託施宜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尼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無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誥案〕元豐七年、公送邁赴德興之事。尉、此六年冬杪書也。中有久不奉書語、則前寄書與遺教經跋、乃五年之事。矣。

書范鎮約居許下事　本集書范蜀公約鄰云、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蒻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誥案〕答范景仁卜鄰書已載卷二總案南圖條下。

贈參寥卵硯銘　本集卵硯銘云、東坡硯、龍尾石、開鵲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邀、從參寥、老空寂。

餉李嚴老法魚　本集與李嚴老書云、船中鬱臥一日、便言悶殺、不知如何淨瓶裏澡洗去。某在東坡、深欲一往、示疾未瘳、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恐欲下飯、又煮魚法云、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水下、入鹽、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渾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臨熟、入橘皮綫、乃食之。

作王鞏詩集敘　本集王定國詩集敘

云：「定國以余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治世之音。其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敵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誥案：公和王鞏南遷初歸詩，施註原編是年初秋寄子由詩後，與此敍定國貶海上三年，歸至江西之語正合，則是敍作於黃州，固當編入元豐六年冬杪也。其後八年春中，公至南都，復有和鞏南遷回見寄詩，而查註引淮海集王鞏以二年謫賓州，七年放歸者，誤；且又以施註所編南遷初歸詩仍編六年，自爲矛盾。合註並從之，誤。應駁正。

滕元發至闕，爲飛語所中，將自明，作書。本集滕公墓誌銘云：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又與滕達道書云：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辯，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曹煥來謁，即辭赴筠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誥案：公送曹煥作此詩，乃元豐六年事，而詩編七年過廬山圓通院，今附載其事於此。子由作東軒事，詳卷二十三總案公至筠州條下。

得曇秀書記夢齋勸



殿事。本集記夢彌勒殿云、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移策杖、謝諸人、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詁案】自錢世雄以下八條、月日無考、附載此年之末。

元豐七年甲子、公年四十九。是年正月、皇子延安郡王侍宴於集英殿、詔封賢妃朱氏爲德妃。二月、召太師文彥博入朝、賜宴於垂拱殿。

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本集題孟郊詩云、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乃知此詩之妙。

翌日、餽崔閑酒、作詩。外集送酒與崔誠老詩帖云、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玉泉一酌、果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漫往雪堂居士醉方熟、玉磵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從今三日是三年。【詁案】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附載於此。

二月二日、與參寥孫大正步自雪堂、沿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毋任氏墳、劬治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詁案】此條志林載元豐七年二月二日、與本集所載是年上巳日與參寥徐得之崔誠老攜酒出游之說相合、因錄載。

寄司馬光書。本集與司馬君實書云、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某以愚昧獲罪、咎自

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恩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譜案：公在常州與書、有某去歲臨去黄州、嘗奉短啓之語。是年正月杪已有内遷之命、而書中不及、當作於三月前也。**滕元發責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爲辯謗乞郡狀、**本集代滕達道辯謗乞郡狀云：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憃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三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毁消骨、巧言鑠金。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臣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毁訾不忌、踐蹋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非敢別有僥求、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并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成、又稍加節畧。聖主皎然知公無過矣、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又滕公墓誌銘云、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語案墓誌又云、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以上數語、乃元發辯之於前者、與此爲兩事、故不敘於上書自明之下、而特置於後。作全段收煞、分析甚明、東都事畧未喻其故、乃移此十六字於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之上、誤矣。

三月三日、公與參寥、徐大正、崔閑、攜酒出游、至定惠院、飲東山海棠樹下、憩於尚氏之第、竹林花圃、居處修潔、醉臥小板閣上。酒稍醒、聞崔閑彈雷琴、作悲風曉角之聲。晚乃步出城東、負繇小溝、入韓毅甫何勝可竹園、勝可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廣輿記云、寒碧堂在府城東門外、何氏兄弟建此、候蘇軾至、軾畫竹石於壁間。語案公自云步出城東、入何氏園、與此記合、則此堂落成、即寒碧也。劉唐年餽油煎餌、名爲甚酥、客方飲、而公忽興盡、乃徑歸、過何氏小圃、乞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徐大正將赴閩中、以後會來

可期、請記之。四日、復爲詩。本集游定惠院記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②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竇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筠州聖壽院有聰來訪、作偈送之。**本集送聖壽院聰長老偈敘云、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誥案】子由在筠、日赴酒務、每晨入暮出、輒過聖壽訪聰長老、謂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作詩記事、有聰之來、蓋因子由而見公也。子由在筠、與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三老人作方外友、並見欒城集逍遙聰禪師塔碑、本集作壽聖院、恐譌、今更正、附載於此。**西蜀楊耆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者詩贈之、并贈耆醵錢帖。**本集醵錢帖云、楊耆秀才謀學未成、行囊已竭、欲率昌宗與宗公頤及何韓二君、各與五百、如何。【誥案】昌宗即潘原也。公後與潘彥明書云、申意毅甫與宗公頤、韓君即毅甫、何君乃何勝可、皆黃人也。其贈楊耆詩、查註編入卷五罷鳳翔後、已辨其誤。今



據醻錢帖、跋編黃州卷末。

聞陳君式訃、爲文祭之。

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猶歟大夫、匪直也人。嬌然不隨、以居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畊、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濱、親舊擯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邱園。藹然無求、抱潔沒身。猶歟大夫、忽如浮雲。千里一鶴、翩以斯文。誥案此文作於黃州、要不出此年也。公初至黃、君式納交甚厚、故爲始終之云。

作聖散子敘。

本集聖散子敘云、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瘧瘴、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歐：當作「毆」，見《欒城集》卷二五《丐者趙生傳》。

②「師」下當脱「及」字，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三《上巳日與二三子携酒出遊》詩注引《志林》。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豐七年甲子、是年七月、王安禮罷。二月、告下、特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言、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悔悟、許以甄收。績通鑑長編、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制、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於表內有人傳已死、自厭餘生之句也。何薳春渚紀聞云、公自黃移汝、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曰、觀軾表

中，猶有怨望之語。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絏之語，蓋言軾、轍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

九日，書與王齊愈往來事識別。本集贈別王文甫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元豐七年三月九日。案：公三月三日游記，向無將去之語，而此記作於九日，其間命當在初五、六日間也。

招王齊愈書。本集與王文甫書云：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討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

四月一日，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作滿庭芳詞。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本集滿庭芳詞敘云：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其詞云：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簑。

六日、爲繼連作安國寺記。

本集安國寺記云、城南精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蓮爲僧首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蓮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①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皆蓮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記。【詩案】本集繼蓮亦作繼連、各處不同、今改爲一。

七日、記張君宜醫。

本集記張君宜醫云、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爲詩別黃州、并和參寥留別雪堂詩。王齊愈、齊萬、陳慥皆集。

【詩案】此陳季常第七次過公也。岐亭黃州皆在江北、季常從公渡江而南、故知其至也。

參寥、趙吉並從公行。

【詩案】公自九江往遊廬山、又至筠州別子由、復歸九江、與參寥別、節行其路全別。自九江至筠、本有水程、此郎子由所經。而公乃自九江出陸、六百餘里以達此、又不同也。公既渡江至武昌、其去興國甚近、此時不往、而遊廬山後有自興國往筠詩題者、蓋初未聞楊繪之耗、後乃知其起知興國、復繞道覩之、而因以趙吉託付之也。集無與楊繪詩、故註家不知其故。時公雖行、同安君及邁等仍留黃州、殆公歸至九江而後會於湖口也。

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峴、聞黃州鼓角、回望東

坡潸然泣下、作詩。至重湖、爲王齋愈留二日、作記。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諸案此文公過文甫家後、仍以舟行至九江也。十四日、至慈湖、訪吳子上、獲觀宮師送其父中復龍標爲令赴闕引、作跋。老泉全集送吳職方赴闕引云、吳侯職方胸中洎然無所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議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遠測。此所謂能尤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令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本集先君送吳職方引跋云、先伯父及弟與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然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公交蓋久、故文忠請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諸案宮師倘有與吳元書、已載卷一總案。又據歐陽修集送巫山宰吳照鄰詩有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之句、證以此跋、吳職方卽吳照鄰無疑。歐集失載照鄰以第一人及第、可補其闕。過程氏山居、觀瀑布水、記參寥、陳慥答問事。本集記參寥龍邱答問云、慈湖程氏草堂瀑布泉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主龍邱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王齋愈、齋萬、天常、



儒藏

【誥案】天常乃齊雄之子、犍爲人、見本集與李琮書中、文甫之姪也。

禹錫、潘革、鯁、丙、原、大臨、大觀、【誥案】大臨字邠老、大觀字仲達、皆革之孫、鯁之子也。元祐中、革見公於京師。大觀亦王百家註之一家也。

古耕道、郭遘、何勝可、頡、【誥案】頡字斯舉、當即勝可之孫、時尚童也、後爲聞人。朱子謂何斯舉親見前輩、即此人也。

韓毅甫、宗公頤皆送別於慈湖。本集岐亭詩敘云、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誥案】以上諸人、元祐中通問不絕、故滙載於此。

陳慥獨送至九江、作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詩、合前作爲岐亭五篇敘以贈別。本集岐亭詩敘云、季常獨至九江。【誥案】公至九江、即與季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江、是季常守候至六月矣。詩有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句、臨別似此相勉、必不去、後遂戲其久死之妻。其後季常見公京師、爲題陳公弼柏石圖詩、復欲見公惠州、則爲書以止之、因書松醪賦教其子。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季常唱和詩、因改編題柏石圖詩於黃、以爲去後不復再還往者誤矣。

李守送陶淵明集作跋。本集題陶淵明詩後云、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嘉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與參寥遊廬山、山谷奇秀、應接不暇、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遂成三絕。途中見廬山記、並論徐凝、李白、不覺失笑。至開先寺、再作帝遣銀河詩。

【詩集】廬山各詩、本集有廬山詩自記、次敍與施註原編不合、今參酌更正。二十四日晚、至圓通院。二十五日、爲宮師忌、手書寶積獻蓋頌、僊公撫掌曰、昨夜夢寶蓋飛下、出火、豈此祥乎。因記之、并記戲子由東軒作及和槇老遺詩。遇蜀道士馬希言。本集與陸道士惟忠書云、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與劉格同游簡寂觀。本集書劉道純詩後云、風高安劉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詩集】此跋作於五月十九日、今移於此、以記游跡。劉道純詩不錄。過黃龍湯泉、觀可遵詩、留題壁上。本集書可遵詩云、游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詩集】塵垢盡、詩題作總無垢。至李常白石山房、作詩。入白鶴觀、松陰滿庭、忽聞碁聲、記司空圖詩。本集書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幢高。吾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往來廬山南北、擇其奇勝、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最後與東林總老游西林、有橫看成嶺側成峯句。廬山之作、盡於此矣。聞楊繪起知興國軍、復往視之、使趙吉從焉。欒城集丐者趙生傳云、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興國畜駿驛、爲縣所傷而死、繒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野人舍。五月一日、至海昏、與王適遇於道中。【誥案】公寄遲适遠詩自註云、時適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建昌即海昏、王子立自筠歸徐、道出於此。公歸途亦必由此審矣。可與後兩至奉新互證。

過李常兄弟故居、有詩。【誥案】李野夫公擇故居在建昌縣、建昌即海昏地所分也。詳題註。

發奉新、寄子由書。【誥案】此年譜所載、也。書云、已至奉新、旦夕相見。考後公別子由至奉新詩有却渡來時溪句、是公先已過其地、其所引冷齋夜話、似有因也。

將達筠州、以詩寄遲适遠。至建山寺、子由與洞山有文、聖壽有聰來迎。年譜冷齋夜話云、子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云、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誥案】此事兩集毫無蹤影、五祖乃隋唐間人、迎五祖戒和尚者、謂夢此兩人同至也。今但以記往復奉新之蹤跡、不取其夢也。

至筠、寓於東軒。欒城集東軒記云、鹽酒稅治舍俛江之濱、水患尤甚。旣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

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賓興記云、東軒在府治東、蘇轍建、嘗植蘭於此。兄軾過訪、留十日。〔詩案〕公寄遲适遠詩有我爲乃翁留十日句、故記有留十日語。然即以五月一日至海昏、計之、而九日已達新吳、則其留筠僅六七日而已。**五日、與遲适遠游大愚山眞如寺。八日、與子由別。九日、還至奉新、寄子由詩。與李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十日、同游寶雲寺、此君亭。**本集書李志中文後云、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志中、同謁劉眞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游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九江、止於慧日院。十九日、雨中跋秦觀辯才廬山題名以遺參寥。**本集跋太虛辯才題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也。乃爾拳拳耶。曾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飲於陶子駿佚老堂、作詩。**〔詩案〕詩有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句。**過景極宮、訪胡洞微道士、出觀李白潯陽感秋詩石刻、作**



詩與敘。慈湖得石菖蒲，舊以石盆移置舟中，并以遺洞微，作石菖蒲贊。本集石菖蒲贊敘云：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

六月發以詩留別，答詩遂挈家以行。九日，邁赴饒之德興尉，公送之至湖口，游石鐘山。本集石鐘山記云：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酷

案宋景濂嘗有文翻此案，然景濂何能為役。嘉慶己未，嘗守風湖口，每日必至石鐘山徜徉為樂。山倚江岸，小而嶒峰，形若覆釜。山趾多魚艇，皆逆浪而漁，掀簸浪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坐山巔，偶見其傍石裂一罅，長數尺，寬不盈寸，就其下俛窺之，豁若空屋。江水涵澹，石環為淵，其聲

丁東滴瀝，自相答響。蓋大風撞擊之所不入，故其音節雍容閒暇如此。然後知公所遇者，則錢塘陣舞而詰之所得，乃貴主還宮也。其空中多竅之說，風實爲之，雖千古不能變其說也。**以硯貴適爲銘以勉之。**本集適硯銘敘云：適往德興，費以一硯，以此銘之曰：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十一日，論蕭統文選。**本集題文選云：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過池州，作清谿詞。**本集清谿詞云：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谿。水渺渺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霧濛濛兮淒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颸颸兮下梟鷖。忽孤壘兮隱重隄，杳冥茫兮聞犬鷄。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螿嘶，弄秋水兮挹玻瓈。朝市合兮離鬢齡，挾篳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驚雷兮鶩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棲，石爲門兮雲爲閨。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麛。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歸來此詞查註收入續採中。公南遷未嘗出遊，今定爲是汝作，改編入案中。**二十三日，游蕪湖承天院，爲蘊湘書溫庭筠湖陰曲。**本集題溫庭筠湖陰曲後云：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



助之語。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七月，舟行至當塗，作天石硯銘跋。本集天石硯銘跋云：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子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李白姑熟十詠詩。本集書李白十詠詩云：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過郭祥正醉吟菴，畫竹石壁上，祥正有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答詩。抵金陵，往見王安石於蔣山，安石以修三國志爲託。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安石於鍾山，留連燕語。安石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

邂逅陳輔之，記不娶事。本集記陳輔之不娶云：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脩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誥案：陳輔之時從王安石於金陵，詳卷三十一總案陳輔之條下。

十六日，游天慶觀，書子由詩。本集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云：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閔元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七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袁陟

自儀眞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袁眞州書云、某羿廢流落、公盛德雅望乃肯屈賜書問。比日畏茲新凉、尊體佳勝。某更三五日離此、躋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案袁陟詳後案至儀眞條下。

譜**二十八日遂病亡、作哭子詩、并和葉濤作。濤出觀智永千文、作跋。**本集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保太：當作「保大」，爲南唐李璟年號，共十五年，見陸游《南唐書》卷二。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課　男壽圻覆校

【誥案】元豐七年甲子八月，數見王安石於蔣山，論西夏用兵、東南大獄事。宋史本傳：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和安石沚上看金沙花，過酴醿架，醉開詩，訪張庖民故居，作挽詞，答葉濤段縫見贈詩，再答袁陟書。本集答袁眞州書云：某到金陵一月矣，以疲累臥病，殆不堪懷。公仁厚愍惻，勞問加等。【誥案】公過金陵月日事跡，僅見於答袁守二書中，餘詳儀眞條下。和定林寺寶覺。【誥案】葉濤致遠、段縫約之、定林寺僧寶覺，皆從王安石游者也。與裴維甫重過秦淮，憶倅杭事，和作餘杭門外葉飛秋詩，與王益柔游蔣山，復登賞心亭，送益柔移守南都，作漁家傲詞。本集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都，詞


倩藏

寄漁家傲詞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淩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舟①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求金陵田不遂、聞滕元發起知湖州、將至廣陵、答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手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災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眞州更不敢住。恐眞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能少留、以須一見否。若到揚州公猶在、亦須輕舟往見也。人還、謹奉狀不宣。【誥案】此書有歸計茫然、眞州不住等語、乃公初無意寄家眞州之確證。其後袁陟相留、假以學舍、乃得於不意中也。

十四日、與王益柔同赴儀眞、再和將山詩。

【誥案】此詩有北上難陪驂、東行且老船檣、轉三山沒、風間五兩偏等句、以是知與王勝之同行也。

至儀眞、訪袁陟、因寄家於學舍。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留家儀眞、又北歸至儀眞。與子由書云、少留眞、欲葺房緡令整齊也。【誥案】此前後二書、乃公是時因袁眞州留家儀眞、且置有少業、爲舉家日給之資。其後買宜興曹莊田成、不更移家者、其故由此。否則儀眞一過路耳。既已有田、當因田以就食、而儀眞距遠、大江爲限、必不寄於此也。餘詳下條。

贈袁陟詩。

本集贈袁陟詩云、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乞常至南都以後、查註因編卷二十五、爲下年作、合註仍之、並誤。詳玩此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眞州滕達道各書考之、蓋陟即袁眞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留家儀眞、故與前書留

住一日之說異也。據題註、袁陟字世弼、南昌人。慶歷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至太常博士、著有遯翁集。嘗汲引郭功甫、功甫稱爲袁二丈。參考諸說、陟并碌碌者流、可與袁眞州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和蔣之奇詩。詩案 蔣之奇時爲江淮發運使、嘗過於眞州也。公舊有卜居宜興之約、而此詩云豈敢便爲雞黍約、是作詩在求田問宅未定時也。施註原編在登金山後、查註合註仍之、今改列於前。餘詳後條。

遣蔣親求田宜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宜興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耳。詩案 公初登進士第、與蔣之奇聯宴席、有卜居宜興之約、其後親至宜興詩有地偏俗儉之句、此權輿之自也。然公求田於荊楚者屢矣、此日復由金陵問田以至儀眞、豈能遽及是乎。此蓋時與之奇過於眞州、而此蔣君者即其宜興族類、使之就近爲公營幹、故其原詩尚及宴坐卜居之事、而見於公和詩之自註、是歸宜興畢竟成於之奇、其蹤跡猶可考也。親情蔣君後又至惠州經紀屋事、茲云蔣親者、從本集何親例也。

滕元發知公失子、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喪子之戚、尋已忘之矣、此身如泡電、況其餘乎。今日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眞州、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眞。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詩案 時留眞已四日、其滯留者又以房緡故也。

十九日、發儀眞、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賈耘老書云、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執手涕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一別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

而許遵秦觀亦至、遂會於金山、作倡和詩。



詁案許遵字仲塗、時守潤州。秦少游則至自高郵也。與滕元發定議乞常州住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近在揚州人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詁案此書、乃知乞常一事決於元發、或有所格、則再爲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議中。後卒如其言、則兩公之先見亦偉矣。二十日、爲元發草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吏民感泣。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誹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然疑似之難知、背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比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圖後效。以買收爲託。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詁案公之於賈收、固厚矣。茲入載者、爲達道使賈收赴宜興報知、再起章本。元發與許遵行、公以玉帶施金山寺、送圓寶歸蜀、沈遼赴廣南、讀劉涇詩、秦觀夢劉發事、並有詩。秦觀辭歸高郵。九月五日、作王安石書。本集與王荆公書云、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昔

幸而有成，扁舟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藝過人，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未易以一二數也。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謹案】本傳，先奏有田在常，後過金陵見王安石，繫此書，顛誤。但史家不計此種瑣碎，茲必駁正者，恐後人引史來亂案也。

了元將為公買田京口，

本集書浮玉買田云：浮玉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耶。【謹案】元豐五年，公以怪石供寄佛印，時倘在廬山歸宗寺。其任金山當亦不久事也。

而公方擬卜居蒜山松林中，

欒城集斗野亭詩自註云：子瞻將卜居丹陽蒜山。【謹案】蒜山在京口，似子由誤記丹徒為丹陽也。

俱未遂，乃買曹氏田於宜興。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子，歲可得八百碩，似可足食。又書云：張公向令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宜興田見元主昏賴，某見有公文在浙漕處理會，未見了絕，當亦申都省也。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御史黃慶基言，軾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又辯劄云：臣罪廢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於招服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朱冠卿續圖經云：東坡初買田黃土村，有曹姓者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周益公題跋云：公辯買田事，許其將元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



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誥案：姓曹人昏賴之日，正張方平屬公代作墓誌之時，故並見於與王定國一書之中。滕達道卒於元祐五年十月，張方平卒於六年十一月，公代作墓誌，方平尚在，當作於六年自杭召還五月過南都時，而此書有張公向令作埋銘語，其爲六年五月之前所作無疑。由是考之，姓曹人昏賴乃六年春間事，而本路轉運斷遣在七年，以後當公歷守潁、揚，正訟興時也。前之羣小，俱無此說，而辯劄上於八年五月，與長編所載合，是慶基摭拾近事，確無疑矣。然則自元豐七年甲子買田至元祐六年辛未，以後昏賴，已越八九年之久，其元價久已消耗無餘，與賣而中悔，仍欲以元價賴贖者情事全別。所云昏賴乃糊塗詐賴，阻其耕作等事，非真欲贖田也，故云依法決訖，根勘甚明。朱冠卿謂移牒歸田，周益公疑曾孫猶食此田，徒滋訟說。曹既昏賴，其無力收贖可知。據與秦少游書別納官田，其不止曹田可知。曾孫食田又何疑乎。又與范景仁書云：嘗論欲爲卜鄰，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買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公京師賣業，當指南園，其後還朝，此園無下落者，是景仁之約雖未踐，而園已貨矣，并入儀真、宜興田宅之資矣。周益公自紹興癸酉後凡六至宜興，又嘗訪公遺事，且見公之曾孫嶠、元孫朴，其仕楚與子由四世孫仲嚴共事，而語焉猶有不詳。誥乃考定於買田七百四十餘年之後，并蔣之奇本末悉搜出之，毫無賸義，於公亦可以無憾矣。嘉慶二十年九月九日，羊城古藥洲上仇仙菴中再考。

因渡江至京口，蘇公頌方居母喪，往弔之作。陳夫人挽詞。誥案：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施註原編八年歸宜興詩前，查註合註從誤。考元祐元年七月本集行蘇頌刑部尚書制詞，有遵稚閔

凶、亦既祥禫之語、蓋是時虛位以待、頌猶未服除、故不即起也。以是逆數之、頌母亡在元豐七年七八月間。公以是年九月至京口、正其新喪時也。挽詞當作於此時、今改編。合註謂其遺喪在七年四五月間、即與制詞不合、亦誤。

過毗陵、放櫂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願。抵宜興、訪縣令李去盈、假館郭知訓宅。周益公題跋云、九月抵宜興、聞過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公凡留幾日也。

十月二日、書楚頌帖。公欲闢小園、種柑橘三百本、搆楚頌亭其中、故識之。周益公題跋載公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語。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中書。

又書淵明百年歸邱壟詩。【語案】周益公題跋、此詩同日所書。

與單秀才步田入黃土村、村人以酒餉公、謂公曰、此紅友也。公欣然飲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黃土村去縣五十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作滕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幸甚、書不成字。

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語案】石刻題云、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後有熙寧九年三



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又有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此一紙。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二十四字。又與可本於元豐二年正月、此當是熙寧九年三月寄與可本。至是又重錄以與人也。

還至京口、遇王沇之、相持而泣、再作其父介哀詞。遂渡江至揚州。十九日、乞常州居住表。石刻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狀奏：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資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爲生，犬馬之憂，饑寒爲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又跋云：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略，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卽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敬書於四明貢院。誥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往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居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據此，則前狀並未入奏，而本集亦不載，今從石刻補錄入之。謝采既已考之公集，而其跋作模棱語，殊不了當。茲改狀爲表者，從本集作居住表也。

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詩跋。本集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云、黃州山川淸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纂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廣陵後圃爲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詔案此詩原題云、廣陵後圃題申公扇子。施註原編不載、續補遺載之、以申公爲章惇。查註引聞見後錄、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移汝、經由見之、一條駁正、編此詩於歸宜興留題竹西寺後。據所引、當歸七年赴汝之時、乃查註編於八年五月後、正宜仁召命迫促公著條陳十事、其門如市之時、何暇搁其口、對公一日之久。公閑廢之身、亦必不於鬧市中見一日睡也。今改編於此。

聞子由移知績溪縣。詔案子由以十二月乘舟出筠江、過南昌、登滕王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至南康、再游廬山、由池宜一路行、所至有詩。餘詳後案至績溪條下。

十一月十三日、同杜介訪竹西寺、慶老不値、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作詩。泊舟竹西寺、再納宜興官田、寄秦觀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郎見、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揚、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貸錢往宜興納官、蓋官田也。須其還乃行、現艤舟竹西待之。不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

公將行、作別無擇詩。詔案此詩施註



原編不載。各本題作別公擇。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起知文登罷別擇老題後、合註以李公擇時在禮部、不當在揚州、而詩意亦與公擇不合、考欒城集題乃別無擇詩之一、公擇當作擇公、所論甚確。然次於罷別擇老題後、當作一題二詩、其非同時作審矣。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今更正題字改編。

與杜介過邵伯埭、作梵行寺山茶花詩、至高郵與秦觀會、杜介乃別、公還。欒城集別杜介詩自註云、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秦觀追送渡淮、冬至日抵山陽、登蔡承禧西閣、承禧出巡未歸、作西閣詩。**本集記西閣云、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與王存過於淮上、并和田待問贈詩。**本集元祐元年行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制云、勅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以爾端靜敏恪、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又行田待問淮南提刑制云、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若夫察貪暴、謹追擿、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誥案】田仲宣、各註失考、今據二制、即田待問、故其字爲仲宣也。公過淮上、正仲宣知楚州時、見其治狀、故著於制中也。**待問席上贈小鬟、作浣溪紗詞。**本集贈楚守田待制小鬟、調寄浣溪紗詞云、學畫鴉兒正妙年、陽城下蔡困嫣然。憑君莫唱短因緣。霧帳吹笙香嫋嫋、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終紅袖落雙纏。又和云、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從一醉

是前緣。遷客不應常眊矂，使君爲出小嬋娟，翠鬟聊著小詩纏。〔箋〕此二詞確爲乞常赴南都作。

與秦觀淮上飲別，作虞美人詞。本集與秦觀飲別，調寄虞美人詞云：波聲柏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別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箋〕此詞作於淮上，詞意甚明，而冷齋夜話以爲維揚飲別者，誤。公與少游未嘗遇於維揚，且少游見公金山而歸，有公竹西所寄書爲據。

十二月一日，抵泗州，謁普照王塔，捨山木一峯供養，作木峯偈。本集木峯偈敘云：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乃說偈言。

見蔡承禧，得唐坰所寄硯。本集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大惑耶。

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琥詩。

公與劉仲達善，忽相遇於泗上，乃同至都梁山中，話舊，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芳詞註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游南山，話舊而作。詞云：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烟浪雲帆。故人驚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異趣，君何事、奔走塵凡。流年盡，窮途坐守，船尾凍相銜。巉巉，淮浦外，層樓翠壁，古寺空嵓。步攜手林間，笑挽纖纖。莫上孤峯盡處，縈望眼、雲海相攙。家何在，因君問我，歸步遠松杉。

十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詞。本集如夢令詞敘云：元豐七年十二月十



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闋。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爲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爲名。誥案：詞凡二章，今不錄。

二十日，自泗守劉士彥席上回，作十二時中偈。本集十二時中偈敘云：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

二十四日，同劉倩叔游都梁山，作浣溪紗詞。本集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調寄浣溪紗詞云：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烟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都梁道中過監倉，訪蕭淵，題東軒詩，與劉士彥山行晚歸，作行香子詞。本集與泗守過南山晚歸，調寄行香子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閒。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曰：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誥案：本集不載泗守姓名，今據揮麈後錄補載。

觀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作比體，如蝸牛爲安石，鬼蝶爲章惇、肯適、肯惜不盡傳世。除夕雪中，黃寔送酥酒，作詩。本集題黃子思詩集云：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又祭黃幾道文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騖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絚，姦民惰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是屢稱。【譜案】黃寔字師是，乃子思之孫，幾道之子，而章惇之甥也。登進士第，提舉京西淮東常平。查註引宋史云：黃寔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轍之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寔壻也，其女從謫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真，子由始與公議將求其幼女爲遠續姻，逾月，公薨，并未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宋史所載，不知何本。今刪其謬，仍存之，特爲駁正。餘詳卷四十五總案。

校記

①舟：當作「洲」，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八年乙丑、公年五十。是年正月、神宗不豫、大赦天下。三月一日、皇太后垂簾、立皇子延安郡王為皇太子。五日、神宗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八。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詔寬保甲養馬、罷免役錢。五月、王珪薨、蔡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縝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門下侍郎。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作射堂詩。

四日、發泗州。本集泗岸喜題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眞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再上乞常州居住表。本集表云、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旣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虛、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離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況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臣前去南京、聽候朝旨。二十日、作錢易詩跋。本集跋翰林錢公詩後云、軾謫亂入鄉校、即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正月二十日。夜過蘭皋亭題詩。二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爲張安道書楞伽經後云、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私第。公時年七十九。【誥案】此公第三次過南都也。和王益柔詩、益柔作亭東皋、名曰妙峯、爲書榜。張方平夢閻質悟圓聞何、爲詠其事。重遇應言於南都、爲作薦誠院羅漢記。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移守湖州、而言自鄆州來見余於宋、曰、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子由至績溪縣任。潁濱遺老傳云、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誥案】子由是年八月除校書郎、當以二月至績溪縣任。告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芳詞敘云、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詞云、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是銀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間何事、久戲風波。顧問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掛烟蓑。及春日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於後、查註合註從誤。公以四月初離南都、其確爲南都作可知。又據詩有

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句、其詩從容閒暇如此、乃聞命放還之時、未聞神宗遺制以前之作、乃二月詩也。今改編於此。十九日、作保母楊氏墓誌銘。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敍云、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頹然順善也。爲弟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又與王定國書云、欲葬郝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月。詣案　公以二月至南都、而以四月六日再經靈壁、其留南都實兩月也。張方平坐上贈眼醫王彥若詩。李廌自陽翟來見、公以賻物爲助、并作其父惇哀辭。張恕開宴出勝之佐酒、公掩面號慟、遂罷飲。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徐君猷知黃州日、東坡先生謫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過王廷老、觀所藏畫、題趙昌花諸詩。詣案　施註原編李憲仲王彥若二詩確爲南都作詩也。其後編歐育二詩接編題王廷老藏趙昌畫四詩、又後編至揚州竹西寺詩。前尚有七詩、其中如春日詩乃南都作、袁陟詩乃儀眞作、蘇子容母挽詞乃京口作、並置於揚州竹西寺詩前、皆誤。其寄吳德仁題王逸少林逋和仲伯達四詩、及前之歐育二詩、皆不詳何處作也。施註卷二十三自李憲仲哀辭起、註皆缺。查註合註一無辨訂、故施註之得失、

均無由知。今已考定王廷老罷廢居宋，於卷二十七總案知虢州條下，公乞常至南都，王廷老廢居之時，過而觀書，無可疑議，因定題趙昌花四詩爲南都作，擬編王李二詩後，餘去應改編之外，其歐育二詩、吳德仁以下四詩，仍如施編，列揚州竹西寺前。蓋公自四月初離南都，泛汴泗至淮楚，以達於揚，道中未見無詩也。

三月一日，宣仁垂簾，立哲宗爲皇太子。五日，神宗崩，哲宗即位。六日，公聞遺制成服。續通鑑長編：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進曰：臣兄**寄王鞏書**。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誥案此書豈有竹西欣幸之事，賈易乃人頭畜鳴也。

爲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本集代張安道進功德疏文云：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歎，不有崇薦，曷伸悃誠。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願永證佛乘，圓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於含識，並暢天和。誥案此疏不云大行，乃神宗挽詞確證。

四月，作神宗挽詞。誥案挽詞第三首結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歸夢之語。施註原編歸宜興答賈耘老之後十首，而答賈詩有故人改觀、今來賀諸句，時已起知登州，如挽詞作於其後，則全謬也。查註謂當作於南都，而改編題竹西寺前，自爲矛盾。合註云：詩作上謚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上謚在九月，公已赴登，詩更不合，合註不載者，爲駁查地耳。茲列南都所作神

宗功德疏於前、截清未謚一層、并改編輓詞於南都諸詩後、自是大定矣。**三日、自南都還。六日、再經靈壁、畫醜石風竹於臨華閣上、易靈壁石一株以歸。**本集書畫壁易石事云、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下有一株、獨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余。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謹案]劉氏園疑張氏園之譌。據蘭皐園記、公自宋登舟、三日而至靈壁、以此計程、公以三日離南都也。**寄吳瑛兼簡陳慥於蘄黃間、并題王逸少帖、林逋詩卷、諸詩。過楚州、哭蔡承禧、爲文祭之。**本集祭蔡景繁文云、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子之事君、悃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子之爲文、秀整明潤、詩尤所長、鏘然王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於黃、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藉𬺈。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穎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賸。我困於旅、愧莫予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謹案]公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與景繁見於泗州、是月景繁卒。公在泗州度歲、以此文考之、則景繁囘楚州後始卒、故祭於復來也。子居厚、尚幼、後仕至戸部侍郎。**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南鄉子詞。**本集田叔通家舞鬟調寄南鄉子詞云、繡鞅玉鐶游、燈幌珠簾笑卻收。久立香車催欲上、還留、更且檀唇點杏油。花遍六么毬、面旋迴風帶雪流。春入腰肢金縷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五月一日、題揚州竹西寺。**續通鑑長編、五月一日、在竹西寺作詩云



寺壁。

爲呂公著作治道論。本集上初卽位、代呂申公論治道、其一道德云、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其二刑政云、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餘不詳載。

二十二日、至常州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常州居住、奉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便安。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內聖之成謀。念此菅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

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華院簷衛亭、贈報恩長老詩。歸宜興、作菩薩蠻詞。本集菩薩蠻詞云、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爲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隨物外游。有書仍懶著、水調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誥案此詞確爲歸宜興所作、以合後之蝶戀花詞、而益信矣。

題晉周孝侯斬蛟之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

游城南慕容煇家、雙楠如蓋、署煇爲雙楠居士。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邑人慕容煇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誥案公兩至宜興、朱冠卿所記二事、未知何時所作、今附載於此。

邵民瞻爲公買屋、傾囊償之。旣卜吉矣、夜步月入村中、聞老嫗哭甚哀。款

門而問故、則痛其子之貧此屋也。公亦愴然、即取屋券焚之、遂還毘陵。方岳深雪偶談云、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爲公買宅、需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遂推扉而入、一老嫗泣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從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居所在、即以五百緡得之者也、即取屋券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値。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語案】公自此終其身無一廛矣。其後病歸毘陵、卒以無屋不能善後。公既易簀、孫館明年邁等葬公於汝、即僑居許下、與子由遺老齋相近、見欒城集詩中。過晚年復嘗卜斜川以居、皆宜興無屋可歸之證也。但宜興還券事、據前與滕達道書、有聖主許此安置、築室荆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爲放歸宜興買而棄去、確實可信。乃深雪偶談、梁溪漫志皆謂作北歸宜興焚券、始借孫館之說、時公已困憊、不能更至宜興、況月下閒游乎。志又誤作艤舟亭、今從偶談、汰其誤句載此。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郎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者保馬戶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語案】三月初五日、神宗崩、是日戊戌、公以五月戊戌知登、蓋五月初聞命也。

六月、賈收來賀、兼致滕元發書酒、和賈收詩。本集與滕元發書云、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某留家儀眞、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須卻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

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鑰、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宜。誥案詩有東來六月改觀來賀諸句、公起登乃六月事也。

初聞起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荊溪作蝶戀花詞。本集述懷調寄蝶戀花詞云、雲水縈回溪上路。疊疊青山、環繞溪東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誥案詞云、溪上即荊溪也。信爲起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遷海外、請老毘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爲之憮然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豐八年乙丑、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七月、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十月、神宗葬永裕陵、罷方田。**六月壬寅、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誥案公與滕元發書、四月十七日都中已有起用之信、似其時方有議事未上也。續通鑑長編五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年譜同此、指得旨之日。公於六月被命、見於與蔡允元語中。至紀年錄載八月除知登州、合註謂紀年錄似指聞命之日者、並誤。**過潤州和許遵、至真州作溪陰堂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次韻許遵詩前、是溪陰堂在常潤間也。查註引高齋詩話、東坡過真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以詩語考之、與公過真州景物不合、姑仍施註原編云云。其謂景物不合者、指公上年過真州在八月中、而此詩則夏日也。查註不知公寄家於真、故有此論。今公自離常後、往來於真、揚、金、焦者、幾及三月、其爲六月自常至真、又何疑乎。又與滕元發書云、船亦未足、此乃挈家以去、故船未足用。其後迨過赴登、皆有所據、則此爲移家至真尤可信矣。**飲鄧公瑾舟中、觀邸報司馬光押入門下省、作司馬光書。**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爾後行役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誥案是時光已薦公、而公尚不知、可謂君子之交。其云不敢上問者、謂光必大有措施、而不陳所見也。其從容進退



如此。**七月四日、作蔡襄書跋。**本集跋蔡君謨書云、僕嘗論君謨書爲中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弱、此殊非知書者。元豐八年七月四日。**登金山妙高臺、作詩。醉後游招隱寺、記焦山長老答問。**本集記焦山長老答問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游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二十五日、杜介自浙東還、相遇於金山、爲言天台之異、贈詩。答滕元發書。**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專使孚辱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强顔、歸於無成、徒爲紛紛、益可愧也。人還上謝、不宣。**八月、子由除校書郎。**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八月、蘇轍以承議郎爲校書郎。欒城集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横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晉留聊復爲加餐。誥案、子由年十九成進士、年二十三登制科、淹滯於九品小官者凡二十九年。自是以七年押入門下省、即參知政事也、亦可謂速步以上矣。**二十七日、過揚州、訪楊景略。**誥案、時楊康公知揚州。**至石塔寺、與無擇別竹西亭下、留詩記事。**本集記石塔長老答問云、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塼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之重、感慰何極。【詁案】此書作於淮上，今摘錄於此。**過邵伯埭和孫覺斗野亭寄子由詩、作邵伯埭鐘銘。**本集邵伯埭鐘銘敘云：邵伯埭之東寺曾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我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槌，聲從無有出，徧滿無邊空。【詁案】此銘無年月可考，因地附載。**九月一日，作范仲淹書跋。**本集跋范文正公帖云：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跡，至於泫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元豐八年九月一日。**抵楚州，楊傑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送以詩，并作淨磬銘。**本集楊次公家淨磬銘云：清而直、樸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詁案】此銘無年月可考，因人附載。**楊傑惠醞一壺，醉中詠楊景略醉道士石，和迨淮口遇風詩。**本集與楊康功書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醞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爲和之，并以奉呈。【詁案】迨生熙寧三年庚戌，確據在此，餘已詳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大風三日，不能渡淮，蔡允元來舟中相別，書以遺之。**本集書遺蔡允元云：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詁案】公六月被命見此記。**和徐大正韻送**



別。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昨日已別、情悰悃然。風雨如此、淮漲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未能行、若再訪、幸甚。**及徐積詩**。誥案公揚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州句自註云、元豐八年、予赴登州、見仲車。**作怪石古木寄賈收**。本集與賈耘老書云、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為張方平書楞伽經以寄了元使刻版金山常住**。本集書楞伽經後云、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幾走錢塘、求善工刻之、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與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來日離此、水甚慳澀、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誥案此書、公早定十月十五日抵任矣。**十月、過海州、見所築高麗亭館、歎其壯麗、留詩。過漣水、重遇趙晦之、贈蝶戀花詞**。本集過漣水贈趙晦之調寄蝶戀花詞云、自古漣漪佳絕地、遶郭荷花、欲把吳興比。倦客塵埃何處洗、眞君堂下寒泉水。左海門前酤酒市、夜半潮來、月下孤舟起。傾蓋相逢拚一醉、雙鳧飛去人千里。誥案公前赴高密、過漣水、

趙晦之方爲東武令，殆遷黄，晦之官於廣西，至是復見，則漣水也。公過漣水，止此二次。詞以吳興比漣水，故有繞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見荷花也。**至懷仁縣，爲陳德仁題占山亭詩。道經密州，與趙杲卿敘話舊，重登常山，霍翔置酒超然臺上，並有詩。自高密赴文登，沿海行數日，道傍峯巒如劍削立，書梛宗元詩。**本集書梛子厚詩云：僕自東武赴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鋩，誦梛子厚詩，海山多爾耶。海上尖鋒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貫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洗濯瑕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致茲異寵，驟及非才。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趙偁爲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偁，東郡人，元豐末知登州，得蘇文忠公爲代。本集與滕元發書云：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又行趙偁淮南轉運副使勅云：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語案】此勅乃元祐元年公在中書舍人任所行，知其文登治績，故其詞如此。但趙偁似已罷去矣。**李師中守登，建遺直坊，李大方求題。**



以鰒魚寄滕元發、作鰒魚行、并作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鰒魚三百枚、黑金棊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爲土物。冗中不及別啓。【誥案】詩題不及滕達道、而詩有分送羹材句、是并詩寄達道也。書中不言召命、是寄詩在五日之內也。今據此改編於前。**壬申、除右司諫。**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十月、蘇轍爲右司諫。【誥案】子由罷績溪縣、下漸江、游桐廬、至杭州、訪王復、過京口、登浮玉山、與仕介別於高郵、泝汴泗達南都、以明年正月到京所至有詩。**二十日、告下、以禮部郎中召還。**續通鑑長編云、是年六日、司馬光薦蘇軾。九月己酉、蘇軾爲禮部郎中。合註云、紀年錄作十月二十日、就聞命之日也。**進上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路崎嶇、羣言摧沮、雖死生不變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賤微、雖蟲末學、昔從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俛身從衆、卑論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尤譴、實自己爲。力常勉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此蓋皇帝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爲、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俛冠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遂罷任、過萬松堂、作詩。登蓬萊閣、望海、作記。**本集蓬萊閣記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又十二石記云、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爛、或作金色。**時已歲晚、不**

復見海市、禱於海神之廟、明日見之、作登州海市詩。師案此詩石刻大字本後題元豐八年十月晦日、眉山蘇軾書、乃書詩之日也。其見而作詩、當在前數日矣。**十一月二日、與過游延洪院、捨佛心鑑、作偈。**本集佛心鑑偈敘云、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圍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鑑。**以詩留別登州人士、遂行。過萊州、雪後望海上三山、作詩。道出青社、李定來迎。翌日爲盛會、極其款洽。**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也。東都事略云、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不草制、悉坐免。言者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與舒亶、何正臣劾蘇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遷翰林學士、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師案方定鞫獄時、力欲寘公於死、逮後廢黜以及此日復召、流離遷播、喘息未定、而發難者已歡笑而承迎之、何也。蓋小人所以必勝君子者、正以皆工此術之故。而君子之終不能與小人爭者、往往爲氣節廉恥所誤。向見笑啼交作、而墨池雪嶺者多矣、可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廢黜。公適當制、乃封還詞頭、勸令追服。定不久便死、既死而及於黃泉、曾能見其母者、公德報之也。由是知君子得時、而小人接肩以過、必鬱盡方法叨



登以去、是其所以爲小人也。夫子由時亦召還、故書有子由想已過之說、時地無不合也。

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本集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云、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嫠僅單縗、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讒梁武識引者也。詩案公在杭州、爲詩以美朱壽昌、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句、此詩案之所由起也。然此記朱李並論、其意顯然、因李定發之。

米黻專人至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八至辱書累幅、承孝履無恙、甚慰。某自登赴都、已達青社、衰病之餘、乃始入關、憂畏而已。復思東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人事百冗、裁謝極草草、惟千萬節哀自重。詩案青州、齊所封地、即青社也。秦曰琅琊、漢曰北海、魏曰益都、宋曰鎮海、史傳或曰青州、或曰青社、皆任便、書之無定名也。

七日、作吳道子畫跋。本集書吳道子畫後云、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過濟南、觀真相院新建塔、公許以子由所得釋迦舍利葬之。本集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常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邱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

七年、軾自齊安量移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瞻仰、而未有以葬。軾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附案】合註作長清縣真相院誤。**為宋寶國作華嚴經解跋。**本集跋王氏華嚴經解云、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至鄆州、與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本集元祐二年繳進給田募役議劄云、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卓此狀。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附案】公以十二月到京、見此劄中。餘詳後。**赴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附案】此公第四次過南都也。**遇程懷立、為作傳神記。**本集傳神記云、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蓋在須頰間也。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附案】公過南都、必作數日留、其程懷立為寫真亦過南都事。年月無考、附載於此。**十二月、上議登州水軍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巳、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



右臣竊見登州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乞罷登萊榷鹽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吃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誥案：公無不言事之官，茲以五日之京兆，而兩狀所陳若此，足見其規模宏遠矣。在高密時，深以議京東榷鹽爲非，逮一過文登，就便動手，亦見其機警而手辣也。○抵京師，至禮部郎中任。紀年錄：十一月，到京供禮部職。誤。○時蔡確爲左僕射、

韓縝爲右僕射、張璪爲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李清臣遷左轄、羣姦盤踞政地、獨司馬光在門下省、惇每詆侮之、光困甚、求助於公、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然之、光賴以安。草給田募役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十六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意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謗、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發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



二也。令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豈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役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擠薄田中官、僱浮浪人、雖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伏乞朝廷詳議施行。寬剩錢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如火燎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裁幸。【語錄】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宋承其制、是兩稅中民已出役錢矣。其行免役法、凡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槩令出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故、則民皆倍出也。其助役錢視州縣應用雇直已足、仍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是倍出之外、又增二分。而有司重斂、加至五分、乃自古無此掊剋者、卒之熙豐間、旱荒特甚、而此錢未嘗稍出、徒資黷武之用。是既以斂民、而又以給民也。善乎狀云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此法行、則役有所歸。或復差役、或仍免役、皆未事矣、何必紛紛爭議乎。公以司馬光不可、草其未上。至元祐二年陳奏與光論役法事、始以繳進賈易劾狀云、軾敢殉稱

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緜言事者排其議安、斥其說不用。據此說、後繳進此狀、亦爲劉安世輩所攻。安世嘗言、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此攻之之證也。事既不行、則兵興借用者、無須內帑塡還、而其餘亦自此吞不復吐矣。時有論光者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後有告劉安世者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答云、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安世忽有此說、蓋倍嘗患難而漸有所悟、亦嗟何及哉。先是、祖宗之世、行差役法、積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熙寧中改爲免役法、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役、而罷執役之苦。然於雇役實費之外、復增二分、以爲寬剩、而有司勒取至於什五。民遂以病。司馬光忠信有餘、而不習民事、以其病也、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到闕、首以爲問。公曰、免役之法、先帝本意使民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寬剩浮收五分、已積至三千餘萬貫石、而一錢未用、若

盡去此五分，又許民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糴值，則錢荒之弊亦去。如是則天下稱便，毋庸變法也。光大以爲不然。**誥案** 光之意在務盡去熙寧法，此其十五年中在洛習見習聞，而固結於胸中者如此，雖有變通得失，不欲討論也。時有諫光者曰，爲一日後有以父子之道覺悟人主者，則黨禍大起。光奮然曰，天祖有靈，當不至是，遂盡改之，不復顧慮。大抵熙寧法行之已十六年，神宗自知不便，已於元豐間隨時變改，特不肯明認錯耳。此時變法與舊日爭法不同，自當因法變通，庶不落羣小口舌。是則光爲河海而不納細流之失也。昔漢高與父老約曰法三章，此專取虛聲也。漢法之酷，皆秦之舊，而元祐更法，大率類是。光所謂朝行夕改而踟躕滿志者，文字則然耳。使光而在，猶或可爲，無如踵其事者多以因循怨讟塞責，致改法之行於赦款者，雖屢赦而官吏格赦不放，故人事雖修，而天烖仍不解也。然則務盡去熙寧法者，徒以供羣小藉口耳。況極附和者，半皆他日務復之人哉。時有論之者曰，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也，以爲知言。公曰，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若力言於上，索還寬剩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行之，則三路役人可減大半，此萬世之利也。光以爲不可。公知言不見從，亦不復上其事矣。本集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

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憮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朗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



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誥案公元年論役法狀、本集不載、惟此辯劄自敘與光論議甚明、則元豐八年、初到京事也。史官已採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至罷長征復民兵、一節入本傳、而後段之去寬剩錢五分及折納役錢折納雇值三層歸結一槩刪去、則所採者化實論爲浮議、一若杜甫好議時事、高而不切者矣。其載於元年論役法下、亦小誤。今據劄載入召還之時、仍更正簡明之語、作爲綱領、以正本傳之誤。告下、遷起居舍人、上辭免狀。本集狀云、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顧回慮撰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有旨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狷褊、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未有。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復辭於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卒不許。到起居舍人任。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又辭免中書舍人狀云、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誥案狀云、到省、謂到部也。台、前書以考之、約以十二月初間至京、到省即任、其起居舍人之命下於望前、再辭不獲而後到任、已在望後、則在省恰半月也。措詞如此不苟、即知下文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之語、必無錯悞、而墓誌有誤、無可疑矣。詳後案中書

舍人條下。其起居舍人謝表、本集輒去、故不載。**章惇爲言、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邵傳聞見後錄、晁以道云、神宗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詩賦。章惇猶能爲蘇軾道上德音也。何遺春渚紀聞云、元符間宗室有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者、蔡京行詞云、既上大宗之印、復揖開府之儀。章惇請會布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狗異。布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悉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惇顧許將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語案】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大率類是。安石之學可以見矣。**答張耒論文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至慰至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語案】東都事畧、張耒舉進士、爲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丞、召爲太學錄。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檢討。在館八年。公答書在元豐末、正文潛由咸平丞遷太學博士時也。耒、淮陰人。少時游學於陳、子由愛之、因受知於公。弱冠登第。四學士中、惟耒年最少。公歸嘗後、庭堅、補之皆相激論謝、耒獨存、士人鄉學者並以耒爲師。幾於西河之子夏也。據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耒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



未遂亡。後未在三館，顧義自守，乃以公故累次坐貶，竄入黨籍，其子又皆遇禍，雖大亂之時，人無一定禍福然如未者，亦見天道之暗暗矣。送

純粹出守慶州，和胡宗愈錢勰韻答李之儀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昕覆校

誥案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五十一。是年正月庚寅朔改元。二月、罷雇役。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門下侍郎、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章惇罷、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韓縝罷、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王安石死。五月、韓維門下侍郎、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辛酉、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張璪罷、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又蔡京罷開封府、出知成德軍。秋冬間事、京畿旱、河北楚海諸州水、詔蠲租。歸夏人浮屠安强葭蘆米脂四砦。

正月、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卽改賜銀緋。誥案墓誌載元年二月之前、又侍邇英閣、見後謝表。

子由至京、到右司諫任。穎濱遺老傳云、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誥案子由和王鞏晚飲詩意、乃正月初到京師也。二月二十七日、上乞選用執政狀、首論左僕射蔡確險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疏行污。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爲。伏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閏二月一日、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二日、乞罷蔡京開封府狀。六日上殿、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又乞黜降韓縝狀、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再乞責降蔡京狀、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韓縝第七狀。五月十一日、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九日、乞誅竄呂惠卿狀。二十

入日、乞責降呂和卿狀。六月八日、再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二十日、與東西省同論呂惠卿狀。又與王覿言、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爲姦、宜除去。八月八日上殿言張璪劄子。上章疏皆欒城集所載。當時攻逐諸姦議者以子由功爲多。但其黨羽散布中外、積恨切骨。司馬光呂公著既蹟其位、不知求善後之策、用能善後之人、但紛然變法、取快目前、羣小皆來附和、遂至邪正不辨、流爲積重之勢。其後。死者死、去者去、獨兩公、貽患爲重。既開惇京以必入之路、其修報固應爾也。靖康間行遣京黼諸人、其宰執相謂曰、享福發難者多往嶺外避兵去了、却是我等當裁情。事雖不同、而當裁則一、可爲一慨。

八日、與王遹晚飲作詩。欒城集次韻子瞻與王遹朝請晚飲詩云、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顰。

案公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不載、查註從蒲積中歲時雜詠收入續採詩中。據子由詩用韻相符、載題總寂圖詩前。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總寂圖跋兩集符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今改編入集。子高名迥、公爲賦芙蓉城者、改名。遹字子開。

訪歐陽棐叔弼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爲託。欒城集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諾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

入謁大夫人、以中子追請婚婁[1]女。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

黃庭堅始拜公都下。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元祐中、乃拜子瞻都下、實聞所未聞。**謹案**黃魯直以治平四年劉煇榜下登第、爲葉縣尉、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知太和縣、監德州德安鎮。時以召爲校書郎至京。本集奏狀、東都事畧同。山谷年譜作德平鎮、誤。

作庭堅所遺洮河石硯銘。本集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云、洮之壖、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于者、黃魯直。

十二日、爲柳仲遠題憩寂圖。本集題憩寂圖詩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合魯直下一句。黃魯直次韻詩云、松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寥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龍眠不似虎頭癡、筆妙天機可竝時。蘇仙漱墨作蒼石、應解種花開此詩。謹案此詩查註據續補遺編入元祐二年詩內、誤。今改載元年案中。

與王詵相遇殿門外、話舊感歎。詵復以詩相屬、和韻。謹案此詩施註原編元祐二年九月十五日詩後、查註、合註從、誤。敘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爲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始遇於殿門也。今改編於此。

送陳睦知潭州詩。續通鑑長編云、元豐八年十一月、鴻臚少卿陳睦知潭州。

二月六日、罷免役、復差役、差官置局、詔公與議。墓誌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



君實憤然。東都事畧云、元年二月乙丑、罷雇役。誥案二月六日、巳罷雇役、復差役、置局集議、命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純仁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言之。公狀稱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而不及范純仁者、蓋公之所見亦與范同也。其論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原疏本集不載、見於辯劄中者已詳於前矣。時免役已罷、置局集議者爲詳定差役之法耳。據子由後狀自復差役、不善之處甚多、蓋以未下郡縣講求之故。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也。時光所薦士、並在差中、皆爭以此効尺寸、而元豐舊臣尤欲以此附和自存、盡改差悉以舊章、胡混損益、人皆優爲而爲功則鉅、易於干進。純仁欲緩行、已爲衆所惡、而公欲守舊法、則此局卽當撤、所差官卽當罷。此曹何以自見。宜其羣起攻之、而光至於憤然也。此乃舉朝之怨所歸、與子由攻諸姦、偏捕剿蘇、自此終其身在荆棘中行矣。

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邵本載續補遺中。查註移編於此。其題皆作元祐元年二月八日、似不誤也。因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狀不應再値起居院、後有考定、故載明於此。

十五日、進韓維讀三朝寳訓事。本集講筵進記云、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寳訓、至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册。又錄一本上進、意惟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誥案公爲起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稱今月十五日，公以上年十二月到禮部郎中任，在任半月始除右史，已在十五日後。由是推之，當爲元年二月十五日所進。蓋故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邇英輪官講讀，無正月也。今考定此條，則前之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信矣。**和王觀亭詩。閏二月六日，書子由夢李士寧事。**本集書子由夢中詩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遇，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遲子。**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頑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躐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謹繳。凡公集所載墓誌，皆二月遷中書舍人，此乃三月之誤。欒城集原文作二年，尤誤。據公詩，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作申公詩，紀年錄亦作二月八日，似無誤。而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還范子淵詞頭狀，與墓誌二月之説合。但公已遷去，不應是日更值起居院，二者必有一誤。又考范子淵狀後接載三月十六日繳吳荀狀，自二月八日以後越閏二月，中間脱略。此范子淵狀乃三月八日而誤作二月八日，故與申公詩相礙也。此文云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出入禁闥三月有餘。上年十二月到京，上水軍權監二狀，銜位前知登州軍事。上狀之後，始到禮部郎中任，又任半月，擢右史，已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後矣。由是而計，至二月八日以前遷中書舍人，僅有四十餘日，丞之奏狀，可妄云出入禁闥三月有餘


儒藏

乎。蓋公以三月初間、還中書舍人、自十二月二十日起、連閏二月、積算至三月初間計百有餘日、是爲三月有餘。續通鑑長編云、是年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胡宗愈蘇軾、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如二月除則後有閏二月、爲日已久、必不至三月而憶及其事、并云近除也。此又三月還中書舍人之確證、而本集范子淵狀之譌、墓誌之誤、無可疑矣。且作二月除則十五日進三朝寶訓、乃右史事、必移至正月十五日、始與二月八日中書繳狀合、而正月例無講筵、此又未遷之確證也。似此考定、若問諸年譜紀年錄年表、所謂視茫茫而聽蒼蒼者、更無論各註矣。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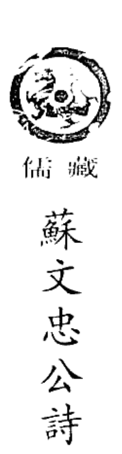
答不允。至中書舍人任、仍改賜章服、進謝上表。本集中書舍人謝表云、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忽當此選、莫測其由。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鑑之難逃。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語、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送程之邵知楚州、【誥】此詩有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句、乃任中書舍人後作也。查註列二月八日前、合註從誤。今以考定除中書事改編。

王廷老知虢州詩。查註云、伯敭長子、娶東坡女。子由有代祭王虢州文云、我遷於南、一往六年。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欒城祭王虢州文云、具官蘇軾與弟轍致祭於故虢州

使君伯敭，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㳂斯人。君在其間，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遂家中都，數過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歡呼。我還於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歸之行，過我都城。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追懷平生，哭於寢門。遣酒束脯，以寄酸辛。尚饗。詩案：此文，兩公合祭，自軾官吳中至民亦少安，止述倅杭時抗行新法，與各官不合，而廷老爲提刑轉運，獨周旋之。此公語也。以下罪廢家宋，度入轍，適在是句，及還南許女之事，至親戚惟始止，此子由語也。又自西歸之行至終篇，乃兩公合語也。子由官於宋，故云簿書之閑。還往公未嘗官宋也。子由以庚申還南，乙丑召還，故云六年。公還南止四年餘也。子由七女，在筠喪其幼者，尚有六女，故有婚因之訂。公無女也。查註屢謂伯敭長子娶東坡女，及代作祭文之說，實由誤讀此文也。合註從誤，今皆刪。又公在徐州，子由廷老皆在宋，故廷老自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虢州，其喪歸，兩公皆在京，故合祭之，乃元祐二三年中事也。既考定矣，偶憶公詩有平生無一女句，乃偏索全集而不可得。客有專嗜蘇集者，至舉問之，答曰：未見有此句也。子誤憶他人詩耳。越數月，忽於無意中見之，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因不更改，而附載於後，以見讀詩之難，而註尤不易。語惟虛衷自勉，以期少誤而已。

八日，繳進范子淵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



儒藏

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兖州、其兖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卽非責降有罪去處。又緣子淵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伏候勑旨。［貼黃］此狀是否作責詞、且須請旨、特錄載以見羣小之誣也。

行范子淵知兖州勑。 本集勑云、勑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於牧民、尚勉求効、以蓋前愆。

行王誨知河中府勑。 本集勑云、勑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之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

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勑。 本集勑云、勑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析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行范祖禹著作郎勑。 本集勑云、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

行孫覺給事中勑。 本集勑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沖淵、丕承祖宗。

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別茲封駮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閤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必以稱朕意。

行范子淵改知峽州敕。本集敕云：敕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闕]此敕乃范子淵知兗州，復爲言者所論，故又改峽州，亦爲三月所作。本集所載西掖告詞，凡二百十餘首，起於三月，迄於八月，均無月日可考。至于誨、餘于佚，范祖禹、孫覺四首，從范子淵二首中間選錄，而子淵二首則以繳狀年月爲據，以是知皆三月作也。餘未詳月日者，皆不載。

和錢勰病起詩。[闕]題作答錢穆父舍人病起。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人錢勰充天章閣待制。約其編次，乃三月作。

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送康師孟歸洛爲書贈別子由赴臨汝詩。本集書別子由：先君昔愛洛城居，一

首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觀詩留別，此其一也。其後避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誥案：康師孟，東平人，見施註。

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蔡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竊哀先帝至明至斷，不刊之語，輕輒改易，義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令後有敢爲起等章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伏候敕旨。誥案：公與章惇自來交惡，時子由既奏逐之，公復形於奏牘，自是爲不解之讎矣。

四月，與王鞏及其姪震、張彥若、戴仲達游寶梵寺，讀歐陽修在執政日寄王素詩。本集書歐陽寄王太尉詩云：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誰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聾。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詩，敘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遊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皆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誥案：跋云姪孫子發，即王震也。

和王鞏六首并贈其姪震，又和送晁失孝少詩。

二十三日、繳進陳繹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準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奏、望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斷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己、計斷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贓準例除名。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厥罪至以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録、復典大邦。所有誥命、不敢依例撰詞。

爲法秀作法雲寺鐘銘。本集法雲寺鐘銘敍云、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

和朱光庭初夏暑雨詩。五月一日、韓維拜門下侍郎、自是朔黨起。東都事畧云、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韓億字宗魏、其先眞定靈壽人也、徙開封之雍丘。景祐四年、參知政事。八子、絳字子華、熙寧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縝字玉汝、元豐八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講案　維字持國、絳之弟、縝之兄也。門下即參政所改。是韓氏父子兄弟、已四相矣。有宋用宰執子弟、太過亦是一弊。元祐宰執不可以子弟目之者、獨范純仁耳。維於絳縝之間、可稱彼善。但維乃神宗舊邸、日夕稱薦王安石之人、郎不當用。況子由與孫覺、王觀等累章攻縝汗暴、至四月己丑、縝始罷去、相距二十八日復用維、何也。彼以四相門生故吏聚於一時、雖不援引、宜其人



多。明年、呂陶張繼援引親舊分布要地。繼雖去、遂至衆口鑠金。此朋黨之所由起也。當時指擿洛蜀黨者、則竟指適之、惟朔黨多不敢名、至南宋猶爲之諱、亦見其羽翼之盛、雖五世而不斬也。

十八日繳進張誠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所有告命、未敢撰詞。

繳進李定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未敢撰詞。

行王安石贈太傅敕。本集王安石贈太傅敕云、敕、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誥案王安石以是年四月癸巳卒。據此敕、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之罪、上通於天矣。安石緣此

四人進用、既誤國矣，茲則盡變熙寧法而絕無行譴，罷以帥臣。其變法又曰以母改子，然則新法之咎專以歸過君上，不必惇、京之姦而攻之也。此四人者不肯認錯，故其所爲如此，而寧援羣姦以亂國之柄，殊不知再一召亂而宋不可爲矣。詞曰「斷以己意，古今所無，胡不百年，爲之一涕」，可想見其憤然而行筆也。餘詳後條。**行張誠一分司南京責詞**。本集勅云：勅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誠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於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二十五日乞罷詳定役法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議論委是疏漏。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又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



厘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誥案 此劄追敘前年十二月登州召還與司馬光論議役法、及給田募役事、已摘載前卷案中。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局與議役法、因所議不合、至五月請罷詳定局差遣也。本集不載議狀、故摘此補之、并為註明。

六月、行呂惠卿安置建寧責詞

本集勅云、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黃慶基劾狀云、軾行既呂惠卿告實、誣先帝。公辯劄云、原降詞頭、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責授散官安置、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臣安敢減落。誥案 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均應重譴、首當正安石之罪、如是則國法伸而綱紀立。大姦遠徙、使之沒齒無怨、則羣小反側之患自絕迹矣。無如安石本由結託韓維、呂公著進用、文彦博、司馬光亦力薦之、

一時傾風、直如聖人再出、以致富弼、韓琦皆爲發動。神宗在潁邸、韓維日夕稱薦。逮一朝專政、此腹心之疾、自臟腑内潰出也。元祐更化、此四人者自欲掩覆、故於安石之罪、悉包涵之。光方寢疾、聞安石死、謂然而歎、謂執政曰、介甫但執拗、贈卹宜從厚。却將安石輕輕放去、而以不韙悉歸之神宗、不聞公著輩有一言爭之也。既欲改熙寧之法、罪熙寧之人、乃於罪魁則厚褒之、惠卿則重貶之、曾布、章惇並與大藩。其餘呂嘉問、邢恕、蹇周輔、范子淵、鄧綰、李定之流、或出或放、便謂了事。此豈可以服天下、示大公乎。宜其羣小反覆玩弄、而禍不旋踵也。然則若何而可。曰、此宣仁失正本清源之道也。神宗固嘗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光、公著爲師保。此元祐並相之章本。然至紹述興而未嘗有以是爲宣仁辯者。蓋神宗之意、本指講筵、如謂付政、即出神宗遺意、此羣小所不知也。故此二臣者、惟當處以經筵之任、起文彥博、意在使遼夏知之、此裝綿縻耳。及其既誤、又須爲老臣地、殊多扞格。此三相一執政有發行法、不用則源流清矣。當安石處盛望之日、獨張方平識其大姦、謂必亂天下、如使爲相、則雜進之羣小不可給也。更以范純仁、韓忠彥輔之、閒隙何自生乎。如是則源既清而本亦正矣。所謂變法者、惟青苗一項斷不可留。在簾聽之初、即當罷之、不必留爲諸臣口舌。乃不能遽捨、而姑徐徐者、此宣仁失計也。茲既誤矣、惟當獨罷青苗、其變役一項、純仁、子由諸人有議、只須緩行、隨時補救。其他不可者、惟權鹽綱窰、富變通之餘、皆因事更正及分別等差、仍於郊恩放赦去之。如是則仍若遵循元豐、而變之不覺也。其奈司馬光引用在洛有連多人、首以正名定分歸過神宗、黨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自爲名也。君子之好名、與小人之負販、無以稍異、而誤國則一。惟公識此、故獨於制詞之要者、皆推本神宗之意、而其後猶不能自立、則所謂以母改子



儒藏

者、尙何解乎。宣仁不知相張方平以鎭羣小、而首召呂公著。公著素重安石、而輕方平、與其父夷簡之薄范仲淹相似、故於元祐初老臣恩例特爲抑之、併奪其神宗特留之宣徽使。方平託目疾以終老、遺言不許子孫請謚。此因公著發也。王安石日錄凡受恩如富、韓、文、呂、歐陽及所交司馬、范、蘇諸人、鮮不譏貶、殆盡獨方平素藐之而日錄不敢置一詞、論者以爲畏其大也。故云欲盡破安石邪黨、令老姦自死、莫若相方平。宣仁雖不知出此、不可謂秦無人也。非久光薨、公著獨相、輒苟安了事、自始誤至終矣。至安石之褒與惠卿之貶、公所不得與聞、但奉行詞命。乃羣小於安石美詞、視若固有、而惠卿書詞、則遷爲口舌、卒以此爲坐罪首一大款。是皆諸臣以私害公、因以自蔽、而至於謀國不臧也。欒城集六月八日上乞罷呂惠卿宮觀狀、今據此載六月中。

行陳侗知陝州勅。 本集勅云、勅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顧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往勉之。【誥案】陳侗六月知陝州、見本卷詩註。

二十五日、薦朱長文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劄子奏、伏見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取進止。

論坊場役錢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

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樁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乞詳酌指揮。**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上議富弼②配享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台③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錄奏聞。**七月奉勅祭西太一宮和韓川韻西太乙宮見王安石題壁猶存次韻。**詩案詩有秋早川原淨麗句乃七月初作。**和子由韻送顧**



侗知陝州詩。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衛尉少卿陳侗知陝州。**行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副使勑**。本集勑云、勑具官顧臨、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厚、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偷。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為稱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告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滯、有長者之風而不偷。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勑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為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詰案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唐義問河北轉運使告、指先帝用聚斂之吏。公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七月、顧臨為河北轉運使、今據此編。**二十三日乞罷劉攽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强。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器、文章爾雅、博學强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行蘇頌刑部尚書勑**。本集勑云、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為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

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蹈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産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緈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誥案：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告、以武帝之暴相擬公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蘇頌除刑部尚書、據續通鑑長編載元年七月、而謂其初除喪者、誤。以制詞論、未終喪也。

八月四日、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八月四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行下。伏候敕旨。誥案：青苗雖罷、而熙豐餘毒、流爲積欠。其後雖累有赦文、吏胥因緣爲奸、官司催擾如故。元祐之末、民爲積欠所壓、困憊特甚。京東路皆流乞江南、



至於麥熟不歸、緣所獲不敷償欠故也。悲夫。

二十二日、與王鞏子由觀黃庭堅詩題後。本集書黃魯直詩後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行劉誼知韶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附錄】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劉誼知韶州告、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公後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

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勅。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弊、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爲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具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附錄】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李之純河北都轉運使告、以厲王之亂相擬。公後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已上黃慶基奏劾中書舍人指斥先帝時事、呂惠卿、唐義問、蔡頴、劉誼、李之純五條、今並於集中檢出原文登載。其劉誼、李之純二勅、以未能確考月日、附載於此。慶基原奏及公辯劄、詳後卷三十六總案。

告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進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伏望追還異恩、以厭公論。紀年錄、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合註、翁方綱云、宋

史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蘇軾爲翰林學士。又云長編亦載是年九月丁卯。閏案宋史長編諸說均未確考。本集八月四日不散青苗狀在中書舍人任。九月論約束狀在翰林學士任、空其日不塡。據奏議不可辨也。更考內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二年十月十四日西京赦文、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凡三篇。此北扉麻制、非西掖告詞也。公如尚在西掖、豈能越俎而謀之。如謂此明堂赦原係西掖屬草、則後兩年公在北扉、不應有後二作也。史稱九月辛酉大享明堂、以神考配、赦天下、是月丙辰朔、辛酉即六日也。本集所載係肆赦之日、非撰文之日。公自有除命、則上狀辭、批答不允、則再辭、然後宣召入院。既入院、當在赦之前十日。上此文、即尚書省奉行頒發、亦須預爲之地、內廷不能六日付外也。凡草麻、召對內東門取旨、不到北扉、向由草附。改載於此。

批荅不允再上辭免狀。本集狀云、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速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

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差供奉官宣召入學士院、上謝宣召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按】英宗嘗欲召入翰林，神宗亦欲召修國史，爲韓琦、王珪、張璪所沮。此云先帝，專指神宗欲付國史事也。計自英宗以來，凡淹滯者二十二年。

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疏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揚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適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蓋伏遇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

再謝對衣金帶馬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俛僂，流汗交併。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篤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覽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上笏記　本集笏記云：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疏，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收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

作明堂赦文　本集內制明堂赦文云：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煢煢在疚。永惟冒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恩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聽。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既臨，海寓寧乂。三垂之兵罷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

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惟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懋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惟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剌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說。崇此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沖人。遵遺教於前、咎成法於後。涓選吉日、臬躬上儀。奉璽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右烈考。於時夙齋、軒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僾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祐賚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閟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　於戲、漢廷祀帝、著於郎陟之諭。唐室施仁、因以御門之吉旦。蓋禮盛者文縟、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隽。協恭致治、以輔邦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illegible]本集內制八百餘首、文繁體備。大祇起於元祐元年、而止於四年。其明堂赦文爲最前作、因以冠篇。其餘次敘參雜不一。六年再入、爲承旨、僅五月。本集無六年內制。各作別列、尋求其故、蓋所作無多、併混在內、因檢出其可辨者、分前後約選百數十首、並著於編。大畧如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原廟告虔、寺觀致禱、外藩部落、邊臣使客、朝聘燕饗、撫綏存問、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皆約取之、既以備一代之制度、即以備一集之體裁。其樂語之帖子詞一類、施註已採附詩後、查註復割取其教坊詞之口號與帖子詞、同編卷四十六。今從查編、此則不存樂語一門也。

九月一日、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薨於西府、朝士方致齋不赴。六日、大享明堂、以神宗配、大赦天下、



禮成、不賀。轍覲朝。公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本集狀云、蒙陛下擢臣爲兩制之首、其孤陋以古禮治喪事、不受弔。衆方譁、邵博聞見後錄云、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事、專用古禮。東坡自使所來弔、伊川止之、東坡不顧以入。孫升談圃云、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司馬諸孫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皇宋治迹統類呂陶云、明堂降赦訖、二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卽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意、固是無礙。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皆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僨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不可歌耶。而三省六卿皆集、宣仁哲宗臨奠、入哭甚哀、贈太師溫國公、襚服從厚、斂以水銀龍腦。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治喪事。公作行狀。本集司馬溫公

行狀云：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illegible]皐碑載謚，此不載者，謚議未定，可見迫促爲此文也。凡大臣之喪，禮出朝廷，命求下私家，不敢擅行喪禮，君命復爲文正兩制官發之。本集公祭文云：左僕射贈不可測也，故緦三家村畢。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枉尺追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有蔡則勦，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刈穫而飲，實蓄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喪，天爲雨泣，路人垂涕，刈我衆倚，左右瞻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illegible]三省公祭文，乃子由所撰，載欒城集；尚書侍郎公祭文，乃黃庭堅所撰，載山谷集。此屬兩制公祭文也。公既爲行狀，范景仁取以誌墓，其家乞公書石，公曰：「范二丈作誌，不當辭，然非三家之福。」卒不書。公當日慎之如此，而卒坐訕謗，是一見其誣也。邵博載有墓銘，今錄其畧云：皇皇我宋，神器之重，下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塞，乃於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詾詾。險陂儉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蠹，方復任



公。在棄萬國，未克臧終。二聖繼承，朝訪夕諮，公既在位，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朞月，援溺振渴，利與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書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蓄考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知，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聞乎。山高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終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八日，作王詵詩跋**。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饑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十日，除起居郎**。續通鑑長編云：元年九月，蘇轍爲起居郎。誥案：欒城集詩題云：去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蓋入侍在十月後也。**十月二日，賀遼國正旦書**。本集賀遼國正旦書云：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鄰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於頌禱，罄論陳。元祐元年十月二日。誥案：此書乃宋年例納幣，即賀正也。澶淵之役，寇準極不欲和，而羣小譖準以幸兵，真宗且願出百萬，準不得已，以三十萬和之，遂貽子孫無窮之害。此景德元年事也。自是遼好者三十九年，至仁宗慶曆二年，西夏用兵，方在困弊，契丹乘釁以重兵壓境，欲割關南十縣，且求婚。富弼拚身命往爭之，遂罷求割二說，歲增銀絹各十萬兩疋，晏殊會議，其名曰納。神宗深憤此事，志欲富國強兵，羣小探其隱而中之，因以召亂。至徽宗國是日非，而欲挾貪於虎狼之口，傳紹述之名，又自覆其鼎也。康王南渡，殺其金所父之岳飛，而以兒臣事之，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兩疋。其後雖各減五萬，而金之秤尺無法，貼耗通融，歷費需

索、各項不可勝計。又正旦生朝遣使、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帛一千疋、腦子香茶藥物稱是。外遣泛使、則倍此數。而使副前往、禮費甚繁、亦皆代辦。至於前赴彼界、搭蓋棚屋、般運什物、防護銀絹、監候回退、部夫支應、均屬有司管認。樞密院差官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官十二員管押絹綱、隨帶左帑庫子杯子、先於臘月下旬至盱眙、隨同歲幣正副使、添帶將官一員、兵三百人過淮呈樣、開歲三日長交、兩月訖事。其使者之來也、在遼時已有迎勞燕射、朝辭宣賜、沿途賜筵諸費、地方承應、不在此數。至金遇事增益、費尤不貲。計每年常例賀旦賀生、跋來報往、而正副使不絕於道、信日不暇給矣。嗟乎。準與飛操可不和之具、務梔之使不得申其志。其無準與飛者、復無仁宗之德、又欲彊為之、使準終主戰、其見殺當與飛等、亦無補於不和之一策、而和之則其流弊、遂至於是。如此書必稱信幣例也。宋自有其國、胡乃歲以數十萬取信於遼、金、蓋非專任小人以柄而親之、信之不可奪之、必不至是也。可不鑑哉。

六日、雄州撫問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軺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獎。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飭使軺、來陳慶幣、川途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本集賜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云：勅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④。眷[illegible]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勅書云：勅乾德、朕躬執珪幣、大



饗會親。勝布渥恩、偏覃諸夏。肆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賜徽章、以昭異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十七日、賜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

本集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辭恩命不允詔云、勑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惟才難之歎、予堅以待其求。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辭。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公自註、蘇頌表云、自揣材薄、敢冒優除。伏望收還成命、聽。伏嘗辭、明有詔命、未敢祇受。

二十日、賜范鎮赴闕詔。

本集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云、勑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耆艾之變、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無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冬至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齋文。

本集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靈游。

奏告永裕陵表本。

本集皇帝為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諡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闕之辰、無復瞻陽之慶。恭惟諡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繐幕空深。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

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悦，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彦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彦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意。**十一月二日，雄州白溝驛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内制口宣云：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修阻，宜頒宴衎，以勞勤劬。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日，賜吕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吕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即欽承，毋煩退避。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賻夏國嗣子乾順詔。**本集賜故夏國主嗣子詔云：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薄賻之禮，以爲存没之光。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子由除中書舍人。**續通鑑長編云：元年十一月，蘇轍爲中書舍人。**二十一日，**



爲王詵書黃泥坂詞。本集書黃泥坂詞跋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稾、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原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考試館職策問。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編、以備採擇。二十九日、召試學士院、按畢仲游、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並擢館職。誥案畢仲游字公叔、嘗從公游久矣。元祐初爲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九人試學士院、公擢爲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爲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爲太學錄、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其仲游、庭堅薦主未詳。仲游嘗上書司馬光、極論更法利弊、光爲之聳然、或光所薦。庭堅則孫覺、李常在朝、固不乏薦者也。凡除館職必

登第歷仕成資、再經保薦、召試學士院入等、始授。故黃、張、晁先入館、而秦觀不與。庭堅年譜以公爲在朝詩伴、此江西君子之言也。張耒嘗從子由學於陳州、或有以耒爲少公客者。謂。據公詩、張舜民在九人中。**與鄧聖求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和者盈帙。寄王齊愈書。**本集與王文甫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文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十二月五日、與狄詠同館北使於都亭驛、記狄青遺事。**本集書狄武襄事云：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七日、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矧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本集記虜使誦詩云：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詩案】此乃追憶之作、今載於此。**與狄詠觀王伯庸帖。**本集記王伯庸知人云：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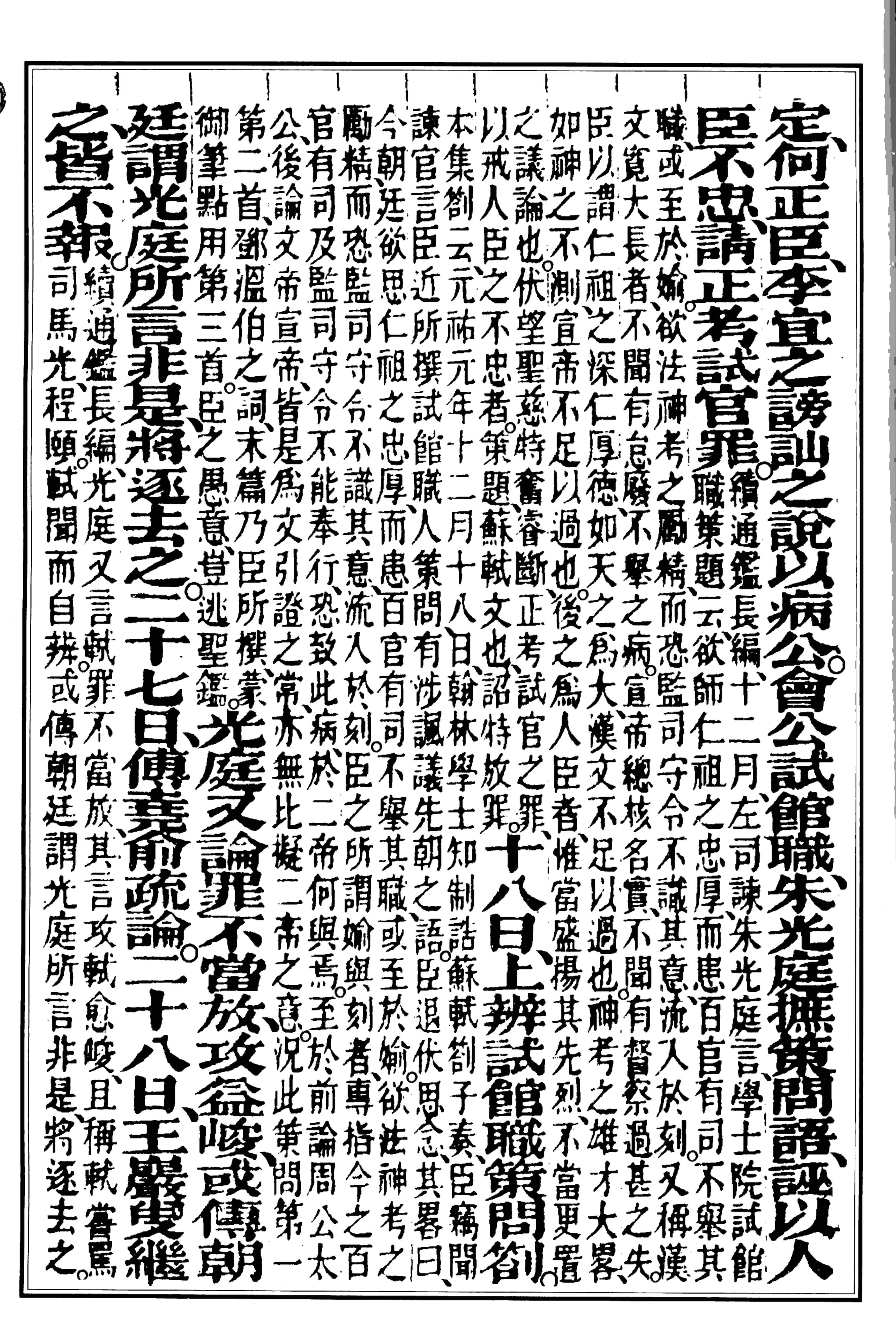


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題詠所藏石屏劉有方虢國夫人夜遊圖詩跋鄧愼思石刻。**本集跋鄧愼思石刻云、軾在黃州見鄧愼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飮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奉勅撰司馬光淸忠粹德之碑。**本集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諱光、字君實、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靑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郞、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靑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敎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清忠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

過汝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本集興國寺浴室六祖畫贊敘云：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尙在陰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噫！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少陵儀璧，不以爲礙，彌天同輩，不以爲黍。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俛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東都事畧：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擢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多人所難言者，罷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纖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罷知滁州。詩案：公以嘉祐丙申寓居浴室，至是元祐丙寅，爲三十一年。文無月日可考，因附載於後。彭汝礪乃言官之諍諍者，併錄其事云。

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祖述熙寧間沈括、舒亶、李



定、何正臣、李宜之謗訕之說以病公。會公試館職、朱光庭摭策問語、誣以人臣不忠、請正考試官罪。續通鑑長編：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為人臣者、惟當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之議論也。伏望聖慈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鑑。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二十七日、傅堯俞疏論。二十八日、王巖叟繼之、皆不報。續通鑑長編：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言攻軾愈峻、且稱軾嘗譏司馬光、程頤、誑聞而自辨。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各上疏。疏入，不報。註云：是月二十七日堯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巖叟繼之。東都事略：朱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臣謂仁宗雖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渝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傅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等乃已。謹案 堯俞、巖叟非光庭之比也，何乃有此一舉。彼但知光庭將逐，欲挽救之，遂不知顧惜國體，而黨禍由是以起。因有誘宣仁爲呂后、則天，老姦擅國，及誣哲宗爲藐躬，陷孟后爲左道者，此風一開，罔知忌憚，則堯俞、巖叟之罪不可追矣。事略於朱光庭傳極毀此三人，而於傅堯俞、王巖叟傳則盡刪以爲之諱，其意似若惜之，而正所以愧之也，旨微矣哉。**自是朋黨之禍起。**

謹案 前論爭役一事，爲黨怨所歸，羣起攻之。時司馬光已有逐公之意，會宣仁不次擢用，且論廷臣，此中自除，故中寢也。朱光庭乘隙而起，遂有洛黨之目。若傅堯俞者，即爭役爲難之人，與王巖叟皆朔黨也。然劉云，言臣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則諸黨皆在其中，但洛黨開其端耳。又劉云，臣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此又其禍不由洛黨之證。先是韓絳本附王安石以取相位，其弟縝繼之，又爲相，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皆先後有連，其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無從區別。子由將此數姦攻去，皆其黨所切齒者。時韓維猶爲執政，引用親舊，分布要近。明年范百祿、呂陶等復將韓維攻去，又皆川人所爲，於是朔黨指公爲川黨，而洛黨指公爲蜀黨矣。然維雖去，而其黨皆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遂撫而有之，自是互相援引，此攻彼擊，詭變百出，日以叫躍攢擾爲事。至紹聖初，併摯、燾、韓維、安世等皆反戈攻之，而欲

致其死矣。所謂洛、蜀黨者，皆單門也。各以文學爲氣類，其人皆釐然可數。半皆酸溢，毫無囊橐，豈能與累朝累世權姦將相合羣羽翼相抗。故洛黨遭其一擊，而不能再振。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不黨。所恃于由在政府，而子由幾爲攻去者不一而足。八年之中，公已三出，可以知其故矣。凡史家無公攻洛黨章疏，其見於本集辯劄中者，受誣而辯，亦有憤激過當之語，然無異仁宗應兵，雖天地鬼神諒其無黷武之心也。故劉安世則摭拾孔疏而已甚，公則絕無專攻程事劄狀，與自奏臣豈記憶小怨之語始終如一，以視朱光庭輩必誣以十惡大逆，而謂適與報此口讎相當，是則心術爲不同矣。餘詳卷三十三總案各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斐：當作「棐」，見本頁上文，指歐陽棐。

②陸伯：當作「陸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一《議富弼配享狀》。

③崔合符：當作「崔台符」，見右引書。

④芳：當作「方」，見《東坡七集・内制集》卷一《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撰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祐二年丁卯、公年五十二。是年三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殿。四月旱、詔避正殿、減常膳、復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五月、李清臣罷、劉摯尚書左丞、王存尚書右丞。六月、安燾知樞密院事。

正月一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齋文。本集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棄黃屋以上賓、奠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伏勝緣、式開淨供、仰順義堯之德、永追釋梵之遊。

八日、傳堯俞、王巖叟再上疏。九日、王覿上疏。東都事畧、王覿言、願陛下姑置眾論、取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苟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

十一日、呂陶、王覿上疏。東都事畧、呂陶奏臺諫爲天子耳目、官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誥案、呂陶所奏、不詳何日。所論與王覿畧同、併載於此。

十二日、有旨堯俞、巖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堯俞、巖叟、光庭違旨上疏。十七

日，公再上辯劄。本集劄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令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頌之。伏觀二聖臨御已來，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臣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臣豈謗議先朝者哉。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illegible]】十

【案】此劄所敘論役法事，已分載與司馬光論役及奏罷詳定役法條下。

八日，堯俞、巖叟同入對。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孫升上疏。【[illegible]】孫升，憸人也，其談圃所記詩案云，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此非嘉之之詞，乃不滿之詞也。升言王安石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爲戒。升以公議役法不隨，故有此奏。宋史云，孫升論蘇軾，世譏其失言。

公四上劄請外。二十三日，詔令供職。二十六日，作張方平楊繪書。本集與張



太保安道書云、某以不善俛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爾。禍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又與楊元素書云、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杜門待命、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誥案】書中所言荆者荆公、温者温公、謂同朝皆附和之人也。其說如此、是搆怨起於詳定役法、而不始於弔喪之隙也。辯劉摯及此事、可證。

二十七日、同見紫宸殿門、光庭、堯俞、巖叟並免行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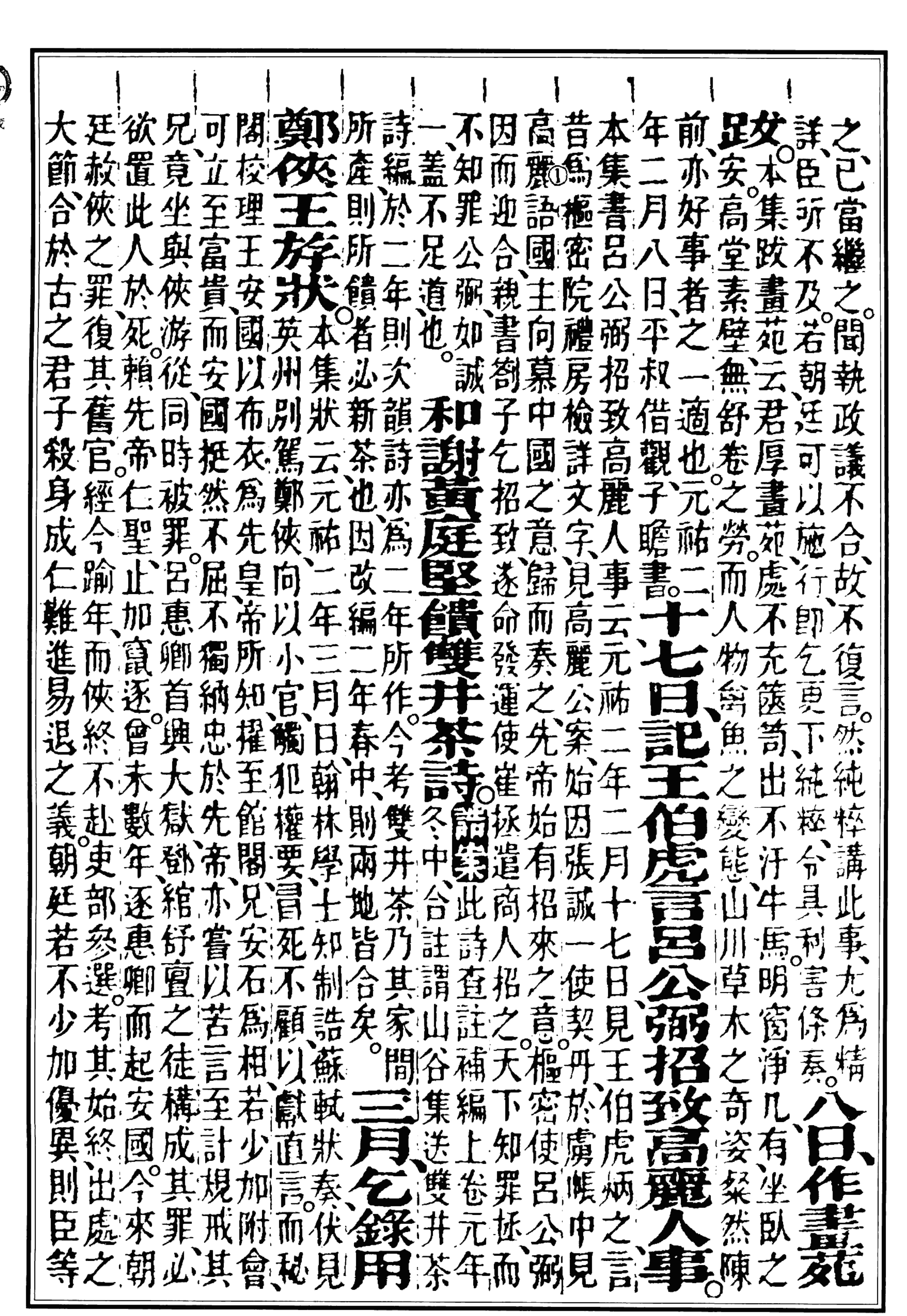
續通鑑長編註云、二年正月八日、堯俞、巖叟再奏。九日、王覿奏。十一日、覿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巖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同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軾再辯。十八日、堯俞、巖叟同入對。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孫升奏。二十二日、進呈堯俞、巖叟所奏。二十三日、詔令各供職。是日、孫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見於紫宸殿門。此一段事方竟耳。東都事畧朱光庭傳斷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黄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為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宋史本傳云、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誥案】仁宗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激成朋黨之患、幾陷富弼、餘如杜衍、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並皆罷斥。介亦幾有剖冢破棺之禍。然仁宗在位、小人究有忌憚、故卒成至治、而此患既

瘳、不復更作。迨元祐之際、朱光庭首開朋黨之禍。自是小人毫無忌憚、而君子之道日消、釀成痼疾、朱社以屋。此史斷所以嚴於事畧也。如朱光庭輩、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是矣。

玉堂栽花和周尹韻、記白樂天西掖通東省詩。本集記樂天西掖通東省詩云、元祐元年、子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子白執政廳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搆小亭、種竹開牕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牕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作牕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諸案此條元祐二年所作、月日無考、今附載於此。

勅撰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本集內制祭文云、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諸案公所有內制、凡事之鉅者、莫不推本神宗。如欲訕謗、則此種文最易流露。觀其自神宗崩、下手已早、爲斡旋之地、而此心可見矣。哲宗據來之邵抄襲朱光庭輩誣陷舊案、並不考其內制是非、放之海外。迨至孝宗披覽此集、始知羣小之顛倒黑白以誤國者、大率類是。而漢陽諸姬、楚盡之也久矣、可不重慨也哉。

二月一日、繳進給田募役議劄。本集劄云、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竊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今臣發



之已當繼之。閒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八日，作畫苑跋。**本集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十七日，記王伯虎言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本集書呂公弼招致高麗人事云：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①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和謝黃庭堅饋雙井茶詩。**誥案：此詩查註補編上卷元年冬，中、合註謂山谷集送雙井茶詩編於二年，則次韻詩亦爲二年所作。今考雙井茶乃其家間所產，則所饋者必新茶也，因改編二年春中，則兩地皆合矣。**三月，乞錄用鄭俠王斿狀。**本集狀云：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狀奏：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祕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游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欲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

恐俠告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常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

十四日，景靈宮奉安神宗御容朱表。 本集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云：伏以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答臣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眞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赴景靈宮導引歌辭。 本集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辭云：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腸斷屬車音。春色瑣瑶林，雲闕海沈沈。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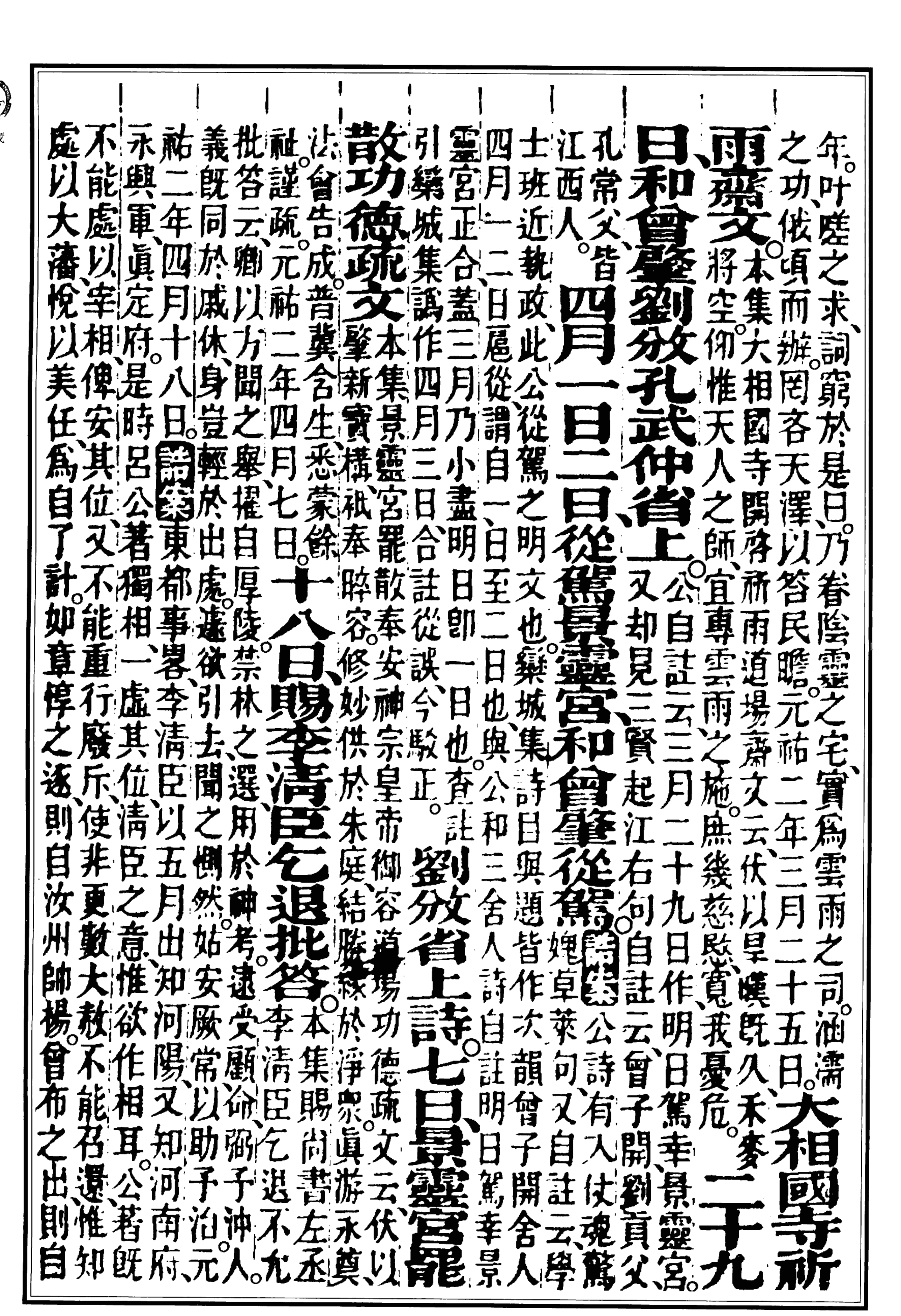
神御殿張挂祝文。 本集內中神御殿張挂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云：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儼如在位，咸不違顏。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

案：內中神御殿與景靈宮宣光殿有別，今以同屬祥除之事，併載於此。

[illegible]神宗大祥，徹饌除座，躬扶神御別設祭文。 本集神宗皇帝大祥祭訖，徹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云：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即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

景靈宮奉安御容畢皇太后行禮祝文。 本集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云：伏以奕奕祠宮，巍巍天像，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徽誠。

二十五日，集禧觀祈雨青詞。 本集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云：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衆



年。叶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爲雲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頃而辦。罔各天澤、以答民瞻。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大相國寺祈雨疏文。**本集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云、伏以旱暵既久、禾麥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覽我憂危。**二十九日、和曾鞏劉攽孔武仲省上。**公自註云、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又却見三賢起江右句自註云、曾子開、劉貢父、孔常父、皆江西人。**四月一日二日、從駕景靈宮、和曾鞏從駕。**詩案公詩有入仗魂驚媿卓萊句、又自註云、學士班近執政、此公從駕之明文也。欒城集詩目與題皆作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謂自一日至二日也、與公和三舍人詩自註明日駕幸景靈宮正合、蓋三月乃小盡、明日即一日也。查註引欒城集譌作四月三日、合註從誤、今駁正。**劉攽省上詩。七日、景靈宮罷散功德疏文。**本集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云、伏以肇新寶構、祇奉睟容。修妙供於朱庭、結勝緣於淨界。眞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祉。謹疏。元祐二年四月七日。**十八日、賜李清臣乞退批答。**本集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云、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遂受顧命、弼予沖人。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憫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詩案東都事畧、李清臣以五月出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永興軍、眞定府。是時呂公著獨相、一處其位。清臣之意、惟欲作相耳。公若既不能處以宰相、俾安其位、又不能重行廢斥、使非更數大赦不能召還、惟知處以大藩、悅以美任、爲自了計。如章惇之逐、則自汝州帥揚。曾布之出、則自

太原、歷、眞定、河陽、瀛州。此皆重寄，豈朝廷養奸地乎。須知此曹高牙大纛，坐擁厚貲，並不稍見德意，歸來覆算，仍以被辱被逐論也。觀其所爲，無異闕門養虎，又若開門揖盜。一旦召還，則朝發夕至。此本集乃明示覆局，皆逆知之，惟元祐宰執在夢中耳。

十九日，薦布衣陳師道狀。集狀云：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

二十日，上乞留顧臨給事中狀，不報。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滿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送顧臨使河朔、家定國知懷安軍，和張問喜雨詩。聽章家琵琶，作水調歌頭詞。本集水調歌詞敘云：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爲善？答以退之穎師琴詩。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爲歌詞。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之。其詞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



塡然作氣千里不流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眞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問風雨置我腸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誥案此詞無年月可考。據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正月章楶爲吏部郎中四月出知越州時楶正在京也因附載於此。

集禧觀洪福殿謝雨朱表。本集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云伏以旱暵爲烖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霈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

五月十二日賜韓絳到闕生餼口宣。本集賜集禧觀使鎭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云有勅卿力辭繁劇歸卽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餼以勞驂騑。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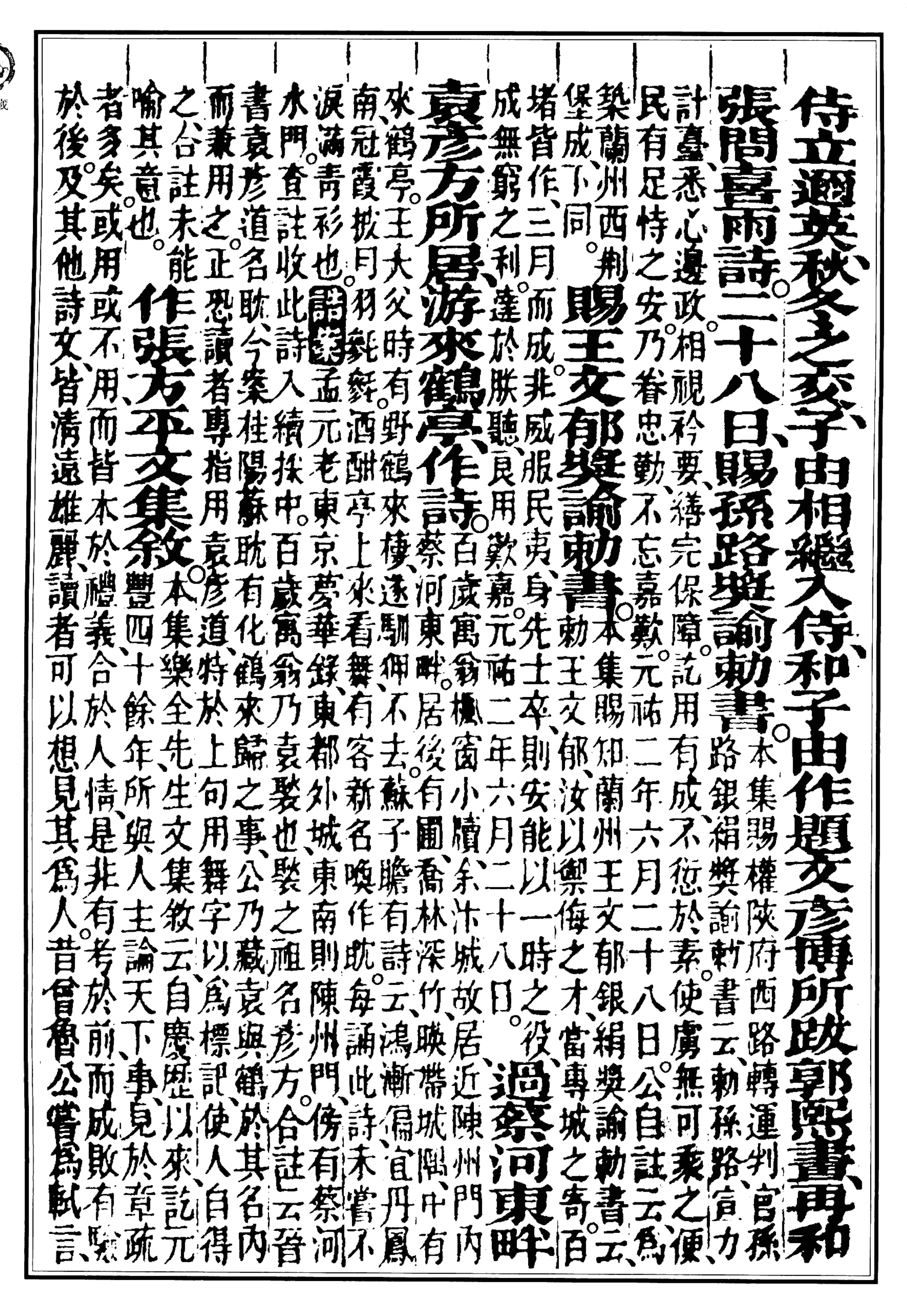
神宗禫祭祝文。本集神宗皇帝禫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云寒暑之變忽焉再朞練禫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卽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二十九日賜羣臣御殿復膳允批答。本集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云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剋茲旱烖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愧於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修明其事何以責應於天承思其終無忘納誨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誥案此請御殿復膳第五表批答也其第一表批答作於四月二十二日相距月餘似太遲。宋史四月癸卯雨戊申御殿復膳相距僅六日不必連上五表此所載月日均有譌也。今仍依本集俟再考。

和劉攽獨直省中詩。

六月一日賜羣臣表請舉樂不許批答。本集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禮之

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
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潸焉而出
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
竹、乃傷耳之聲、干戈羽旄、皆泫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
感慕。元祐二年六月一日。**四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遏密之制、雖
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歲月。金石在御、㴑
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
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元祐二年六月
四日。**九日、再賜批答**本集第三表請舉樂、不許批答云、鐘鼓以導和、羽籥以飾
喜、舉之飲食之節、適於口體之宜。今哀麻之除、莫敢逾制。
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
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賜曹佾生日口宣**本集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
宣云、有勑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
我寵頒、永增壽祉。元
祐二年六月九日。**謝三伏早出院表**本集謝表云、臣輒言、君逸臣勞、固上
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
異恩、而許夙退。伏念臣等謬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
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
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十八日、賜皇弟佖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山南東
道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佖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勑卿以棣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
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公去歲春夏**



侍立邇英、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和子由作題文彥博所跋郭熙畫、再和張問喜雨詩。二十八日、賜孫路獎諭勅書。本集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勅書云、勅孫路、宣力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繕完保障。訖用有成、不愆於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自註云、為築蘭州西刜堡成、下同。**賜王文郁獎諭勅書。**本集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勅書云、勅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過蔡河東畔袁彥方所居、游來鶴亭作詩。**百歲寓翁楓窗小牘、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圖、喬林深竹、映帶城闉、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披月羽毿毿。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誥案】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都外城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查註收此詩入續採中。百歲寓翁乃袁褧也、褧之祖名彥方。合註云晉書袁彥道名耽、今案桂陽蘇耽有化鶴來歸之事、公乃藏袁與鶴、於其名內而兼用之。正恐讀者專指用袁彥道、特於上句用舞字以為標記、使人自得之、合註未能喻其意也。**作張方平文集敘。**本集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昔曾魯公嘗為軾言、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

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本集趙清獻公神道碑云：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於朝，天子以愛直名其碑，而命臣軾爲之文。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景祐元年進士。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得虔州，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熙寧三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五年，成都以戎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復徙治杭。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

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集於王詵西園

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云：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觀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

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謹案】此集在二三兩年之間，而劉涇將赴莫州倅，故置二年爲當也。自袁彦方以下四條，皆以未能確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麗：此下當脱「人私」二字，見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三《高麗公案》條。

儒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謹撰、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祐二年丁卯、是年七月、韓維罷。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十一月、蘇轍爲戶部侍郎。十二月、興龍節初上壽於紫宸殿。七月一日、賜皇伯祖宗晟生日口宣。本集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勅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袞。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宜示寵頒、以綏壽祉。元祐二年七月一日。八日、玉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射弓劍物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致命寶鄰、出游禁籞、爰敦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元祐二年七月八日。十一日、賜文彥博已下坤成節香酒果口宣。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卿翊贊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呂陶范百祿劾韓維罷、韓黨以公爲川黨。東都事畧云、七月辛未、韓維罷。呂陶遷左司諫、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維出、本集劄云、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誥案】此川黨之說所由起也。公本韓門、且與維厚、維雖知公心跡、而其黨已牽連及之。蓋子由實



巳攻逐韓縝、其黨併計之、即皆川人之事、故曰川黨、公無以自明也。但呂陶、所言甚正、若因此指爲即蜀黨攻洛黨之羽翼則非。朔黨於川人有不解、辯洛黨無請之甚。**和錢勰新涼詩。告下、兼侍讀。二十六日、上辭免侍讀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降詔不允。八月一日、進謝上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此蓋伏遇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托、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眞若多聞。語案此七月、命伊川罷在八月、可證道命錄影射之誣。**次孔武仲韻送張商英提刑河東。**宋史元祐二年七月、張商英由開封出爲河東提刑。**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詩。**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六月、承議郎張舜民通判虢州。**洛黨賈易投朔黨攻公、并請逐其師、語侵文彥博、宣仁怒、罷易諫職。**續通鑑長編八月、蘇軾程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賈易請併逐二人、語侵文彥博、太皇太后怒、呂公著言第不可復處諫列耳、乃止罷易諫職。又九月王覿言、蘇軾立朝以來、咎愆不少、乞補外、所上章留中不出、當深察其邪正眞僞而審處之。語案王覿論奏附載於此。**十日、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銀合兼傳宣**

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夙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防秋、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賜熙河蘭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本集口宣云、卿等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講兵足食、想極賢勞。宜有寵頒、以彰眷遇。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十六日、賜皇弟偲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勑卿棣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康之慶。其膺寵錫、以介神休。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二十日、賜皇叔顥生日口宣。本集賜皇叔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荊王顥生日禮物口宣云、有勑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二十二日、賜李常乞戍邊不允詔。本集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云、勑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關、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已癬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懷、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謹案**米元章題跋稱公擇尚書、而東都事畧、哲宗立、進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從成都府、行次陝郊卒、年六十四。無試戶部尚書事、可補其闕。

二十五日、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禮詔。本集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口宣云、勑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



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蓍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賜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本集批答云：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爲可，略古之道也。卿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賜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况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既成已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邇英閣進讀**本集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云：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誥案：宋以秋八月至冬，至遇隻日，邇英閣輪官講讀，故公以七月杪兼侍讀，此乃集載進讀首篇也。**二十八日，百寮稱賀答詞。**本集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云：因狡戎孰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二日，熙河蘭會路賜种誼銀合茶藥及撫問蕃官漢蕃將校已下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懷。元祐二年九月二日。**撿青泥吉、**

告神宗永裕陵祝文。本集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僉、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麋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几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蟊蠈。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署、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元祐二年九月。

七日、賜滕元發等初冬衣襖詔。本集賜前兩府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云、勅元發、歲將墐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笥之珍、以示維藩之寵。服之安燠、體我眷懷。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賜諸路舊官初冬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濬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勅書云、勅瞎氊、職在捍邊、志常面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恩報。

賜諸路屯駐衣襖勅書。本集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勅書云、勅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

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就賜御書詩各一首。公得紫薇花絶句、進詩一篇及謝賜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音金樽、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璧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久侍燕閒、與聞講學。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



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遍於鍾王。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付與子孫。

二十日、永裕陵下宮開啓齋文。

本集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云、橋山永望、莫贍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眞馭。元祐二年。九月二十日。

二十四日、賜趙君彧進奉無量壽佛勅書。

本集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彧進奉坤成節無量壽佛勅書云、勅趙君彧、相好妙嚴、表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神宗御容進發西京會聖宮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祝文。

本集祝文云、祗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崧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商英詩。

勅譔富弼顯忠尚德之碑。

本集富鄭公神道碑云、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權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除、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繼班紫宸

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徙鄭、蔡、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監修國史。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鎭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辭使相、不從。神宗即位、改鎭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者。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養疾、許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以其父所譔詔草上之。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震悼、爲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元祐元年六月、詔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臣軾譔次其事。

十月一日、賜王安禮乞陳潁不允詔。本集、賜資政殿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潁一郡不允詔云、勅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寛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强爲朕行。時近藥

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元祐二年十月七日。**七日、西京會聖宮奉安神宗御容祝文。**本集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寢。參用唐制、就侍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與靈宇、以奉祢禧。閟惟沖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天人之望。元祐二年十月七日。**賜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本集沿路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云、勅大防、於赫神考、加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蹕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祗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王明清揮麈餘話云、元祐二年、東坡先生暇日會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加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蹕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導引鼓吹詞亦是時作、眞迹今藏明清處。**導引歌辭。**本集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導引歌辭云、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西瞻溫洛與神嵩。蓮宇照瓊宮。人間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十日、受冊禮告謝祝文。**本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幷諸陵祝文云、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命邇臣、恭致成事。仰祈昭鑒、永錫鴻休。元祐二年十月十日、**十四日、西京赦文。**本集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云、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祗



遣輔臣、往嚴像設。峨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晬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責祥而効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休。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咨爾有衆、宜體朕懷。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十八日、賜韓縝張璪撫問口宣。本集撫問知河南府張璪知永興軍韓縝口宣云、有勑、卿輟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誥案】縝、璪輩雖爲子由諸人奏逐、然皆俟其自退、出用美詞、故始終恩禮如此。餘如王安禮、曾布、蔡京、蔡卞之流、並在藩鎮。元祐執政以軍國民社之寄、悉付此曹、以自保復用其黨。惡謂之調停。今錄此種文、皆以著其失也。

二十一日、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本集狀云、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趙君錫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誥案】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其殿試詆祖宗法度爲苟簡因循、譽安石惠卿輩爲忠智豪傑、遂魁天下、已載卷六總案。公此日爲覽其奏、蓋欲

借國體也。祖治時爲禮部郎中，因是出爲淮西提刑。素性狠愎，專喜諛附。紹聖中入掌西掖，詆誣司馬光、呂公著，論蔡確受遺定策，貶死王珪，如遂姦謀，則神宗失正統，不知神器孰歸。然其所陳，皆掇拾羣小唾餘，無創見也。以諂事曾布，得爲吏部侍郎，人目爲小訓狐。幾於大用，歷知唐、洪、青、定、亳諸州，所至以牟利黷貨聞。仕至徽猷閣直學士，死。**二十七日，賜王安禮銀合茶藥口宣。**本集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式輟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劉攽所和韓絳憶弟維及絳置酒見詔諸詩。**施註：元祐二年，韓絳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是冬自潁昌入京。**十一月一日，賜五臺山僧正勅書。**本集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龍節功德疏等獎諭勅書云：勅省奇等，清涼之域，仙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懃至，良極歎咨。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四日，班荆館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到闕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邈，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勤悴。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賜劉昌祚進奉銀詔。**本集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部云：勅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巍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篚以効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元祐二年十一月六日。**九日，班荆館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衡涉。宜膺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子由除戶**



部侍郎。續通鑑長編云、二年十一月、蘇轍爲戶部侍郎。上擧黃庭堅自代狀。本集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庭
堅、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絶當世。擧以自代、實允公議。誥案、公拔
庭堅館職、得除集賢校理。又逾年、遷著作郎。是時未及逾年、似庭堅爲校理
時也。此狀無月日可考、今以見於
十二月趙挺之奏牘、因列於前云。邇英閣進讀。本集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
郡不進云、軾以謂古者賢君
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
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
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
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十二月一日、內中年節詞語。本集內中御侍以
下賀年節詞語二
首。其一云、伏以齊七政於璣衡、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
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帝、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
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衛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
壽、永膺百順之祥。其二云、伏以太簇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
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
求賢審官、拔士茆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
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忱。其三云、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
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殿下道光爲內、德配周南。輔導兩
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遐邇。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
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四
日、賜韓縝等曆日敕書。本集賜外任臣僚歷日敕書云、敕韓縝、朕肇修人紀、
祗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歷。凡我承流之寄、共成

平秩之功。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賜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

本集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云、勅之純：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賓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懦、窮困柳塞、至無所訴。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詰案】李之純字端伯、時守成都、即端叔之兄也。欒城集行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勅云、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與公所撰詔合。至一爲龍圖、一爲寶文、未便遽謂其誤、或原降詞頭本屬寶文、及撰上、又改龍圖、此種參錯、往往史傳記載互異、蓋脫去其中原委之故。撰詞各有吏主稾、均不能誤也。據徐一夔考云：諸閣藏祖宗御書圖集、太宗閣曰龍圖、眞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又朝野以來朝野雜記①云、列宗皆有閣、惟太祖、英宗無御集、故不置閣。觀此、則詔中祖宗文章等語始悉。

上考試館職策問。

本集試館職策問云：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召試學士院、擬廖正一等賞館職。

東都事畧、廖正一字明畧、安州人。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

秘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瀹以飲之。正一詣軾，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於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既監玉山稅，以卒。欒城集行廖正一秘書省正字勅云：朕登延儁良，兼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册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時案下年公權知貢舉，正一爲考官。

十一日，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勅書。 本集勅書云：勅，卿守藩西極，慕義中華，遠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咨。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楊康國、趙挺之復祖述沈括、舒亶、李定、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賈易謗訕之說，摭策問語論奏，不報。 續通鑑長編：十二月，監察御史楊康國言：學士院選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撰題者蘇軾也。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舉自代黃庭堅，庭堅罪惡尤大，尙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考其設心，罪不可赦。

喬仝來游，贈詩。

二十一日，記王詵所遺墨。 本集書雪堂義墨云：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二十六日，賜外任臣寮進賀受册賜馬

儒藏

詔勅。本集進賀太皇太后詔勅云、勅、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閲充庭之儀式、册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良深嘉歎。又進奉皇太后皇太妃詔勅云、勅典忠勤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賜馮京進賀節馬詔。本集賜保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云、勅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効充庭之駿、足慶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與歐陽棐、晁補之、張耒游戒壇、公患目昏、記耒論醫。本集目忌點濯説云、前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送家安國得教授歸成都、作詩寄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東坡甚煩、葺治乳媼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寶兒想見頎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嘗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也。願偏致此意。

與東林廣惠論鑄碑法。本集與東林廣惠禪師書云、古人字體殘缺處、美惡真僞全在模刻之妙、根尋氣脉之通、形勢之所宜、然後運筆。虧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昔王朗文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絶。要必能書、然後刻、況復摹哉。三者常相爲利害、則吾文猶有望焉耳。

爲張鈞臣作仁宗御書頌。本集仁宗皇帝御書頌敘云、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

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

題淨因院臻老眞贊。 本集淨因淨照臻老眞贊云、淨故能照、爲照故承。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眞、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覷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爲贊。

爲王鞏作太宗御書跋。 本集書王鞏所藏太宗御書後云、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揮灑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鞏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作張益老十二琴銘。 節略 本集十二琴銘、一震陵孤桐、二香林八節、三號鐘、四玉磬、五松風、六古媧黃、七南風、八歸鶴、九秋風、十漁樵、十一九州璜、十二天球。其震陵孤桐銘之後二句云、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餘不全載。又案自目忌說以下七條、皆元祐間事、先後無考、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朝野以來朝野雜記：應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此下引文見原書乙集卷四。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祐三年戊辰、公年五十三。是年三月、御集英殿策進士、賜諸科及第出身一千一百二十二人。四月、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胡宗愈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十二月、范鎮定鑄律度鐘磬等、以進、令禮部太常參定。

正月一日、和子由省宿致齋詩。大雪過常、農民失業、商旅不通、下詔引咎。九日、再上行差役不便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試論其近弊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歿、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責降、以戒妄言。誥案此劄本集誤作二

月九日，時方較士，不應有此奏。合後劄觀之，此乃正月九日劄也，今更正。十六日，同傅堯俞、胡宗愈、錢勰、劉攽會宴韓絳私第，題團扇詩。詩案：韓絳去冬自許入京，奉旨留京觀燈未去。是日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宴於私第，出家妓十餘人奏樂。其新寵曰魯生，即公爲題團扇者也。此詩查註類編上卷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詩後，誤，今據侯鯖錄改編於此。詔公與吏部侍郎孫覺、詳案：東都事畧孫覺由給事中遷吏部侍郎。本集貢院共論特奏名劄貼黃云：臣覺見備員吏部。以是知孫覺在吏部任也。中書舍人孔文仲、詳案：孔文仲由起居舍人擢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據續通鑑長編：二年十一月，孔文仲爲中書舍人。其知舉時正爲中書舍人也。同權知禮部貢舉。公念大雪數千里，道路艱塞，舉子不及偏赴省試，至御試又以分考逼促，凡考官亂等第不一，因上疏展限，乞照南省不分初覆考，從之。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欲乞自今日已後更展半月，若慮放榜遲延，恐趁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以此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便定等第，前後不相照，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



竊意祖宗之法，分考官爲四處，以防僥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從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

二十一日，領貢舉事。本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誥案】此條本集謂正月爲二月，今據後狀更正。**與黃庭堅、鄭君乘、上官均、單錫、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晁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鄧浩、張耒、李公麟、梅灝等爲參詳、點檢試卷等官，同入試院。**○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元祐三年正月，東坡與莘老、經父同知貢舉，魯直、熙叔、元輿、彥衡、子明爲參詳官，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季、明略、无咎、堯文、元忠、遐叔、廣發、君時、天啓、志完點檢試卷。【誥案】鄭君乘字元輿，嘗官於黃州，又爲河陽倅，見黃魯直題跋。彥衡乃邵武上官均也。君貺乃宜興單錫也。器之乃大名劉安世也。成季乃濟北李昭玘也。明略乃安州廖正一也。无咎乃鉅野晁補之也。堯文乃○陵舒煥也。子發乃四川孫敏行也。天啓乃丹陽蔡肇也。志完乃晉陵鄒浩也。其自署爲魯直者，乃分寧黃庭堅也。又有號子明者，乃吳郡梅灝也。餘未暇詳考者，置弗論，此但據所知者耳。又如舒城李公麟伯時、淮陰張耒文潛，皆同爲小試官，而題名所無。不題姓名而稱太學題名記，皆不可解。公嘗謂魯直之文雖佳，而不適於用。知弟者莫若師，其信然乎。

二月三日，試禮部進士。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時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内臣鄭永崇、石君召伺其坐起，以傳義誣執，過爲凌辱，公**

以爲傷士心、虧國體。上巡鋪舉覺不當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二月三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押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準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別無違礙，顯是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科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十一日，再劾巡鋪內臣陳慥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二月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巡鋪官提到懷挾進士，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無不驚駭。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乃敢號令衆卒，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有旨送內侍省提逐之，士皆悅服。二十一日，與黃庭堅、晁補之會李公麟齋舍，書鬼仙詩。本集書鬼仙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爺孃送我青



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啓會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作也。又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户，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誥案：春渚紀聞載黃魯直、秦少游多爲仙鬼詩及道語，人有求書者，輒以此應之。至有一詩見百餘本者。此豈公之遺風所及耶？抑別有所避就耶？壽朋不詳何人，是科添差小試官十人，而題名記忽遺其多，疑此本有殘缺也。二

十九日，論特奏名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翕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

試考官精加考較，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三月二日，奏號。黃魯直太學題名記云：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譜案：以後考定四月五日辛巳論之，三月朔當在丁未、戊申之間。魯直不云朔，即為三月二日，是月乃丁未①朔，蓋大盡也。

考校既畢，六日，待諸廳參會。

和黃庭堅書馬試院中詩。本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聰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嚙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蔡天啓、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驟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

榜出章援、章持、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為舉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為文皆法坡，遂為第一。遂揭榜文，始知子厚子。譜案：援、持皆章惇之子，致平乃援字也，持同登第。**孫勰、**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元祐間，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譜案：勰乃孫介夫之長子，未弱冠時從公學於杭州，已詳卷七總案。**劉燾、**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為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



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嘗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爲魁等、後拆封、乃劉燾、無言也。【誥案】劉燾乃劉撝劉誼之姪、吳興人。然見於施註者、多有殘缺不能詳也。據此條、載有試題而題名記并張文潛遺之、今補載。

李常寧、周燾、史容山谷集註云、濂溪二子、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周燾登第、終徽猷閣待制。施註云、終寶文閣待制。【誥案】濂溪周子、道州營道縣人、燾乃次子也。史文多不甚詳、惟蘇元老傳載燾政和中爲成都帥、宰相喜開邊、致茂州蠻叛、燾遽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止之、且爲決策。燾不從、以是得罪。本案後列元老傳可合觀也。明年、公帥杭、章援爲秀州幕。周燾爲轉運判官、並從公於杭。公浚治西湖、築長堤、援有力焉。

皆登第。李廌獨見黜、作詩送之。本集與李方叔書云、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

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魏了翁跋蘇文忠墨蹟云：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側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已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語案】公屢奏未出榜時，黨人先有失士之論，蓋自知舉命下，董敦逸已論奏取士必不當，其餘造作不一，而流傳小說多有章援、章持竊得李廌策題之說，此不足道也。乃查註全載趙潛說，而摘公與李廌書三數語，自詡辯正，其辯云此必章惇父子造爲此語以誣公。惇父子大姦深險，非癡騃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辯正實出情理之外。如查註引趙彥衛說，即可不辯也。今刪去，錄公原書，觀書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即再知舉，未見其必售也。讀魏了翁語，辯者尤可愧矣。

孔文仲力疾考校，還家卒。宋史云：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瘁，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十四日，游金明池，和宋肇韻。二十日，與錢穆父游池上，并和穆父雪中見憶詩。邇英閣進讀。本集：叔孫通不能致二生云。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



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誥案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輪官講讀。其時公已領貢舉事，據本集劄狀前後銜位皆載兼侍讀，惟貢院諸劄不載。此必有其制度在也。因載此條於出院之後云。

韓絳卒於京師，既還許州，爲文祭之。

本集祭韓獻肅公文云：在昔仁祖，清淨養民。維時忠憲，秉國之鈞。盛大蕃衍，啓其後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博陸堂堂，扶陽濟濟。公將於外，鉞鉞彤戈。虔共匪懈，柔惠不苛。韓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弼，王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當期頤。天弗憖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宮，士大夫涕洟。維此僚寀，拜公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話言在耳，已哭於帷。在公已矣，邦國之悲。靈輀啓行，窀兆有期。舉觴一慟，與公長辭。續通鑑長編云：元祐三年三月甲寅，韓絳卒。

作韓絳挽詞。公以羣小攻擊不已，連上劄以疾乞郡，及召見，宣仁諭曰：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朝廷主張，令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公退，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令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

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今既未許請郡，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附案】賈易、韓川亦攻館職策問，趙挺之言，貢舉以三經新義取人，蘇軾主文，決黜落，長編謂誣之也。

四月四日，公鎖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吕公著平章軍國事，吕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附案】除目數句，據邵博聞見後錄補載，前已考定三月丁未朔，則四月爲丁丑朔，其初四日乃庚辰也。餘詳後註。宣仁諭曰：官家在此。有一事久待要學士知，學士進用乃神宗皇帝之意，帝每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公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皆泣，左右亦感涕。續通鑑長編云：三年夏四月辛巳，是夕，蘇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



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誥案墓誌不載此事、東都事畧雖載不系年。宋史本傳載元祐二年、似因有前年爲團練語、故列於二年也。續通鑑長編載於三年四月辛巳、語較事畧、宋史加詳、又首有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二語、皆事畧、本傳所無也。邵博聞見後錄所載大畧與長編同。其首云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較長編多除目數語、此乃長編、聞見錄同一所本、而長編改載除目、復存宣既承旨句、故其刪述顯然也。又東都事畧云、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所載之日即長編載公入對之日也。考本集內制三年四月四日、行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其辭免不允三詔行於六日。此乃四月五日之命、而公以四日鎖宿禁中、是夜承旨草麻。據宋史、凡草麻、召對內東門、次日即下。又考二年十二月八日興龍節、是日丙戌則辛巳、在十二月三日、凡歷百二十日、而辛巳重遇、當在三年四月三日。中遇兩月小盡、即又退至五日、此事畧所書乃五日之命、故云辛巳。而公之承旨草麻皆夜間事、自應載於四日。長編又以是夜屬之次日、故亦云辛巳。參觀諸說、無可疑義、則本傳爲誤矣。**除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麻制。**本集除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制云、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

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於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衆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

除呂大防左僕射麻制

本集除呂大防左僕射制云：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闈，尉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誥案　此三制成於頃刻之間，擷史稡經，悉出吐屬，可見其奮迅如風矣。所用「民亦勞止」，取其以雅對頌，天人貫下。倉猝之際，豈暇遂



句計其出處哉。乃賈易彈章云、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云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何至比於周厲王、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其後坐議訕、乃羣小復伸前說、趁鍋下米、此其一款也。

除范純仁右僕射麻制。

本集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牢固、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躋。俗彌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而省、進貳文昌。眷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五日、作宋子房畫山水跋。

本集跋宋漢傑畫云、僕囊與宋復古游、見其畫蕭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遥遥趨後庵、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又云、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又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②，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③。漢傑真士人畫也。夏文彥《圖繪寶鑑》云：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姪。善畫山水，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官至正郎。漢傑之孫莊，字臨仲，其山水氣韻得家法。餘已見卷三總案宋選條下。**六日，賜呂公著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邸闈，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元祐三年四月六日。**賜呂大防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朕命，卿其少安。元祐三年四月六日。**賜范純仁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七日，賜劉摯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賜王存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王存，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辭者。元祐三年四月七日。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務。更練愈久，聞益已多。以積日而稍遷，觀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辭為。元祐三年四月七日。**賜胡宗愈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



詔云、勑宗愈、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操守不回。雅望在人、旣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羣言之公。毋復固辭、以就遠業。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賜趙瞻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勑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縉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八日、賜孫固辭恩命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云、勑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舊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發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樞、今貳東省。其承休寵、以副眷懷。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十一日、賜許將赴闕詔。本集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云、勑許將、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出殿方國、則修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吸踐厥職、佇聞嘉猷。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十二日、賜呂公著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强、如猛獸之衞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懾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辭、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賜呂大防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哉。三者誠當今之大計。

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顧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畀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范純仁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受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畧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媿於允蹈、豈不賢於力辭。祇服厥官、思所以稱而已。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賜王存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夫志大有遠畧、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十三日、賜孫固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躐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循大義、毋事小廉。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十四日、賜胡宗愈斷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云、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哉。閱來章、甚非所望。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賜趙瞻斷**

來章批答。本集賜新除左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絀於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爲，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十八日，賜河北兩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將校口宣。本集口宣云：有敕。卿等憂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勸，想各平寧。體我至懷，受茲時賜。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十九日，宣召許將入院口宣。本集口宣云：有敕。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賜西蕃首領阿里骨詔。本集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云：勅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畧，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溱西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効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五月一日，同轉對。條上三事并和子由詩。本集狀云：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準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謹

條上三事如左。一、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若此十餘人者，而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豈不殆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更與大臣商議，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略】【案】其一，惜名器。一次放進士諸科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至嘉祐末年，舉人、恩賜出身，近歲流弊之極。乞詔大臣詳議，令後諸科過落之法及奏名出官務在精覈。其一，論冗官。蔭文官、遇科場試策論，蔭武官即試弓馬，三人中解一人，及年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二條略爲表裏，文繁不能節，錄述其大旨而已。

三日，記蘇頌言張士遜中孔道輔事。本集記孔道輔事云，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劾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陳慥訪公京師，寓[illegible]於汝公浴室。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數來游，題其父希亮所藏柏石圖詩。【案】此詩



施註原編五月一日同轉對詩後，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陳季常唱和詩，因改編黃州卷內，合註從誤。今考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某局事雖清簡，而京第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又據所載黃庭堅跋語，陳季常以元祐三年寓碁簣於興國浴室，公與范百祿、黃庭堅時過之，而山谷題跋亦載此文，是施編並不誤，查註直夢囈耳。今復施編之舊，餘詳後跋浴室題名條下。

宋子房惠李承晏墨，謝以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載試院觀伯時畫馬詩後，邵註收入續補遺中，查註不載，合註復收入補遺中。漢傑乃宋選之子，特欲滅跡，又以李常爲可棄，故改編前作，并删此詩也。外集編知貢舉時，與公書跋年月相符，是漢傑之在京審矣。今據此改編入集。

六月二日，瑤津亭祈雨齋文。本集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云：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農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孰拯疲民於重困。有嚴祟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膏澤。非獨起枯焦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辭與含生，永均介福。元祐三年六月二日。

十四日，賜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兵級傳宣撫問口宣。本集賜北京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及都轉運使運判監承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口宣云：有勅。卿等夙夜河壖，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從示寵頒，少慰勞苦。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賜馮京銀合茶藥口宣。本集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銀合茶藥口宣云：有勅。河役方興，吏民在野。暑雨之際，綏御爲勞。膺此寵頒，尚加愼護。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作德音赦文。本集德音赦文云：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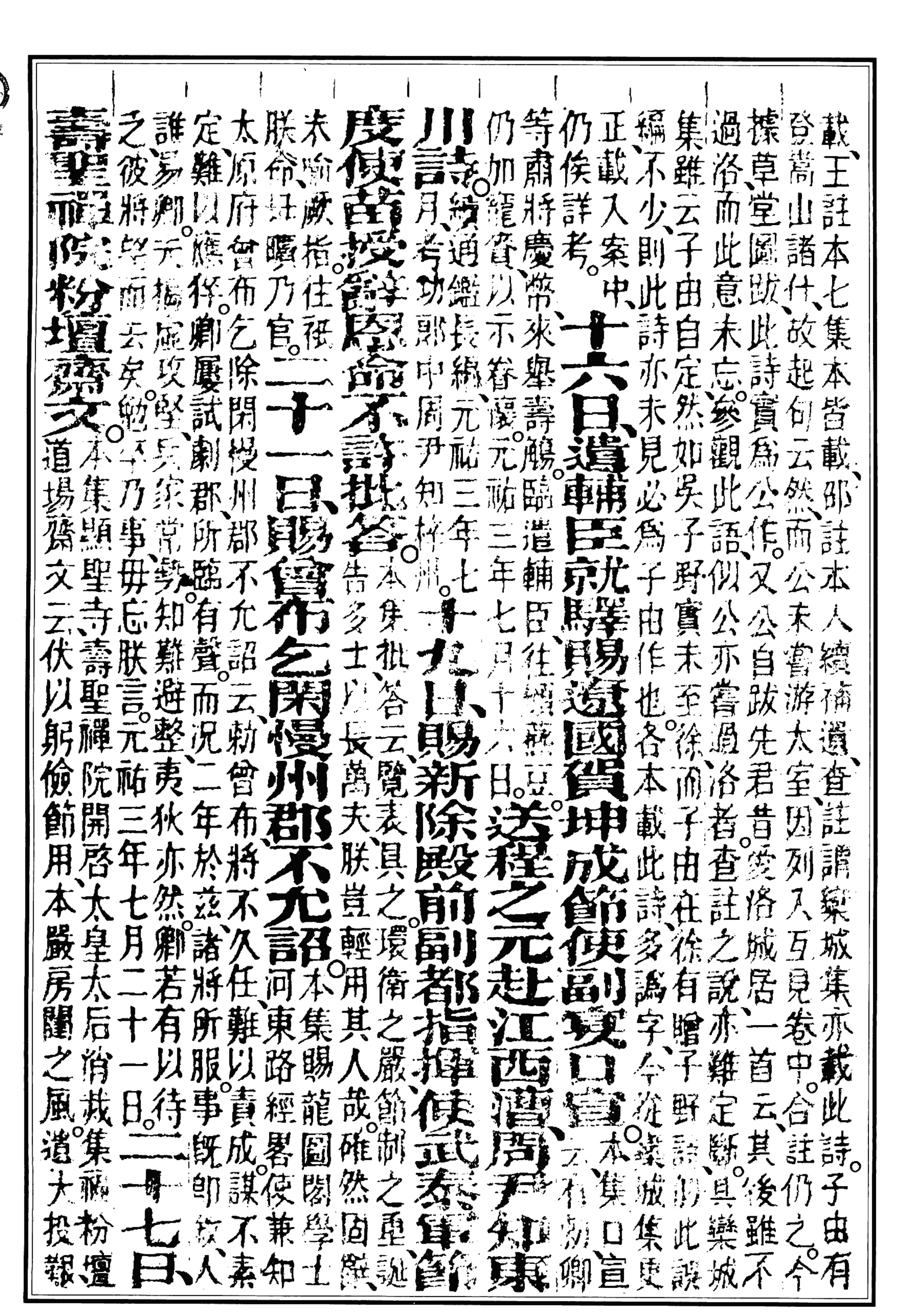
下、朕以眇躬、佬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於茲、時適尚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竭苟去煩、夙夜願治。乃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以來、久陰不霽。農夫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猶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犴、究滯尚多。工役煩興、人咨胥怨、鬱成繆盭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恩、以召善氣。

於戲、遇災而戒、事修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俟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元祐三年六月。

七月八日、遣國賀坤成節使副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初抳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醻。式示眷懷、且旌勞勸。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十二日、賜文彥博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勅。元老在廷、百官承式。路扶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館伴北使於都亭驛、見劉元方所藏盧鴻草堂圖、作詩。會追過遠同來省、併使作之、因跋其後。本集盧鴻學士草堂圖詩云：昔為太室游、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蹋生足。徑歸不復往、繼望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為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箴筒、大馬同一束。嗟余縛世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修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本集跋盧鴻學士草堂圖云：此唐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追過遠來省書、令同作。謹案此詩施註原編不



載、王註本七集本皆載、邵註本人續補遺、查註謂欒城集亦載此詩。子由有登嵩山諸什、故起句云然、而公未嘗游太室、因列入互見卷中。合註仍之。今據草堂圖跋此詩實爲公作。又公自跋先君昔愛洛城居一首云、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參觀此語、似公亦嘗過洛者。查註之說亦難定斷。具欒城集雖云子由自定、然如吳子野實未至徐、而子由在徐有贈子野詩、則此誤編不少、則此詩亦未見必爲子由作也。各本載此詩、多譌字、今從欒城集更正、載入案中、仍俟詳考。

十六日、遣輔臣就驛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宴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綏燕豆。仍加寵賚、以示眷懷。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送程之元赴江西漕、周尹知東川詩。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七月、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

十九日、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不許批答。本集批答云、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誕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豈輕用其人哉。確然固辭、未諭厥指。往祗朕命、毋曠乃官。

二十一日、賜曾布乞閑慢州郡不允詔。本集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閑慢州郡不允詔云、勅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劇郡、所臨有聲。而況二年於茲、諸將所服。事既卿狎、人誰易卿。矧摧屈攻堅、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乎乃事、毋忘朕言。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七日、壽聖禪院粉壇齋文。本集題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禧粉壇道場齋文云、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闥之風。遺大投艱

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裁於厥身。敢即仁祠、肆陳争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轉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鑑。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奉宸庫翻修齋文。**本集奉宸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云：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聰直之鑑、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祈昭格、永底純熙。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五日、作苦樂說。**本集苦樂說云：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髣髴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同子由、孫敏行、秦觀游相國寺、觀王詵畫竹、題名寺壁。**周公謹癸辛雜志載羅壽可再游汴梁記：相國寺石刻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游碼石、有作、湛奄主詩。**【詩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卷內移編元年丙寅、合註謂爲未確、而公在京無與相國寺僧他作、今據石刻題名、類編於此。餘詳本詩題下。**十八日、宣諭武泰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勅書。**本集勅書云：勅、朕以苗授賦材勇毅、馭衆整暇、擢爲宿衛之長、寵以節旄之榮。惟爾邦人、當喻朕意。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邇英閣進讀。**本集狄山論匈奴和親云：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

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悉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九月一日、書師送石揚休北使敘。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雄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椎酒牀、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為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二日、賜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本集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云、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髦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五日、邇英進讀寶訓、上述烖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月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烖為福。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淩、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

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誠恐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傳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若不窮究曲直、則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黄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吴。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虚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若將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爲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



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聖鑒。**十七日、書贈柳仲矩。**本集書贈柳仲矩云、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作文驥字說。**本集文驥字說云、馬之於德力、盡於蹄齧、智盡於竊銜詭轡。以蹄齧之力爲千里、以竊詭之智爲道、迷此之謂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逸民秀才之子、蘇子由待④郎之外孫、小名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此見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後省書。**二十八日、作還丹訣。**本集大還丹訣云、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皆處於此、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其尾而爲列星。徵之、信之、審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九月、錢勰出知越州。**程之邵出守泗州、曹輔赴閩漕詩。**施註曹輔元祐三年九月自太僕丞爲福建轉運判官。**公以羣小交攻、讒謗日至、復引疾乞外、特降詔不允、遣使存問。十月七日、賜御**

謄進謝賜表。本集表云：臣伏蒙聖恩，特賜實假將理。今月七日，又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踧踖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暉。正使麻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愍。贊以舊新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塡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十七日，再上陳情之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病，恩禮之重，萬死莫酬。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其後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



劉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監司體量、而榮附會隱庇。臣始職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榮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周密齊東野語云、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附錄〕周密此條、可補公當制事實、附載於此。【二十三日、書出局詩】。本集書出局詩云、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那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那君看。那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誥案〕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值玉堂三句、本在十一月一日詔賜宮燭法酒題上。此乃記復值玉堂後賜物之日、非謂以是日復值玉堂也。據此記、則二十三日之前、已值玉堂、故有出局之詩。今移此三句於前詩題、則仍其舊云。【三十日、內中冬至詞語】。本集內中御侍已下賀冬至詞語三首、其一云、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

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堯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官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其二云、伏以書奏清臺、驗歷家之邃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微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其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福。其三云、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絲線、知宮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憾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送周表臣出守漢州詩。六日、相州賜遺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敕、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犯風霜、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衎。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十八日、賜宗晟斷來章批答。**本集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云、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切。既寒暑之一變、宜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邇英閣進讀。**本集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云、軾劄、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也。至於樊魏謩之極諫、深處於無



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誥案】鄭公之後、北宋時有訪之者、其告身猶存、然淩夷之甚矣。

作蹇拱辰道士眞贊。本集葆光法師眞贊云、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又黃庭堅贊敘云、余旣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法師、而龍眠居士畫余二人像其後。【誥案】是時拱辰在京、公有送歸廬山詩、此贊必同時所作也。

三十日、賜李瑋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勑、震夙紀辰、遹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顓修淨供之嚴、亦旣告成、宜膺寵錫。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十二月一日、賜皇伯祖宗暉已下香酒果口宣。本集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云、有勑、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五日、班荊館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到闕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霧之嚴凝、念車徒之勤瘁。宜伸燕衎、以示眷懷。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玉津園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射弓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使節有華、鄰歡載講。旣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寵頒、以旌命中。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六日、與過論詩人寫物。本集評詩人寫物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過。

七日、退朝、微雪、與子由飲王鞏清虛堂、觀近作。子由嘗與孫洙過此、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各賦一詩。八日、朝賀興龍節、侍宴殿門外、以詩示鞏。賜宴尚書省、記蘇頌言眞宗信李沆事。本集記眞宗信李沆事云、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

再記王鞏述陳執中薦吳育事。本集記又云、是日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九日、賜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本集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云、勅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覩來請、有槩于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十日、賜賀興龍節尚書省宰相已下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



加龍賚、以示眷懷。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十五日、作黃庭堅浴室題名跋。

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摩西來六祖師、人物皆絕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與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簟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本集書魯直浴室題名後云、後五百歲浴室邱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誥案】黃魯直云元祐三年、公云是月十五日戊子、誥已考定本年正月三日辛亥、於本卷和子由上辛祈穀、省宿致齋詩註中、并論合註所引續通鑑長編正月己丑公知貢舉之誤、更以本案前所考定三月二日戊申、四月五日辛巳推之、則戊子遇望、當在十月十二月兩十五日之間。又以范景仁墓誌卒於是年閏十二月癸卯朔推之、其戊子乃十二月十五日、是月小盡、故閏十二月爲癸卯朔也。今自上年興龍節丙戌起、至是一年之中並已截清有據、則正月必無己丑日、而長編之誤、無可逃矣。

二十一日、論周穜擅議配享、劄。

本集劄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穜、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穜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鑑。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

巳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説、陰啗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游説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臣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是使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詩案。此劄公祇以臺諫予司馬光、此非公一人之言、蓋當日之公言本如此也。

記蘇頌言盛度責錢維演告詞。

本集跋盛度責錢維、演告詞云、盛度錢氏婿、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祀、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迫、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妹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方集論白周稽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二十八日，侍延和殿觀范鎮所進新樂，撰延和殿奏新樂賦。**本集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肯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傳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於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鏞磬之調適，燦然虡業之華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為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肆太常之業，而邇臣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侍囑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羣慝之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鄰。以清濁任意而相譏，何夔工玉，謂宮商各諸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鑄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貴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再跋進士題目後。**本集跋進士題目後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和黃庭堅效進士詩。夜直玉堂，攜李之儀詩卷，讀**

至夜半題後。答范鎮和賜酒燭詩。閏十二月一日，賜范鎮奬諭詔。本集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奬諭詔云：勑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夏之器。間有作者，猶有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謹案：公以一日行此詔，而景仁即以是日身故，其和酒燭詩所述，皆觀樂以後事，景仁或及見之，至此詔則已不及矣。聞范鎮訃，爲文祭之。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誓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暝。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間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朱子晦菴題跋云：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稾，慶元丁巳十月己卯，朱熹觀於考亭溪居。謹案：宮師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景仁年八十一，以

元祐已推之生於祥符元年戊申、實長一年。又云一日之少者、謂景仁有一日相長之誼、非後生景仁一日也。**四日、進實訓、上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本集劄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昨日所讀實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瘠寘殿庭下、覘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逃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疏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既行、蒙赦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臣之所深憂也。**六日、相州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春朝畢會、鄰邦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燕衎、以重使華。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六日。**十八日、賜遼國賀正旦使副銀鈔鑼盂子錦綵等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勑、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華之賜。受茲異寵、體我至懷。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薦何宗元十議狀**。本集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

奏、右、臣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廷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辭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以廣育材之道。**和劉攽文春日賜幡勝併答葉均王欽臣和韻諸詩。**案和幡勝四詩施註原編上卷末、查註改編下卷首、今仍編卷末、餘詳題下。**聞眉倅賈訥往祭塋、作謝啓。**本集謝賈朝奉啓云、自蜀徂京、幾數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謹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常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閒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謙逝、奠克垂淚於墓道。昔孺今榮、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案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自眉還朝、至是元祐三年戊辰、正二十年也。月日無考。**撰宜興祭古冢文。**本集祭古冢文敘云、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冢、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於子孫、嘗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千駟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游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潁之上乎。博何爲、而寂乎、壙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以澤



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詠茅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從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頃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及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遨相望於山河。子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爲余娛阿。【語案】此宜與事敘稱閏十二月三日發冢，則此文作於是月。

爲楊人中題熙寧手詔記。本集題熙寧手詔記云，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下句也。意。繪疏跡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强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人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語案】東都事略，哲宗即位，繪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又據施註，繪卒於元祐三年六月，其喪過京師，蓋亦是年冬後事也。

作歐陽修文集敘。本集六一居士文集敘云，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

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



儒藏

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爲王鞏作其父素硯銘、本集王仲儀硯銘云、汲鄭蚤閒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又作鞏所藏硯銘。本集王定國硯銘云、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子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誥案元豐二年十二月、正字王鞏貶賓州鹽酒務、坐公詩案罪也。宣仁簾聽、鞏上書言事、司馬光薦之、緣此減二年磨勘。元祐元年三月、權宗正寺丞。八月、公舉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爲臺諫所攻、出爲西京通判。公有辨劄云、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據此則辨劄上於元年十一月、而本集載入三年、誤也。其自西京倅揚、以本集詩題考之、當在二年秋間、而三年秋後已歸。是鞏在揚不及一年、即改罷也。四年三月、知海州。六月、改密州、坐罪衝替。五年判登聞鼓院。七月、朱光庭攻之、改管勾太平觀。揚康國攻之、并罷宮觀。六年五月、以子由薦除知宿州、安鼎再攻之、仍管勾太平觀。十月、以三省言再衝替。紹聖中、鞏無吏事可坐、獨免行遣。公惠州與書云、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生計漸有涯。是鞏又出爲監當矣。元符元年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其在揚坐決責無罪醫人降一差遣。而童政在新州、賊殺平民數千、亦止降一差遣。元祐政體可發一笑。鞏以累世勳閥少從公游、尤爲羣小所憎、故自元豐以至元祐、排擠殆無虛日。公亦有言者本欲中臣、波累及鞏之奏。然鞏如是折困、而終不稍改志節、處之自若、是則所以爲鞏矣。鞏傳甚畧、公爲作二銘亦不詳何時。今以其在京附載於後、而滙考如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丁未朔：當作「戊申朔」，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九。此爲王氏推斷之誤。

②抹：當作「秣」，見《東坡先生外集》卷五〇《又跋漢傑畫山》。

③卷：當作「倦」，見右引文。

④待：當作「侍」，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文驥字説》。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公年五十四。是年二月，呂公著卒。三月，胡宗愈罷。五月，蔡確貶英州別駕。六月，范純仁、王存罷，韓宗彥尚書左丞，許將尚書右丞，趙瞻同知樞密院事，蘇轍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禮部尚書。七月，安燾以母憂罷。八月，蘇轍賀遼國生辰使。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一月，孫固①知樞密院事，劉摯門下侍郎，傅堯俞中書侍郎。**正月，和王詵送梅花及栽花張退傳第詩。十二日，賜曹佾寬假詔。**本集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云：勅曹佾，卿賢戚莫二，德齒並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謁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十五日，侍宴端門，和王詵韻。何去非換文資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廷唱名，先帝見其所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闕】**二十一日，賜西南**

【案】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遠之父也。見毛晉春渚紀聞跋。



賚莫世忍進羣勅書。本集勅書云、勅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觀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二月二日、賜蘇頌乞致仕詔。本集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陳乞致仕不允詔云、勅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㸌綜之精、談笑而撫勉。思職事、以稱朕心。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三日、賜梁燾辭免恩命詔。本集賜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云、勅梁燾、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元祐四年二月三日。

邇英閣進讀。本集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云、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誥案】本集邇英進讀八篇、皆無年月可考。此篇乃四年二月所進。羣小以離間大臣劾之者、留中不發。公赴杭州、奏請付外、始知有此一款。以是知知制誥任內進讀始於論漢唐二帝、而止於是凡六篇也。今據此分載、以備講讀故事。餘詳後乞下臺諫謗疏條下。

十四日、賜馮京乞赴六參詔。本集賜軍徽南院②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云、勅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勤

請。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元祐四年二月十四日。誥案此詞本集誤作六月、今改列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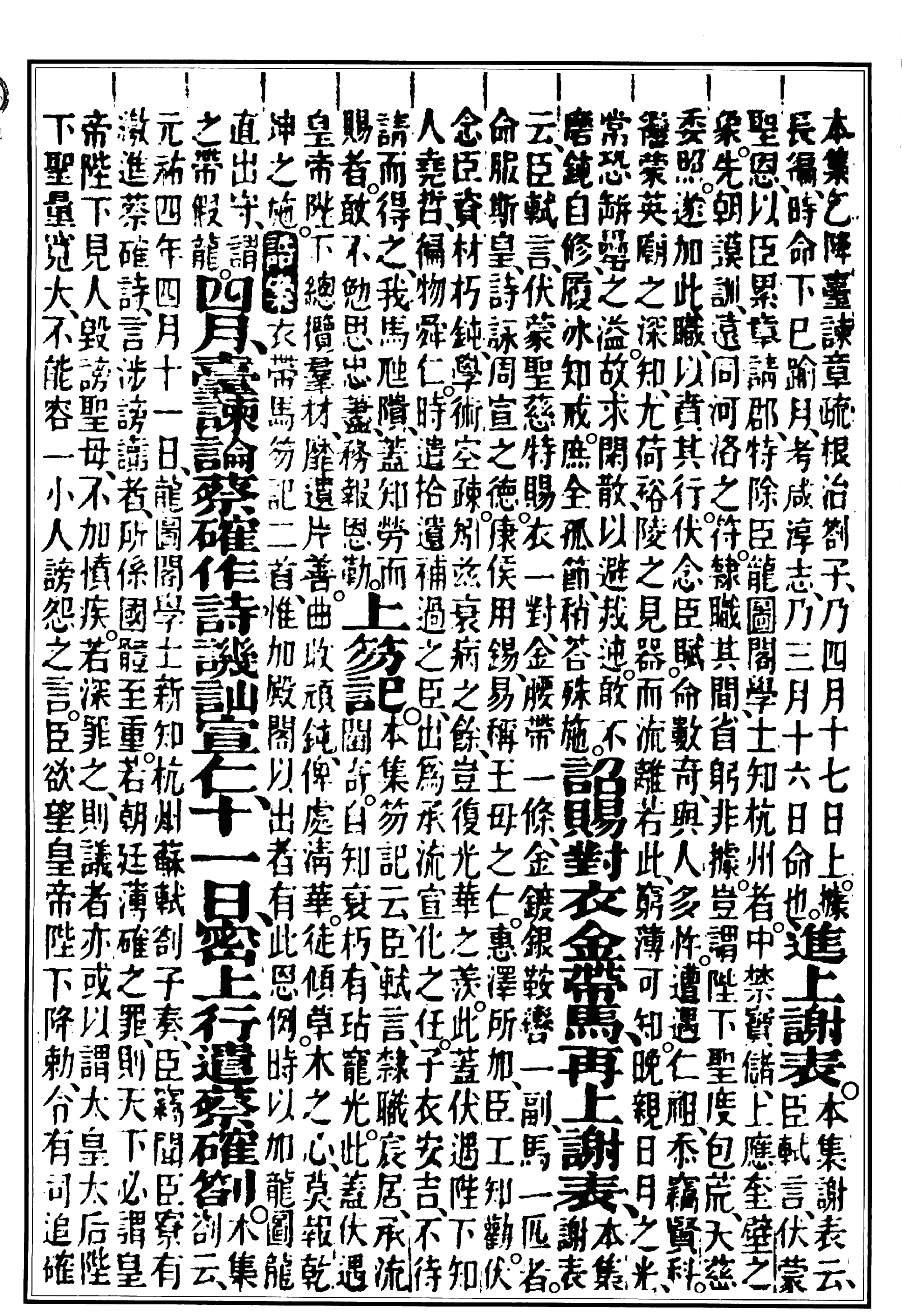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東太一宮祝文 本集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奉告十神太一眞君祝文云、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案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鑑、大庇含生。誥案本集內制止於二月、其詔口宣國書三類有作四年六、七月者、非四年正、二月之誤、即六年六、七月之誤、亦間有可辨者、并記於此。

作王克臣挽詞 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三月、朝議大夫知鄭州王克臣爲大中大夫、四年正月癸巳卒。

公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恐不見容、誥案此史文也、時所謂元祐諸賢者可見矣。**乃連上乞越狀。**紀年錄、二月、三上章乞越州。本集杭州到任表云、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遂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誥案本集不載乞越三狀、今摘此文補之、情事如繪矣。

三月四日、記黃庭堅墨。本集書魯直墨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得承晏墨半挺、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十六日、告下、除龍圖閣學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續通鑑長編、三月丁亥、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既踰月、軾言近日臺官論臣罪狀甚多、伏望降付有司、盡理根治。會肇行軾杭州制云、方冀納忠於朝夕、遽祈養疾於東南。章却復來、告滿輒賜。力固難強、義所重違。誥案



本集乞降臺諫章疏根治劄子、乃四月十七日上。據長編時命下已踰月、考咸淳志、乃三月十六日命也。**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贊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豈謂陛下聖度包荒、大慈委照。遂加此職、以責其行。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獲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謗讒之溢。故求閑散、以避拔速。敢不磨鈍自修、履冰知戒。庶全孤節、稍答殊施。**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疏。剝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此蓋伏遇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遺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上笏記。**本集笏記云、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閫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俾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詩案衣帶馬笏記二首、惟加殿閣以出者有此恩例。時以加龍圖龍直出守、請之帶假龍。**四月、臺諫論蔡確作詩譏訕宣仁、十一日、密上行遣蔡確劄。**本集劄云、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所係國體至重。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憤疾。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不能容一小人謗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追確

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取進止。東都事略云、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奏韶盜貸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鞫於秦州、確希意、逵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詔定奪潤州運河及黃河濬川杷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為己任。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為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謂其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神宗不顧、確有幾巧、退即遷恕著作郎、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沖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辨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儈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儈子斬之。祇可



使章惇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恕見惇、如對確言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王珪徐曰、上自有子。確惇不能起事。人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許之。確惇既出、蔡京乃放散倫子。神宗崩、哲宗即位。王珪薨、確代爲山陵使、言者攻其惡、乃求避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訕太皇太后、責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傅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明年、章惇爲相、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謚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國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功、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臣僩曰、迹其姦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國家之不幸也。

【詰案】蔡確詩案乃確在安州詠郝處俊釣臺詩、用處俊諫唐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宣仁也。事略論確當誅甚是、如呂惠卿亦當誅、王安石章惇、曾布、蔡京李清臣之流、均應重譴、法伸則綱紀立、與人家國無他術也。如或不能、則竟寬之。公於熙寧中極攻葉祖洽試策、而元祐中詔定試策、則薄其罪不欲加以言語羅織、在是時又當爲國體惜也。其論蔡確亦猶此意、蓋熙豐諸臣既已首置安石不問、其下此者亦只可消弭也。無如朔黨劉安世等攻之甚勁、文彥博惑之、首欲置之嶠外、彭汝礪以爲開羅織之漸、力言不可。范純仁欲恕確罪、與王存申理、時劉摯在執政、洛黨之朱光庭等已併入之、朔黨橫甚、汝礪既坐罪、劉安世併將純仁存攻去、其後摯所踐相位、即純仁

之位、所死之室、卽蔡確貶死之室、確之子渭猶訟摯安世不已也。純仁後之救大防、摯與此之救確一轍、其心可見。使純仁在朝、羣小尙知忌憚、元祐之政猶可爲也。殆宣仁自覺有異、復召純仁、託以身後、而滿朝黨禍已不可制、宣仁亦崩、可見司馬光、呂公著引用劉安世等、毫無裨益、而適以僨事。此眞元祐之禍水也。文彥博力主回河、亦屬老謬。其子及甫更爲姦兇敗類。以視韓忠彥庸懦者、相去遠矣。公無與蔡確詩惟合註附載其事、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補載。

十五日、以賜馬贈李廌、作馬券。石刻云、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爲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天廄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癰。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過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查註陳奕禧云、公據眞跡石刻今在眉州、

諾案馬券原摹本、向於嘉慶四年己未十月赴燕臺、見於故友李符清東鹿縣署、用筆圓勁絶類二王、丰神秀異、使人若不可近、與世行馬券帖不類、亦與他帖筆法不同。自是始知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在南宋時、已不敢輕定公字、其說爲可信。符清爲翁方綱門人、方綱題識其下、殆偏符清固請致敬言、將方戒塗許爲作記、別載。後十餘年、符清遷牧守以卒。又數年、其子二我歸粤、攜此券過韻山堂、聞玩月餘。及出爲令、復攜以去。又兩年、二我卒於官、此券不知所歸矣。諾自諾責以來垂二十年、存沒之感、良足慨然、故卒書之、因以傳符清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月、書於韻山堂之左竹林深處。**十一**



六日、跋邢居實南征賦。本集跋邢惇夫南征賦云、邢惇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斬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无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眷。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惇夫亦云。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云、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從程顥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顥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宣仁后呼公繪問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初、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誣宣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入爲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致覆族。恕反覆譎詐之人也、遂落職。初、蔡京爲相、以恕氣豪、不可與將輩同立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惇夫、有文、早夭。倞亦恕子也、爲人寡學、議而奸諂似之。斡離不兵之困京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斡離不既還、而粘罕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倞時以司農少卿爲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國有餘覩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二帥倞自以爲出奇計，遂以聞於朝。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餘覩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詒案**惇夫爲邢恕之子，邢倞之兄，公於其死，屢痛惜之，而魯直、无咎諸人亦無門戶之見，可見洛自爲黨耳。邢恕、邢倞爲大姦稔惡，卒覆宋祚。公無與邢恕往還詩，故其事不見於集，而於熙豐祐紹朝局翻覆事爲不全，今附載。

十七日，乞下臺諫謗疏付有司根治劄。本集劄云：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蒙聖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何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今陛下不肯降出，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今方遠去闕廷，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又元祐六年乞郡劄貼黃云：臣前請降出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

十九日，跋太宗御書歷子。本集跋御書歷子云：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歷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



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臣軾書。**二十一日，爲范純仁作其父仲淹文集敘。**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誥案】時范純仁以請寬蔡確，爲硎黨劉安世等所劾，已有去志，獨於公臨別時索此父敘，亦可見其意矣。此文本集作十一日，恐誤，以是日有封事也。紀年錄載在二十一日。今從之。**既朝辭，往別文彥博，將駕以作詩，弗興爲勸。**明道雜志云：蘇公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註，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又云：某雖老悖，願君不忘鄙言。**公行及出郊，詔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慰勞甚厚。**【誥案】本傳、墓誌、

此因宣仁心善論蔡確之謗，故有此異恩也。

趙君錫乞收還公除命，留侍經幄。續通鑑長編云：四月，給事中趙君錫言：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開案】趙君錫眞小人之尤者也，彼見宣仁待以執政之禮，以爲非久召還，必宰相矣，故爲此要君之言。及公復還，見其爲子由所格，必不相矣，即攻其竹西亭詩，以爲無禮先帝，與蔡確無禮太皇太后等。既曰無禮，何不此時與確並攻之乎。今以君錫上言列入卷三十三總案，與其劾狀並載，庶幾使凡爲小人者知所愧云。君錫乃趙安仁之孫，洛陽人。

五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樂全堂。【開案】五六兩月，集中一無詩文記載可考，并不知何時出都。惟公祭張安道文有六過南都而五見公語，以是考之，乃公第五次過南都也。此番相見，必有上窮碧落之談，宜有兼旬之留。更以與陳傳道書考之，師道以私謁至南都，從至宿州，私謁不能久留，已屬六月之事，是公以五月至南都，而留有月餘也。是年八月，范百揆百慮葬其父景仁於汝州襄城縣，公爲埋銘，所謂止銘五人，皆盛德，故景仁其一也。前既無暇爲此，則成於南都審矣。餘詳後陳師道條下。

撰范鎮墓誌銘。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舉進士，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及爲知制誥，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遷



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會有詔擧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擧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侍讀提擧中太一宮。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元祐四年

八月己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六月、陳師道自徐謁告而至見公於南都。公行、師道從至宿、始辭公歸。本集與陳傳道書云、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偶荷此意、何時可忘。魏衍後山集記云、元祐初、蘇公列薦、乃官之、俾教授於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者謂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爲私、遂移潁州教授。東都事畧云、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也。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爲潁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歸。久之、爲棣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謹案】陳師道一字履常、傳道乃其兄也。王子安亦子立之弟、故自徐州偕來。本集如不藏此書、則公久留南都之蹤跡、幾無所考矣。渡淮訪徐積於山陽。【謹案】公揚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州、自註云、元祐四年赴杭州、見仲車。抵浙西境、黃履自潤來見。【謹案】黃履在元豐間爲御史中丞、乃四凶之一也。時知潤州。餘詳卷三十三答黃安中選下。至潤州、沈括迎謁甚恭。王鞏元祐補錄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閑廢在潤、往來迎謁甚恭。軾益厭薄其人。【謹案】括之甚恭有二、一曰趨勢、一曰畏勢、蓋浙西路轄六州、以錢塘揚子二江爲界、潤在杭州所部中也。米黻以詩爲賀、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杲以疾請郡、遂得餘杭、寵榮過分、方深愧恐。重辱新詩爲送、詞韻高雅、行色增光、感服不可言也。復追餞於舟中、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餞、此意之厚、如何可忘。冒熱還城、且喜尊體佳勝。佳篇辱和、以不作詩無由攀和。山硯甚奇、



便當割新得之好爲潤筆也。**爲黻作硯山銘。**本集米黻石鐘山硯銘云、有盜不御、探奇發硯。據於彭蠡、斵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實。誥案、此卽寶晉齋硯山也。相傳今尚在人間、流傳有自、而諸說不一。或云六峯、或云三十六峯、或云五十五峯、或云蘇仲恭得之、或云薛紹彭易去。其硯山圖石刻木刻諸書皆見之、亦不甚合。凡名下之物大率類此、不足較也。至此山或云南唐寶石、或云靈壁山石。據公硯見、乃知爲石鍾山石、故有據於彭蠡之語。元章極倒託於公者、借其不得入於清流爲恨、今惟託此銘以傳硯山足矣。**與張仲謀、曹輔、劉季孫、蘇堅、張弼會於湖州、爲後六客、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一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其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誥案、公以熙寧七年甲寅過吳興、張子野作六客詞、至是元祐四年己巳、計十六年、乃扣足十五年也。其爲赴杭過此而作、確無疑矣。但後有次韻林子中詩自註近聞莘老、公擇皆逝之語、施註原編在五年四月詩前、而續通鑑長編載李常孫覺卒皆元祐五年二月。又據老學菴筆記、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李公擇卒、三日孫莘老卒。與施編皆合、不知何以與詞敘不符也、俟再考。**子由除吏部侍郎、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續通鑑長編云、四年六月丁未、蘇轍爲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癸未、兼禮部尚書。頴濱遺老傳云、晦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謹案]吏禮二部不同、今從欒城集。

七月三日、到杭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轍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

待制熊本爲代、移守江寧。施注云、元祐三年六月、楊元素繪卒於杭、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自杭改江寧、而先生繼之。[謹案]本集狀奏稱前知州熊本、與施註合。年譜公代林希、誤甚。

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誤蒙選擢、首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尚饗。

謁臺望文。本集祝文云、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見於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

答秦觀、和錢穆仲。葉夢得避暑錄云、趙清獻公自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謹案]秦少章從公至杭、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同寓高齋、見公自註。

和錢勰越州所寄詩。八月、上乞賜州學書板狀。本集乞賜州學書板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

育之意。前知州熊本奏乞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賣、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伏望聖慈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以全國體。

上法外刺配顏章顏益待罪狀、詔放罪。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期限旣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入州衙詬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明日人戶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爲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臣法

外刺配，亦乞重行朝典。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奸，奏之，黥竄化州，籍没貲產，一方稱快。【詰案】此賈易劾狀也，詳卷三十三總案。

賀明堂赦書表。本集表云：臣輒言：宗祀告成，修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咨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纘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王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廷，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東都事畧云：元祐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二十六日，同秦覯、仲天貺游寶山。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則葑合成田，半皆無沒。雨中，同莫君陳飲湖上，並有詩。九月，聞薛夫人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自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於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詰案】夫人薛氏，奎之女也。奎諡簡肅。夫人以是年八月卒。

九日，和蘇堅點絳脣詞。本集已巳重九和蘇堅謂寄點絳脣詞云：我輩情鍾，古來誰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箭



聲遠、鬢雲撩亂、愁入參差鴈。

聞子由使契丹、作詩送之。續通鑑長編、八月、蘇轍爲賀遼國生辰使。宋欒城集有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詩、是時猶在京也。

二十一日、與楊傑聽賢師琴、書歐陽公贈李師琴詩。本集書歐陽公贈李師琴詩云、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己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爲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十五日、跋蔡襄書相州晝錦堂記。石刻跋云、章子厚有石刻本、與此無異、而字畫加豐肌骨相稱、乃知石刻常患瘦耳。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子瞻書。

上乞賜度牒修廨宇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壞、深可嘆惜。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刻剔兵匠應副去訖。

十月七日、題損之故居。本集題損之故居云、元祐四年十月

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大正、王儀、秦觀出游、題名并記游湖上事。**本集杭州題名云、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徒倚久之。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十八日、乞詩賦經義分數取人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十五日、據本州進士汪㮣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然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委是有衞詩賦進士、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詩賦、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汪㮣等狀、不敢不奏。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伏候勅旨。又貼黄云、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又與張嘉父書云、示論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學者罕能領會邱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又與朱振書云、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然此書近



遺廢錮、尚未蒙牽復。公尚敢言及耶。誥案。王安石醜詆春秋、謂之斷爛朝報、廢斥不用。雜以老莊。列取士統、謂之經義。家愿憤春秋之廢、作春秋新義、因安石發也。**書贈王箴夜飲**。本集書贈王箴元直云、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又云、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時方旱饑、公以運河乾涸、使客出入艱苦、開浚茅山鹽橋二河、以工代賑**。本集申三省開湖狀云、自十月興工、至今年二月終、開浚茅山鹽橋二河。**答章援書**。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咫尺不時上問、特枉手書、愧汗不已。某老病日增、殊厭繁劇、方艱食中、未敢乞閑郡、日俟譴逐爾。誥案。章援字致平、惇之長子、公知舉首取士也。時從事秀州。**十一月三日、論高麗進奉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今月三日、準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

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若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是臣一面指揮、即非朝廷拒絕、上免朝廷所費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伏候勅旨。四日上。

乞賑浙西七州狀。本集狀云、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變。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速賜指揮。謹按、宋時以杭湖秀睦蘇常潤爲浙西路、公帥杭所部者也。故於三吳饑饉水害、講求倍至。時華亭屬秀州、無松江府也。據老學菴筆記云、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湖州、秀州、平江府、常州、鎮江府、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此南宋浙西路六州軍之證。今本集皆作七州、考乾道臨安志、太平興國三年、分杭湖秀睦蘇常潤爲浙西路。

記王箴拍板。本集書贈王元直云、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哭王適、作挽詞。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鍾、復來於七日。君道

浸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偏物、④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孝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蠻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識三靈之陰贊。臣祗膺詔命、恪守郡符。身雖在於江湖、顔不忘於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後天。

謝賜曆日詔書表。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恭惟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祠歲之豐穰。

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軾言、天祐民而作君、惟帝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大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緒、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

二十八日、寒疾在告、與王元直夜坐記事。本集書晤王元直云、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十二月、作賀正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東方發律、氣迎萬物之新、南面受圖、禮勤三朝之始。惟聖時憲、自天降康。恭惟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先啓於前人、大德小心、以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符。敢傾葵藿之心、仰獻松椿之壽。

題故周敦頤濂溪、和其子燾天竺觀激水。二十七日、游落星寺、南屏、謙師遠來設茶、

有贈和子由自奚丹回至涿州見寄詩。〔譜案〕欒城集有神水館寄子瞻兄詩、子由以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使還、至相州祭韓琦墓、有轍與君錫偕使於遼、壘車往來、貫出其鄉、且謁且辭、當復於朝諸句、蓋趙君錫爲副使、以正月杪還京也。**趙令畤自明州來謁。**本集與趙景貺書云、候吏來、特承書教、禮義兼重、感怍不已。養疴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草。〔譜案〕趙令畤時在明州、不詳何官。書云行役迫遽、乃令畤以事至杭、既去而專使至也。此爲令畤從公之始、故記之。其後公作德麟字說、謂始與德麟游、皆指從事而言也。餘詳卷三十四總案中。**以張方平所遺鼎甗寄懷璉、作大覺鼎銘。**本集大覺鼎銘云、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璉。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部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譜案〕大覺鼎銘乃守杭時作、公後與趙令畤書有託懷璉事、因並載。**蘇庠來謁、公贈以端硯、并爲之銘。**本集端硯石銘敘云、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材、貽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滿。蕭几信鋪、以全吾直。鐵士升南宋書云、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書爲銘其硯、稱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有愧色、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過太湖馬迹山。卒之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遽出門、如驟尋已立化。〔譜案〕公記養直清江曲、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總案中。時公自海外歸、養直從其父堅迎公於韶州、至公爲此銘、其年甚少、當在帥杭之時、蓋是時養直從官在杭也。**出游湖上治事十**

三間樓。西湖志云、十三間樓在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郭祥正詩云、高樓插湖脚、紺碧十三間、待月客無寐、看山僧自開。陳默詩云、昔年曾到十三樓、一色西湖十頃秋。寒碧軒中最宜暑、只緣修竹近清流。詁案石佛院志無專條、則志所云石佛山僧思淨刻山爲佛、舊稱始皇纜船石者是也。寒碧軒在葛嶺壽星院、今以郭陳二詩證之、則二院相接、並在葛嶺之麓、裏湖之濱也。**使維琳嗣法徑山。**本集書贈惠誠云、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詁案公在昔屢至徑山、未有維琳踪跡、而此文作於惠州、復有今則大定之語、是其任徑山乃帥杭時事也。厲鶚宋詩紀事謂公倅杭、以維琳主徑山、恐誤。今載於此。**章援來謁、作書。**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謫幸經過一見殊慰瞻仰、到官數月、公私窘窘、殆非衰病所堪。然湖山風物依然、足慰遲莫也。**薦柳璨、陳輔之爲秀州學官。**本集與章致平書云、本州於潛縣柳璨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衆、無所歸、可代曾君管秀學否。聞曾君不久服闋入京、幸留此闕也。又書云、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他絶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卽當發書邀之。哀其孤高窮苦、故譔爲之一言。詁案此二書乃本州學官置教授訓導、亦有等差也。柳璨事不再見。攄公後與秀守胡深父書云、餘託柳令咨白、是柳璨已赴秀州學官矣。陳輔之於下年從公遊萬松嶺、見於題壁、必學

官之事已定、故召以來也。其後、公歸毘陵、輸之特往問疾。其章致平爲秀州僚屬、亦僅見此書中。**文勛、杜介來訪、貪饞鵝肉、遂共饗之。**本集與章致平書云、遠煩從者䝨鵝肉、極濟所乏、遂與安國、幾先同饗。作遠千萬保愛不宣。關案此書、時文安國、杜幾先皆從公於杭、徐得之、張天驥亦至。若賈耘老之流、尤當相從、特無所表見耳。其始終不至者、則黃州王文甫、潘彥明兄弟而已、并記於此。**寄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某食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烖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歲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關案自趙令畤以下九條、月日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傳：當作「傅」。傅堯俞，見《宋史》卷三四一本傳。

②軍徽：當作「宣徽」，見《東坡全集》卷一一〇《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宫使馮京乞衣職任官例祇赶六參不允詔》。

③任：當作「仕」，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范景仁墓誌銘》。

④偏物：當作「遍物」，見《蘇軾集》卷六九《杭州賀冬表》。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謀　男霖圻覆較

詰案元祐五年庚午、公年五十五。是年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三月，趙瞻卒。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尚書左丞。四月，孫固卒。自去冬不雨①至於五月始雨。蘇轍爲御史中丞。十二月，許將罷。是歲東北旱，浙西水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范祖禹薦蘇軾曰：臣伏見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令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

正月公在假，即減價糶常平米。墓誌云：及至杭，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復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詰案：救荒之策，宋有借貸成法，有司不必人告，皆得自專。公以與稅並催，反爲民患，故專行平糶法也。

施聖散子。本集聖散子後敘云：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詰案：此文乃六年回京，因陸廣施方而作，施藥乃五年事。

寄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裁傷，拯救勞弊，二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新春萬萬自重。二

月、聞垂雲亭花開、答清順詩。【詩案】此詩題云臥病彌月、詩有宴坐春强半、清陰月屢遷句、乃二月所作也。病起登望湖樓、贈項長官、作臨江仙詞。本集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調寄臨江仙詞云、多病休文多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三弄袖、明月夜吹簫。酒醒夢回清漏永、隱林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嬌嬈。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十四日、上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糶濟饑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合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匀兌撥除本州倚郭界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斗、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烖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何德無窮。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十五日、錢呂仲出觀焦千之帖、爲題其後。本集跋焦千之帖後云、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冰者、吾友伯强也、秦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呂仲蓋嘗師之、以伯强與秦民往還書疏

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

十八日，上論轉運使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先於二月十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吏民日夜企望。今轉運使葉溫叟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裁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任意分擘，牒送諸州。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奔走慫動，而溫叟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所貴裁傷之民，均受聖澤。葉夢得避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裁傷，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一皆閱實，更為條畫上聞，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卒視他州裁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主客郎中。周煇清波雜志云：石林為蔡京客，故避暑錄尊京為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迴護，而於元祐所司馬溫公名。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詩案**葉夢得本蔡京狎客，其所記公事，尤多不滿，如此條即皆誣罔。溫叟坐視不告，又竊公成事以市惠，此皆小人之尤者所為。溫叟後與公同罷，是時并未罷去，抹殺公奏請賑恤，以度牒為憑空儻來物，凡此皆有意失實也。避暑錄一書，祇可節取。乃前註家不分皂白，一槩闌入，實為此集之累。故引周煇說，以見其人云。

雪

後欲與同僚尋春，一病輒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季孫和清順詩見贈，次韻答之。作太息一篇送秦覯。本集太息送秦少章云、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駁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兒、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并作送佈天覬

王箴歸眉山詩。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四月十八日詩後、合註謂查註誤編、并引杭州題名四年十月十七日王元直同游爲據、謂當去於五年春間。然以施註之誤委之查註非也。秦少章自四年四月從公出京、故太息云、不及一年。是時二子皆同行。今以之類編二月、則兩地皆合矣。

二十五日，游孤山智果院，爲參寥題梁。咸淳臨安志、智果院題梁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蘇軾書。慶元三年、韓松摹入石。西湖游覽志云、紹興間徙築北山、徙一變重建智果院。記云、至正初、予過葛嶺、抵寺門、循左廊而上、公與參寥子之肖像在焉。盡磴道、升至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尺、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几上。其膚署二十一字、蓋初上梁、公爲誌其歲月、貼諸棟脊、此其手墨也。堂



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废之。洪武初元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盡爲瓦礫。**作六觀堂贊。**本集六觀堂贊云、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和劉季孫、周燾寒食同游西湖。二十七日、同王瑜、張璹訪清順、參寥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爲書參寥詩。**本集書參寥詩云、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誥案】詩題作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與此記合。其云連日、蓋自二十五日至晦日也。**過陳使君夜飲。**本集與陳伯修書云、臨官尉以阻節訴裁、致邑民紛然喧訟、不得不問。然巴州罰訖矣、知而已。衣論辛悉。【誥案】此書陳伯修時在杭州、即詩題所稱唐州陳使君也。公帥揚、有送陳伯修察院赴闕詩。**和王瑜詩。二十日、同王瑜、張璹、周燾、龍井謁辯才、題壁。**咸淳臨安志、龍井道名云、元祐庚午、辯才老師年始八十、道俗相慶、施千袈裟、飯千僧七日而罷。眉山蘇軾子瞻、洛陽王瑜忠玉、安陸張璹全翁、九江周燾次元、來餽蘇茗。二月晦日書。【誥案】查註據志作全翁、輒謂王註施註諸刻本皆譌、而改詩題張全翁作張金翁。合註從改、皆誤。查註所見乃朱竹垞所藏之抄本、此本流傳至杭、後歸翟灝晴江藏弆。晴江乃家二兒之婦父、誥因是屢見此書、字畫端好、似爲影抄者。然雙行

繁密特甚，豈無全金之譌乎。其他志乘舊引咸淳臨安志，皆作全翁，可見原刻與王註施註諸本皆同。查註知而不辯，乃其好異之私耳。又謂張璹即張秉道，尤謬。宋史五年正月丁卯朔，二月丁酉不書朔。三月丙寅朔。據此則二月乃大盡也。**三月二日，同王瑜、楊傑、張璹游龍華寺。**西湖志龍華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璹同游龍華。元祐五年三月二日題。案蘇軾題名，黨禁時都劃去，多出後人補刻，惟此題係原刻，故精采倍常。**過麥嶺至天竺，**西湖志云：麥嶺題名云：蘇軾、王瑜、楊傑、張璹同游天竺，過麥嶺。**登韜光菴題壁。**西湖志韜光菴題名云：蘇軾、張璹、楊傑、王瑜，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同游韜光。詩集此條原引咸淳臨安志作五年二月三日。其時公在告未出，有聞垂雲亭花開詩可據，當亦三月二日之事，故同游人數與龍華相符。此乃志之譌也，今爲更正。**八日，同楊傑訪劉季孫，觀所藏歐陽修書，作跋。**本集題歐陽公書云：處處見歐陽文忠公書，厭斬髮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劾其抵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水旱之後，疾疫並作，乃裒羨緡，發私橐，置病坊於衆安橋，分坊治病，以僧主之。**墓誌云：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周煇清波雜志云：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



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煇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原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亦無激勸，馳擽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拯疾苦之民，州縣長吏其毋忽。誥案：本集論醫藥甚多，從不及杭城置病坊一事，惟見於墓誌及宋史本傳，載在五年減價糶常平米之下。今得周煇之說，而其事備矣。公守密州，以仁宗所頒簡要濟衆五卷，有司與律令同藏，一紀以來，民未聞知，因書於方板，揭之通衢，以廣流傳。此則恐民力有不逮，故爲之饘粥，爲之醫，爲之藥，而所主即惠民濟衆方也。其推廣仁宗之心至是，而卒無一言及之，此豈宋有第二人乎。七百年來，未見有知其心跡者，故爲表而出之。凡百有位，視此刻文焉可也。

同張天驥陳輔之遊萬松嶺惠民院題壁。本集題萬松嶺惠民院壁云：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梵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誥案：施註原編其前有送張山人歸彭城詩，查註誤移，互見集中。邵註續補遺有元祐五年十二月同聖途游七寶寺題竹一詩，查註編入此卷之末，合註復置施編詩於前，仍存查編詩於後。自聖途去後，復見矣。今考送歸彭城詩意，乃聖途留杭旬餘，春盡思歸而去，與此文新茶時候在杭相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仍入載其後。同游七寶寺，蓋聖途再至之作耳，并記於此。

四月答黃履移知蘇州啓。本集回蘇州黃龍圖啓云：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鄰，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

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向歷試以民事。例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言，口占難盡。【附錄】黄履字安中，東都事畧不載知蘇州，據此書，則自潤移蘇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知蘇州黄履知江寧。由是考之，履到蘇在五年也。今附載於此。**十八日，同劉季孫眞覺院賞枇杷作詩。重觀令休硯記再跋。**本集跋贈段嶼名僧令休硯記後云：富陽令馮君嘗爲黄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二十日，興築茅山隄橋二河堰閘。**【附錄】興築二河堰閘，詩後申三省開西湖狀。**重使子珪修復六井。**本集乞子珪師號狀云：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溥。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二十一日，題張先詩集後。**本集題張子野詩集云：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水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胡蝶怯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開**



湖禱於吳山水仙龍神之廟。本集祝文云、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六池化爲眢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䘏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二十九日、乞度牒開西湖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興廢成毀、皆若有數。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由此觀之、久廢復開、事關興廢、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使②。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積、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間、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勢必耗散、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河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

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貲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陛下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特出聖斷、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除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又貼黃云：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西湖志云：白居易錢塘湖石記舊在石函橋側、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撰。長慶集題作錢塘湖石



記、與此碑目作石函橋記。又云、石函二閘在錢塘門外、昭慶寺西、一名聖塘閘、一名澗水閘、一名石函閘。二閘中水流入桃花港、直注松木場而分流入北關大河。又自聖塘閘分一支、沿城至西湖壩。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一名西石頭橋。成化杭州府志云、昭慶寺西、甃石岡上、爲行路、下通水流、自然成橋、每視盈縮以爲啓閉。西湖遊覽志云、唐刺史李泌建閘洩湖水以入下河、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又白居易記云、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爲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不文其言。又白居易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自註、今春增築湖隄、貯水防天旱、故云。【誥案】公在黄州、東坡始以樂天爲計、蓋至是而卒踐其言矣。因并錄此詩。

五月五日、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率常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恐喝人戶、或云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邱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

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潮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自此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瀦畜、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畜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向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差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塡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茅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茅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塡、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塡。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

則鹽橋河亦無淤淺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窗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溥也。軾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謹以四月二十八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微生茭葑，即許劃賃，自然永無後患。今

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河岸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理合拆除。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逐人家量出賃錢、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今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種菱深慮歲久侵占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脔割葑地如田塍狀。緣此葑合不可不禁。令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如違、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貫充公使。今後課利稍增、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司廨宇在西湖上、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依法施行。如有葑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違制。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上件錢米、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條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



狀申三省、謹狀。西湖志云、乾道時、安撫周淙請開運河、疏濬西湖、重修六井、一倣蘇軾遺法。咸淳臨安志云、周淙言、令欲撩湖、增置軍兵百人、專委錢塘縣尉并壕寨官一員、帶管開湖、管轄軍兵、不住開撩、不許妄有請佃包占。或有違戾、依蘇軾申請、以違制論。從之。【詁案】開湖一事、亦爲小人賣易列入劾款、極言公私並無利益。易言苟有當、是南宋不當踵行之也。至條議所稱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者、省字連上句讀、謂五貫文之省錢也。修志諸公引此文、不解其故、疑爲着字之譌、妄改着字、作着以犯人家財充。宋公令文中無着字、此不通經濟之誤。

公至湖上相度、以葑田無所寘、而環湖三十里往來不達。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

墓誌云、公開至湖上周視良久日、令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③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詁案】子由之文甚明、而史官未看清楚、故本傳云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使此堤徑三十里、則環湖當一百五十里。然班固改史記其可笑者尤多、是亦不足怪也。

集秀州人船助役、

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公見勸開西湖、已動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贓罰船子、告爲盡數剗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闕兵也。至懇至懇。【詁案】西湖志、此條失載。

隄成、長八百八十丈、

本集與章致平書云、葑灣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爲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詁案】此書、乃以葑五丈爲隄址也。其云想有餘可爲田者、卽下條立三塔之章本、蓋開不盡者、募人種菱、使自薙除而卽於是立塔爲界也。合考甚明、此條原築度

數具存、乃西湖志必載之文。此志爲傳厲杭吳諸老所修、雖已繁徵博引、而遺其大者如此。且摘錄賈易狀、劾修西湖事、而不加案斷、是不止失體裁也。若沈德潛輩、本非杭產、是又不足道矣。

中跨六橋、以疏諸港之水。

本集和趙德麟詩云、六橋橫絶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武林舊事、蘇堤第一橋通赤山港名曰映波、第二橋通麥嶺港名曰鎖瀾、第三橋通花家山港名曰望山、第四橋通茅家埠港名曰壓堤、第五橋通麯院港名曰東浦。第六橋通耿家步、港名曰跨虹。

復立三塔、以限菱佃。

夢粱錄云、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守趙與𥲅奉命開濬西冷橋、蘇堤、三塔、長橋、栁州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茭蕩、一切薙去、湖水如舊。雨湖麈談云、東坡設置撩湖兵士、命錢塘尉司管勾、且於湖中立塔以爲標表、著令塔以內不許侵爲菱蕩、此其見於疏狀甚明。舊有石小塔三、士人呼爲三塔、基于竜時猶見之。正德初、楊守開湖始盡掘去。名勝志云、南宋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第四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塔形如瓶、浮漾水中。弘治間毀。萬歷間濬取葑泥繞潭作埂、爲放生池。池外湖心、仍置三塔、以復三潭。舊名月光映潭、分塔爲三、故有三潭印月之目。論

案公條議云、候開湖了日、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其後只立三塔、雖無明文、而夢粱錄所載淳祐中修復甚明、蓋趙與𥲅憑此以清水界也。據墓志云、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則湖當不復堙塞。在公本意、取其種菱、則葑不能存也。又公條議全文云、自立課額、令後永不得增添。推原此意、以合立石塔一條、蓋石塔之外、召募種菱、已有一定課額。石塔之內、留爲水面、并菱不種。或恐佃戶侵入不種之處、及吏有承佃者、故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之文。復恐歲久有司貪利、胡混請射、二字、故後條又



云永不增添也。當日塔外菱課、足敷管勾官吏撩湖兵士之用、故其立法盡善如此。此三塔實因種菱而設也。後歷元明、舊章已廢、此塔固爲無用之物。然前人所置、存之足資考證、況召伯甘棠、可云翦伐乎。乃楊孟瑛妄爲掘去、終有明之世、遂至沿謬莫辨矣。**劉季孫、**何薳春渚紀聞云、坡公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蘇堅、**本集題云、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許敦仁皆督役、公亦時至、或饑、取築堤人飯食之。**北牕炙輠錄云、東坡築新堤日、往視之。一日饑、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往視尉司廨宇、增設公使庫、刊立六議條貫。**誥案錢塘縣尉帶管勾開湖司公使庫、以奏定六條、刻石廳上、並見前狀。**敦仁以公過之、建英游閣。**咸淳臨安志云、石函橋在錢塘尉司西、德生堂側。西湖志、華夷錢塘尉司記云、給陵嘗西湖閣、嘗有眞仙尉之語、則有眞仙亭。東坡帥杭、李賓僚來游、則有英游閣、可想見其盛也。又後袁肅記云、樓曰英游、賓東坡帥杭來游故事。誥案尉司廨宇、南渡已不存。至隆興初、始復之。據華袁兩記、則嘉泰寶慶中已廢葺之、也。志稱尉司在錢塘門外、甚混、惟石函橋德生堂皆可據、因以此條補之。**其後堤成、偏植芙蓉楊柳、以固隄址、而陰不可待、更爲九亭以休行旅人、皆便之、遂名蘇公堤。**墓誌本傳云、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咸淳臨安志云、郡守林希榜曰蘇公堤。邦人祠公堤上。後十年、郡守呂惠卿奏毀之、堤閒齧於水。咸淳五年、朝命守臣潛說友增築、舊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補植花木數百本。靈隱寺舊

志云、東坡祠堂在靈鷲寺、邦人初祀公蘇堤、惠卿奏毀之。此又寺僧所建。夏時正湖山勝槩記云、蘇公所築之堤亘十里、以防淵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橋覆以亭。堤間楊柳芳草鋪茵、芰荷簇錦、則其當時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於地下矣。楊愼云、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耙、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獨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圮、而姦人李淸臣爲考官、猶以修河策問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如東坡杭湖須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通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媢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詩案】傳誌芙蓉楊柳望若畫圖之說、固應如是歸結。但植柳必待三年、其芙蓉亦須次年十月初可如畫。堤方成、公已去、並未見也。小人賈易已有專事游觀之論、立案必當分晰。開湖之役、不但飲食、灌溉、漕運、使客之利、實以工代賑、使度荒年。九亭之設、蓋非此無以蔽行者、況樹未成陰乎。傳誌既皆畧去、而年譜復茫然不知、今表出之。蘇公堤之名、實由郡人建生祠堤上、交代林希因以榜之、且有新堤書事之作。史既惡其人而刪之、篤名於郡人、亦惟從衆而已。

參觀開西湖作詩。西湖志、釋道潛觀開西湖詩云、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絶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記、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清波。

送江公著赴台州、作漁家傲詞。本集送台守江郎中、調寄漁家傲詞云、送客歸來燈火盡。西樓淡月涼生暑。明日潮來無定準。潮來穩。舟橫渡



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爲解佳人愠。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誥案江公著字晦叔。明年正月復至杭州。公有送江公著知吉州詩。考此詞作於五月。是晦叔由台徙吉也。又次韻江晦叔詩公自註云、往在錢塘嘗認晦叔陸羽茶顛、君亦然。可爲江郎中卽晦叔之證。

二十五日、沈偕來謁、再爲書回先生詩。本集書和回先生詩後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既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過藏春塢、爲清順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詞云、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晝夢長。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颯紅輕、時下凌霄白尺英。本事集云、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爲賦此詞。誥案此詞爲夏日作、因編此卷。

子由除御史中丞。續通鑑長編云、五年五月、蘇轍爲御史中丞。潁濱遺老傳云、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不悅。

六月三日、次京師韻送程之邵赴夔州運判、和劉景文登介亭、并和袁轂詩。

九日、上應詔論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

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於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一生業、爲國歛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右所有四事、伏乞出勅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堰閘成**、

謝英烈王文。本集祝文云、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徇吳爲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斡④旋濤江、保障斯民、以食此邦。嗟我眷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濤、海若伏降、完我岸閘、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尚饗。咸淳臨安志云、神伍氏、名員、吳王夫差入越、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賜屬鏤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唐元和十年、刺史盧元輔修。西湖志云、英衛公廟在吳山、俗稱伍公廟。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謹案**此文北宋已有英烈王之封、志謂封於理宗者誤。**七月上**、



賀坤成節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朔。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聲華封之祝。

七日，和蘇堅七夕詞。本集七夕和蘇堅，調寄鵲橋仙詞云：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濤漢漾。與君各賦詠⑤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綵舫。放翁題跋云：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游書。謹案：放翁傾倒此詞，蓋以賦詩留織之語，人所不能道也。

十五日，奏浙西七州烖傷第一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烖恤患，尤當在早。若烖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烖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烖，如人初病；今歲之烖，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壠，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

捍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而備來年出糶。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奏聞。詳案此奏屢為臺諫列入劾款。

二十五日，奏浙西七州災傷第二狀。本集狀云：臣近奏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甚於去年，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必有流殍之憂。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詳案此狀有伏乞檢會前奏之語，是此狀奏到之日，前狀猶未指揮降下，可見其速發也。後以九月七日上相度第一狀，十七日上相度第二狀，相距亦僅十日，皆可類推。

介亭餞楊傑龍提點兩浙刑獄回闕。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七月，楊傑為禮部員外郎。

寄秀守胡深父論廣糴書。本集與胡深父書云：浙西數郡例被霪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倍加撫綏，不惜優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權戶專㪷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八月、寄越守錢勰書、使勸提刑馬瑊至杭議兩浙災傷事。**本集與錢穆父書云、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與曹輔、張大亨游昭慶寺、畫竹鐘樓下壁間、題名。**西湖志、昭慶寺鐘樓下題名云、明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游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又云、蘇軾畫竹壁。舊在昭慶寺鐘樓下。並見二老堂雜志。誥案曹輔字子方、時爲福建轉運判官、不知何以來杭。公後有與子方唱和詩詞。張大亨字嘉甫、亦作嘉父。公後在揚、與詩云、都門昔傾蓋、再見江湖間。都門似指元祐、其前見於泗州、明夫當卽弓允也。後從游三洲。明弼、康道皆無考。又詩題李陶、乃大臨子也。張嘉州葉教授俱無名字、其中當有某郎爲某者、然無由知矣。因幷記於此、以俟再考。**十五日、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爲高麗國雕造經板、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千兩。因此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乞法外重行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年七月十七日、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銀物、並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

司看詳、顯見閩商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又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見客人李球往彼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與去年所奏徐戩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商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元豐八年、將祖宗禁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最爲害事。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擾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案】此狀當與卷三十六總案論高麗買書狀合觀、其論始備。蓋公已逆知北有併南之勢、故爲之防微杜漸、直攄忠告者。疏凡七上。無如執政皆庸材、毫無遠謀、且以公爲多事取厭。其前也、熙寧中、發運使羅拯招來高麗。其後也、政和中、登州守王師中招來女直、從中勾搭者、皆此曹也。君臣昏惑、欲藉此曹作事、遂使姦商猾賈並皆富貴。若徐戩之流、獨不幸而遇公。然孝宗後讀此種章疏、鮮不爲之恨恨者矣。

西湖成、謝吳山水仙龍神廟文。本集祝文云、西湖堙

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於有神,陰假其便。不愆於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横,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歸功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咈民願。有酒之報,我愧不㥃。尙饗。【詩案】前祝文有百日奏功語,湖當成於八月。由是推之,則堰閘之事,修完久矣。**九月五日,作張俞詩跋。**本集題張白雲詩後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遊,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遊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七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一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七日,準尙書戶部符,準勑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本司已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相度施行去訖。深恐轉運司官吏職有供饋,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九日,和去歲重九點絳脣詞。**本集庚午重九再用前韻,調寄點絳脣詞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宴。江村海甸,總作空花觀。尙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年年鴈。**并和袁轂蘇堅詩。十七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二狀。**本集九月十七日狀云:今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蘇、湖、常、秀大段栽傷,八月至今,陰雨不止,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本司欲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爲出糶,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擘畫

不行，須至先事奏乞旨。

十八日，作朱象先畫跋。本集書朱象先畫後云：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不得攫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

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狀行下。本集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並合依今年九月四日聖旨除放，然皆具奏，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早賜行下。謹錄奏聞。謹案：此乃諸路早拔詔求直言所奏者。奏而不報，是前詔爲具文也。此番更奏，乃知三省並未進呈，且云未見前狀，可乎。

三十日，訪辯才龍井，相對終日，作書數紙。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而師實以是日化去。

泛湖，作好事近詞。本集湖上詞寄好事近詞云：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欲墮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掉小舟歸去，任烟波飄兀。

十月四日，爲錢世雄跋蔡襄詩草。石刻跋云：此蔡君謨夢中詩，眞跡在濟明家，筆力遒勁。元祐五年十月四日，蘇軾題後。謹案：此本閩刻作二月，今載於此。

道過，以詩賦解兩浙路，將赴禮部試，參寥作



詩送之一。參寥集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詩云、炯炯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猶溟闊、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鵬集處、九萬是君期。晁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詩案宋史本傳所載與墓誌略同、今以參寥詩考之、乃仲豫叔黨並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今並載。

與劉季孫何去非遊湖上。何薳春渚紀聞云、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詩案何正通至杭歲月無考、今列於狀前。

十八日、進何去非備論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欲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教授何去非、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以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附三省執政考覽、於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之明、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姚士麟春渚紀聞跋云、薳父去非、東坡奏充太學博士、左調徐州教授、更請補館職、不

報。**二十一日、上相度賑濟七州第三狀。**本集十月二十一日狀云、提刑司靳惜兩三錢、偏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令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裁傷爲甚。臣先於九月十七日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卻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行此策、顯無妨害。**辯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公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答辯才韻、作問陶淵明詩。**據公自註、元祐五年十月作。**二十六日、同葉溫叟、張璹、周燾、侯臨游南屏寺。**本集記論茶墨云、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醉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十一月、上賀冬表。**本集表云、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皇帝陛下、堯神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彌月載臨、普天同慶。恭惟皇帝陛下、體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之助。神武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臣叨塵法從、出守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同葵藿、遠傾向日之忱。**二十一日、上相**



度賑濟七州第四狀。本集十一月二十一日狀云、本司累具合行賑濟事件聞奏、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開春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無以救濟貧民、平準市價。若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臣勘會杭州義倉米四萬餘石、裁傷之年、並許借散賑濟。開春米價增長、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塡還常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續通鑑長編十一月載、先是浙西鈐轄蘇軾言、將官劉季孫往蘇州還、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猝起潮浪。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乞準平斛出糶。是月又言、乞速賜施行。正月、即得出糶、乃詔撥錢一百萬貫糴買封樁、準備移用、餘依所奏施行。註云、後爲賈易等彈劾、賴范祖禹封駁乃已。【誥案】此種奏疏、賈易等亦復彈劾、眞人頭畜鳴者也。

上乞用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誥案】劉景文後以公舉文資出守隰州而歿。

作滕元發挽詞。【誥案】達道移知揚州、未至而卒、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施註以挽詞編揚州卷中、查註從誤、乃合註明

知施註之誤、輒委之於查、尤非是。今駁正、并改編此詩。

張璹爲孫升劾罷作程之邵書。本集與程懿叔書云、知潮中人事簡淨、頗得溪山之樂。全翁已得文字、吏民甚惜其去。【謹案】此書乃張璹字全翁之確據、可見詩題作全翁之不誤、而查註改全翁之非。合註引長編云、五年七月、侍御史孫升言兩浙轉運判官張璹違法徇私、詔別與差遣。其說與此書合。時張璹已衝替矣。其後公奏開石門河狀、與前轉運使葉溫叟皆列名、蓋張璹尚在杭未去也。

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書林道人論琴棊事。本集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八日、作孤山六一泉銘。本集六一泉銘敘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



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紀年錄、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作六一泉銘。成化杭州府志云、六一泉在孤山後巖、東坡守杭時、泉出、有懷六一翁、因名。歲久湮廢。成化丙申、大理寺卿夏時正訪得於榛穢中、命掃薙而濬發之、泐然故物也。

於泉後建東坡菴。

西湖古蹟事實云、坡老既銘六一泉、又於泉後鑿石築室、名曰東坡菴。

寄趙令時書。

本集與趙景貺書云、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為致意。

為懷璉作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

本集宸奎閣碑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治平中、詔許自便、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二。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遠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正月一日遷化、某與作得宸奎閣記、此老亦及見之。誥案　懷璉化于下年正月一日、此記寄去不久、乃是年十二月

作。而記作年八十三、書作年八十二、必有一譌。又公與懷璉書云、奉別二十五年。考懷璉以英宗治平三年丙午詔許歸山、至是年庚午作記之歲、正二十五年。記云璉歸山二十有三年、是書不誤、而記有譌矣。又元豐甲子跋廬山題名、已云別十九年、合治平丙午不誤、則積算至是亦二十五年也。今從書改正。

十二日、同劉季孫、張天驥、周燾、蘇堅游七寶寺、題竹上詩。萬歷杭州府志云、七寶山在三茅觀之趾。雞肋編云、七寶山、南渡時呼為五臺山。錢塘縣志云、七寶峯、在七寶山南城中觀濤最勝處。壁刻吴山第一峯。王應鳳重建廣嚴院記云、杭之七寶山、有仁祠焉。其初日瑞隆、後唐清泰三年所建也。逮治平、更號廣嚴。熙寧間蘇文忠公游而樂之、為賦雙竹、湛師房及新開徑諸詩。自六飛駐蹕、析其地十之八為內饔胥徒之居、履綦轍迹、畧無可考。其在淳熙有僧善資者復葺之、發地得鐘焉、有銘在欒、則寺故物也。【詰案】諸説、七寶寺即廣嚴院、公倅杭尚有寶山晝睡詩。

上乞子珪師號狀。本集狀云、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功。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為井居其所而遷之意。伏候勅旨。

作參寥眞贊。本集參寥子眞贊云、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詰案】此贊不詳何時作、附載卷末。

上賀正旦表。本集表云、堯歷授時、身正建統、氣迴交泰之會、祥應崇明之朝。恭惟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

時逢吉旦，福集清宫。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熙寧辛亥除夜，公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歸舍，記詩於壁。至是二十年矣，自來爲郡，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圄皆空，因和前詩。

校記

①不雷：疑誤，或當作「不雨」。

②刺使：當作「刺史」，見《東坡全集》卷五七《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及本條下文所述。

③南比：當作「南北」。

④斡旋：當作「斡旋」，見《東坡全集》卷九九《祭英烈王祝文》。

⑤詩一篇詩：前一「詩」字當衍，見《東坡詞・鵲橋仙》。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疆校

誥案元祐六年辛未、公年五十六。是年二月、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蘇轍尚書右丞。七月、張方平復宣徽南院使致仕。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

正月一日、懷璉化於阿育王寺。公聞訃、爲文祭之。本集祭大覺禪師文云：具位某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璉公之靈。於穆七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矯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覲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懷然。又與通長老書云：大覺正月一日遷化、同增感悼。誥案嘉祐八年癸卯八月、仁宗葬永裕陵。計至元祐六年辛未凡二十九年。懷璉以是年正月一日化去審矣。

七日、同錢勰、江公著、柳雍遊龍井、謁辯才。西湖志：龍井題名云：蘇軾、錢勰、江公著、柳雍同謁龍井辯才。元祐六年正月七日。

植海棠一株於寺。二老堂雜志云：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葛國器、程泰之、柳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聖壽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蔣航紀談云：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即趙清獻公閒堂而爲三賢堂、乃趙閱道、蘇東坡、辯才像。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西湖志

云、范文正、蘇東坡變城、釋參寥辯才遺像、舊在龍井月林、見程珌游龍井記。【詰案】手植海棠一事、其說出自周必大、信不誣矣。至公遺像、凡竹閣、龍井及堤上更建之三賢堂並有之、乃壘遭宋元之亂、蕩然無存。今之刻集者、率以己意繪之、此爲恨事耳。是年二月、公卽召還、因補載海棠事、并記於此。**九日、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本集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稱、不會承受到上件奏狀。三省同奏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詰案】此卽詔求直言所上四事、此番繳進、仍不報、然則三省委之不見者假也。悠謬如此、謂之元祐諸賢、可乎。**和楊蟠梅花、謝關景仁送紅梅栽詩。十五日、次劉季孫韻。游伽藍院、寄袁轂浣溪紗詞。**本集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惠在坐、人有獻剪伽花絲甚奇、因寄袁公濟、調寄浣溪紗詞云、雪頷霜髯不自驚、更將翦綵發春榮。羞顏未醉已先頳、莫唱黃雞併白髮、且呼張友喚殷兒。有人歸去欲卿卿。**游寶雲寺、得唐彥猷送客絕句、和韻、卽送其子坰赴鄂州。江公著知荊州、聞錢自然與錢勰飲、餽以二壺、並有詩。聞有吏部尚書之命。**續通鑑長編、是年正月丙戌、蘇軾爲吏部尚書。先是太皇太后兩諭執政、除軾此官、以杭州裁傷、故徐徐至今。**答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天官之除、

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僻。側聆大用、以
快羣望。不宣。誥案祖禹先於上年薦公、故有此書也。**遊靈隱天竺間、判牘**
冷泉亭上梁溪漫志云、東坡鎭餘杭、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截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隱
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
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
年九十餘、
能言之。**飯於祥符寺。**北總炙輠錄云、東坡性簡率、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
時、嘗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間憩、至則脫巾褫衣、
露兩股榻上、令虞候搔爬。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具食未即至、遂
於堤上取築堤人飯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誥案以上軼事二條
附載
於此。**二月、請小本住法雲寺疏。**本集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云、京師禪學
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
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禪、傷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與法涌
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特、詞未證謂證之人。本不自然、伏惟珍
重。**九日、與曹輔、劉季孫、侯臨游淨住院、書東海若、作跋。**本集題所書東海若後云、軾久欲書柳子
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
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并**
和曹輔寄雪中同游西湖及仲殊參寥詩。與龔溫叟、侯臨、張弼赴石門相視新
河、和張弼韻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本集元祐六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錢塘江、天下之險。自溫

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用度①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謹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下本路監司、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臣不勝大願、伏候勅旨。【謹案】此狀衔位不云前知杭州、乃二月狀、本集譌作三月、今更正。

子由除尚書右丞。年表

云、六年二月、子由爲尚書右丞。［蘇案］尚書右丞即右轄也。**二十八日、詔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上、乞擋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墓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準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暄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竊惟錢氏之忠、書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林希爲代。公罷杭州任、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堅辭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於茲，一事無補，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別求安便。竊覩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

三月，送小本赴法雲寺。本集與明老書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緣契在彼，非力辭之可免。【譜案】張尉即駙馬都尉張敦禮也。

楚明主淨慈寺。本集與明老書云：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更臨屆，副此誠仰。又書云：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陞堂，聞第一義也。

和曹輔山真覺院瑞香花詩，再作西江月詞。本集真覺院賞瑞香花調寄西江月詞云：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后土祠中玉蕊，蓬萊殿後鞓紅。此花清絕更纖穠，把酒何人心動。又次韻云：小院朱闌幾曲，重城畫鼓三通。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翠袖爭浮大白，皂羅半插斜紅。燈花零落酒花穠，妙語一時飛動。又用前韻戲曹子方云：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寄吳風，繼取相如雲夢。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知君卻是爲情穠，怕見此花撩動。

和劉季孫西湖席上并答馬瑊詩。瑊賦木蘭花令送別，玉照新志云：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瑊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

再和瑊詞。本集



次馬忠玉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六日、往別南北山諸道人、至天竺惠淨以醜石贈行、書圓澤傳以遺山中**。本集圓澤傳云、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為具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又公自註云、此出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為刪改。詩案甘澤謠、作圓觀。本集作圓澤、類編於此。**過智果精舍、作參寥泉銘**。本集參寥泉銘敘云、余謫居黃州、參

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公行，以蘇湖被災，獨甚而百聞不如一見，遂自下塘進發，繞道赴湖州。十一日，至德清縣，同曹輔、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遊慈相寺，題半月泉詩。**查註續採半月泉詩云：請得一日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題名云：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又云：詩載談鑰吳興志。先生游德清縣，題半月泉作也。石刻在慈相寺中。此詩本集失載，詩與題名字體大小不同，迴出兩手，疑後人因題名贋作。時方還朝，何云請假也。合註：徐志華跋云：泉在德清縣北郭，外一日假者，乃郵程之假也。碑石雖重刻，筆勢不失。[illegible]公書跡。石刻一項最爲難辨。蓋自大觀以後，如茄陵及梁師成、譚積之流，官禁私買，悉以重金購之。凡兩浙、淮南、嶺南山林僧道之所有，搜索殆盡。其買何氏之英州石橋銘，價三百千，由是而知在士大夫家者亦難保矣。苗仲先守徐州，從水中取出黃樓賦石刻，急搨千本，盡槌碎之，以居奇。是又石刻幸免禁毀，而又因貴重，不保之一端也。是時兩府子弟固皆習公書，而射利者競相傳摹，如高述、潘岐贋作，雖黃魯直亦須細辨，始知。於是眞本則遭官禁私買之禍，幸存者少，而贋作則大書大刻，人亦莫辨。計自政宣以至南渡建紹五十餘年中，紛亂



已極。逮周益公、陸放翁、朱晦菴者出，雖其所見眞本尚有，而所謂非公書則他人莫能作，是公書則未敢遽定者，不知凡幾。其可信者，又必考其授受之淵源及流傳之所自，始以爲確。再自紹興、乾道以來撫刻公書，以成郡本三十卷爲最。他如倉漕公使庫及玉山汪氏之流，所有撫刻見於記載者亦頗不乏，然皆不可寓目。而世之習見者，眞本與僞本並皆節次翻刻，何由辨其是非。若近今眞定梁氏所刻洞庭春色賦已爲佳本，其中如勤霧鬢與風鬟句，則譌勒爲勤，此乃原本磨泐而鉤工就字形補之。凡似此沿譌者，未易悉數。又如淨因畫記款署元豐三年端午書於淨因寺。是年公在黃州謫籍，何由至京。凡似此憑空僞造者，又未易悉數也。然僞造之中，雙鉤一類皆有所本，或原無年月而鉤取他本者，往往字形大小，又有取舊臨公書割所署款銜入公名者。公署款往往止書一軾字，故此弊尤多。翁覃溪論公詩，以墨蹟石刻爲長城，詎取什一於千百。蓋不欲輕易以此亂集也。至查註所採半月泉詩，疑其有贋者，此又不然。蓋贋作則就題名爲之，不難使出一轍也。其字既大小筆致不同，則此詩必有所本，而出於後人之續刻，無可疑者。公以察裁赴湖，至十八日始達吳江，則其往復於湖州道中，在處周視者幾及十日。其以十一日留德清縣，因有題與詩之作，此可信也。題名之鄭嘉會，即鄭靖老。其在京，僅見於西園雅集記。公詩惟和陶敘云：得鄭嘉會靖老書，而王註施註各本並譌嘉會爲會嘉。本集尺牘鄭嘉會、鄭靖老，復譌爲兩人，蓋此類姓名在集中至爲僻冷，必非作贋者所知。用是編藏入案，固非他刻之可疑者比也。

十八日，泊吳江。十九日晚，仲殊來見，爲書琴事。

本集書仲殊琴夢云：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

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即以示之。爲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二十日，至蘇州，和黃履兼簡林希詩。【詰案】黄履時由潤州移守蘇州，詳本詩題註。**公由湖入蘇，自觀水災民生乏食，前奏準撥錢一百萬貫，糴米平糶以代賑，而發運司格旨不行。二十三日，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臣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畝，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蕈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腫死，流殍疾疫，必起。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秋夏之間，必大乏絕。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合起上供併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㪷，封樁準備移用。聖旨既下，本路農民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臣已累具執奏，今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殍之勢，極可憂畏，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依元降指揮，除



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塡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

四月、抵潤州、與林希論裁傷書。

朱子晦菴題跋載公與林子中第三書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裁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糴麥已無望、必搜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救飢、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軾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苟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軾惶恐。跋云、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檄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又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誥案】此三書本集皆不載、據此始知公四月間蹤迹、尚在潤州也。毛漸字正仲、時爲淮南轉運、故欲至廣陵、使之言淮南歉狀。微之乃代葉溫叟爲兩浙轉運者、中玉卽提刑馬瑊也。

沈括迎謁於途、以石墨爲獻。

本集書沈存中石墨、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誥案】沈括鄜延所作石墨、公何

由見之而品題乎。其爲此時所獻必矣。特爲錄之、此括志也。

別張彌、作臨江仙詞。本集辛未離杭至越、附張彌秉道、調寄臨江仙。詞云、我勸髯張歸去好、從來自己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俎豆庚桑眞過矣、憑君說與南榮。願聞吳越報豐登。君王如有問、結襪賴王生。

至揚州、有詔不允所乞。謹案答詔有兄弟同升、朝廷盛事等語、不詳何人所行、見後謝表中。

上覽翰林學士承旨第二狀。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迴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霈甚雷雨、豈臣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巳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躋。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譏。伏望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候勅旨。

與轉運毛漸論淮浙裁傷事。謹案毛漸字正仲、事見上所載公與林子中書。餘詳三十五卷毛正仲惠茶題下。

爲毛漸作軍衙廳成慶土道場疏。本集代毛正仲疏云、揆日灼龜、既鼎新而改造、伐林度土、遂雲集以經營。幸銷覆壓之虞、允獲躋寧之願。原其所賜、敢昧於神。是用命海角之禪那、資大雄之妙蔭。宜此五福之教、變乎百堵之成。伏願百穀豐登、羣生恬泰。上祝河沙之聖壽、永贍慧日之祥光。式罄誠心、庶祈靈鑒。

過高郵、爲趙晦之作四達齋銘。本集四達齋銘敘云、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闓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

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齊、以達民迷。〔誥案〕公守密州、趙晦之爲東武令。遂遷黄晦之爲藤州。嘗爲公致王定國信、並見本集書中。其後乞常、往來高郵、晦之已還漣水軍。其守高郵、當在公帥杭時、而年月無考、今附載於此。

五月、至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遂尙書省劄子、依前詔不允。上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三狀。本集狀云、臣以衰病不才、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迴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旨、依前降詔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戰恐待罪之至。伏候勅旨。

爲張方平作滕元發誌銘。本集代張文定公作滕公墓誌銘云、神宗皇帝初臨海內。屬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於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於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日、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誣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

罷久，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偃仆頓絶，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贈銀青光祿大夫。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謹案】元發薨於上年十月，而方平薨於是年十二月，公此次過南都，以不欲到京供職，留以待命者二十餘日，此其爲方平屬草時也。觀此文可知施註編元發挽詞於揚州任之誤。至紀年録并謂此文作於揚州，尤非。時方平已卒矣。司馬光碑與元發墓誌一式，皆首論其大畧一段，而後次其歷任政績，緣此兩公事實前註既多引載，而本集之補載者又復不少，故僅録其總論，不重見其餘也。公自云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而趙槩、滕元發不與，以文爲代作故也。并記於此。**十九日，歷陳仕跡，并乞成邊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及服闋入覲，



便蒙神宗皇帝召對，許臣職外言事。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必欲致臣於死，故臣得罪。下獄，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及臣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始論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程頤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

具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誹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聞命悸恐，以禍爲福。就郎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伏望只作親嫌迴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若朝廷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也。【語案】劉摯因邢恕傾公，入則必有陰中，故力辭。詔下，不允。二十四日，與張方平別，遂行。【語案】此公十五年中第六次過南都也。公游於方平之門者三十七年，至是而永訣。後屬纊時，子恕問後事，不答，但云：「伸意子瞻兄弟，其高風遺烈，凜乎百世之下矣。」二十六日，到闕上殿。《續通鑑長編》云：五月丁丑，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乞除一重難邊郡。甲申，至自杭州，始入見。【語案】本集《杭州召還乞除重難邊郡》在五月十九日奏，上由是推之，乃二十六日到闕上殿。館於


儒藏

興國東堂。本集題云，六月召還，故公館我於東堂。誥案二十六日後尚在乞旬日中，後即遷東府矣。**二十九日，赴閤門受告命，乞賀坤成節，復遂前請狀。**本集狀云，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怵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閤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觀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辭，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誥案宣仁太后生於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宋時凡太后簾聽者，始以生日爲節，章疏稱陛下，謹加明聖遇節，契丹遣使皆章聖舊章也。**六月一日，詔賜對衣、金帶、馬，命供奉官宣召再入學士院，進謝上表。**本集狀云，右臣今月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至於用人，可以觀政。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悅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虛名，復使榮加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誥案此狀本集作十一日，公以五月二十九日受告命，不應遲至十一日宣召入院，且初四日兼侍讀事在宣召入院之後也，今以前後表狀考之，十一日乃初一日之譌，特更正。**再謝賜對衣、金帶、馬表。**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

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己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蹇蹇。幼師季路、止服縕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自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儁賢。故損廐庫之儲、以廣英雄之穀。致茲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篤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强力安邦、庶幾有駜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四日、詔兼侍讀、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於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慚舊史。人非木石、恩重邱山。此蓋伏遇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貴而甚畏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狷者。致茲選擢、及迂愚。臣敢不淬礪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

上笏記。本集笏記云：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閫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駑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

謝三伏早休表。本集謝表云：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熹之疴、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稱祿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

子由乞避兄劄。欒城集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第一劄云：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



仍奏乞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逡巡退避。於臣私情、不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惟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盡於此。伏乞聖慈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十二日、朝旨、不須迴避。上第二劄。

欒城集第二劄云、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兄軾既非同官、不須迴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與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未見其比。若不退避、羣言可畏。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宣仁不許。上第三劄。

欒城集第三劄云、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瀝肝膽、乞守郡自劾。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壽、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鑑察。取進止。【誥案】元祐之世、賢姦雜進、乃君子道必消、小人道必長時也。若紹聖以迄於亡國、皆小人世界、尚何消長之有乎。兩公求退如此、卒爲羣小所攻。尚論者徒以洛蜀爲口實、亦不察之甚矣。今取子由劄一并立案、前後合觀、得失自見。若謂重其兄弟敦義、則所見者淺矣。

將還子由東府、於汝公東堂閱舊

詩卷作詩。附錄公初寓汝公東堂、意在求去、尚未定居也。及入院、子由方求執政者也。至是皆不能即去。公始與子由同居、乃六月望前後之事、其情灼然可見。故感舊詩敘又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與此詩題之杭州召還汝公館我於東堂、雖不合而自合。施註不知此中原委、因並編於出京之時、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東堂詩於前云。

十五日、賜呂大防生日詔。本集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云、勑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為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干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予寵錫、介爾壽祺。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三日、賜趙彥若辭國史修撰不允詔。本集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云、勑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復固辭。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附錄東都事畧、趙彥若字元考、師民之子、青州臨淄人、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熙寧中已為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陳亳二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權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罷為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修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於貶所、後與元祐黨籍。本集無與往還詩文、惟蹟以其與公同值翰林、且與范祖禹同貶而卒、故載其事。

二十六日、上撰儲祥宮碑奏請下項狀。本集撰上清儲祥宮碑狀云、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準勑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



合奏請者、一、上清宮原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歷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原建及失火年月乞下史館檢會降下。一、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今欲見先朝并今來內出錢物是何庫錢文撥或係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一、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一、朝廷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一、準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右謹錄奏聞。

得柳瑾所藏宋迪畫邢房悟前生事於其子仲遠作破琴詩。仲遠屬王詵臨寫爲短軸再題其後和子由題王詵畫及詵和韻諸詩。

閏六月、撰上清儲祥宮碑。本集上清儲祥宮碑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

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傍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爲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大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於四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上清宮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爲妙理。〔案〕此文來歷悉在前截下項狀，太宗原建因依之內，據神宗刻玉賜劍數語推之，要知與鳳翔建太平宫奉張守一無異，故至眞宗而封禪起矣。作文例貶方士，此文獨當崇之，竝以黃帝貫下，治道爲本，顯出前世詒謀，後以天地喜答歸結方士，故云末自應完儲祥本旨也。又下項狀請篆額人就便以皇帝若曰作結，包括無遺，使王安石猶在，當不止如龍之歎矣。乃其壻蔡卞公然磨去，另作試問其文焉在，苟有可觀，不以人廢，何至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非笑獨傳於今也。是亦小人之無恥者矣。又若謝顯道之說，可見程子大公無我，凡朱賈所爲，非其本意，公自周壽出門下，始知有濂溪之學，而有至人之詩表之曰全德，故其往來横渠，而不得與二張相依，論關洛之學，爲可惜。若憤然爲辯狀，則又朱賈所激，而非其本懷也。當熙豐間，司馬光、呂公著皆在洛，一日爭論出處，幾成釁隙，伯淳在坐，爲二龍鬬卧洛陂詩以解之，後二人同心輔政，卒如其說，當洛蜀時，公著獨在相位，何難排解其事。可見宰相不知天下寒心二語，竟以上聞，是於伊川未嘗無憾焉者，而騰口鬨亂之攻，即乘此機以入，特事畧不欲盡載，後遂譌爲蜀黨攻洛耳。使當日有如伯淳者在位，黨患即無自而起，而二龍之用，將無窮已。於以歎宰相之非才，而伯淳之少也，悲夫。

十三日，作張詠書跋。本集題張乖崖書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

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詩案】公過陳，必以差如近京祭告，數日往返之事，子由即有之，不能悉考也。

七月二日，賜文彥博溫溪心馬詔。本集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云：勅彥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很心駃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羌之獻，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勅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以賜卿，至可領也。元祐六年七月二日。【詩案】元祐六年六七月所行內制，本集悉誤作四年六七月。是時公出知杭州，豈有內制？考東都事畧，文彥博以五年二月致仕，則此詔作四年，明係六年之誤。今據此一槩更正，否則此任絕無內制矣。

上論三吳水利進單鍔書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臣到吳中，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松江始艱噎不快，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今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鉷各二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駃，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所聞大畧如此。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宜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



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鐵并築堤、管水入江。一、次開茭芋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一、次開宜興百瀆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一、次開江陰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誥案】此狀亦爲羣小所彈、宰執所格、致三吳爲患者又數百年。幸公併其書載入集中、故後世得踵行之。揚升菴謂宋君臣愚且戇、此其一端矣。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承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誥案】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太子賓客剛之子也。其在治平中、諫濮議、熙寧中論青苗、皆被出。元祐再入、力爭回河、且未嘗援引小人。五年三月、以疾薨於位。若瞻之生平、有足錄者、公獨却之、乃知陸道士獨得埋銘、不是易事。

四日、班荆館賜遼國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抗旃遠道、解鞅近郊。念

館舍之未安，宜驂騑之少憩。式頌芳旨，以示眷懷。元祐六年七月四日。**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敗洛黨，摯已在執政。**邵伯溫聞見錄云：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別。洛黨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邵博聞見後錄云：伊川用司馬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摯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又論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伏望審眞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閒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說，謗童稚嗤鄙，偏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云云。劉安世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五人獨被惡聲。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馮琦洛蜀黨論云：元祐初，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未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劾頤。宋史云：程頤加直秘閣，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去官。東都事略云：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讒口閒亂，罷。識。李秀巖道命錄云：伊川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伊川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轉運。伊川被命修三學條制，吏部侍郎胡宗愈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不宜使在朝廷。臺諫論蘇公未已，殿中侍御史呂陶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頤，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右司諫賈易言陶不當用，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



易、伊川門人也。伊川免喪、權判西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敦逸奏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以疾尋醫。【誥案】劉摯攻之於始進之時、劉安世攻之於既罷之後、皆朔黨領袖也。考東都事畧、哲宗問朋黨之弊於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無黨論以進。又本集奏狀云、王覿奏胡宗愈指臣爲黨、臣有何干涉。據此、則宗愈無黨之之意、且宗愈亦屬劉安世攻去者也。又事畧載孔文仲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其人如此、卽不當託以助賈易彈呂陶事、投其機械。公與之尙合者、以同爲范鎭所薦、王安石所逐、如同患難者耳。若歐陽棐乃修之子、迨之婦父、公所契厚。畢仲游乃公拔寘館職者、文仲已并作五鬼攻之、而公不能解其事。是文仲乃併攻洛蜀、無所黨也。顧臨體肥重、公數以屠戲之、臨甚慍、幾於成隙。且爲程子攻去、可謂之蜀黨攻洛黨乎。凡馮琦以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作蜀黨攻洛黨論、誣也。董敦逸乃攻公爲川黨之人。以上攻洛黨領袖者六人、均非蜀黨其明。然朔黨攻蜀、論者多諱之、而嫁名於洛。朔黨攻洛、論者尤諱之、而嫁名於蜀。馮琦洛蜀黨論以朔黨置之事外、若與洛黨無干涉者。然朱子名臣言行錄於劉摯、劉安世多訣詞、且謂安世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只有二義、不出於彼卽入於此、其將何以處程子乎。道命錄載劉摯劉安世劾疏、盡刪其攻擊之語以泯其跡。安世嘗言、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程伊川進言、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而道命錄以爲安世之學、自不妄語、疑爲馬永卿誤記。不知南宋之爲洛學者、何以於朔黨之二劉皆低首下心、忍辱含垢、至於此也。又其所載孔文仲劾疏、無五鬼之語、且謂李丙丁未錄所載亦無之。時呂公著方在相位、文仲未應有此語、惟紹聖問張商

英章疏有之。其所論皆有意失實。今附錄其所載孔文仲疏，以資考正。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圍，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有根荄。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曰：臣不敢子細敷奏，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並無職介。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偏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惡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入閤，今圖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異議，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只在經筵相遇，一旦乃非意相



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羣臣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道命錄又云、一日、伊川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誥案 申公即呂公著也。時公著獨相、程子獨告之者、謂公著爲恩門、必能用其言也。公著果爲程子計、即當默其語不聞於外、而用其意開陳於簾前。若以程頤太皇不當獨坐之語直陳、雖愚無知之人、亦知太皇必不喜也。其惡甚於譏間曾鞏。且倘相、苟欲解留、詎能從中償事。雖交章再劾、不能罷也。宋史職官志、中書舍人正四品、轉禮部侍郎。左諫議大夫從四品、轉給事中。公著超遷文仲、非怒降其官也。崇政殿說書、從七品、秩卑資淺者授翰林學士、正三品、班講讀學士上、拜參知政事、轉尚書。其說書員闕、例得有小官頂補。公兼侍讀、非程退蘇進、謀奪說書者比。說皆影射、卑鄙可憫。元年哲宗方十一齡、雖愚無知之父、師教其十一齡之子弟、必不遽及女色。而經筵乃常以啓之、當亦必無之事。文仲此疏、與聞見錄及朱子年譜所載、不待疑李丙李秀巖之徒改竄、以是程而非孔、殊不知并程皆誣也。宋人多憑自信、以炫己能。而朱彝尊之流、已有助洛攻蜀、貝錦南箕之譏、類若此矣。

既乃劉安世勃罷范純仁。

東部事略云、方蔡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勃奏之、純仁與存俱罷。誥案 范純仁以四年六月

罷去、自此羣小明目張膽、毫無忌憚。至八年七月召還、已不可藉手矣。事畧謂純仁忠厚仁恕寧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窺其際。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今推其說、察其跡、考其論說行事、誠哉是言也。安世之攻洛黨也、初尚無關國是。若其攻逐純仁而後之劉摯代爲相也、可謂之辨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乎。此條乃司馬光下世後元祐中消長得失一大關鍵、末之安危所繫、必當補載、且以問安世之名臣言行、果何如也。

及劉摯代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尚書、劉安世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盈衆。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胡黨以干進。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潁濱遺老傳云、時呂微仲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跡危甚。本集狀云、賈易未嘗一日忘臣、今旣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當言臣、并及弟軾。又云、浙西水災、臣累次奏論、賈易扇揺臺官安鼎、楊畏乞加檢驗、治其尤者、而執政相顧不言。臣是何人、敢不迴避。又云、臣蒙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軾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聞命悸恐、以福爲菑。墓誌云、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東都事畧云、神宗晏駕、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宋史本傳云、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聞見後錄云、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辨案以上皆朔黨攻兩公之明證。其局未完、如碎摘東都事畧語、可以補成全局、合考宋史則語加詳。然非貫串其義不見。凡史家言、例不直

書一段以告人者多矣、特留此爲據。至所引本集各條原文多有重見、本案務取事理明析、是非昭著、不以重見爲疵也。邵註每以此苛施註、而其實不足與之當衙官、況本案乎。

六日、上論朋黨之患再乞郡劄。

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羽、再三論奏、煩瀆聖聰、朝廷無由安靜、皆臣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而於二聖眷待奬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賜一郡。又貼黃云、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二聖曲庇。今臣若更少留、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朝廷難違其議、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伏乞痛賜閔察。

詩案　公召還已九章請郡矣。且前已奏明、俟過坤成節除郡、茲相距僅十一日、乃迫不及待、可見舉朝洶洶之狀。此劄以朋黨治亂爲言、可見公之憂國、殆過於謀身、而務成黨禍、非其心也。其詞至以屢干血懇、痛賜閔察、人告已與窮極呼天無異。而論者意在兩不、沓抹殺其事、削凸以填凹、私也。邵伯溫

聞見錄云、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劉克莊後村題跋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劉器之、孔經父也。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憤伺隙、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馮琦洛蜀黨論云、程頤、蘇軾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軾與頤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詆諆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鬬耳。殆章惇、蔡京反政、斥爲一黨而並擊之、當亦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卽與。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釁之不成也。案以上諸說、伯溫所謂古禮者、首誤。是日二聖臨哭、卽凡百臣工皆哭之時、豈出朝廷、何哭不哭之是非、連年齗齗不休、此不足道也。劉摯、劉安世、朔黨之領袖也。孔文仲、實合無黨者也。克莊皆拉作公之門人、誣以蜀黨、而有各尊其師、日有紛紛之說、妄甚。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皆非蜀黨。馮琦著論、以此三人影射蜀黨、而該以洛蜀交攻、遂分二黨之論、却將朔黨攻洛黨事抹去、以成二黨之說、是非尤爲顛倒。又邢居實者、邢恕之子、倞之兄也。據宋史、邢恕入姦臣傳、倞乃構釁亡宋之賊、惟居實與



父弟異趣、獨從公游、公未嘗以洛黨外之。及其早卒、公與黃庭堅、晁補之皆有過時之哀、明載於集。劉克莊所謂各私其黨、馮琦所謂師友各地等說、皆以洛黨事誣作蜀黨。公共之交、尤非程門之能攻蜀黨者、以皆在言路故耳。其狀奏史家無不登載、昭然可見。蜀黨則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諸人、即蔡京列入黨籍碑、亦僅能止此。此猶洛黨之邢恕、朱光庭、賈易、杜純也。王鞏因司馬光薦得宗正丞、及攻出爲倅、又復攻罷。黃庭堅甫除起居郎、即攻降。秦觀方有正字之命、已攻去。此三人屢遭攻訐、如救死扶傷不給者。近是而註庭堅集者、以不與洛蜀黨事爲庭堅辯、此夢囈也。陳師道甫爲學官、亦攻去。畢仲游在館職巳爲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在館職、並出爲吏。張耒在館職八年、顧義自守、粗免人言。李之儀浮沈樞密院屬下。此諸人均未至言路外制等官、既無風聞可拾、亦無封駁可操、故凡史家不能完出蘇門攻洛狀奏明文、論者欲兩平之、輒拉其非蜀黨者影射實之。然洛黨皆因公報私、攻其蜀黨之人與事、而其名乃職所當言、不云我洛黨攻蜀黨也。其與互相告訐、彼此立黨名者、情事全別。馮琦又以言路持以師友各地盈朝上書、猶之室闕等語、誣爲交攻、確據私也。若呂陶、范百祿以蜀人嘗攻韓維、故朔黨并公指爲川黨。陶又因朱光庭攻公上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嘗戲薄程頤、光庭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此兩置之、此史文也。陶持平之論、未嘗以公爲是、亦無攻程之語。且皇宋治迹統類載呂陶語云、光庭固失、而軾亦未爲得、結怨之端、軾非無過。是陶一無所偏倚、而强以牽入蜀黨攻洛之人、可乎。公在朝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即有乞還程頤經筵劄子。祖禹之於呂陶、

又何以異。可見公與蜀人未嘗固結爲黨也。又通鑑輯覽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帝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此乃哲宗本意、非惇京之羅織。當時不下明詔、而羣小以濟惡誣之、故其後說也長。然羣小雖可罪、而君言仍在也。元祐初、子由論列惇京罪惡逐去之、又論貶呂惠卿、至重。公所行責詞、即降下子由劾狀事由也。故惇卞必倍徙報之。其謫嶺南、繫於國是、與涪州之竄在後四年、出於帝曰者情事懸殊。邵伯溫云、分黨相毁、惇蔡竄嶺海。馮琦云、惇京並擊之、當自悔其藩籬不固。此乃假崇寧羅織黨籍之說、倒行而逆施之、非紹聖行遣元祐人之實在情形也、均應駁正。**八日、玉津園賜遼國賀坤成節使副射弓例物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主境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元祐六年七月八日。諸案玉津園在南薰門外、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駕不復至、惟遼使賜射爲故事。其後南宋亦建玉津園、則孝宗數臨幸、命皇子宰執親王使侍從講燕射禮、上親射御、與此不同。**十日、又賜使副時花酒果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卿歡既展、賓館歸休。宜命醆斝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元祐六年七月十日。**十二日、乞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六郡接續糶米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邱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


儒藏

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接續糶賣，只依地頭元價量添水脚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似此計置，雖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命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不惟安慰人心，亦使蓄積之家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聖明深慮一方危急，早賜施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詰案：封樁，本集皆譌作封樁，今據揮麈後錄改正。**十四日，以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來修貢篚，適遘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又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本集口宣云：有勅，汝等奉琛遠至，授館少留，適遘誕辰，宜均慶澤，欽承恩渥，共樂燕私。元祐六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二日，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本集詔云：勅，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同嘉。嘉與朝臣，咸稱壽斚。載惟忠恪，宜有寵頒。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爲小本作法雲寺水陸**

法像贊敘。本集水陸法象贊敘云、在昔梁武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爲之贊。

【謹案】上八位一切衆、下八位一切衆、共十六贊、文繁不錄。

爲文彥博作德威堂銘敘。本集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

【謹案】元祐中、文及甫避高魯王諱改名、及後仍名及甫。

爲王鞏作率子廉傳。本集率子廉傳云、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太平興國元年六

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闔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牽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乃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書以遺其曾孫鞏、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附案】水陸贊以下三條、皆在京作、月日無考、今附載。

二十八日、乞迴避賈易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檢驗、治其尤者。易等但務快其私憤、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上下懾服。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

八月一日、邇英閣進讀。本集顏眞卿守平原以抗祿山云、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

外輕重之累，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鑑。【語案】公召還已在罷講之後，至是復講。其後家居待罪，即罷去矣，故載於此。賈易、趙君錫、安鼎

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王覿、孫升、揚康國、趙挺之、韓川訕謗之說，摭詩語彈奏公與子由，并攻秦觀。二日，宣仁封付呂大防、劉摯諭，不得遍示三省官。續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召試，而程文語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滌，擢任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然無實。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挾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爲排陷正直之計。至於用巧得爲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覿爲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蘇軾；其言豐稷爲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以范純禮爲無所建明，憤其封駁張耒不候朝參、先許供職，以尚俸給之事。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略也。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爲是，轍則助其蜀黨趙卨徼幸私己之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陰使秦觀、王鞏往來奔



走、道達音旨出力以逐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知王雱有罪、而假托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厭代、軾別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内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後、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之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爲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横之術、眞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横立威、故決配税戸顔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藎之名。如累年裁傷、不過三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復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

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益。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羨，恨相見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轍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詭隨，不知爲身謀，故漠然未嘗答也。伏望聖慈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易以戊子朔奏疏，翼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是日，賈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遹事，云臣近因秦觀除正字，言其不可汙辱文館。翼日，趙君錫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觀既去，蘇軾專令親情王遹去相見，王遹遂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別。君錫以爲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伏惟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又趙君錫言，臣前薦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敢逃也。又言，二十七日觀來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傾中丞也。中丞急作一章，則事可解。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久，而觀盡得其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觀既去，是日晚有王遹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災傷如此，而賈易、楊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察虛實，朝廷從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以爲當聽其賑䘏，不可先以覈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爲一言。臣以爲觀與遹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案】趙君錫所論，今不主本集辯劄，當核原奏以示大公。據原奏，則君錫全誣也。蓋子由惟風聞賈易劾觀



之事未見易君錫合攻秦觀二疏。故觀在見君錫、告以賈易論劾之事、在觀自謂赴訴恩門、竊不料已化陷穽。如果子由知之、則公亦具知之、豈尚有觀通之往乎。其云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其疏中意者、實欲傾陷子由、特默之使宣仁自發、以便竊其位、故獨擊公也。老姦心熱、不覺自露敗筆。王適所述公語、無一字不可見君上者、君錫撫人彈章、并秦觀章連誣砌、止能及此、知其本無可彈矣。凡此等事、極應究譴、庶幾朝廷肅清。元祐之政、綱紀不立、是以後憂長也。其安鼎事、據子由劄子云、安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搆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上殿奏對、上賴聖明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鼎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如安鼎輩、史失之者多矣。今據欒城集補載。

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子由代奏竹西寺題詩事

續通鑑長編云、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交章、蘇轍進曰、臣兄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下殿。【誥案】子由自辯劄、欒城集不載、此條亦僅見於長編也。

鄭雍論賈易趙君錫狀

續通鑑長編云、鄭雍上言、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憤、在臺惟務封持上下、要合己意。鄱陽知縣梅昌宗訴易在梅州問昌宗求婢不得、捡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特行譴逐。又言、趙君錫前此猶王鞏、輒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輒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誥案】鄭雍乃與安鼎合攻子

由之人、非蜀黨也。**四日，公上辯賈易、趙君錫彈奏劄。**本集劄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與趙君錫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納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裁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乞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又言秦觀因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裁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實告以賈易所言，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又是日王遹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語中丞，因令傳語君錫，云臺諫給事中互論裁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宜爲朝廷惜之。二人具在，可覆按也。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偏忤君錫，遂至於此。臣既備位從官，弟轍又忝論思之地，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輔臣呂大防等論奏延和殿，調停兩罷。**續通鑑長編：辛卯，執政於延和殿簾前進言：竊詳易疏，前後異同，自相矛盾。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爲讎。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之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是日，執政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問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已而宣諭曰：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不若并蘇軾兩罷爲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摯因奏言：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

既追趙君錫，已知兩罷，上疏攻賈易，復攻公。續通鑑長編云：趙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又云：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詩案 元祐四年四月，公以洛朔二黨交攻，出知杭州，正劉安世等力攻蔡確之時，確作車蓋亭詩，以宣仁比武后，故全臺請行重譴也。時趙君錫爲給事中，上章留公，請收還新命，其略曰：蘇軾之文章，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溥矣。茲又謂無禮於先帝者，卽與賈易合攻竹西亭詩，誣公幸神宗厭代之事，欲加公以遠貶嶺外之罪，故以蔡確激宣仁也。考此詩作於元豐八年五月，非元祐四年四月以後作也。君錫等既以此詩爲痛心疾首莫之堪忍，曷不效忠於攻確之日，而乃且爲堪忍者又兩年五箇月，姑以天下蒙福、聖心開益先之，此何故也？蓋小人所爲，惟利之從，人目爲反覆，小人不自覺其已反覆也。當公之出，初非宣仁本懷，恩禮加厚，似有召還付政之跡，彼特試爲此論探之，借以結宣仁之知，或公得政，彼益有所託也。是年九月，子由使遼，君錫遂得爲副以去。自是不兩年，位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其因風吹火之巧如此。中丞乃執政之捷徑，劉摯、子由皆由此除尚書右丞，而君錫之中丞，卽頂補子由者也。公既還，復以親嫌求去，子由亦累疏避兄，宣仁不許。彼見公爲子由所格，必不得政，無所用其趨奉，而子由爲朔黨領袖，劉摯所憚，其位則可覬。是時洛黨已亡，朱光庭、賈易、刑恕、楊畏皆已

投入朔黨、陽援陰構、聲勢張甚。賈易方謀攻兩公以媚摯、君錫因合力攻公甚勁。其意本不在公、實欲加子由漏洩機密之罪、使宣仁自發之。於是右丞爲所困有。且因賈易熱鍋就劉摯爲炊也。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等皆與公不合、當斯時非漠然者、特不著耳。所恃壓一藝直無知、沒邊沒岸之呂大防於摯頭上鑲住、而大事則牢持其柄不下移者、徽此人則滿朝皆朔黨矣。然如君錫前後論奏、至爲欺君罔上、大防不檢會進上、可謂憒憒而舉朝無彈之者、亦見朔黨爲多、而蜀黨無在位之人也。是日宰執方議兩罷、次日卽兩罷。長編載是日辛卯、大防摯獨畱、久之乃退、復封易疏進入、信爲密遠之甚。子由且不以告公、君錫何從知之、卽爲賈易救援、且益以公之投石。此乃劉摯在簾前僅能隨同大防附和、退卽以告易、君錫意在反兩罷之議、去公而畱易也。其朝廷不密之論、尚可以攻子由乎。

五日、仍以求避親嫌、出公於潁。續通鑑長編云：壬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廬州、後改宣州。又論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兼確自以姦邪爲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爲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爲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諭曰、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一文狀。諭曰、莫不消。摯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軾分析、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侍制爲吏部、遂得畫可。【語略】趙君錫誣奏竹西寺詩、章疏未見、嘗卽前載無禮太皇、無禮先帝之跡、故宣仁并蔡確共論之也。據通鑑輯覽、君錫罷知鄭州、安鼎奏公既不知執政、亦不置議、可見朝政之亂。

八日、上辯題詩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

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自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山光寺詩、其辯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近見子由作墓誌、乃云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詞異。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闕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誥案辯劄歸耕常州所在豐熟、乃辯大有年句、父老語笑、乃辯聞好語句。劄中分晰甚明、並無買田書至之詮。墓誌皆出本、屬蛇足。然此文成於流離衰憊之後、恐誤憶買易劝狀中語爲公辯劄中語、舛入墓誌。但公於曹田官田之外、議買田書牘甚繁、未可謂墓誌必非也。好箇少年官家、其語不可闌入文中、此子由先經代奏之事、何待深考始知。且此種飛語、傳誌例當删削。本傳但云以譏請外、史斷如此、是後世並未啓疑也。葉夢得捻知其事、乃特將歸晰豐熟一層抹殺、以形墓誌有異、并設二疑、以惑後世。當告迨過之語、如或出其中心之誠、則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不難以尺書通之、必不載之避暑錄也。夢得乃手定元祐姦黨之人、向何公言。查註好異、率多孟浪、乃悉取其與公人品心術有害之

大者、一槩登載。合註復廣其傳、實爲此集疵累。殊不知王施註非不見此種物事、實彼所吐棄者也。今原載夢得此條、已刪其謬妄者存之、特駁正於此。

奏繳題詩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案題詩一事、子由於初三日代奏、初四日執政調停、初五日罷公知潁内事早定。緣宣仁先有未得偏示三省之諭、故子由不敢以告也。至初八日、公始奏辯、而三省已奉旨取狀、備案其調停不問之跡、顯然可見。大哉宣仁之言曰、作詩亦是小事。所謂小事、非指公詩、乃指蔡確以武后比宣仁之詩、以爲貶之者、意不在此也。惜乎。鉄政狥私、不肯出君錫留公之章、以反覆斯君正告、而劉摯尚再三爲之地。此番之釁、實由劉摯、摯又爲之說以自蓋其跡、云秦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既爲中丞、鞏迫令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告君錫。及賈易至、亦以薦觀爲非、會觀除正字、易、李先一章、君錫遂瀰然首之。首觀可也、君錫與軾友善、兼所傳言無他疇請、不白之、於義未有害也。識者以君錫爲易所凌劫、至於如此云。摯既爲此說、其嫁名於洛黨可知。李燾不察其僞、載之長編、謬矣。子由自言其跡危甚、指劉摯也。其右丞裴爲趙君錫所取、顯然可見。呂大防素戇直、不知其故、故以兩罷處之。於公之出爲未平、然公出而子由不出、亦以大防橫亘於中、及宣仁不欲盡去之故。在劉摯卽爲不了漢、不兩月、楊畏、鄭雍起而攻之。楊畏者世號楊三變、邢恕之狠俱也。劉摯與畏友善、用畏至殿中侍御史。當公之出也、畏以子由不出、合鄭雍、安鼎復攻之、論薦王鞏不當罷。既乃攻之不克、疑宣仁將



用以爲相、則劉摯宜可攻也。遂合鄭雍攻摯、以是年十一月一日罷、訂公出京之時、僅七十餘日也。摯既出、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及召范純仁、畏復攻純仁、不報意。謂攻去二相子由不相、是又可攻者也。遂復攻子由。宣仁崩大防還畏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稱述熙豐政事、攻去之。邢恕於紹聖末則有便斬頭萬段。恕亦不救之語。其反復一轍。賈易自投朔黨、亦有併逐蘇程之奏。朱光庭於元祐初已在諫垣、當劉摯攻程之始、光庭不能以道力爭、成其召毀布衣出處之正、繼乃劉安世乘之於重創後、復無能折之以致其師一蹶不復再振。且又反顔事讎、力爭劉摯罷相、封還詞頭、甘心同逐。此皆朔黨之鷹犬、亦洛黨之罪人也。公與摯初無隙、而破琴詩敍兩言和璞子出亦有夢中驚和璞句、蓋言禍由恕起、逮摯坐恕發覺其端、始見易等皆其末也。文仲爲孔子四十八世孫、其父延之授以家學、二程明道實發子貢未聞而彼時孔氏不知無足怪者。乃論者多諱言聖希道命錄幸其速死、皆因程讎孔可發一笑。程子在經筵甚跣故范祖禹以草芽不識朝廷事體爲解、餘無他也。時已罷去五載、必無攻蜀之念。洛黨可冀可假與伊何涉、若非徒之歎、鳴鼓之攻、又未見程子無之論。皆務執洛蜀交攻之說而譏以自取同惡、胡可誣也。是不可以不正。

告下、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帷、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考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爲朕留之語、殊施難報、危涕自零。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

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廄、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揭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子由乞同出狀。欒城集第四劄云：伏以臣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順。況臣供職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防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除臣一郡、以安愚衷。

寄王鞏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穽、極紛紛也。不復形於紙筆、過旬日、自聞之矣。得潁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鉗口矣。又書云：上狀知已達。風俗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某所彼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也。

公將朝辭、別子由於東府、作感舊詩。適授河間令、子由送以詩。欒城集送姪適赴河間令詩云：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去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詩案：適官河間令、他無所考、惟見於此詩。詩乃子由執政時作、語意甚明。詩編和公感舊詩後、當公赴潁之日、正適除河間時也、故附載於此。

公既出、子由留尚書右丞。宋史本紀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壬辰、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七年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六月、蘇轍爲門下侍郎。詩案：本紀乃子由十一月八日罷去、至明年六月始還也。其本傳并書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於六年之首、自爲矛盾。而東都事畧傳除尚書右丞、還門下侍郎。時呂大防、劉摯爲左右相、並載



四年之前，尤謬。此乃潁濱遺老傳自敘本屬輕輯，故史家微事互異，不足怪也。但其傳內無知絳州事，而事畧宋史二傳亦不載。又事畧云：七年四月立皇后孟氏，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此與事畧本紀合，而宋史本紀誤。即子由罷不赴，亦不能以絳守攝太尉充告期使也。今考欒城集進宣仁后謚册劄子云：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據此則子由並未一日退閒，而本集亦無子由知絳州事，不知史官何處拾此謬說也。先是子由於是年五月薦王鞏除知宿州，為安鼎所攻。及公出，鄭雍、安鼎復攻子由。明年二月，公自潁徙揚，子由期公過闕見而後行，公不可，乃避道以去。誥既搜出此事，必當書之以明公不欲與朋黨交攻之意，而子由赴絳，礙難立案，故必辨追之也。

表劉摯罷知鄆州。宋史云：劉摯拜尚書右僕射，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第往以俟休復之語。茹東濟陰錄其書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於是宣仁后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上章自辨，執政亦為言之。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一旦以疑而廢，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誥案：元祐之時，范純仁忠厚仁恕，不偏不撓，未嘗有排人苟進之心。及其力救章惇，惇乃報以重貶，至於疾癘交作，卒以瞀死，而劉摯則以排斥姦邪進也。及取相位，攻異己以植黨，而盜進退士大夫之柄，援姦邪

以自全、而圖收范純仁不可得之報。是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宜章惇屢致之死、而不足收卹也。朱光庭、王巖叟因摯而登言職、故於元祐初攻公甚力。及洛黨敗、光庭復附摯以取給事中、然不似楊畏更附大防而獨與摯俱去。世有離婦而殉後夫之難者、光庭其庶幾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用度：當作「度用」，見《七集·後集》卷一五《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　**元祐六年辛未**十一月、劉摯罷。傅堯俞卒。**八月十五日與甥柳閎飲酒論李韓詩。**本集書李韓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偪强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二十二日到潁州任、進謝上表。**本集潁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與待制陸佃爲交代。**陸游放翁題跋云、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白、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傳受明白、可以不疑。**誥案**此三書本集不載、據東都事畧、陸佃字農師、山陰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建中靖國初、拜尚書左丞、故放翁稱左轄、即其人也。至南渡後、公手蹟重甚、而作僞日益多、故周益公、陸放翁、朱子諸公旣辨其字、又必考其傳授之淵源如此、跋可見一斑矣。再考本集論潁州八丈溝不



可開狀云、數年以來、曾肇、陸佃、朱勃以爲不可開。此陸佃守潁之政蹟也、并爲記之。**二十四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位事之始、祇見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謁羣望文。**本集祝文云、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庇民。先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游西湖、聞歌者唱木蘭花令詞、則歐陽修所遊、切韻。**本集次歐陽公西湖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西湖秋涸、還魚於西池、作詩。九月一日、至歐陽修曾老堂、祭安康郡夫人文。**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國、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子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和謝趙令時、陳師道、兼簡歐陽棐辯兄弟。**【誥案】子由所作歐陽文忠

公神道碑、合考本集詩文、修之子成立者四人。發字伯和、承議郎。奕字仲純、光祿丞。棐字叔弼、朝奉大夫。辯字季默、承議郎。公守潁時、發、奕已下世、棐、辯居薛夫人之喪、猶未禫除。故公至、皆在家也。諸子嘗求公譔此碑、許之、而志弗克成。子由北歸又數年、始作之。時惟棐在、而辯已卒矣。并記於此。○**并贈宋遷之詩、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雖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田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田、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導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甫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卽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坡塘、縱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已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決難施行。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三十日、作辯才書。**○本集與辯才書云、別來思仰、日深。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閒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侶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附案公以是日作此書與辯才來人、而辯才卽以是日化去。因錄此書載之、事詳後卷總案。**十月、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豐新宮之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生致豐年。臣聞舜禹之心、



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已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毋辭天下之養。阜宮何漏，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令大號，以達惠心。恭惟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淫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廷，實同咫尺。

賀駕幸太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聳同原廟，既崇廣孝之風；旋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辟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莫爵伏興，意款通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承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願行觀獻馘於西戎。東都事畧：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幸太學。**皇帝初幸太學**、

賀太皇太后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溢臣工。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心既實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黄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大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鶚音之革；中修潛德，孰知驎趾之風。誥案：本集元祐中賀謝到任各表，皆二首。本案惟此並載，并記於此。

十四日，公病在告，獨酌藥玉滑盞，約諸君明日望夜翫月詩。公以潁民苦饑，乞罷黃河夫修境內溝洫狀。施本公自註云：予以潁人苦饑，奏乞罷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王本公自註云：去歲潁州救傷，于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湖。[illegible]本集不載此狀，今合二註考之，乃六年冬間事。又以明年二月公去，方在開湖，且以清河三閘未作，委付德麟，皆出餘力論之，則奏開溝洫其時並已起訖，乃六年十月狀也，因載於此。**二十五日，遣陳師道往迎張龍公，作祈雨文。**本集祈雨迎張龍公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祗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於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煇，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既微，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欷。於赫遺蛻，盡光照幃，惠肯臨我，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俯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晞。**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趙令時、陳師道、歐陽棐、辯兄弟會飲聚星堂，和歐陽修禁體韻并書潁州禱雨詩。**本集書潁州禱雨詩云：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塡渠，夢回聞



剝啄、誰復趙陳子。景既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昨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既出逆詩云、吾儕歸卧髀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十日、作送張龍公文。本集送張龍公文云、惟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曰、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明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千億萬年。惟師道從、復餞公還、谷爾庶邦、益敬事神。

喜劉季孫至、并和季孫禱雨詩。十九日、記夢中論左傳事。本集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朱遜之論菊。本集記朱勃論菊云、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二十日、與歐陽棐、辯兄弟夜坐、記徐問眞從歐陽修事。本集徐問眞從歐陽公游云、道人徐問眞、濰州人、嗜酒狂肆、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眞來從公游。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眞教公吸氣血自

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輙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眞出城、歷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眞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眞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三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詰案此記脫去某月、據公送劉景文詩自註云、叔弼景眖常相從不數日、景文叔弼皆去。此記叔弼未去、而其時景眖亦未改字、當爲十一月作也、今附編此。

送歐陽辯赴闕和劉季孫雪并送知隰州詩。何薳春渚紀聞云、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淩晨趨府、已屬纊矣。

以屏山贈歐陽棐同趙令畤陳師道至新渡寺餞送歐陽棐赴闕作詩。上謝賜曆日表本集表云、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語。實爲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祗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潢潦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

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軾



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健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懃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内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

爲趙令時作秋陽賦　本集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眞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①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頹穿、面垢落曙之塗、目泣濕②薪之淵、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墐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

一笑而作。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有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

十二月四日、作李簡夫詩集跋。本集書李簡夫詩集後云、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四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小飲西湖、懷歐陽棐、辯兄弟、贈趙令時、陳師道。令時以詩求東齋榜銘、聞都下寄酒、戲和其韻、作分酒詩。改趙令時字爲德麟、作字說。本集趙德麟字說云、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動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



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以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旣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晦菴題跋趙德麟字說帖云、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淳熙戊申夏五月旣望、新安朱熹敬書。

令時餽安定郡王酒、名曰洞庭春色、旣以詩謝、幷作洞庭春色賦。

本集洞庭春色賦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古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鬟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

八日、聞張方平訃、舉哀薦福禪院、爲文祭之。

本集祭張太保文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眞。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人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於帝郊、向以其仁。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沉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

從公談，乘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老不惰偷，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涕流於巾。

十一日，再祭并書方平別子由詩，留院中。

本集題張安道詩後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留院中。

十九日，生日，劉季孫寄古畫松鶴并詩爲壽，和韻。

【誥案】此詩施註編入九年十二月，查註、合註皆從誤。其時景文已下世矣，今改編於此。

二十五日，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剪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吕纖，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邱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贓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皆老姦遁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鬬敵。深恐淮南羣盜不止，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

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裁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坌集境內、理難斥遣。弱者既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兑買小麥粟米菉豆豌豆四色、封樁斛㪷、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樁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誥案其時汝陰縣百姓朱憲揚懷具告光州閉糴奏狀有云、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乃明出牓示、嚴行重賞、令人捉搦勾攔收糴顯是强買人物、爲國斂怨。凡此數狀、皆取怨於諸路監司、而宰執毫無息盜汚民之術、惟甚嫌公之不爲苟隨而巳。閉糴二狀、文繁不錄、附載其畧如此。

汝陰大雪、與趙令畤同登女郎臺望之。公念久雪人饑、夜不能寐、召令畤議之。令畤曰、細民之困、食與火耳。發義倉穀、出作院炭、酒務薪可濟。遂草放積穀賑濟狀。陳師道病中投公詩、有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句、蓋記實也。

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石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畤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依元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穀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誥案公此狀本集不載、惟見之侯

鯖錄及施查二註引證陳趙之詩而已。

作昭靈侯廟碑。本集昭靈侯廟碑云、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於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當。今藏之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謹案、米元章納交於公者、書畫而已。乃元章於公身後、忽有駁誤張路斯之說、豈曾布、蔡京盛時、元章亦欲撼樹耶。查註已將王明清駁正元章之說、載於禱雨張龍公詩下、茲不更載。

以布幄爲擇勝亭作銘。本集擇勝亭銘云、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乃作斯亭、簷楹欒梁。赤油仰承、青幄四張。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薦我茶、既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榜曰擇勝、名實允當。欒城集潁州擇勝

亭詩敘云、予贈爲汝陰守、以帳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輒愛其文、故繼之云。**聞辯才訃、爲文祭之。**本集祭龍井辯才文云、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賀正旦表。**本集表云、獻歲發春、天有信於生物。盛德在木、君無爲而法天。嘉與含生、日陶至化。恭惟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私之照。雷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臣久塵從橐、出領藩符。身寄江湖之間、神馳衞仗之下。**作汝南檜柏記、**本集記汝南檜柏云、余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子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謂使子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歐陽修送張著作詩跋。**本集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云、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已弄春之語、蓋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立春祭土牛文云、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穫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穡人、尚饗。諸案是年閏八月、七年立春在歲前也。**元祐七年壬申、**公年五十七。是年二月有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正月、大雪過度、禱晴不應、趨令時赴潁上縣禱於佛陀波**

利院。本集與趙德麟書云、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端居者知愧矣。傳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也。和趙令時雪中惜梅并餉柑酒。十五日、和陳傳道雪中觀燈詩。紀年錄作上元而誤爲師道。二十二日、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本集跋夾頌金剛經云、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聚星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招趙令時飲花下、作減字木蘭花詞。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日、春月色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邪。此眞詩家語耳。遂召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之句。本集春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謹案侯鯖錄誤作召與二歐飲、而二歐已去。紀年錄作二月十五夜、而二月十五亦無梅花、當是二十五日之誤、今皆改正。題任伋閱世堂、贈其子仲微、并作新渡寺送仲微詩。遣李直方捕詩州盜、請以合轉一官與直方、酬獎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問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巳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



遇等，亦是羣黨刼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鬭敵。是時朝廷訪捕，尋已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懾，不敢申報。被殺之家，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誣、董安三人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每次打刼，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近日壽州界內强賊甚多，打刼魏家、謝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刼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邱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邱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往返五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彀弓篤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先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減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若不以時捕獲，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臣見今合轉朝散郎，情願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爲空言，臣亦爲莫大之幸。【誥案】宋法，官員躬親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如直方功績不合恩例，故

公以應轉一階子之。宋法捕盜不分首從、惟論躬親過半、此其所以捕盜者少、而劇盜之多也。

二月、公以佛陀波利院請晴立霽、上乞光梵寺賜額狀。

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眞身塔院、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餓、祈禱境內諸廟不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即遣人齋禱、立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勅額、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

五日、薦宗室令時狀。

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狀奏、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爭立④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發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淸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同趙令時通焦陂水、開濬西湖、并作清

河西湖三閒。誥案 和趙德麟詩自註云、以餘力通焦陂水、浚西湖。又自註云、淸河西湖三閒、督君成之。告下、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止來代。任淵陳后山年譜引錄、東坡自潁知揚二月、晏知止知潁。遂罷任。趙令畤餞飲湖上、舟中對月、并和令畤送陳傳道詩、有懷子由作滿江紅詞。本集懷子由調寄滿江紅詞云、淸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滅。游宦處、靑山白浪、萬里重⑤疊。辜負當年林下意、對牀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髮。一樽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怳⑥如、許多年月。衣上舊痕餘苦淚、眉間喜氣添黃色。便與君、池上覓殘春、花如雪。王滌專使來求韓文公廟碑、答書。本集與潮守王朝請滌書云、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誥案 此文成於道中、王滌書至、正公罷潁時也。餘詳後案。子由書至、約公過闕上殿。公不可、遂取道自潁下淮、寄范祖禹書。本集與范淳父書云、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踐踏無地。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誥案 宋制大臣移守過闕、例得奏請上殿、多有因是除二府六卿、留京不出者。子由之意大率如此。然執政臺諫又將交耳目之、以爲來一取厭人矣。公已無意在京、故寧避道而行。其云務

省事者、謂免得臺諫又有言也。時劉摯罷去已有三月、子由因有此語、其情可見矣。

校記

①澀：當作「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②澀：當作「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秋陽賦》。

③嘗：當作「常」，見《七集・奏議集》卷九《昭靈侯廟碑》。

④爭立：當作「增立」，見《東坡全集》卷六一《薦宗室令時狀》。

⑤萬里重疊：汲古閣本《東坡詞》作「萬重千疊」。

⑥如：此下當脱「昨」字，見右引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寯圻覆較

【誥案】元祐七年壬申、四月、立皇后孟氏。六月、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九月、詔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三月三日、與追過游塗山荊山、作記所見詩。過濠壽楚泗間、皆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民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困憊、特甚、而所至城邑流民載道、又以麥熟擧催積欠、不敢歸鄉。公歎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由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乃甚於水旱矣。十二日、抵泗州、以淮東西連歲不熟、雨澤愆期、禱於大聖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本集祈雨僧伽塔祝文云、維元祐七年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於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益竭、望此夏田、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職守當



憂伏願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吹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祟朝、徹瀝肝膽、尚鑒聽之。**時見補之通判揚州、以詩來迎、答詩。撰潮州韓文公廟碑。**本集潮州韓文公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又與吳子野書云、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之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甚、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又與蔡朝奉書云、寄示士民所投牒與韓公廟圖、但迫冗未暇成之、幸稍寬假、途中寄上也。誥案、前答王滌書與答蔡書大略相同、而語氣小異、此皆出公手、而隨意變易其字、與一書而誤分爲二者不同也。據此書、則此文作於途中、而與王滌書所無、今載於此。其書成碑樣以寄、則又到揚州任以後事也。時吳子野爲潮人領袖、非子野率潮人以求斷、不能於百忙中使人坐索此文、而王滌託是以傳、幸矣。**早發淮上、有此生定**

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句。誥案：元豐二年己未、公自徐至宋、赴湖過淮、有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句。蓋熙寧辛亥倅杭、甲寅移密、元豐己未四月赴湖、是爲三往來。其十往來、公當由此積算。其四、元豐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乞常、至南都。其六、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其七、是年九月赴登、公過邵伯堰、有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句。其八、元祐己巳帥杭。其九、辛未召還、合是帥揚、爲十往來。而治平丙午載喪歸蜀、自淮泝江、不在此數。若并計之、則十一往來也。查註本不知有四菩薩閣記自淮泝江之一事、故其註三往來句、得不誤、至其註十往來、則雜以不由淮上之自京謫黃、自登赴闕、誤甚。合註於查註之改編泗州僧伽塔、龜山二詩、則引四菩薩閣記、極駁其非、此則明知符已說有十一往來、遂并查註之誤、置若弗知其事矣。殊不知十往來從三往來生出、且又繼以七往來句、詩旨甚明、知其故、則雖有十一往來、固無礙悉數之也。餘詳七詩下。

過山陽、徐積來謁、答所贈詩。公自註云：元豐八年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

十六日、到揚州任、進謝上表。本集揚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栽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信天命而自遂、恃聖眷以稍安。恭惟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誥案：此表自恭惟以下、竟入一段積欠文字、愛君從愛民發出、雖是奇文、實乃心中只有一誠字在、若咬文嚼字、終日說誠、此誠之糟粕耳、得之於體與發之於用者不同、如此觀

此文、知其途中已立意奏罷之矣。紀年錄作十六日到任、本集謝表作二十六日、恐有刊誤。公以十二日至泗州、固當以十六日到任也。今從紀年錄更正。

十八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進位於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蒞事之始、祗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敢、請事斯語。尚饗。

謁羣望文。本集祝文云、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隆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蒞事之始、祗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於神。尚饗。

首罷萬花會。本集記、以樂害民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答林希春日新堤書事詩。寄韓廟碑樣、作王滌書。本集與王滌書云、承論欲撰韓文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辭、謹以撰成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再作蔡朝奉書。本集與蔡朝奉書云、示諭韓公廟記、輒忙爲了之、已付來人。來人日飯之、以需此文、其一乃遁去。足下書中云、王守六月替、此二人乃云二月替、萬一已得替、即請足下與勾當摹刻。已於太守書中細言矣。初到揚州、冗迫、書不

盡所懷。【附錄】蔡朝奉乃以朝奉郎爲潮倅者，名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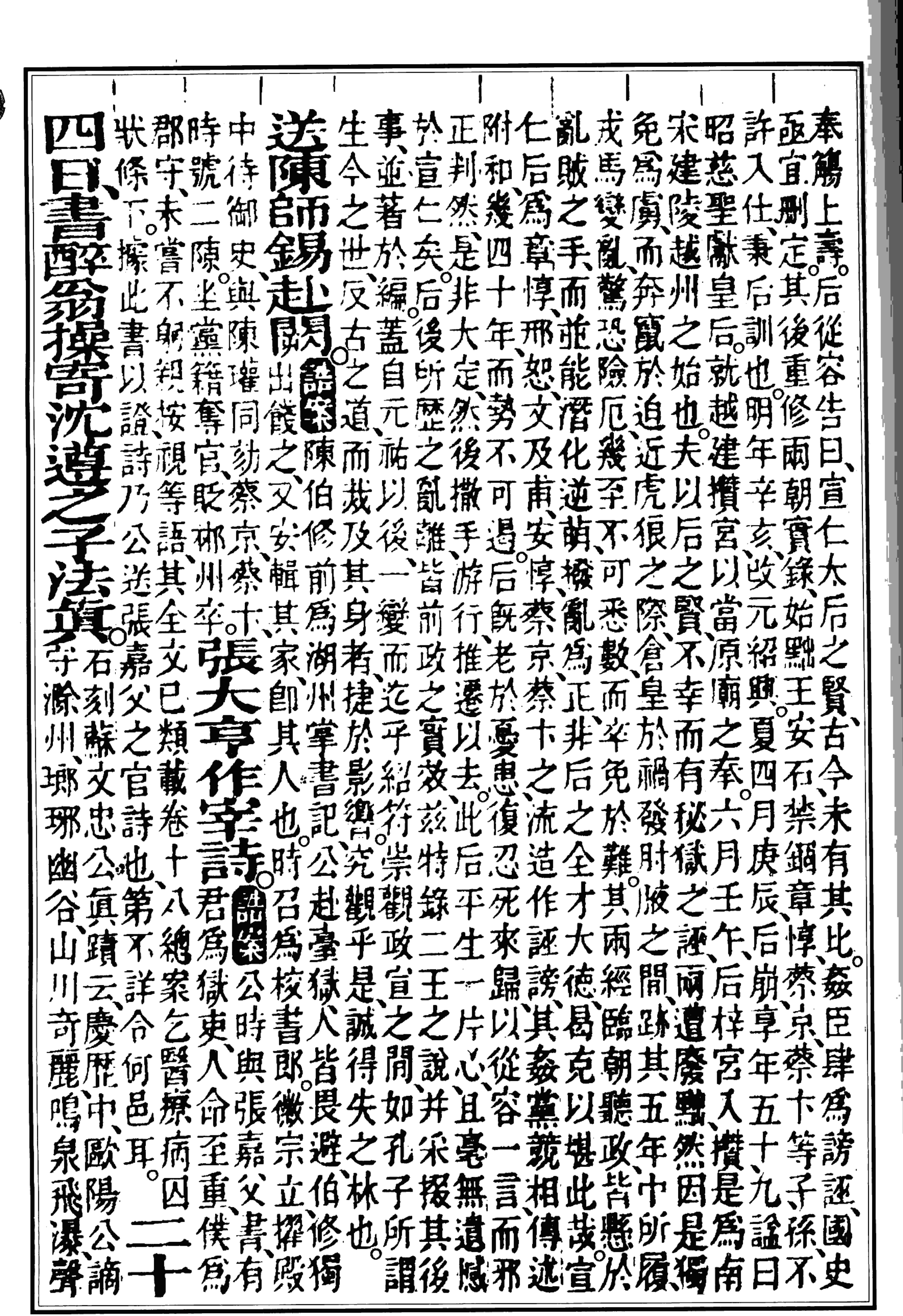
四月，謝賜郵刑詔書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恭惟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爲扇暍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奏漢律之嚴，毋令庾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

賀立皇后表。本集表云：臣軾言：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册禮成者。纘女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光至仁。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洺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娉入宮，立爲皇后。以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册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宗[1]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后既立，而劉婕妤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鞫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以言脅之，敦逸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逆合於外，郝隨



擯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沖真。元符二年九月、劉氏立爲皇后。明年正月、哲宗崩、欽聖后臨御、復其位號。元祐皇后。崇寧元年、爲獬上書以復后非是、臺官合奏、共附和之、蔡京主其說、力請不已。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聖三年、孟后以使令爲禳禬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從處道宮。元符三年五月、旨令三省議覆瑤華。章惇曰、當初是做厭法、斷不得、惟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曾布曰、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曾布力陳以爲不可。蔡卞云、韓忠彥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忠彥默然。及入見皇太后云、自古一帝一后、此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請書不復須議。得穩當乃可行。惇奏曰、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布奏曰、聖諭以謂一帝一后、臣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章惇誤皇太后意旨、却以覆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對衆詰惇云、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因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今若以此廢元符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後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曰、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曰、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此宰相否。之奇曰、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令易去道衣、以入。是夕、鎖院降制。處之西宮。上曰、將來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明年正月、

皇太后向氏崩。又明年、蔡京當國、用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言、詔后復居瑤華。制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是也。謹案孟后並無失德、而哲宗以溺於內嬖廢之、事畧之文最畧、獨於宣仁儀制、娉后則書之、惟恐不詳。至向太后不得已承詔、造詔而徽宗有復廢之、此二王載筆、所以多微詞也。后生於熙寧六年癸丑、年二十而立、為后、又四年而廢、廢五年而向太后復之、不兩年而又廢、自是居瑤華者二十五年。靖康初、瑤華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私宅。金人滅宋、立張邦昌為楚帝、邦昌迎后入禁中、尊后為宋太后、臨朝聽政。后年五十有五矣、乃下詔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慨思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爰告多方、深明吾意。遂以位授康王、尊后為隆祐太后、乃播遷至臨安。建炎三年三月、苗劉擅廢立、后臨朝聽政、復立康王。旋以金警、奔洪州、過落星寺、舟覆溺死宮人十數、既至洪、金人自大冶徑至、后急行、而洪州陷、遂趨吉州。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而從官滕康、劉珏皆遁、后其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並反、破永豐、殺其官、而金人亦至太和縣、后自雇農夫負肩輿、由萬安疾走虔州、及入城、而土豪陳新反、城被圍、后復困圍中、事定乃已。時金人破杭、越、明諸州、康王已於溫州航海去。四年二月、金人往破蘇、常、潤諸州、始離臨安、又數月、康王駐越州、乃迎后歸越。值后生辰、



奉觴上壽。后從容告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姦臣肆爲謗誣、國史亟宜刪定。其後重修兩朝實錄、始黜王安石、禁錮章惇、蔡京、蔡卞等子孫、不許入仕、兼后訓也。明年辛亥、改元紹興。夏四月庚辰、后崩、享年五十九、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就越建攢宮以當原廟之奉。六月壬午、后梓宮入攢、是爲南宋建陵越州之始也。夫以后之賢、不幸而有秘獄之誣、兩遭廢黜、然因是獨免爲虜、而奔竄於迫近虎狼之際、倉皇於禍發肘腋之間、跡其五年中所履、戎馬變亂、驚恐險厄、幾至不可悉數、而卒免於難。其兩經臨朝聽政、皆懸於亂賊之手、而並能潛化逆萌、撥亂爲正、非后之全才大德、曷克以堪此哉。宣仁后爲章惇、邢恕、文及甫、安惇、蔡京、蔡卞之流造作誣謗、其姦黨競相傳述附和幾四十年、而勢不可遏。后既老於憂患、復忍死來歸、以從容一言而邪正判然、是非大定、然後撤手游行、推遷以去。此后平生一片心、且毫無遺憾於宣仁矣。后後所歷之亂離、皆前政之實效、茲特錄二王之說、并采掇其後事、並著於編。蓋自元祐以後、一變而迄乎紹符崇觀政宣之間、如孔子所謂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者、捷於影響。究觀乎是、誠得失之林也。

送陳師錫赴闕。【誥案】陳伯修前爲湖州掌書記、公赴臺獄、人皆畏避、伯修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卽其人也。時召爲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與陳瓘同劾蔡京、蔡卞、時號二陳。坐黨籍奪官、貶郴州卒。

張大亨作宅詩。【誥案】公時與張嘉父書、有君爲獄吏、人命至重、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等語、其全文已類載卷十八總案乞醫療病囚狀條下。據此書以證、詩乃公送張嘉父之官詩也、第不詳令何邑耳。

二十四日、書醉翁操寄沈遵之子法眞。石刻蘇文忠公眞蹟云、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瑯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

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没、有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補詞間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又書醉翁操後云、二水同器、而有不相入、二琴同手、而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書。黄山谷跋云、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黄庭堅題曾鞏跋云、余與子瞻皆歐陽公門下士也。公作醉翁引、既獲見之矣。公没後、子瞻復按譜成醉翁操、不徒調與琴協、郎公之流風餘韻、亦於此可想焉。後人展此、庶尚見公與子瞻之相契者深也。南豐曾鞏記。【案】以上皆石刻原文、後有吳寬跋語、文繁不錄。至此詞之敘、已載卷二十一總案崔閑條下。其後跋亦載本集、年月日皆合、惟石刻詞敘語意加詳、似公隨筆而下者、多補前所不及。蓋前爲作詞之敘、此爲書詞之敘、皆出公手也。但石刻臨聽作於聽、崔閑作崔間、去後作去復、此乃屢經摹刻、就字形而沿譌者、今



已更正。其黃庭堅跋、與山谷題跋本同。曾鞏跋亦出鞏手、然鞏於是時卒已十載、豈有作跋之事。此乃鞏所跋者、別爲一本、鉤工移置此刻之後。凡石刻似此增刪移易其弊多矣、不足怪也。曾鞏既見此詞、則作於鞏之存日可知。已據此分詳於前案、仍據本集書詞月日錄石刻本於此、以資考證、且以見取信石刻之難也。

二十五日、記子由修身語。本集記子由修身語云、子由言、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奇效。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潁州西湖成、和趙令畤賞芍藥櫻桃、作浣溪紗詞。本集揚州賞芍藥櫻桃調浣溪紗詞云、芍藥櫻桃兩鬭新、名園高會送芳辰。洛陽初夏廣陵春。紅玉半開菩薩面、丹砂穠點柳枝唇。樽前還有箇中人。

五月五日、游石塔寺、謝毛漸惠茶詩。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公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東都事畧云、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爲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偶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於仕矣。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其堂兄説之爲之序。

米黻將赴雍邱、來謁、爲會以賮其行。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錦案】元章去後、有書寄公、

不及答而召還。元章復專人至都、始答之、以是知與公別後始到官也。今并錄此書、以證當時之事。書云、某啓、前在揚州領所惠書、當路日不暇給、不即裁答。人至、復枉手教、荷存記之厚。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

作請戒長老重住石塔疏。本集重請戒長老疏云、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謹案**本集與林子中書云、近日逐出數講僧、別請長老。此其一也。

十一日、跋舊與辯才書。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軾平生與辯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實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攜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

公守杭日、親見兩浙京西淮南諸路積欠、屢奏赦放、而官司倚閣催擾如故、民日彫弊。嘗以烖沴求言、應詔論列四事、爲執政所格。及歷潁揚、訪求民生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無不僵仆。因檢會前赦、論列六事、與杭所論四事、於十六日奏上、請下逐路安撫鈐轄司、依條合放。其於條有礙者、奏裁之。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倩藏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此何道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不肯放稅、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臣自潁移揚、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以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令本州權住催理、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具件如左。一、準元祐五年敕、應實封投狀、一、準元祐五年旨、大赦以前、一、檢準熙寧編敕、一、準元豐三年明堂赦、一、準元祐元年明堂赦、一、準元祐六年旨。一、元祐五年、臣知杭州日具奏放欠四事。右謹件如前、伏乞朝廷差官三五

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絶。如此、則舊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税增羡、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六月、子由拜門下侍郎。**附案年表、七年六月、子由爲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卽參知政事也。**十六日、因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死亡特甚、再上積欠六事四事、乞內降手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撫鈐轄司、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本集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云、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猶欲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臣前所論四事、畧不施行、臣已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覿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覿終不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淮南東西諸郡、累歲飢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伏觀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與孔平仲論**



積欠書。本集與毅父宣德書云、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誥案公於元祐五年六月九日、自杭州條奏積欠、為民請命、至此凡二十四月、可謂舌敝耳聾矣、據此書、深有歸咎執政之意、其憤懣也至矣。

七月、詔免積欠、公方和陶淵明飲酒、其一章云、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頹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蓋記實也。本集揚州與呂相公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誥案此乃大防書報其事、而公答之者、以證公詩、則其事已行。宋史元祐七年、有詔寬免積欠。紀年錄、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

賀坤成節表。本集表云、臣軾言、歲復六壬、襲嘉祚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紓、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地載之心、臯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論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

七日、與晁端彥、補之、游大明寺、品泉。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元祐七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揚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撰張方平墓誌銘。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與范諷皆薦茂才異等、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

太常丞、知諫院。慶歷元年、上既厭兵、而賊亦困獘。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仁宗喜曰：是吾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詔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爲御史中丞、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南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



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遷刑部尙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②内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極③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强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陜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界，太宗平幷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眞宗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

曰、臣時爲學士、嘗詔封册、皆臣所草。其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一具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於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錢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顧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元祐六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公遺令不請諡、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定。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

設方平位爲文告之。

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幸侯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漼。歸

案公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富弼顯忠尚德之碑、司馬光清忠粹德之碑、皆有銘。又自撰范鎮墓誌銘、至是合方平墓誌銘爲五人。又案此埋銘也、方平



葬於八月、而紀年錄以爲八月作、恐誤。今移載七月爲當。

秦觀自京至、因和范祖禹韻。 誥案 東部事畧、范鍇官衛尉寺丞、鎮之兄也。鍇之子百千、官太常博士。百祿字子功、元祐七年拜中書侍郎、八年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百千之子祖禹、字淳父、官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哲宗親政、累貶韶州別駕、徙賀賓、卒於化州、年五十八。是時祖禹年已五十一、百祿之相長僅十餘年、其爲叔姪甚明。查註於此詩下引復齋漫錄、謂祖禹乃百祿之子。白祿夫人夢鄧禹來爲子、故名祖禹、字夢得者、非是。祖禹初字夢得、此事記載多矣、然云百祿夫人者、合註從誤、今據事畧改其誤字、駁正於此。

聞唐坰嘗從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篇。和蘇堅游蜀岡送李孝博使領表、晁端彥赴闕詩。二十二日作梅堯臣詩跋。 本集題梅聖俞詩後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秖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蓋、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京師四通八達之地、恃重兵以立國、所賴東南漕運。舊發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所載皆得速達、而欠折絕少。自熙寧以後、金部與轉運使違條刻剝、點檢私載、留難需索、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窮困、漕運歲減、而欠

折日增，失陷綱本，漕法大壞，倉部復以欠折之故，立倉法以刻之。揚州轉般倉斗子皆欲歸農。二十七日，上論綱梢欠折利害，并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官吏情罪狀。

本集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塡，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以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眞、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多方曉諭，退還其



狀，然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過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誥案：墓誌敘此事，殊屬膚泥。宋史本傳但據墓誌鈔襲，並未檢閱原奏，此公在揚興利除弊，動關國本，一大政事，執肯於臨去之時發此大難，并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乎？今從原狀摘出大畧，以正誌傳之陋，但文繁緒雜，所錄僅什一耳。○**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然體訪得眾情未安，惟欲逃竄。訪聞泗州轉般倉斗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斗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綱運，只乞朝廷詳酌，先賜施行，廢罷轉般倉斗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貫免斗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詔復舊法，如所請。行遊石塔，記王播飯後鐘，與晁補之、曇秀山光寺送客，曇秀辭公遊廬山，並有詩。○五日，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管

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臨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縉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掊斂刻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題谷林堂詩、答潘丙書。本集與潘彥明書云：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詔以兵部尚書召還、兼差充南郊鹵簿使、趙祠部奉命來代。本集謝交代趙祠部啓云：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鶩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爲大澤。向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爲歲。謹案：此啓乃與揚州交代者、趙祠部當再考。遂罷任。謹案：時因差充鹵簿、屢詔速赴、公當即啓發也。上辭免狀。謹案：公任本州及沿途上辭免狀、本集不載、事詳後案乞越條下。作石塔戒衣銘。本集石塔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書贈張堂。本集書贈張臨溪云、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過都梁杜興求種松法。途間見張天驥和曾韻。抵宿州靈壁鎮上乞罷宿州修城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日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擘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沒。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伏候敕旨。**九日。至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爲文祭之。**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俛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幕空。歛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生。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

【總案】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爲三十

八年。由是推之，當以熙寧十年丁巳初見方平於南都，至元祐六年辛未方平下世，爲十五年。凡六過南都，並在此十五年中，前已分載於案。至是元祐七年壬申，自揚召還，已在六過之外，不可因有五見之語，并此而積算之也。又據與王鞏九日詩題，以元豐元年戊午九日黃樓之會至是爲十五年，即知自熙寧十年起，當扣至元祐六年爲十五年，此尤確不可易也。

與王鞏遇於南都，憶在彭城同爲九日黃樓之會，凡十五年中，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感而有作，并和王鞏九日詩。

詔以差充鹵簿，不許遷延，上乞過郡禮，仍除一郡狀，遂行。〔案〕此狀本集亦不載，並詳後案乞越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宗：當作「中」。按，御史中丞爲宋代職官。鄭雍爲御史中丞，見《宋史》卷三四二本傳。

②鄭解：當作「鄭獬」，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四《張文定公墓誌銘》。

③極：此上當脱「公」字，見右引書。

④過：當作「敢」，見右引書卷三四《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元祐七年壬申、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九月、將至都門、子由奉詔來迎、先寄以詩。到兵部尚書任、詔兼侍讀、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廈既構、向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邱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廄、遂忘奔走之勞。施重邱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椎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意晚年、屢膺此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館於興國院東堂。誥案公此番召還、遠嫌之甚、不居東府、與子由僅會於朝。且寓東堂、示羣小以必去、可謂不惡而嚴矣。爲呂陶作文同畫贊。本集文與可畫贊云、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

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囿。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觀也。十月、**乞賻贈劉季孫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十月日[1]、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傾頹、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嘗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録、豈朝廷之意哉。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奬勸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乞早賜指揮。**邇英閣進讀**。本集漢武帝唐太宗優劣云、軾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沒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滅唐太宗。汲黯之賢、過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乞擢用林豫劄**。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月日[2]、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3]、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兼東排岸司林豫，向有奇節，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若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取進止。誥案：林豫無考。據此劄，則海州爲淮南路所部十郡之一，乃公帥揚之寮屬也。

作王適墓誌銘。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過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享年三十五。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遹子開葬於臨城龍門鄉先塋之側。

十一月四日，再論李直方捕賊功乞推恩劄。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係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效顯著。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酬獎。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取進止。宋史本傳：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

不報。

七日、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烖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歲。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烖，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告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烖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烖，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若行臣言，稅錢亦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烖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謹案】劉安世、孫升之流，詆公欲變亂法度，皆此類。故云元祐朝多庸材也。公罷杭後，屢乞賑濟。其後有司奉行情狀，惟見於此。

十二日、公爲鹵簿使、導駕。

靈宮和蔣之奇、錢勰從駕韻。十三日、宿齋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


儒藏

餘爭道不避儀仗。公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
李之純爲儀仗使、公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公於車中
奏之。本集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南郊鹵
簿使、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祀
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
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
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
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
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
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
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
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宣
仁、降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公與錢勰侍祠郊丘、瞻望天光、
退而相慶、有作。十四日、郊祀禮成、上郊祀慶成詩表。本集進郊祀慶成詩表
云、伏覩今月十四日郊
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寅
夏來同、人神允答。臣軾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
章、內服文母之懿倫。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
美知豐凶之在人。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

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愉懽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和王欽臣喜雪御筵詩。趙令時至京、遇於啓聖院。二十二日、再乞進擢令時、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意。**本集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敎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君依前與外任差遣、臣竊惜之。欲乞檢會前奏施行。施註云、趙令時在東坡潁州幕府、既力薦於朝、自揚召入、又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趙令時爲光祿寺丞。**作文勛扇畫跋。**本集跋文勛扇畫云、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上乞越州劄。**本集劄子云、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準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一月癸卯、蘇軾乞越州不允。**戲約蘇堅往開鏡湖、因答堅詩。二十五日、扈從景靈宮。二十六日、扈從凝祥池和蔣之奇詩。告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上辭免、仍除一郡狀。**本集劄云、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準閤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薦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内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降詔不允、請受兩職、仍除一重難邊郡狀**。本集劄云、臣近奏辭免恩命、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即乞除一重難邊郡。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受。**降詔斷來章。十二月、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任、因謝上爲謝表**。本集謝表云、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④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

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⑤尊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昔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案】是年，哲宗纔十八歲，據此奏，公已悉窺其底蘊矣。哲宗始終以春鳥秋蟲相視，故外無以立國，内無以齊家，上無以斡蠱，中無以保身，下無以裕後，二十五歲而已矣，悲夫。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輒言，紫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服官冀能，智動佩章，閤土効牽，光生鵷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必有功服之無數，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本不顯於文編。寵加意外，愧溢顏間。

上笏記。本集笏記云：榮兼兩曜，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

元祐八年癸酉，公年五十八。是年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六月，梁燾罷。七月，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太皇太后崩於壽康殿。明年二月，葬永厚陵。是月，帝親政。

正月一日，和秦觀、王欽臣元日立春。二日，與錢勰會餞蔣之奇。

本集與錢穆父書云：熙帥、鄙意亦欲餞之。公用二日即當趨赴。元日殿門外見議之也。**次韻王詵奉詔押高麗宴射。十五日、御宣德樓觀燈、侍飲樓上、呈同列并答王詵傳柑。十六日、送蔣之奇帥熙河并跋再送之奇詩。**本集跋再送蔣穎叔詩後云：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和錢勰王欽臣同賞田曹梅花詩。時高麗使在京、欲得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勅式、諸書、館伴陳軒牒國子監印造、申禮部看詳。公極知高麗與北境通、所至圖畫山川險要、窺測虛實、今又益以書、使知邊防利害、爲患滋大。二月一日、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此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

此籍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也。臣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稟正朔、却退其物、待其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并刪除元豐八年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並蒙朝廷施行。臣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詰 案後徽宗招徠張覺、金人以是問罪而宋亡。此劄已直透後事。宰執舉會要爲故事、竟與之。十五日、力爭不得。二十六日再論、而書已去矣。嗣是爲例。本集二月十五日劄子、不錄。二十六日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準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祥符已曾賜予、再許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况會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深慮復來遂成定例。送范子奇經略侍郎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三月、記蘇頌言神宗惡告訐事。本集記神宗惡告訐云、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



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須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止殿論賊可誡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訐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日當書之實錄。【詳案】此條無年月可考、而是月蘇子容爲來之邵楊畏、等所攻罷相出知揚州、故附載於此。**十三日、再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卽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十八日、過栖仲遠試墨。**本集書栖氏試墨云、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關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栖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頭膺、不知其所謂也。**上圓丘合祭議劄、從之。**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候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

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眞。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



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⑦、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

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伏望陛下詳覽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古今正禮，實爲無窮不刊之典，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詳案是年四月詔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至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北郊，而是年廢孟后，封端王，其亡國之禍已兆端於此矣。**乞改居喪婚娶條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四月，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準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贄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於所屬官司投下，無令官司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子監生員獨本監請立上條，曲

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疏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準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詔從。狀內教養之官，乃指國子監司業趙挺之也。屏出馬澈，本挺之妄為，而原狀並未舉劾國子監官吏，可謂省事矣。乃黃慶基論奏云：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擿摭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可見君子所為，未嘗過舉，而小人誣罔，則無所不至也。此不可以不辯。

五月七日，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按】此文全着重但其不幸、仕不遇時二句。德宗、贄一段、明明託諷、而哲宗不悟。今但錄出此段、餘不全載。

十日、得米黻書、記張元方論麥蟲事。

本集記張元方論麥蟲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黃慶基、董敦逸復祖述沈括、舒亶、李定、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訕謗之說、彈奏公與子由。常安民止之、不聽。

【按】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爲成都學官、與安惇同僚、惡其深姦、絕之。秩滿、寓京師。蔡確爲相、安民惡確爲人、絕不相聞。妻孫氏與確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公與李常、孫覺、范百祿、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二丞。董敦逸欲劾兩公、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其後安民與陳瓘、任伯雨爲元符末名臣。董敦逸發其事、安民卒坐此語貶。黜入黨籍、卒。餘詳卷四十五建中靖國元年條下。

自三月至是、章凡七上。十二日、奏對延和殿、三省同進呈。

續通鑑長編、是年三月、御史黃慶基言洛黨稍衰、川黨復盛。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蘇軾、蘇轍進拒上命。又五月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坐言蘇轍不當也。壬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轍之罪。慶基言軾曰、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僞而



排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衆、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昨知潁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費用、及失入尹眞配罪。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顔益、顔章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軾不遵法令、判令剌配。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皆軾力爲援引、秦觀亦軾之門人也、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軾在先朝、忿爲歌詩誹訕朝政、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畧無忌憚。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以厲王之亂相擬、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以武帝之暴相擬、軾行劉誼知韶州誥、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軾行唐義問除河北轉運使誥、指先帝用聚斂之吏。軾行貶呂惠卿誥、貫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其穢汙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紊亂朝政。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也、遂公奏於朝、力加排詆。軾知潁州日、趙令時爲本州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室內、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之極以爲醜。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攟摭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爲轉運副使、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

夔州路轉運使、轍以川人、遂除館職。趙高師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即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狠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畧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自古姦臣未見此比也。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呂大防奏曰、眞宗即位、弛放逋欠。仁宗即位、罷修宮觀。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誹謗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子由奏曰、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皆降黜。

東都事畧云、董敦逸、黄慶基言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告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誹謗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强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誹謗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即



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爲荆湖北路判官、慶基爲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知臨江軍、慶基改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此案】長編謂敦逸四狀言子由、慶基三狀言公、而所載慶基疏內有論子由各款、則敦逸疏內亦必有公、其分析顯誤。不若事畧所載、雖簡而該也。是時哲宗年十八、從政已九年、非無知覺者也。明年三月、呂大防在山陵、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卽此一段話、哲宗怒其以漢武比神宗、面斥逐去、時相距僅十月、已茫不記憶前事、并宣仁所囑皇帝宜深知之語、亦早付之東流、何也。事畧此條特全載、與後對照作章、本間有複見之語、不可删也。

十九日、公上劄自辨。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轍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今黃慶基復祖述舊說、亦以此誣臣。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疊一如左。一、臣任中書舍人日、

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内呂惠卿誅罰至重、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安敢減落。臣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特於告詞内分別解説、其畧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其餘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慶基文致附會、如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一、所言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不是臣行、中書案底有主名可驗、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戾也。一、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所用法外支賞、令人告捕一强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内公使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皆可覆驗。一、所言臣强買宜興縣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係臣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争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臣爲主。臣於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戶部可取案驗。一、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蒋之翰妄有按舉、刑部可以覆驗。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

上煩天聽。取進止。

宣仁諭子由曰、衆人正相擠拾、且須省事。二十四日、上謝宣諭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準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



郎轍辰宣聖旨、綵近來衆人正相擴拾分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

六月癸轉去、因用前韻贈汝公詩。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六月、蘇軾知定州。又載六月乞越州、不允。本集乞越州劄子云、臣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

七月、爲馬惟寬作法雲寺禮拜石記。本集法雲寺禮拜石記云、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唯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題顏復書。本集題顏長道書云、故人揚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噫噫。

秦觀始爲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本集與參寥書云、呂丞相爲公奏得妙總師號見託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於山水世外

之士、亦欲成就、使之顯聞。近秦王子直處士之類、公不可不須其意。初不相識、而能相薦、此又古人之事也。秦少游作史官、亦稍見公議、亦呂公薦也。【謹案】參寥自此因得師號、而受禍矣。王原字子直、虔州人、後見公於惠州。掾公所贈詩、似原已不及授官也。秦少游至是始爲史官、爲日無幾。似此蜀黨、有何罪過。乃屢次重譴不已。元祐黨籍至列爲餘官一百七十七人之首、皆可發一笑。舉小但惡其類、並不計是非也。此書似作於七月間、少游爲史官乃六月之命。

八月一日、同安君卒。本集金光明經跋云、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謹案】同安君殯於此者、凡十載、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公將葬於郟城、邁等扶喪以行。子由先於四月二十三日告遷同安君柩於郟城塋兆之東南佛院、以俟合葬。事詳欒城集再祭亡嫂王氏文中。

二日、爲文祭之。本集祭同安郡君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邸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十一日、作夢南軒記。本集夢南軒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行宅、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十五日、爲吳復古作北海十二石記。本集北海十二石記



云、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州、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十九日、東省讀漢唐正史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準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勑旨。**過王鞏清虛堂、作救月圖贊。**本集救月圖贊云：癡蟇饕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蟇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跋云、東坡過汴清虛堂、欲揮翰、筆誤落紙、如蜿蜒狀、因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王鞏題跋。此贊不詳作於何時、自此公與鞏將不復見矣、因附載於此。**作李伯時洗玉池銘。**本集洗玉池銘云：秦漢以還、璽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歸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哀此命世、久就淪蟄。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瑛然環玦。援手之勞、維以詠德。**題文同紆竹、使邢汞刻之石。**本集跋文與可紆竹云：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岩。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

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謹案〕此跋作於都中、而年月無考、附載於此。

告下、公以兩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罷禮部尚書任。

退小史高俅使從王詵。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値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隷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旣謝篦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座、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

九月三日、宣仁崩、作大行太皇太后挽詞、記神清洞事。本集

記神清洞事云、曹煥游嵩山中、途遇老劉道士盤礴石上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欒城集蔡州壺公觀劉道士詩敘云、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



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蘖無數。有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煥問其意、道淵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游、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蘚書四大字於蒼崖絶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蘖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黄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唐庚謁。何薳春渚紀聞、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始悟前輩觀書用意。東都事畧云、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惠州安置、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誥案唐庚後聞公謫惠州有詩。

哲宗親政、人懷顧望、中外洶洶、宰相不敢言、公與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累奏不報。宋史云、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

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稾。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正、宋用臣再入，則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李清臣必復用，因請對殿上，力諫，以爲不可，皆不聽。

宋史云：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范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屛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

交會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以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

案　元祐中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當紹述之興公與祖禹力過之於前子由復爭之於後無此三公則元祐未幾於無人矣司馬光識拔朝士甚多至是僅收范祖禹之報因盡附其次第章疏於案用以美光且爲光慨也

校記

①日：「曰」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賻贈劉季孫狀》。

②日：「曰」前缺「某」字，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劄子》。

③才賦：當作「財賦」，見《東坡全集》卷六三《乞擢用林豫劄子》。

④東斑：當作「東班」，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二四《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⑤忽易：當作「易忽」，見《皇朝文鑑》卷六八所載本文。

⑥須：當作「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二《神宗惡告訐》。

⑦褚元量：當作「褚无量」，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〇《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及《舊唐書》卷一〇二《褚無量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　男霖圻覆較

誥案元祐八年癸酉、是年九月、哲宗親政、呂大防爲山陵使。九月、出師中山、朝士願從者衆、張耒送李端叔敘云、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乃奏辟李之儀、李之儀姑溪題跋云、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李端叔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師定武、辟爲簽判以從。誥案端叔爲簽判、乃辟掌機宜文字、故孔常父有送李端叔機宜詩。其後端叔爲范純仁作遺表、頗與純仁之忠厚相稱、乃竟以此賈巨禍。凡中使傳宜存問、皆面承意旨、受本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鈐印爲捧使、非中使不服、執此力爭、則端叔與其子正平已甘爲机上肉、然卒以此羈管太平、至於放廢不振、後嗣中落、亦足哀矣。當日權姦但惡其類、一力排陷、並不考察是非也。孫敏行爲簽判。本集與孫子發書云、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間、會見不遠、更祈自重。公俟殿攢畢、方請朝辭、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某蒙被知遇、尤增殞滅。今須俟殿攢畢、乃敢朝辭。而國是將變、詔促行、不得入見。本傳、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二十六日、上朝辭赴定州論

事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没於瀘南、而明皇不知。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閉爲急務。臣雖不肖、嘗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顔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今陛下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誥案公論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意出師表後、乃復有此文也。如當時稍用其言、則黨禍無自而興、靖康之難亦無由作矣。此孝宗所以屢讀封章、爲之流涕也。事畧宋史載入本傳、其意可見矣。**哲宗不能悟。公至東府、雨作、桐樹有聲、復增聽雨之感、乃留詩別子由、有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之句、其勉之也至矣。**誥案紀年錄、十四日作別子由詩、謙。**寄參寥書。**本集與參寥書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受訖。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也。**二十七日、**

出都門、朝士供帳甚盛。錢勰投贈行詩。本集與錢穆父書云、昨日遠勤從者、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答、人客如織、當俟前路。介子昆仲特煩遠至、感悚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既想已目擊自悉。餘惟若時自愛而已。不宣。**至雍邱、米芾來迎、公爲留一日。**葉夢得避暑錄云、元祐末、米元章知雍邱縣、蘇子瞻出帥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按避暑錄載此事在公揚州召還之時、但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既已近京、子由奉詔而出、必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答書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也。餘詳後。**十月、過相州、訪轉運使謝仲適、與王古遇、作送古使契丹詩、答米芾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過治下、得款奉、辱主禮之厚。出都紛冗、不即裁謝、辱書、感怍。邑政日清簡、想有以爲適。新詩文寄示、幸甚。按此書乃出都過元章之確證、可見葉夢得作召還之誤、已據此改正矣。**至眞定、趙承亮以文來謁。**錢士升南宋書云、趙承亮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押赴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承亮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復請附榜後、不肯。放榜、號七十二賢狀元。許必任、墮馬觸石死。按本集無趙承亮事、以其志節可嘉、故爲



表載。

寄和鐵總送別，并求遞頓酒詩。適罷河間令，來迎，從赴中山。誥案：河間乃河北西路所部。公後罷任，至湯陰，有示三兒子詩，其以親嫌罷任，從至中山審矣。計適在河間任，尚不及二年，時年三十五矣。

二十三日，到定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兵民專寄，本禦武以折衝；彊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恩重命輕。伏念臣一去闕廷，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惷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才。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臣敢不勤恤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誥案：此表偶不載到任日，紀年錄載二十三日到任，而譌爲十二月，今據後祭韓文改正。

趙偁爲交代。周益公題跋云：趙偁，東郡人，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得蘇文忠公爲代。誥案：本集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云：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不及其名，而後之轉運使爲孫知損，亦久於邊政者，當即代趙偁者也。

二十五日，謁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敎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德愈久而彌明。瞱瞱而華，涵涵而渟，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溥難名。軾奉王命，俛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於克誠。尚饗。

謁顏子文。本集祝文云：志不行

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傾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十一月一日，祭告故相河北西路安撫使定州守韓琦於閱古堂。本集祭韓忠獻公文云：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書，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岷峨。公綱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邱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役食其民。我獨何幸，敢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附錄：韓琦帥定武，狄青爲副總管。琦子忠彥帥定武，青子詠爲副總管。相傳以爲盛事，附記於此。

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賫詔至邊，傳宣存問，賜吏士初冬衣襖，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敕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竟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傍振，力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臨，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墮偷。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鵜

之詩。

十一日、爲同安君作釋迦文佛頌。本集釋迦文佛頌敘云、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脱、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本路所轄、戰兵分屯八郡、遇警、不足守禦、又墮弛不可用。惟沿邊弓箭人戶、結髮與虜戰、故相寵籍守定、因俗立法、合火爲社、置社長、社副統之、條其賞罰、遇有緩急、出入使自爲守、而官得其用。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弓箭社人戶與強虜爲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猶爲耳目肘臂之用。其人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鬭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熙寧間行保甲法、社遂廢、有不盡廢者、以社戶兼充保甲、得聞、然皆勞費失業、疲憊不可用。詁案、熙寧保甲法、本意使民爲戰、每歲秋成之後、農民赴官司習武一月、謂之冬教。其一月、官給不敷離、即赴官、行住食用之費、又兩丁抽一、按戶勒充、農民困苦特甚。此王安石通行保甲法、所謂寓兵於農者也。至弓箭手之名、亦有區別。其在陝西河東者、則官給民田、以備甲馬、而定州路所轄者、皆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其器甲鞍馬、捐軀捍邊、與陝西河東無異、緣彼與虜接壤、自爲團聚以保村社、官本不預其事。前守龐籍但因俗立法、約束爲社、使爲我用、實乃沿邊

之齊民也。及編入保甲，則夾雜農民之內，并弓箭手皆化爲農民。至冬教時，又爲官司勾入城堡，共農民習武一月，斷累既多，人皆遠出盜賊，反乘其空虛，劫掠報復，弓箭人戶多被破家，讎殺乃不得已，依舊自爲團結，故官盡窮，而民尚存也。然以保甲撓之，一身二役，呼召奔走，勞費失業，由是日漸疲憊，非復昔日之可恃。此因行保甲法而敗壞弓箭社之原委也。譬之棊，龐籍極是高手，能使沿邊官子連絡，皆成大塊。神宗、安石之棊，率皆自塡眼位，化生塊爲死子矣。本集兩狀之外，載有龐籍奏行條議及公參酌議列事件，頭緒甚繁，因撮其大畧如此，餘分詳前後註中。

公以保甲不足恃，議復弓箭社人數、本集奏狀貼黃云：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每年北界差人會縣收稅，皆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又狀引熙寧七年朝旨云：兩地供輸人戶充有弓箭社義勇之類，依舊存留，更不編排保甲。論案：兩地供輸者，同此一地而宋遼各有之，既納宋稅，又納遼稅也。熙寧時以此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之人，免其保甲，以是弓箭社獨存。其餘四百九十九村皆朝旨廢弓箭社，編入保甲，而又自爲團結者也。公之意，欲以四百九十九村一如熙寧朝旨兩地供輸之例，悉免保甲，則弓箭社固在，而官司勾教各弊累盡除矣。

并免其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八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

有以優異其人、本集奏狀所列條議云：今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委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會到轄下兩州



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既免冬教保甲，司合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餘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時加拊循以爲邊備。十一日

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种世衡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①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

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得旨强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旨兩地供輸人戶除原有弓箭社强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而公私相承，迄今未廢。惟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訪聞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巳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復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别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巳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内，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立法之後，事皆循舊，有利無害。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敎一月，武藝無緣精熟，每歲所獲例物，不償集敎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争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開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義，則此三萬人其久遠可恃者也。今錄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敎所省按賞例物數目，仍畫到地圖一面貼



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illegible]狀內開列條議、除已摘出數事外、餘皆文繁不錄。

與轉運孫知損書。本集與孫知損運使書云、文安北賊、如入無人之境、其漸可憂。兵久驕墮、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所條上數事、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

疏既上、而契丹爲燕保②所困、年荒兵亂、盜賊紛起、公請亟復弓箭社、使北寇望風知畏、不至擄入內地。奏上、留不報。本集第二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杰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及爲近年不熟、以致朔易武州燕京白浮圖淀東惡山內並有强賊不住打刼。又探得北界差往西北路兵士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刼物。眞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刼。又近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刼掠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婦女、待更打赤岸村。以此數事、驗見北虜兵困小國、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不能制、勢必延及吾境、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

巡邏，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賜指揮。謹案：是時遼已大亂，楊割、阿骨打、吳乞買父子已强，正其陰畜滅遼之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時也。楊割强於元祐之初，至建中靖國元年後楊割死，其子阿骨打立。阿骨打生於熙寧元年，至是元祐八年已二十六歲，其弟吳乞買、思改並皆成立，粘罕即思改之子也。公雖不知其故，而北必為患，宋終不支之勢，久瞭然於胸中，故每上言以歷代史冊、邊防形勝、山川圖畫流入虜中，以資黠虜為可懼。至此狀則云部境多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是其先見已直透後事矣。定武為京師屏蔽，四通八達，一無穹山絕谷之險可恃，故其後幹離不以七日到汴城下，豈有澶淵孤注？殷鑑不遠，而論奏若此，可置罔聞者乎？其邊政之隤廢，誠非一日之故矣。時王光祖為副總管，老將也，素驕橫。武衛卒游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問。公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令錄判李之儀、孫敏行徧閱諸營，屋皆破壞。添差將官李巽、錢奉卿、劉世孫將帶人匠檢計修葺。收雲翼指揮使孫貴，樞司理院，首行枷項，以示徵創。歛掠既絕，飲博亦止。於是軍中衣食自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業業不自安，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立決



配之衆乃定。上乞修定州軍營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武備少弛、如甲仗庫軍人張全前後盜銅鑼十二面。帳設什物庫軍人田平等、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兩。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牓、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盜賊亦稀。臣令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皆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墩、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難以戢下、致諸軍公然飲博、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己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媮弊、葺治犯法之人、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媮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州準備勾當供奉官石异躬親覆檢到、附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四千一百一十七間、估計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一、河北第二將所管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估計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一、不隸將下所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修蓋營房一百一十

八間、估計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异檢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千六間，估計錢七千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存治，欲乞獨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修蓋施行。所有檢計到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謹案】此狀本集作十月上，在奏弓箭社前，而墓誌、宋史本傳亦先載軍營事，後載弓箭社事，蓋誤。蓋此事鞫辦檢計，往復甚繁，狀內情形，必非到任數日所能奏出者。竊頗疑之。後讀公寄劉仲馮書，而此中釋然矣，因改載十一月奏弓箭社之後，并以正誌傳之誤云。**寄劉奉世書**。本集與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頻瀆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此弊所從來遠矣。虛稅爲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騷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所從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案解到者，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擘畫，旦夕回申、欠。東都事孚云。元祐七年六月，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謹案】劉奉世字仲馮，原父之子也。以上所奏三狀，皆樞密院專政，故以聞之。此書當列軍營狀前，以書中兼及諸事，不便省覽，故系於後云。**上謝曆日表**。本集謝表云：夙殖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早晚。臣聞言天道者，有數以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裁



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璽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時使**和曾**
薄斂、思患預防。勤䘏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畏、庶戎夏以皆安。集本
仲錫荔支、滕興公雪浪石、沈香石、作石芝、病鶴諸詩。十二月上慰正旦表。
慰正旦表云、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
舉增懷慕。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寧念
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免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
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劉醜廝復父讎、來**
訴於庭、爲記事。和子由詠清汶老諸仕、寄王鞏紫團參詩、作中山松醪賦。本集
中山松醪賦云、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②。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
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
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構廈其已遠、尚
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
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
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
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
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
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
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
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王直方詩話、
東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惠州

而追昌化。人以爲語讖。二十五日、賫錙合刷餅與子由、和劉壽鑑遺芳支、送會稽錫赴闕中有詩、作蘭亭敍跋。本集題蘭亭記云、眞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陳矣。李之儀姑溪題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何遠春渚紀聞云、定武蘭亭敍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姑溪題跋又云、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論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進於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置左右、□騎忽至、方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爲揚帥、密令冥搜之、竟不獲。【詰案】康王以建炎元年十月至揚州、三年二月壬子、倉皇南渡至京口、拋棄藝祖神主、并失此石。計此兩年間用汪伯彥、黃潛善、張浚、重謫李綱、憤死宗澤、殺陳東、歐陽澈、又坐視兩河京東陝



石忠臣義士孤城抗節、束手待斃者、至不可勝計。凡其地其人皆能忍於割捨、而獨於一石有餘戀焉。何也。然此石至今六百九十年、始終不出、其爲异者重累投入江心、無可疑矣。當其在北宋時、眞跡已不易致、如李端叔所謂鎦銖相遠者不知凡幾。今欲求此宋搨已不可得、而況欲求宋不可致之搨本乎。每見論蘭亭者、一波一傑、無不有說、勇於自信、是皆隔牆壁而聞欬釰者也。公此跋亦論薛本者、不詳作於何時。其在定武日、已無此石久矣。今以地附載并集、諸考於後。

元祐九年甲戌、公年五十九。是年二月、李清臣中書侍郎、鄧潤甫尙書右丞、鄭雍尙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食。來之邵、楊畏等攻罷呂大防。李清臣、鄧潤甫等攻罷蘇轍。四月、曾布翰林學士、張商英右正言。癸丑、改紹聖元④、白虹貫日。章惇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蔡卞曾布請惇提舉、載以安石日錄、安燾門下侍郎。五月、詔進士專經術。劉奉世罷、鄧潤甫死。復免役保甲法。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六月、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正月、和曾仲錫元日所寄詩。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祝文云、敢昭告於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徼福於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尙饗。

戲李之儀詩。聞歌者歌戚氏、公方論穆天子事、因依其聲成戚氏詞。本集調寄戚氏詞云、玉龜山、東皇靈媲統羣仙。絳闕岧嶤、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閒。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韉、鸞輅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

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翻。肆華筵、間作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稚頭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畫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響寫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倚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迴分塵寰。爛漫游、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⑤路、依稀柳色翠點春妍。李之儀跋戚氏云、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爲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方論穆天子事、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辭、足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後來者未能繼也。致和⑥壬辰八月二十日蔦大川出此詞於寧國莊、李之儀書。

聞兩浙瘡痍已復、督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辱專使惠書、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汩懷、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出守中山、謂有輕裘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惟倍加愛嗇、以副所願。謹案公奏兩浙賑濟及放赦恤事、其後在朝在潁皆言之、而訖於揚州、茲則坐收其効矣。特載此書、歸結其事。

十六日、與李之儀、王詵、孫敏行論陶淵明詩。本集書陶淵明種豆南山下詩一首云、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公以所屬

裁傷闕食上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栽傷、定州一路、雨水爲害、實亦五分以上。有司不與盡實減放秋稅。臣到任後、累有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礙難施行。令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闕食。如或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㪷借貸、已有成法、不煩奏請。而昔年遣使賑濟、一例散貸、後皆倚閣放免、以此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旣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現惟依條將常平斛㪷出糶、得數萬石在市、壓下物價、卽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若不奏請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借貸失陷、倚爲省費、而一境生靈、皆倚全活。又得錢準備豐熟收糴、兼利農末、爲惠不小。乞賜施行。

上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成表。本集慰山陵禮畢表云、恭聞今月七日、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遠。霜露旣降、思則無窮。遙仰穆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詩案元祐九年二月七日、宣仁葬永厚陵。

二月、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作詩。

定武軍禮久廢、不識上下之分。會大閱、公命舉舊典、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使爲奏、光

祖震怒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illegible]公前狀奏代州岈谷塞莎泉堡北賊刼掠事、又貼黃云：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現任胡谷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在光祖能得邊信、亦必據以上聞、此所以心折之也。

上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成表。本集慰祔廟禮畢表云：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悲慕。臣軾竊以六朝纘聖、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恭惟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欒城集大行太皇太后謚册文云：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奄歷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昭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秘、外薄戎夏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沖人、實主神器。帷幄既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屬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苟求、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災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遐人恃和、時肆猾姦、

一聞信義、欲然知畏。夏人侍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雖燕處於中、實大父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泊於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耋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視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退於崇政、明堂之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末習師保、閔若望歲、滋之以勸講、示之以聽納、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朱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貴於太史、沒而不忘、永永無極。於呼哀哉、謹言。【誥案】子由初作此文甚艱、蓋以其九年之見聞涉歷而經營數月之久、始醞釀出之、故其精誠一片、字字從宣仁心坎一發出。至其直紀事實、不涉虛美、固已自言之於哲宗矣。其在欒城集中、乃不一二數文字。因稱汰其繁者附錄於此。

十三日、為王詵書王彥超事。

本集書蜀僧詩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

爲他有技也。省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爛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和李之儀送保倅翟安常赴闕以中山松醪寄雄州王崇拯作詩。上乞貸賑佃客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奉旨於法外減價出糶賑濟、訪聞民間闕乏見錢糴買、尚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熙寧八年、元豐三年米皆年深損弱、每年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轉至陳惡。今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將現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依此保借、候豐熟日、依元糴例送納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饑年、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貸與下人戶不同。謹奏。**和恩聰所寄及王崇拯赴闕留別詩。三月、乞修北嶽廟狀。**本集狀云、元祐九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頹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疏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乞修完。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皆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銀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付本州出賣、應副



修造。臣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兆
嶽廟見獎、理當完葺。伏望特賜施行、上副朝廷崇奉嶽廟之意。

二十日、多葉齊盛開、散給父老酒食、并作開園詩。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爲羣小李清臣、鄧潤甫所攻、哲宗震怒。二十六日、謫守汝州。

東都事畧云、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
二人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自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爲言。又云呂
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遽。
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謫
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
屈、乃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
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
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相、遂與惇爲敵。會言者有疏論列、遂知河南、尋奪職
知眞定府。穎濱遺老傳云、呂大防之在陵下也、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除
李清臣、鄧潤甫。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撰策
題、即爲邪說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
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
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先帝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尊號、裁損
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罷黜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
色之錢以寬雜役。凡此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財用匱竭、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仁、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有大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天下至今稱之。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胥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illegible]漢章、昭、宋真、仁之說、乃呂大防上年五月論奏事、宣仁云：皇帝宜深知者、相距僅十月、何至茫不省憶乃爾。當宣仁寢疾時、召范純仁諭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章獻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由此觀之、復相純仁極有深意、而哲宗年長、公已不滿垂簾、其情顯然。雖純仁卒負此託、而此半年中、未見無所開陳、特其事無補、故其說亦莫之傳也。史家於向太后不及納履、既哭而起、與太妃語極悲切之下、筆之曰上感悟。夫既曰上感悟、則其未感未悟之前、史意已見、而垂簾切傷之誤、宜其吐棄而不足念也。予由此奏乃推本大防而奏宣仁面諭之意、復申明之、益以行熙豐、祛一段為將順之詞、其言婉而情切、蓋實欲冀幸挽回於萬一者。然其大事去矣、一斷已該、召亂之禍、當朝局翻覆、安危呼吸間、獨子由力明宣仁、司馬光之政、苦爭以去、



偘藏

是可慨矣。

四月十二日、詔改紹聖元年。東都事畧云、四月癸丑改元。誥案仁宗以三月庚申改元至和、蓋申為庚祿所寄、而仁宗生於庚戌、申戌歸垣、則酉庚得地、可見太史之官未嘗不講求也。若哲宗生於丙辰、改元癸丑、是命既當剋、而日亦入墓、剝削盡矣。且癸為極陰、其象閉塞、猶易之否、奇儀演遁諸說、率以閉口名之、故凡得位行政、出師命將、飛章走檄、上官赴告諸事、皆避勿用、以上不能宣其意、下不能達其情也。此自黃帝以來已流傳其說、至若掌占從吉之事、則已紛見三代、具載五經、豈有改元創始、而不一詳究者。其與正旦更始、惡不同也。此乃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特遷執政、而李清臣因是欲乘章惇未到之前、立取宰相、或恐為惇所先、故紛更變亂、迫不及待如此耳。其後徽宗生於壬戌、以二月庚辰改元宣和、則金藏於戌、水斂於辰、一職淨盡、驗諸紹聖宣和兩朝之政事、其不祥莫甚於此者矣。

十六日、告北嶽廟祈雨文。本集祝文云、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幽冀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於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於微躬。今者得請於朝、旦夕是望、兼致西成之富、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誥案本集元祐九年止此、其前奏狀誤入紹聖者、皆據此文更正。

二十日、作雪浪齋銘。本集雪浪齋銘

敍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駮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紀年錄，四月二十日，作雪浪齋銘。**二十四日，作三國名臣論。**本集論三國名臣云，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謹案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二語，斷盡元祐執政，無能蓋三國能臣，從無有事權下移者也。使公在位，容有是乎。譬之奕，爭道者皆劣弱，而國工袖手傍觀，不容置喙，惟有坐視其斃，同此覆局而已。公以十一日壬子謫英州，而十二日癸丑改元，時已知改元，則南遷亦已得耗。論及孔明，其寄慨也深矣。**時朝局大亂，虞策、來之邵、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嚴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訕謗之說，謗兩制語論奏。**皇宋治迹統類云，御史虞策言蘇軾作誥詔語涉譏訕，望核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首建靑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魏

了翁鶴山題跋公辭免官稾云、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眞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爲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拳拳於先帝之約束。司馬文正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王安石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彰先志而弭後憂。紹聖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國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元祐諸賢、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以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誥案虞策、楊畏來之邵、劉拯之流、皆反復小人之尤者、固結於元祐紹聖間、而策詭譎尤深。來之邵資性姦凶、初與楊畏合攻蘇頌去之、復攻梁燾及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卿。至是復與畏首攻呂大防去之、請加王安石美謚、論司馬光等與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凡此皆元祐初雜用羣小、而起於附和變法、繼又奉行不善、遂成痼疾。越百數十年、而魏了翁論之然後是非定矣。民亦勞止、孔子首引以美子產、豈亦訕謗乎。凡羣小所論公罪蹟、皆翻騰熙祐舊案、元豐已行、而元祐未行者、自始至終、淵源一本、統系不紊、是則括爲羣小之魁、其罪必不可追也。

閏四月三日、告下、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責知英州軍州事。墓誌云、時方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詆以謗訕。本傳云、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皇宋治迹統類云、落兩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蔡卞所撰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謹案紀年錄作四月奉命者、誤、應駁正。

罷定州任、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初三日左朝奉郎新知英州蘇軾狀奏、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寘一州而大幸。驚魂方散、雪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眇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顧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垂簾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謏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邇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偕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顔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邱山、感藏骨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再三不改之愆、懸萬一善終之望。謹案虞策、來之邵等飜騰舊劾、各條公屢有辯奏、可覆檢也。此則不惟不辯、率性一擔挑回、故云固當昭陳功罰、直喻

正邪也。若削之必辯者、原欲留其身以為國、此則已將一片熱腸放下、惟有拚此身、聽其流轉、付諸清議而已、可見其立時勇決也。此狀本集不載具官年月、特為備全、俾讀之者、雖百世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也。告於文宣王廟、并辭甞望、遂行。本集辭諸廟祝文云、軾得罪於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至真定、朝議楊采來謁、舉其子迪簡。本集與孫子發書云、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老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虞策復論罪罰未當、告下、降充左承議郎、仍知英州。皇宋治迹統類云、虞策又言蘇軾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過臨城內邱、閒雲物開霽、西望太行、草木歷歷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誥案】公此詩付邁、以是知邁赴定州也。至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食之、作詩示邁、迨、過。【誥案】詩有玉食謝故吏、風霜便逐臣句、自此至食芋而飲水矣。劉拯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策、來之邵訕謗之說、摭兩制語論奏、告下、合敘復日、不得與敘、

仍知英州。自是已三改謫命矣。皇宋治迹統類云、劉拯言蘇軾以私憤行於詔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詔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東都事畧云、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論太近、純仁言士敦有犯、之邵爲成都路監司、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謹案劉拯專攻司馬光及公與范祖禹、黄庭堅、秦觀諸臣、既貶謫、拯猶未慊、屢攻不已、遂重責之、拯由是屢進。天下以爲冤。據純仁所奏、凡紹聖言官皆元祐初宰執引用之人。此其確據。凡首以是爲光公著告者、非苛論也。又案四月二十二日章惇入相、純仁遂罷、以上三改謫命、皆二十二日以前事。今據乞舟狀分列於前、以明非章惇任内事。蓋惇至則大加羅織、前所重譴、僅供元祐羣小爲見惇藉口之資而已。**十四日、抵滑州、上乞汴泗舟行狀。**本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臣近準告命、火急治裝、星夜就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聞命已來、憂悸成疾、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所以疾病有加。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臣之衰危亦云極矣。伏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神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軾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



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多病早衰，氣息僅屬，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誥案】是時適、迨、過皆侍行，及至當塗而止。有迨過讀此狀，始知介邁歸陽羨，已早計之矣。其狀云南康軍者，非九江相連之南康軍，乃指虔州也。公八境圖後叙云：南康江水壞城，可以互證。又案韋城乃滑州所部，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公以十五日到韋城，以是計之，則此狀上於十四日也。

十五日，至韋城，遇歐陽思仲，書中山松醪賦寄吴安詩。本集書中山松醪賦後云：予在資善堂與吴傳正作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近又作中山松醪賦，竊恨傳正未見，乃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相從也。【誥案】合註於此文中割截閏四月十五日赴英八字，以當定州啓行之日，應駁正。吴安詩字傳正，宰相充之子也。時官中書舍人，坐行子由謫汝州制詞溢美，罷資善堂，在崇政殿邇英閣之外。呂誨彈王安石將對於崇政殿，會司馬光自邇英閣趨資善堂，與誨遇，勸誨止其疏，即其處也。後南宋亦有資善堂，范沖嘗爲資善堂翊善，可證。

渡河，作詩。【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編卷二嘉祐六年已亥，誤甚。今從何焯之説改編於此。餘詳題下。

十八日，同里楊濟甫之子明追遇於陳留道中，許爲書道德經以贈，因記其事。本集書贈楊子微云：故人楊濟甫之

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可持是示濟甫、此郎書也。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蘇氏翰墨散落人間、而楊氏與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示、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謹案】魏了翁始以學士院對策力詆韓侂胄開邊、被出、侂胄誅、收召出者、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政、了翁乃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開門講學、其後乃起知眉州、頗有政聲。考其時則在寧宗嘉定間也。時去紹聖之初、幾及百二十載、而楊氏如故。方公之遠徙也、濟明以久絕音耗、乃使其子明遠涉海南、訪求生死、以一鄉曲之老、而篤於風義若此。信乎其有後矣。譜以濟甫爲公比鄰、乃本諸了翁眉州跋語也。

米黻自雍邱專使來迎、答書。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辱簡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誨、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謹。【謹案】公是時窘之之甚。觀此書知乞舟狀所陳非假。其後過汝州、即不復有此語、而儀眞告參寥、且云不至失所、可見公於君臣朋友兄弟之間無虛話也。米黻尚在雍邱、其去陳留甚近、此書又公先至汝州、後過陳留之證。餘詳後條。

視子由於汝州。

呂本中紫微詩話云、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欒城集謝表云、臣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謹案】子由到任、時已四十日、故吳畫壁修完也。

往游龍興寺、至華



殿觀子由新修吳道子畫壁作詩。欒城集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云：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滑守李君純繹游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暎漏，墜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予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眞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

由以公遠徙分俸與邁使移家就食宜興。本集與參寥書云：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翛然此行也。誥案：元祐以前，子由俸貫山積，其後久官京師，始徧繼其事，殆後累年執政，祿入優厚，非前比矣。公則祿入無幾，又南北奔走，耗於道路，此其故不同也。使非子由分俸，其與邁行，計幾不可辦，後在惠營新居，與重辯言祿入務散者，乃無因及子由，故有是語，所散即此俸也。此書公作於儀眞長蘆院，其事則汝州事也，今摘載於此，餘詳後條。

與子由別遂行。欒城集謝表云：臣前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命，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買具舟赴任，七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七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東都事略云：上官均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均論呂大防、蘇轍六罪，大防、轍並再黜。誥案：元祐中，均爲御史，與子由爭許將事，并

攻大防不勝、自行乞罷。其後公在惠、子由在筠、至紹聖四年、始相遇於藤江、并記於此。**還至陳留、得首舟行。**【謹案】公以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據書贈楊子微語時、尚未至汝州也。考公自黃赴汝、嘗與王文甫書云、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其地皆可舟行、出陸未能辨別。令以子由自汝出陸、至陳留具舟赴袁州任例之、公當以陳留赴汝、又當還至陳留始登舟也。**過雍邱、贈馬夢得詩。**【謹案】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詩前、合註已謂其誤。今改編汝州龍興寺詩後。馬正卿本杞人、素與米元章厚善。其自嘉祐辛丑從公、至是蓋三十有四年。自後惠、儋、無復馬之蹤跡、似其時辭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米黻扶疾出見、遂別去。**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出城困不煩到、復得一見、幸矣。微疾、想不為患。**至南都、聞惇卞方力排元祐事、寄孫敏行書。**本集與孫子發書云、某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勿深慮。【謹案】貶責元祐諸臣、乃六月事、則自閏月以至五月、正羣小交攻喫緊時也。夫以南都而喧傳若此、則其朝中明目張膽、叫躑成市、可見其不堪也。**張元明追餞公於南都、為留一日。**本集與張元明書云、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重、以增感慨。【謹案】張君房字元明、公總角交也。嘗官助教、時以醫術行於都門。兩公既遠黜、元明亦浩然歸矣。**曾布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曾子宣書云、某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為一笑也。旦夕離南都、西望悵然、言不盡意。【謹案】元豐末、公還朝、布為戶部尚書、始與還往、不久、布出典郡、通問



不絕。其後出守中山、布入爲翰林承旨兼侍讀、復相會於朝。其求塔記、至爲勤懇。公屢諾之、始終不與。此浮屠家言、非可醞釀者、不惡而嚴、何至是乎。當斯時、布來過問、是其心不欲見絕於君子者。若竟以塔記與之、可以少解禍患。公非不知、而苟免之事、必不肯爲。此邪正之途所以判然也。其後呂升卿使嶺南、布以爲兩公切骨仇讎、力言於哲宗、罷其行而畫必改差西路、尤不免於羅織。是布以獨斷維持其間、心跡具在、未可沒其善也。爲表出之。時布尚在講幄、六月望前、遷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別。酒酣、公自歌古陽關。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誥案]舒堯文、晁以道皆公客也、南渡猶存、而以道爲放翁父執、故習聞公遺事、蓋得於其父者也。

過泗州、與杜輿別。

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泗上爲別、忽已八年矣。[誥案]此書公北歸作於儀真時、在建中靖國元年辛巳、逆數八年、乃紹聖元年甲戌、正別於此時也。餘詳卷四十五總案杜輿條下。

遇任伯雨於道中、附載以行。

東都事略云：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伯雨邃於經術、登進士、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爲上宰、八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忷懼、乃乘倉卒、逆天咈人、睨睥萬乘、幸太后會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於何地。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竄忠良之議、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之仁。卞亦

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以建中爲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元號，不可不爲鑑戒。時議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惡儒臣，以邊功入相，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移道州，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戇草。〔謹案〕伯雨時有母喪，餘詳後。**抵山陽，孫積來弔，公求贈言，積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公敬佩之。翌日將發，積專使至，公報云：昨日既蒙言貺，今日又荷心送，蓋然有得，載之而南矣。任伯雨逝其都下。師續夢經事，公爲記之。**本集書師續夢經云：眉山任伯雨德翁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德翁欲訪此而不可得。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觀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軾方貶嶺外，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五月，同郡蘇軾記。**過高郵，寄孫升詩，至揚州，遣邁歸宜興。**〔謹案〕是時邁一房歸宜興，考斜川集，邁從至金陵，蔿同安君後始歸。**寄劉無言書。**本集與劉無言書云：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絶欲，守此

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後命否爾。張耒自潤州遣兵王告、顧成衛公而行。本集與書云、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又不憚萬里再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某之故、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顧成亦極小心可念。東都事畧、張耒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擢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誥案、張耒時正在潤也。題陳瓘跋歐陽修書後。本集載陳瑩中跋歐陽永叔帖云、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公跋云、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沒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東都事畧云、陳瓘舉進士甲科、用蔡卞薦、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瓘對以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棄神宗大典、請改修、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爲繼述、厚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遺之。章惇懷異不忠、爲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轝陷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蔡京異議、今龔夬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與厲言官之意、瓘責之日、方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召還、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爲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怒、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辯日錄、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卒。瓘疏

姦惡、雖所舉不避、嘗曰、彼則樂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卒如其言。**泊儀真、聞思聰病甚、往視之。次日阻風、寄參寥詩、并作書。**本集與參寥書云、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墮甑、無可追計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臨書。此書言子由分俸事、已詳前條。**六月七日、泊舟金陵、得鍾山法泉書、寄詩爲謝。九日、奉安阿彌陀佛像於清涼寺、作像贊。**本集阿彌陀佛贊敘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并贈和長老詩。詣崇因院禱於觀世音像前、北歸、嘗復過此、爲頌。發當塗、舟行熱甚、忽憶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至慈湖夾、阻風、並有詩、待任伯雨不至、作書。**本集與任德翁書云、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某在慈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苦不順、且寸進前去、恐亦不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謹遣人上問。不宣。謹案、公與程德孺書云、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此爲德翁自楚泗同至金陵之確證。然此書作於惠州、而僅云同行月餘、是德翁不復再至矣。更以後之二十五日至姑熟約計之、乃公以閏四月發汝州五

月初下汴泗與德翁相值，至六月二十五日而德翁已去，故云同行月餘也。公自閏四月十八日至陳留後，以六月七日泊金陵，中間無月日明文可據。今以此書截限扣去同行月餘，乃五月初間下汴泗之確證。是以閏四月下旬與子由相聚，亦僅三數日也，并記於此。

章惇、蔡卞、張商英等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策、來之邵、劉拯訕謗之說，始議公罪。東都事畧云：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者。凡元祐更張典法，悉皆追復。用張商英等爲諫官，惇卞大肆羅織，商英等立謗元祐，竄逐元祐臣僚於嶺海。又云：紹聖元年六月癸未，貶責元祐臣寮。**林希乞以禮部侍郎降充中書舍人，爲責詞。**東都事畧云：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爲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仍許以爲同省執政。希行責詞，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誣宣仁后也。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二十五日，抵當塗縣，告下，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楙野老紀聞云：林希行子瞻謫詞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益公題跋云：林希與東坡公素厚善，又爲杭州交承，故

書問惓惓如此。梓雖尋爲利誘折負、草制詆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根荄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必大觀於摛文堂。[語案]此益公跋玉山汪聖錫所藏公與希論淅西賑濟三帖、聖錫早故、益公乃見於其後人季路。又三年、朱子過而見之、乃刻石常平司署。已載卷三十三總案。茲錄益公之說者、以見希之藏公帖、尤醜於撰責詞、而宣和之官禁私買、亦猶是矣。

公盡遺家累、自赴嶺表、咸涕泣求行。本集與王庠書云、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

乃使迨以家從長子邁居、書六賦以予之。本集書六賦後云、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語案]公貶左承議郎建昌軍司馬、墓誌本傳皆略去、年譜紀年錄年表皆茫然不知、惟合註引載降充左承議郎、而不全、今分析補載、以見羣小交攻不已、而謫命屢改、其潰亂至於此也。

獨挈過與朝雲赴江州。本集與陳季常書云、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語案]此書是時過一房亦從迨一房同歸陽羨、其後邁赴仁化令、復爲過般挈至惠州也。并記於此。章惇方肆毒、而敗。惇之任伯雨陳瓘已先惇見案中、可見天道不。遠矣。特備載其事於前、庶凡爲小人者知所警懼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邊」：上當脫「被」字，見《東坡全集》卷六四《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②杰保：《蘇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作「術保」。下文同。

③車：當作「軍」，見《東坡全集事略》卷三《中山松醪賦》。

④「元」：下當脫「年」字，見本譜本卷「紹聖元年四月」條。

⑤望長路：「長」下脫「安」字，見《蘇軾集》補遺《戚氏》。

⑥致和：當作「政和」，見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八《跋戚氏》。按，政和壬辰爲政和二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 **紹聖元年甲戌、**是年七月布告天下、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降文彥博太子少保、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彭汝礪等。九月、太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垣。十月、除呂惠卿知大名府。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遂問元祐史官、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呂大防等。凡元祐所行開寶通禮十科取士、廣文解額進士詩賦與河東大錢、制置解鹽、廣惠倉、王安石新經字說禁、皆罷之。**七月、至湖口、觀李正臣所蓄異石九峰、名曰壺中九華、作詩。達九江、與蘇堅泣別、作歸朝[1]歌詞。**本集九江與蘇伯固唱和、調寄歸朝[2]歌詞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搖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此生長接淅、與君同是江南客。夢中游、覺來清賞、同作飛梭擲。明日西風還掛席、唱我新詞淚沾臆。靈均去後楚山空、澧陽蘭芷無顏色。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搖新唱、誰謂古今隔。**過廬山、雲物騰涌、未午、衆峰凜然、作詩。自南康赴都昌縣、留一詩。**石刻詩云都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眉山蘇軾書。**誥案**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考查註、續採二卷、獨失此詩。合註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帖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衡山王泉之漢槎作宰西江、書至韻山堂舉問之泉之、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誌稱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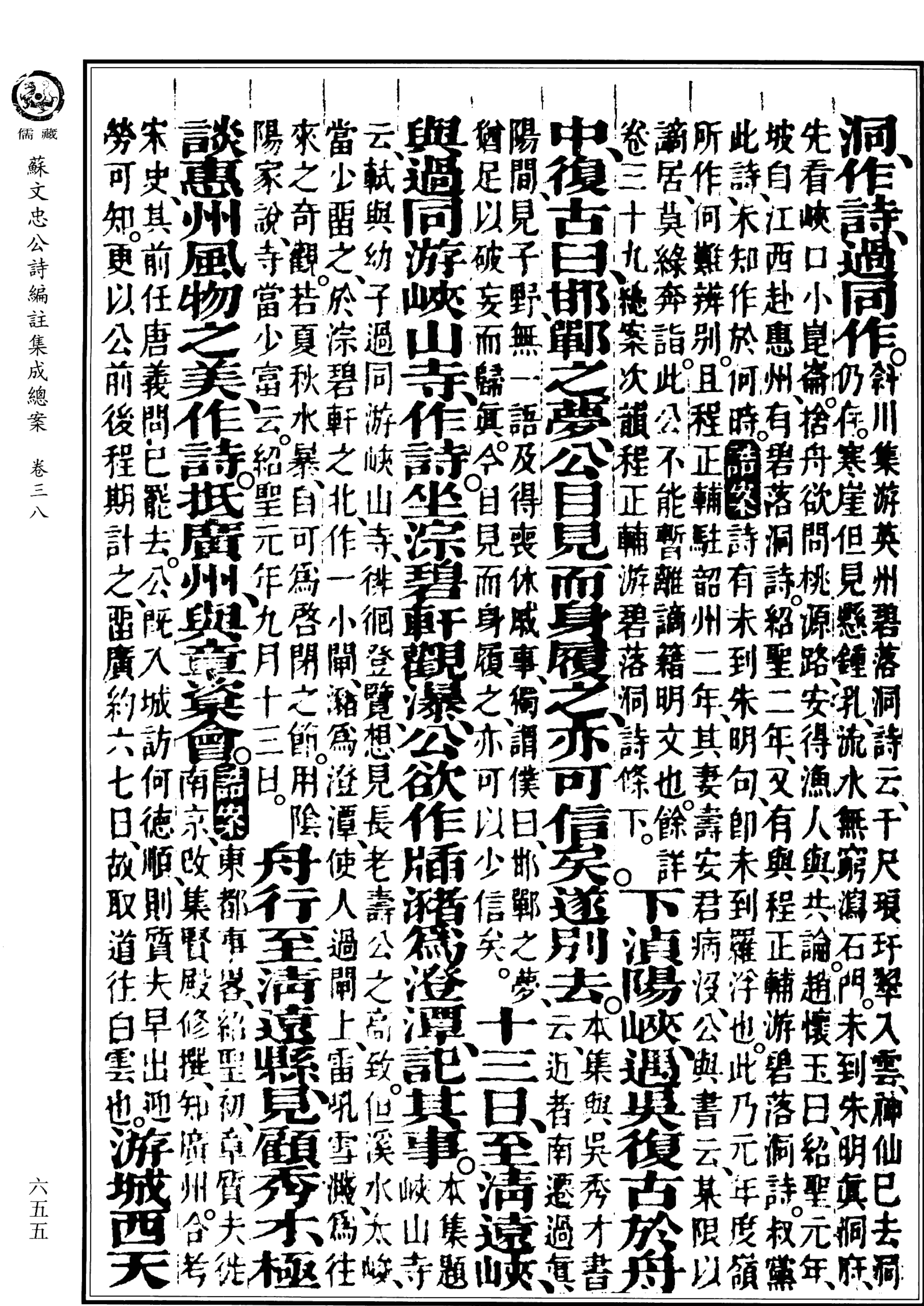
南遷、遣侍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誥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以楊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當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也。此蓋改命之後、尚有經紀之事、而開閤一說、未爲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因附記於此、仍俟詳考。**八月、夜泊分風浦、發運司知有後命來奪舟。公禱於順濟王廟、達旦至星江、風陡作、飽颿而駛。抵吳城山、再禱於廟、留題望湖亭上。日③向午、已達豫章矣、遂易舟而行。**釋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至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潊。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王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誥案】公舟本屬官爲料理、以乞舟行狀合觀石門所記、當知其說不妄矣。即此一端、已見哲宗爲德不卒。有宋以來、待師傅之薄、未有如此其甚者也。祭伯俙以三齡釋褐、與晏殊爲仁宗伴讀、而伯俙出爲吏、多貪鄙不法、每遇彈劾、輒內出手詔曰、藩邸舊臣、再轉一官。其後英宗神宗亦優容之、俾領祠如故。蓋至是而祖宗寬厚之道剝削盡矣。順濟王廟在吳城山、蓋龍神也。公北還、復禱於廟、江上獲石砮、作順濟王廟獲石砮記、并留廟中。**過豐城、舟行灘上、作江西詩。泊廬陵、觀曾安止**

所作未譜、作秧馬歌。章惇、蔡卞、張商英等以貶竄爲未足、復祖述羣小沈括輩之說、再肆攻擊、告下、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七日、上惶恐謝、作地名惶恐泣孤臣詩。抵虔州、登鬱孤臺、有作、過和詩。斜川集題鬱孤臺詩云、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邱壑從茲逝、軒裳豈足謀。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謹案查註謂斜川集失傳、故其和詩不載、蓋其時此集未出也。本案用史例、於案首載入宮師詩文事實、其後兼敘子由、已兼史家補傳雙傳之法。至是南遷、自應補載蘇過斜川集、以完本案體例、非查註載和詩例所可比也。故凡所採斜川集和詩、不列本詩之下、并記於此。周攬廉泉、壓外亭、天竺寺諸勝、並有詩。與俞括入崇慶院、觀寶輪藏。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三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言、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使刻於石。謹案此記作於惠州、今摘錄於此。十五日、書彭城觀月詩。本集書彭城觀月詩云、余



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十七日、書白居易寄韶光詩。**本集書白樂天詩跋云、唐韶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歷中、先君游此山、猶見樂天眞跡。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誥案樂天原詩已載本卷天竺寺詩敘內、而敍無韶光事、詳略有不同也。**十九日、爲虔人重書孔宗翰所乞八境圖詩、作後敘。**本集八境圖後敘云、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郡、得徧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蘇軾書。誥案此敘施註附載於詩後、翁方綱謂跋於石刻者也。今移載於此。**二十三日、與王嵒翁同謁祥符宮、記籤卜。**本集題虔州祥符宮乞籤云、沖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皈命眞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敢有廢墮、眞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嵒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妙法像、實聞此言。誥案公在惠頗作齋心煉神之事、蓋發端於此時也。**九月、渡大庾嶺、念李白之流夜郎、喟然而歎、題詩龍泉鐘上。**誥案公北還和此詩題云、昔過嶺而

南、題詩龍泉鐘上。遂自南雄下始興、夜宿建封寺。至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作詩。抵韶州、周超出觀英宗御書、爲作頌。本集英宗皇帝御書頌云：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愛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壽冒其子孫。由岑水場過月華寺、遂入曹溪、至南華寺禮大鑑塔。並有詩。與重辯觀卓錫泉、作銘。本集卓錫泉銘敘云：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闔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謹案：子由未嘗至曹溪，而欒城集載此銘，誤甚。可見盧鴻草堂詩亦誤載也。再爲重辯作蘇程菴銘。本集蘇程菴銘敘云：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十二日、至聖壽寺、艤舟石壁下、題名。不刻云：蜀人蘇子瞻南遷惠州，艤舟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英乃去。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書。過英州、棹小舟游碧落



洞、作詩、過同作。斜川集游英州碧落洞詩云、千尺瓊玗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眞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趙懷玉曰、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游碧落洞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誥案、詩有未到朱明句、卽未到羅浮也。此乃元年度嶺所作、何難辨別。且程正輔駐韶州二年、其妻壽安君病歿、公與書云、某限以謫居、莫緣奔詣。此公不能暫離謫籍明文也。餘詳卷三十九總案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詩條下。下湞陽峽、過吳復古於舟中、復古曰、邯鄲之夢、公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信矣。遂別去。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遷過眞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信矣。十三日、至清遠峽、與過同游峽山寺、作詩。坐淙碧軒、觀瀑、公欲作牖瀦爲澄潭、記其事。本集題峽山寺云、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溪水太峻、當少留之、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留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作詩。抵廣州、與王古會。誥案、東都事畧、紹聖初、章質夫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今考宋史、其前任唐義問已罷去。公既入城、訪何德順、則質夫早出迎勞可知。更以公前後程期計之、留廣約六七日、故取道往白雲也。游城西天

慶觀、爲道士何德順記女眞事。本集記廣州女仙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云女仙也。詒案元祐元年四月公微進陳繹差知兗州詞頭狀內、有陳繹知廣州日、與道士何德順游。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一款。天慶觀今名玄妙觀、餘詳後案。**與過游白雲山蒲澗寺、滴水巖諸勝、訪安期之舊跡、聞別信長老、遂發扶胥口、游南海神廟、登浴日亭、並有詩。**詒案公浴日亭詩刻後跋有云、得眞跡於湘中。嘉定辛巳、祇奉皇帝祝解來謁祠下、因出以壽諸石、餘皆磨泐不可辨、遺其名。詒定此本爲宋人凭空僞作、并非傳模有自者也。傍有前明湛若水所刻陳獻章和韻詩云、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負暄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出、散入千巖萬壑間。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又跋云、吾師手書浴日亭和東坡之作、俾善書承差冼漸精摹入石、豎於亭上。嘉靖壬寅秋七月二十四日、門人前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若水謹書。**二十七日、至石龍鎮、駕小舟至泊頭墟。**詒案石龍鎮跨大江之濱、東莞縣所屬也。游羅浮者、自此易舟、泝小溪以入、凡十五里至泊頭墟出陸、又十五里至羅浮山。**二十八日、與過游羅浮山、憩於延祥寺。**詒案延祥寺有唐開寶間明月戒壇遺址、乾隆乙卯六月、詒往游羅浮、題詩寺壁而去。**由寺尋寶蓋峯、登陟峭崖之上、大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詒案本集羅浮游記、公嘗至寺禮像、且宿寺之中閣、其後久燬、則不可考矣。至



前明時，常有異光出澗谷，因得佛頂於榛莽中，然未有爲布金者也。國朝康熙間，海幢僧阿字、彝使者劉秉權金，續成全像，即故址建寺。寺倚峭壁，若形家所謂挂壁燈者，極湫隘而翹然拔起，下臨虛無，然朝雲夕霧，時出沒於寺中，不可以持久也。乾隆乙卯夏，嘗親至其地，則寺復摧敗，像亦剝落矣。誥有登寶積寺禮天竺瑞像詩云：穹龕鸞木末，徠上驚心魂，夢此寶蓋火，來尋甘露門。天竺古瑞像，嘗屈詩老尊，我願捧佛足，苔衣兩手捫，誰爲須達多，完此泡電痕。離離肉髻光，欻復迷朝昏，房頭曲突倒，壁角古鼎蹲，獨立戀斜陽，檻外嚵雲奔。公在廬山書寶積獻蓋頌偈，公夜夢寶蓋飛落出火，因用其事。寺已無居守僧，見蜀延祥寺、掌其鑰而已。

飲梁景泰禪師卓錫泉作品水記

本集書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泝江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鬭茶，此水不虛出也。【誥案】卓錫泉出於斷崖礐石之上，就石爲闌，水深數寸，大若一夫可舉，以較吾鄉皋亭山龍泉所謂水瓮者，差大耳。然日汲萬人，泉無長落，山中暵旱而水涸，惟恃此泉也。誥舊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詩云：朝游南海市，暮憩羅浮月。劍巖兕鉢龍，甘涼破兀突。能去潴一泓，團可兩手擱。頭盆落明星，水瓮濱寒碧。郎當宛有聲，卓起泉脈脈。遙通秋河氣，下凝太陰魄。一瓢菩薩泉，辨與越江別。欲汲阿耨池，遙問廣長舌。阿耨池在飛雲頂上界三峯之上，嘗一至其地，此公蹤跡所未到者也。

書南漢劉鋹建天華宮事

本集天華宮記云：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

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仓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菴。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形、劉氏懼焉、將欲肩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密矣。[illegible]自延祥寺至黃龍洞、僅數里、僞漢故宮、當時尚有存者。公何以不赴、而僅爲此文也。今其故址爲道侶所居、名黃龍觀。初至兩峯間、有巨石横亘於道、廣數丈、湛若水摩崖大書黃龍洞三字於上、赫然可觀。石後爲大水簾、其上兩峯高東、水從中出、横廣丈餘、直瀉而下者百丈。自石至簾落處、約一里、經行其中、疋練飛來、冰馳雪滚。雷輥濤趨、無異銀河落九天也。自左一峯盤折以上、直達簾頂、足爲一流杯池。池深不及尺、而横約五丈、水自山脇來、直出半里、以達池口、將數級、一瀉滚下、爲簾池底、平坦如掌。其色蒼白、光潔如玉、生成一片。中有黃黑石、大於兩間屋、若一瓜置於盤者、可究可駭。石上仙題石刻、近已剝蝕無餘。倚石而渡、葛仙石槽、藥臼、皆在。更上爲大小石樓、詒舊有詩云、月落碧鷄嶺、烟浮瑶石臺。戲峯披錦繡、飛閣冠蓬萊。雷隱騰霄去、雲翹控鶴來。袖中雙劍氣、一嘯春光開。萬斛珠璣吐、九苞竟敵詩。風吹簾欲捲、雲斷客來遲。白晝經天上、銀河落地垂。震驚雙耳絕、癡立望多時。飛越簾泉頂、來浮雪浪槎。雲誇封薜石、栝渡酌流霞。風養靈通草、泉滋碧奈花。餓彭須蠢遺、莫似契虛差。有客瓊堂與、靈仙儻過存。山禽鵠藥白、玉女洗頭盆。蝶洞遺衣化、砂牀出水溫。負欽吾小試、巖下斷雲根。雲外雙樓迥、剛林歷幾層。老僊眠石室、畢竜過松關。日氣開珠貝、大嵐落瓔璆。劍[illegible][illegible]散、[illegible][illegible]飾滿[illegible]。眞壽游冲虛



觀朱明耀眞之天也。【誥案】公游記有東北三里至沖虛之說、似東南三里之謁也。蓋粵在天下東南、羅浮又在粵之東南、沖虛又山之南位也。左衝右象、結爲靈境、蚨蝶飢濤、氣象天成。其得氣以去者、恒甲他山、故曰朱明耀眞也。觀有稚川丹竈、朱明洞、觀雲堂、遺履軒、野人庵、長生井、抱朴祠、朝斗壇諸勝。誥舊有過沖虛觀詩云、古觀飛雲雲繞身、松風和水奏天鈞。日來暘谷炎離火、客至仙壇禮玉宸。沆瀣坐銷中閣夜、芙蓉手握四時春。此來但訪東坡老、霞舉休教隔兩塵。觀葛稚川丹竈、【誥案】稚川丹竈在沖虛觀之右、誌稱稚川養煉於玉鼎峯、峯下有雨雲風三洞、其妻鮑姑從峯頂上昇。誥舊有詩云、鵝峯人去留金鼎、到此尋眞興自賒。但欲乎霄超跋躐、不求越艾媚靈虵。雨雲滌盡巫陽石、風洞吹開頃刻花。争奈劉樊差一着、神仙事業慣移家。朱仙者朝斗壇、【誥案】朱仙者即古稱青精先生者也。誥舊有朝斗壇詩云、青精古先生、翳佩林華穠。磨幽朝紫微壇、上羅星斗。握赤龍芝黑虎迹時走。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誥案】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乃巖竇犀谿處耳。誥舊有詩云、南方山有洞、中虛見離象。莽莽耀眞天、邃絕捫蘿上。丹光燃迸穴、疑是導靈仗。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有道者也、訪之適出。【誥案】公後與廣守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還坐遺履軒、【誥案】山誌、南海太守鮑靚有道者也、常往來羅浮、蹤跡靡定。一日觀中網得雙燕、則靚履也。因建遺履軒。鮑姑即靚之女。望麻姑峯。方飲酒、會進士許毅來游、

呼與飲。詩案沖虛觀之西、林麓幽邃、谿谷淙流、葛翁丹竈在焉。後人於此築東坡亭、適當勝處。詣背於夏、日解衣盤礴其中、軒豁洞爽、巒躋登入。山腰樹腋、晴雲堆疊如絮、銀光炫目、不知赤日之在頂。徙倚久之、惟聞鳥語、蟲喧與泉流答響、不覺陶然入化。俄有不識者一人來、自稱東莞黎生、能詩、令誦所業、亦猶豪可喜。因拉與尊飲、達旦、就題其亭上云、亭前水石交、琴筑鏘然鳴。憶公訪道立來此、聆清聲。我亦呼許穀飲、到朝霞稍。訪單道開石室、已不知所在、爲書道開傳、聞沖虛觀中。本集書單道開傳後云、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遊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岣嶁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外④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始予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跡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猶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遂還寶積寺、宿於中閣。夜大風、觀山燒甚壯。二十九日、記羅浮異境。本集記羅浮異境云、有官吏自羅浮沖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使人詰之、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得見此者、必前緣也。書羅浮半夜見日事。本集書羅浮半夜見日事云、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沖虛觀後



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書新宮銘、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碑、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誥案公所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凡儲材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但增入子由叔黨、作一家言耳。至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中書碑、卽山玄卿所撰之新宮銘、本屬一事。公所記分撰文書碑二首、記與詩並未誤也。後人以此記分註詩下、與原有鐵橋石柱啞虎巡山之語、均謂之公自註。其蔡少霞夢遣書碑一語、又以魚車瑞雲數句作碑文以實之、遂與山玄卿良常西麓之文分作二事。查註不知公別有記、記無魚車之文、而乃繁言引駁、謂公誤陳幼霞爲蔡少霞、合註從誤、今仍存公自註以備兩考、惟當刪其妄增者而已。

公還舟憩於花光寺。羅浮山誌云、西南山麓有古寺一間、名華手、形勢壯麗。凡遊者道從此入。誥案花光寺無考、惟自泊頭墟出陸至山、有花手寺、猶存、疑卽古花光寺也。

作遊羅浮記本集遊羅浮記云、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⑤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黄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又與張文潛書云、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

戶之有味也。[附録]公後欲復游、不果。前蘐游跡、皆記中次敘也。**并作詩示過。過和詩。**斜川集和大人游羅浮山詩云、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諮嗚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囷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瘖。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史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眷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故羅陽推官程天倖來謁。**本集後與程全父書云、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長牋見寵、禮意過當。伏讀愧汗而已。[附録]程天倖字全父、其為推官、見年譜。以合書中過治下語、似其時官於石瀧羅陽間也。自廣至惠途間設官者惟此二處、然無從詳考。公渡海後、藉有天倖父子、鄭靖老由海舶餽致酒米藥物、傳遞家信。於是過率兩房居惠、諸有依託、惠儋聲息稍遍。靖老本舊契、天倖則識之患難中也。**十月二日、到責授寧⑥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伏遇皇帝陛下念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歷廬之馬、猶獲蓋帷。轂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伏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



自新沒、菑無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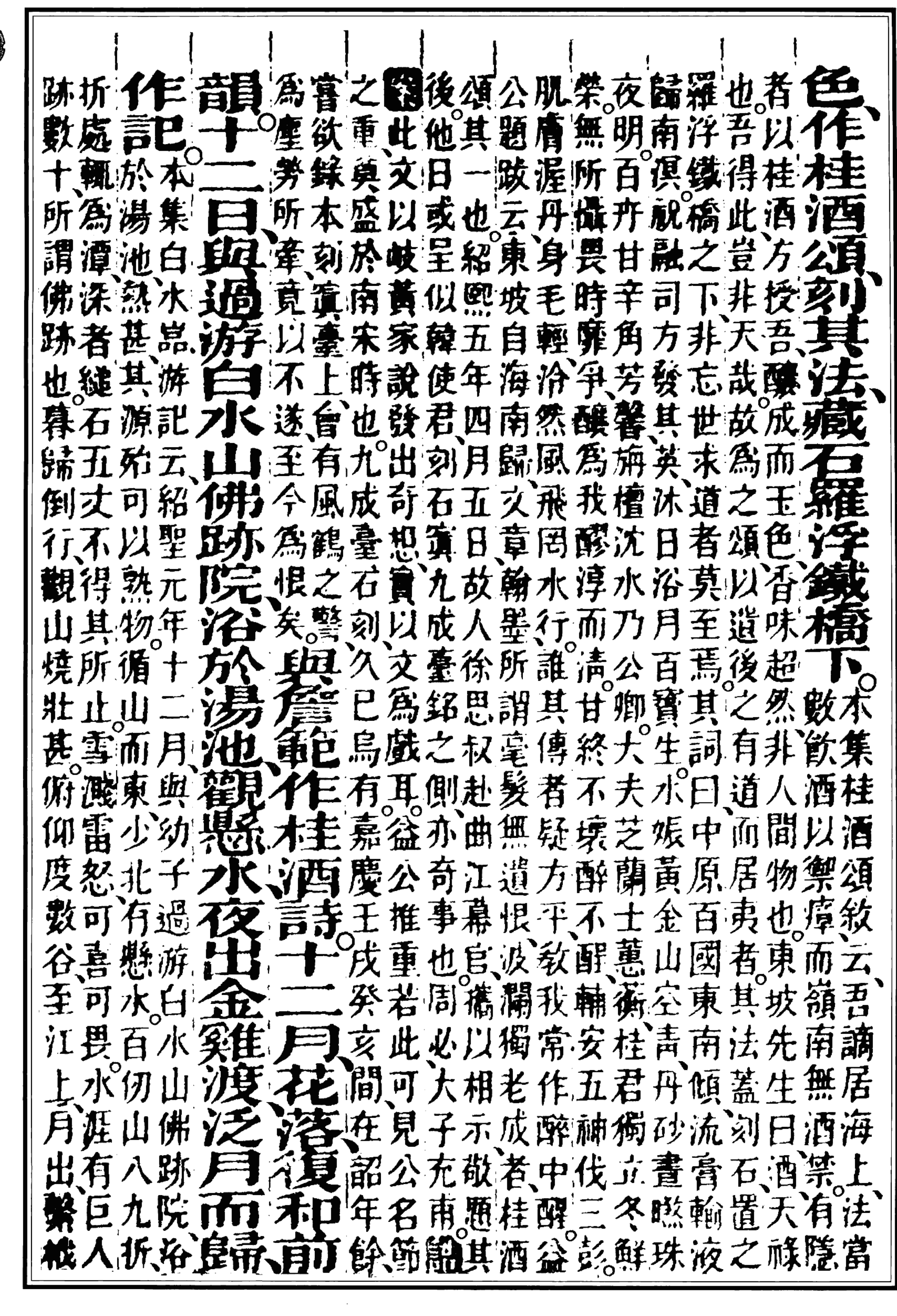
初到惠州、寓居合江樓、作詩。【誥案】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之中、為三司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殊禮、暫請居之。故於十八日移居嘉祐寺。其明年三月十九日重遷合江樓者、乃提刑程正輔至惠請公居之。程必關白其餘也。至三年四月二十日、再遷嘉祐寺者、以程罷去之故。據公與程正輔書、歷歷可考。查註以正輔按惠不能確指某時、將施註原編公與唱和諸詩顛倒折改、曾編一處、合註從誤、殊不知此十詩並有次敘可考。悉以繫之合江樓去來也。今已改編諸詩、詳晰分註、特標明於此、為提綱云。

李安正出守蒼梧、枉道來訪。蘇過斜川集云：先君子謫羅浮，蒼梧守李安正扣門請交，留十日而後行。

十三日、與侯晉叔、湛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浣谿紗詞。本集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湛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調寄浣谿紗詞云：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誥案】公後與程正輔書：侯晉叔賢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歸闕，此人不當遺也。其晉叔之可表見者如此。湛汲不再見，然如龍川、興寧、程鄉、博羅、河源各令，並皆依託末光，而獨遺歸善令，則斯歸善簿者亦既幸矣。又據歸善縣誌云：嘉祐寺、宋志：大雲寺在邑治西八十里。

十八日、遷居嘉祐寺。蘇軾兩寓居於此。明洪武二十四年，并於永福寺。今城隍廟預備倉其故址也。【誥案】合江樓在惠州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內，為水東，城沿江一面，跨山為之。據公記松風亭云：仰望亭宇，尚在木末，足力疲乏。是亭在山上也。又題嘉祐寺云：始寓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是寺與亭相及，亦傍山也。故又有明

年遷於合江，而失幽深窈窕之趣。詰書屋至其地，訪求亭寺遺跡，窈無哀繹。縣志與本集似不合，但明初尚用儒者，實有毀佛之事，如廣州淨慧寺改永豐倉，乃洪武六年事，儒犁之者無算。其後燕王棣反，妖僧姚道衍報以秦坑，亦可概矣。誌非無因之說，仍俟詳考。二十日，作思無邪齋贊。本集思無邪齋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鶵，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illegible]公是時一意修養，故自信其說如此，已兆於祥符宮之籤卜矣。二十二日，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本集書事不能兩立云：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作贈朝雲寄虎兒詩。二十三日，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事。本集題跋云：玉川子月蝕詩，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專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僕將⑦，屢立戰功，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公念關山路上細雨梅花之感，作詩。既又念羅浮山下梅花村之勝，復和前詩。得桂酒方於海上，釀成而玉



色、作桂酒頌、刻其法、藏石羅浮鐵橋下。本集桂酒頌敘云、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膩黃金山空青、丹砂晝曣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慴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泠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敎我常作醉中醒。益公題跋云、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寘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必大子充甫題。【按】此文以岐黃家說發出奇想、實以文爲戲耳。益公推重若此、可見公名節之重、輿盛於南宋時也。九成臺石刻久已烏有、嘉慶壬戌癸亥間、在韶年餘、嘗欲錄本刻寘臺上、會有風鶴之警、爲塵勞所牽、竟以不遂、至今爲恨矣。與詹範作桂酒詩。十二月、花落、復和前韻。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觀懸水、夜出金雞渡、泛月而歸、作記。本集白水山遊記云、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擊楫

中流，拂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也。書以付過。【誥案】紀年錄：十二月十二日，與過游白水山，作記。誥自乾隆乙卯六月發軔名山，息將兼攬白水及後，屢過惠州，並以事牽不果。凡越一十有九年，此願始償，謹以所得次於公後。嘉慶十有八年癸酉八月一日，重至惠州，寓於公所居之思無邪齋。六日卯刻，飭僕放舟，候於博羅界之金雞渡口。乃挈二奴，攜一琴一酒，控騎進發。凡越牛原羊隴、蔭林舊坂者二十五里，至白水山尋所謂湯泉者。在一陂之側，大約五尺，熱如沸瀋，傍無甃石，爲沙土所淤，可以築而爲池。由陂登一岡，循岡而東漸高，凡半里至白水嵓。自半空陡下，疊三潭如級。三潭之上，各有崩厓峭壁十餘丈，其水自半空來，分數十道，縱橫飛舞，此砯彼激，轟投上潭。又越潭跳盪，崩注厓壁，而落聚於中潭。復瀑流奮迅，激射四散，而落滙爲下潭。每潭縱約數畝，皆犖确自成石闌環抱爲湖。其水至清而深，不見底，龍之窟宅在焉。初自山趾仰望，僅見下潭飛水，乃策杖履水中亂石而渡，趺坐石闌之上，即公所謂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處。玩弄良久，以爲奇勝盡於此矣。及自山之左股盤折而上，漸見中潭，登其巔，闃然奪目，而三潭飛瀑，上下縱橫，激射勢如蛟螭百萬，盤空鬬舞，電火來驅，逐隊滚淵，墮壑敗殘，鱗甲紛佈，滿天頃刻，地翻雪奮，雷斧冰山也。惠人呼此爲龍洞坑，而泉曰熱水湖。問以白水佛跡之名，茫然不知。湯泉舊在院中，亦無院址，餘皆黄茅土壠，彌望蕭然而已。由泉而南行三四里，有荒籬叢棘，簇小屋十數家，博羅縣編格榜焉，乃知爲湯村。村有谿，即潭之委，沿谿度谷，盤厓二十里出山口，名金雞渡，外即大江也。乃捨騎登舟，而月鉤西掛矣。自渡泝江而上約二十里，至惠。公所云度數谷至江上，繫栰中流，到家二鼓，即此路也。自渡順流而下約十里，至博羅縣。公後與程正輔自惠同游



白水、而送至博羅。亦從金雞渡出。**并作白水山佛跡院湯泉詩、**【合注】博羅縣之極西爲羅浮山、東爲象頭山、白水則象之背也。乾隆乙卯六月、詣自羅浮九天觀、取道試劍石過湖鎮城、渡大屏山、凡九十餘里、以至博羅、寓於北門外之登峯講院。象頭則綿延於其東北、羣峯障天、獲於削玉、蓋相去者三十餘里、而羅浮諸峯不復見矣。時方自飛雲頂還、告休於登峯者幾兩旬、象頭白水日在闈下、而炎熵正酷、不能再往、因作望白水山懷東坡先生詩。今親入此山、乃知詩無一字可當此遊、姑錄於此、以識二十年嚮往之誠。云、玉並峯寒入品題、羣山如水赴㟁谿。欲隨靈象尋芝朮、中有飛鴻蹋雪泥。掛角曾曾雲朵窮、浮嵐泠泠竹光叅。截流潭洞知何似、欲取龍公化杖叅。**過同作。**斜川集白水巖湯泉詩云、世間詭異不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濤架巖谷、郁郁佳氣烝石室。瑞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汩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崪。**題秧馬歌後。**本集題秧馬歌後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合注】公題秧馬歌凡四則、此其第一則也。本集誤爲第四、則今首編於此。**自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休於路側、作記。**本集記遊松風亭云、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牀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

悟此、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江岸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詹範攜酒過棲禪寺、復和桂酒頌詩、寄曹輔書。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奉別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朞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益放、不卽裁謝、死罪死罪。

吳芘仲自潮陽專使餽遺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近者南遷、過眞陽、聞見子野、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賁、讀之赧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畱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寓居之後、杜門燒香、閉門淸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又與吳子野書云、介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淸婉、家法凜然、欲味不已。老拙何以爲謝。【詩集】吳秀才名芘仲、詳後案歸鳳賦條下。

寄子由書。本集與子由書云、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燋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除夜錄潤州道上詩以付過。本集書潤州道上行歌野哭兩堪悲一首、敘云、僕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値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

惠州守歲錄付過。【誥案】此詩原題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乃二首之一、今編十一卷內。公書此詩、蓋有所感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歌：當作「歡」，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

②歌：同右。

③向午：「向」當作「亭」，見本條註引《洪門題跋》。

④外平：當作「昇平」，見《晉書》卷九五《單道開傳》。

⑤李道元：當作「字道玄」，見《蘇東坡全集》卷五《題羅浮》。

⑥「寧」：此下當脱「遠」字，見下引《謝表》文字。

⑦饒將：當作「驍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紹聖】**紹聖二年乙亥、**公年六十。是年四月、章惇、曾布謀復開邊、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九月、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十月、鄭雍罷、許將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十一月、安燾罷。**正月二日、讀韋應物寄全椒道士詩、有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遂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句、乃以酒一壺和寄羅浮鄧守安。程之才按廣州、欲通問而未便也、侯晉叔為先之。**

【總案】程之才字正輔、為公母成國夫人姪、於公為表兄、又姊壻也。據公孔母任氏墓志云、孔七姊八娘、即正輔妻也、以事舅姑不得志、卒。宮師痛女之故、作族譜亭記、遂與正輔父子絕、此皇祐五年癸巳事也。時公年十八。自是與子由共絕之者凡四十二年、遵治命也。其怨隙各事已詳載卷一總案族譜亭記條下。至是章惇、蔡卞以公與正輔有先世宿怨、特用為本路憲、使之甘心。提刑向駐韶州、公既過韶、正輔亦到任。二年正月、按臨五羊、雖未通問、而正輔必至惠、誠難處事也。因託侯晉叔致詞、相與釋憾。**覆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使旆留番禺、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履茲新春、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又覆書云、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

壞、非一見、終不能解也。[illegible]老弟亦免如此句、正輔有無限解釋在內、令莫得而詳矣。

十二日、爲徐彥和書黃庭堅跋三畫圖後。

本集跋遠近景圖云、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非畫師之罪。又北齊校書圖云、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彩、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又右軍所臨圖云、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余在惠州、徐彥和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

十三日、書東皋子傳後。

本集跋東皋子傳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擧桮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則予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有二升五合入野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生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紀年錄、是年正月十三日、書東皋子傳後。【刪存】虔守章粢。惠守詹範、循守周彥質、梅守譚文初、惟南雄守無考。**既釀以飲客、復爲藥**

以施病者。本集與重辯書云、到此已來施藥、又與廣安常書云、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又與徐十二書云、今日食薑甚美、念君臥病、本草薑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薑、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又與孫運勾書云、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脾胃惡濕①、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②、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吳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陳彥升少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告之爲佳也。又與程正輔書云、兼寄佳釀、川芎、大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來數斤。仍告止輔與買生者十斤、舶上硫黃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煅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

有一也。又與王敏仲書云、治瘴止用薑蔥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爲致三碩。得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謹案公之言醫、始於密州。讀仁宗所頒惠民濟衆方、輒榜以便民。後在黄州與龐安常善。遂究心此道。而帥杭則有病坊之設。至是竟以施藥爲事矣。後復勸王敏仲行於廣州。且治孫思邈千金方。在海南則講求嘉祐本草、尤以醫藥爲用。殆北歸止於虔州、則日攜藥囊以出。遇有疾者、輒爲疏方發藥。欣然如有所得。蓋其利濟之心、出於天性、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因紛舉其在惠以前各書之言醫者、並著於篇。十五日、詹範移廚傳過公、既去。賈道士來索酒作詩。謹案詩有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句。公自註、賈道人也。十六日、方讀東皋子傳、譚文初送酒至、書以寄之。本集跋所書東皋子傳後云、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皋子傳、而梅州送酒適至。獨酌一桮、逕醉、遂書此以寄譚使君。謹案公金剛經跋云、譚君文初以念親故、孝慈忠信、內行純備、卽其人也。二十四日、與過、賴仙芝、王原、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遊羅浮道院、飲棲禪寺、和過韻。斜川集正月二十四日侍親遊羅浮道院棲禪山寺詩云、淡雲曉蔥蘢、野水清可掬。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間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過褒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敝。侵濟爨無煙、含糗聊卒歲。空階指畢機、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筍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卽此可遁世。敢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二十



六日，野步嘉祐寺，東南有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感歎有作。二月，與許毅野飲湖上，寄參寥詩。十一日，作陶淵明東方一士詩跋。本集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云，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詰案〕此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全文，非書所和詩也。查註作和東方有一士詩之公自註，改跋作寫和淵明詩一首，已經合註駁正。今據本集分載。曹輔赴廣西憲，枉道來訪。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其得罪幾二年矣。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亦康佳。養生亦無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詰案〕前與曹子方書，乃初到惠州所作，有與子方三年未見之語。此書作於是年秋冬，亦已相晤，是子方赴廣西，且至惠州也。當爲春中事。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範，食槐葉冷淘，作詩。答陸惟忠書。本集與陸道士書云，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痾，所獲多矣。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世外之道，貽息爲本，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栝，釀然徑醉，作書奉答。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餘惟善愛，不宣。三月二日，宜興卓契順徒步來惠致

守欽寒山十頌及錢世雄所遺書。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契順云、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卓契順至惠州。[illegible]卓契順宜興人、學佛於蘇州定慧院守欽。公與守欽無素、蓋錢濟明欲爲邁致家書、而守欽因以通問、時濟明復官吳中也。餘詳後。四日、與詹範、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羅浮山誌、唐庚佛跡石記云、巨人跡若干、長三肘、量僧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又湯泉記云、白水山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浩歌而歸。既歸、聞過誦陶淵明歸園田居詩、遂次其韻。適參寥專使、至書以寄之。發陳慥書、止其來惠作書。本集與陳季常書云、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郎、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得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作天竺海月眞贊。本集書海月辯公眞贊敘云、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

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棲絕俗之士、不屑爲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一日、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眞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爲說贊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幾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程之才將至惠州、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此正輔第二次專人書、計以春夏、蓋欲先按別郡、而到惠則三月初也。

公杜門、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獲譴至重、到此旬日、杜門自屏、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君以骨肉之愛、而屈臨之、餘生之幸也。

遣過往迎江上。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必不深責、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朱子晦菴題跋云、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怒、且生事、眉山任師中守瀘州、曰不可與較、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壞其約、以邀功。師出覆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反誣師中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

師中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語案】公留、不任師中詩、有知君坐受兒女困句、詆程正輔也。朱子所稱部使者即正輔、蓋其時程氏子孫猶貴顯、且附權要、故不敢直書其名也。師中乃鄉曲先達、名德長者、而正輔陷之如此。其中叵測、正惇卞之所尙、因以指使嶺南。公雖已通問、究未惻其心、故杜門也。本集與程正輔書七十通、先後錯亂、多轇轕不可辨、反覆屢讀、久乃漸通其故、蓋自乙亥以訖丙子、年餘之間、公在惠事實及與正輔唱和往還蹤跡、悉在其中、前後次敘、井然不亂。其書漸由疏而入密、而所與詩亦然、因理出次敘、逐事分載、并記於此。

七日、之才來視公、相得極歡、前卻盡釋。【語案】公以四日與惠守詹範、博羅令林抃游白水山、如正輔到、在五六兩日、則詹範不能遠出、而林抃且回博羅矣。正輔當以七日來、臨惠十日、鞫獄既畢、當以十六日去。公送至博羅、其歸在十八日。至十九日還合江樓、逐日遞接、必不可移易矣。

八日、餽遺甚厚。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慰深矣。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人還不宣。

公赴行衙報謁、會於合江樓。之才飭有司、請公仍居於是。論其先世遺澤、乞公爲記。九日、撰外曾祖程公逸事。本集書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關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告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去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以示公，爲和江行見桃花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來三辱書，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業頒示，諷詠不能釋手。誥案：此書正輔再作桃花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爲第一首，改編。餘詳後。

及按部，於守有舉察，爲解之乃已。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自兄過此，詹守亦知懼爲精也。誥案：如正輔者，健吏也，所過無不作威福之理。然其後違條害民建立營房諸難爲之事，公建議使行之，皆一一如所教，而提轄亦無有扞格之者，非以其健故了得也，惟在善馭之而已。

十三日，書桂酒頌。紀年錄：是年三月十三日書公桂酒頌後云：僕眼五十後頗昏，今復瞭然，天意復令見子由與平生故人耶。誥案：本集不載此跋，而卓契順行，公有小字本桂酒頌寄錢濟明，當即十三日所書者。其後病歸毘陵，尚爲濟明跋桂酒頌，見於濟明之說，即此本也。紀年錄蓋本諸石刻，必無誤矣。

十六日，追餞之才於博羅香積寺。寺下溪水，閘而落之，可作碓磨，公使縣令林抃成之。羅浮道士鄧守安來謁，共

議建橋事。是夜、之才行。【附錄】公追餞正輔至博羅、賦別詩韻第二首云、忽驚曉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據此詩合觀、後書則是日餞正輔、鄧守安實在座。其後公用守安策建船橋、正輔實主其事、蓋肇端於此矣。十七日、病酒、爲林抃留一日、復與守安會。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十八日、作追餞嘗字韻二篇寄程之才、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別時飲過數日、病酒昏昏如夢中也。奇去二詩、以發一笑。【附錄】公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嘗字韻二詩乃此時作。查註顛倒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爲第二第三首、改編、考見後遣卓契順書中。并作游香積寺詩、【附錄】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使作水磨、其後復送正輔至寺、觀林抃所作碓磨、見之於詩、前後蹤跡、確然可考。子施註原編、以和正輔江行桃花、追餞二嘗字韻、游香積寺四詩、恐置二月十九日詩前、固誤。然能以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餞二詩之後、尚不失送正輔之蹤跡也。查註取凡公與正輔唱和詩、雜亂并編於後、獨遺此詩、仍置二月十九日詩前、合註仍之、尤誤。又紀曉嵐論此詩云、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須爲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考詩敘云、可轉兩輪舉四杵、乃公使林抃作以濟寺僧者、故日給而有餘。若以四杵之米、指爲利民正事、是浮屠家皆能以一鉢餉五千人矣、所論甚謬。至定爲濟僧之說、後有專條。遂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義、如何可忘。別後不免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其到家無恙、不煩念及。十九日、還合江樓。本集還居詩敘

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又與南華重辯書云、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誥案】程正輔至惠之後、公始重遷合江樓、詳後書中。

程之才和公餞別官字韻二篇、并寄一字韻之作、戲和之才一字韻詩。【誥案】戲和正輔一字韻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類編與正輔唱和諸詩之後、合註從誤、今定爲第四首、改編其考定、並詳後遣卓契順作程之才書條下。

和定慧守欽詩以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迨適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耳。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誥案】守欽參寥被昭還俗、乃公渡海後事、此書作於北歸時也。

書歸去來詞以寵其行。本集書歸去來詞贈卓契順云、余謫居惠州、子由在商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陽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真德秀西山題跋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則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元修以是登名青史、

號。偶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眞可歎哉。已兩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覆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遠業差人、固佩荷契義矣。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奇惠白朮、極所欲得。牋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尠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萬。千萬。**再爲卓契順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桃花源詩、再索須示。嘗字韻拙句、特業垂和、句句奇警、一字雖戲劇、亦人所不逮也。某十九日遷入行衙、因蘇州卓行者奉問、不宜。又云、蘇州錢倖借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賜照管幸甚。【詰案】前考江行桃花詩之註、卽從此書摘出。與正輔寄和嘗字及作一字韻皆三月事。後有十九日遷入行衙句作證、是和江行見桃花一詩、追饑嘗字韻二詩、又和一字韻一詩、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無可疑矣。**二十三日、爲惠誠作吳越名僧記。**本集書贈惠誠云、參寥子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予以琳嗣事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益千餘人。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蘇州定慧長老守欽、寄十詩、淸逸超絕、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



淵文。得其情以告、慧。其才有過人者。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闍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誠、使歸見之、致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謹案公得程正輔和詩、而遣卓契順亦同時事。據後書考之、則惠誠、契順並以二十四日成行也。

二十六日作程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相達覲覽、卽日起居佳勝。老嫂諸姪計各康靖。某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謹案正輔去而公遷居、正輔和餞別詩至、而卓契順行。此書作於二十六日、計十九日至是爲八日也。時正輔繼妻無恙、明載書中。查註改編之第一詩、其下自註云、正輔近有亡嫂之戚。第二詩題云慰鼓盆、與書意不合也。

送王原題嘉祐寺壁、

本集題嘉祐寺壁云、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明年三月、遷於合江樓行館、得江樓廊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謹案此文、乃王原同寓寺中、至是原將歸、公復過之、因以題壁。是原之去、在三月杪、明矣。

并贈原詩。

謹案贈答之什、固非皆別時作、然此詩則贈而兼送、其情顯然、信臨別所作也。施註原編二月詩前、查註合註仍之、稍失次敘、今改編於此。

江漲、用過韻。四月、答徐大正書。

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軾到惠已半年、既習其水

土風氣、絶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作熱、惟萬萬自重。**作連雨江漲詩。鄧守安至。八日、爲書養生論。**本集養生論跋云、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鄧道師。謹案石刻作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十一日、初食荔支、作詩。十三日、爲梁璟重書綠筠亭詩。**本集綠筠亭詩跋書云、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璟、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張耒遣兵王告至、因以桄榔杖爲寄。聞黄庭堅遷黔南、范祖禹遷九疑、晁補之遷蘄水、並致慨焉。**本集詩題云、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聞黄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疑也。又書云、屏居荒服、眞無一物爲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誚微陋、收其遠意爾。荔支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无咎貶坐修造、不肖累之也。又云、來兵王告、不憚萬里再來、走卒中無有也。謹案黄魯直黔州安置、范淳父永州安置、晁无咎監蘄州酒稅、皆坐修實錄也。文潛尚守臨江、故王告復至。施註原編此詩在食荔支詩後、可證其弗誤。**提舉蕭世京至、作書。**本集與蕭世京書云、不審使旆按臨、至惠某始寓僧舍、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輒已遷入、想仁念顧恤、不深訝也。謹案提刑甫去、提舉常平又至、可見行衙非惠守所能假也。公復居此、正輔必達提轉、故其去即遷也。**林抃行秧馬法。**本集題秧馬歌



後云、林傅羅以謂、脊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以楡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俛傴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令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二十二日、授梁琯秧馬式、使歸告張弼作之、因以傳吳中、作記。**本集題秧馬歌後云、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愊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壽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令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置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更示西湖參寥子、尤幸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誥案】張秉道、杭人、從公相視石門河者也。觀此文、可知施註時客於杭之誤。**五月四日、贈朝雲殢人嬌詞。**本集贈朝雲調寄殢人嬌詞云、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箸點、更髻鬟生彩。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著人情態。閑窗下、斂雲凝黛。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爲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誥案】公與張耒書云、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驗之方、思以奉傳。讀此詞、知其無虛語也。**十五日、遣貞一酒、作詩。**本集記朝斗云、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惠州水東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橋通行旅、橋壞輒以舟渡。**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兩月修一次、每次不過費三千、惟頻修爲要。【誥案】水

西即惠州治水東即歸善縣、中隔大江、人行如織。舊用竹浮橋以渡、江流峻急、不兩月輒壞。至是公議建船橋、而橋未易成、故先葺其舊也。**公用道士鄧守安議、與程之才、傳才元、詹範建東新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老兄留意、竹浮橋、公私蒙利、未易遽數。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監買黃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可力募成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積故不忍默也。又書云、示諭修橋事、才元行牒已到本州、差官估費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於法當提轉分認、估得的確、若減省、即不堅久矣。體問是實。才元必欲成之、選一從幹吏、合來權發判、專了此事。臨案公與程正輔書中、屢稱漕使為傳同年、才元即傳字也。**又以兵衛單寡、海盜竊伺、嘗廢缺、軍政隳壞、因建議授程之才、使添建營房三百餘間、以肅軍政。**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本州管六頭項兵、半無營房、有者兩人一間、頗不聊生。餘在民間賃屋散任、每月賃錢一百五十至二百。其賃官屋者、即於月糧錢內刻。不惟軍人緣此貧乏、又都將上下無係部轄、飲博逾違、急即逃走作賊、民不安居、軍妻緣此犯姦者衆。公私之害、不可勝言。但此事乃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無極也。度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擘劃、磚瓦官自燒、林木下縣採斫、又阜民監亦有木植。度三百間瓦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只具合支官中現錢確數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錢物內劃支撥。依例此行遣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即差一精幹官吏、與權都監王約者同幹之。令體問得逐營事件如後。一、本州管澄海兩指揮禁軍、皆廢茅屋、常發火燭、當為瓦屋。又逐年多水患、合如何疏理溝瀆、築防、令軍人安居。一、清化指揮

見管二百三十人、官屋二十間、現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一、牢城指揮見管二百六十人、官屋四十間、有三十六人賃屋住。一、泉州客軍一百五人、官屋三間、並賃屋住。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見管營房七間。一、廣州客軍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曾與置營房、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寨坐處宿食、不肯賃屋居住。江漢之間、旋擁淵藪。近日盜賊寺而皆已復不爾、豈細故哉。惠州兵衛單寡、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墮壞、安知無大姦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與王約者同斡否。又書云、曾拜聞營房事、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誤老兄事、故冒言、但只作兄意也。【誥案】浮橋營房二事、同時建議、各書多兼及之、今分二事並載。

二十七日、作虔州崇慶院新藏經記。本集崇慶院藏經記云、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僧佛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藏經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六月九日、書柳宗元大鑑碑。本集與南華重辯書云、所要寫柳碑、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又書云、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觀此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紀年錄、六月九日、書柳子厚大鑑禪師碑。

柯常赴韶論橋錢事。與程正輔書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達。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橋錢必不足、因何推官行、上問不宜。又云、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己歸山。【誥案】此書作於六月、則建橋乃五月事、而議行當在四月。公先在博羅、已約守安至惠、至是經始已定、而守安暫歸、適兩月也。石刻四月八日爲

守安書養生論、正在此兩月中。雖其本形模全失、而流傳有自、固可信也。**和程之才游碧落洞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遠別忽復數月、示論碧落洞詩、卻未寄既、必封書時忘之也、稿望寄示。老弟卻曾有一詩令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按語】此二書緊接指使藍生推官柯常賫書赴詔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急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日詩前、谷註從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於此。又案王註、邵補註、查註題作與程正輔游碧落洞、合註以與詩不合、從施註原編目錄題作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今既載明和詩之書、是施註不誤審矣。又據公慰正輔悼亡書云、某游限以謫居、與緣奔詣。又送章粢罷廣州書云、某謫籍所拘、末由攀餞、皆不得出境。明文與同游情事不合也。**十一日、遣張惠蒙赴南華寺。**本集與重辯書云、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辯公、請留十日而還。予嘉其意、許之。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按語】張惠蒙前後踪跡俱無考。**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作詩、答王箴書。**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遷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某既緣此棄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按語】王定國是時不詳官何處、據此書、則自甘伏輒風塵無異埋頭澗谷矣。定國無史乘之可



坐其在紹聖中羅織、偶未及耳。元符元年除名、從全州編管、徽宗立、放還。**十九日、作大鑑碑跋。**本集書栁子厚鑑④師碑後云、栁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絶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辯師儒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過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紀年錄、六月十九日、跋大鑑碑尾。**林抃報香積寺碓磨成、**本集與林天和書云、秧馬聊助美政、萬一爾何足云乎。承示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七月、痔作。**本集與正輔書云、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何如。某一向苦痔疾、發歇未定、殊無聊也。道氣未勝、宿疾尚纏、想亦裁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乎。**嚴飾推自韶至、聞壽安君疾。**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稍涼、起居佳勝。見嚴推言、邑君嘗服藥、尋已平愈。秋色漸佳、惟冀倍加寢膳。不宣。【新案】是時嚴推未歸、而壽安君訃至、其事緊接、間不容髮也。蓋正輔以三月至惠、既去而有議建新橋、增葺營房之事。中間悼亡事未竟、公復議違教、捃克之事、而風裁繼作、正輔以九月復至惠。此公一年之情事、亦本案編此一卷之間架也。今特載此條、乃詩分前後之綱領、非為正輔營閒帳也。**和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查案】此十三詩、其首句云、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此秋後作也。查註編下卷紹聖三年四月遷居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為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菖蒲花詩、而欒城集菖蒲花與和山海經同編、查註據此、故亦以山海經詩置和菖蒲花後也。考欒城集、題菖蒲開花、其子遠因子由生日作頌、故子由作此詩、乃二年二月之事。其後即山海經詩、又其下為法舟自惠還過高安之作。考法舟三

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三十三首、其謬審矣。今定爲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

痔疾休糧作藥誦

本集藥誦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使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論神仙傳有數十人、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得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既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詩案公自上年夏後南遷、以逾年計之、此爲秋中作。

作程之才書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效、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遂欲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麪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麨少許、取飽。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效殆未量也。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麨及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聞壽安君訃作慰疏

本集與程正輔疏云、某慰疏言、不意變故、表嫂壽安縣君遽捐館舍、聞訃



並懷。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遼遠、余何兼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弔問。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慰不次。謹疏。又書云、不謂尊嫂忽罹此禍。惟兄四十年恩好、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不即揮除、譬之露霜、殆非所望於明哲也。忝至眷、必不許草次。**八月一日、過書金光明經以資母福、作跋。**本集書金光明經後云、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紹聖二年八月一日。**柳仲遠報公妹病沒。**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周必大益公題跋黃山谷與柳仲遠帖云、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誥案】宮師六菩薩記云、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所指卽正輔之妻、公云亡姊八娘是也。以是知公無胞妹、而益公之説爲可信。此蓋中都公之少女、而仲遠爲柳堦之子、故情誼益厚耳。**爲文祭之。**本集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嗚呼、宮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於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俛仰、一瞬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誥案】四人乃公與子安、子由及小二娘。至是又折其一也。皆屬宮傅之孫、其爲子安之妹、無疑。以百日計之、當爲八月初作。**疾稍退、約程之才遊羅浮。**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軾附上錢

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喬僧、表區區微意、不罪不罪。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內食近却頗安。天涼栽退、茯苓亦不服食也。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憚遠、一來游羅浮。弟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又書云、知已登舟、歲巡連州。切望一游羅浮。家居悒悒、觸物皆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

聞赦、論量移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又書云、赦後癡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東都事畧、紹聖二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大赦天下。

嶺南稅役折納掊剋致米賤傷農、錢荒爲患、疲民重困、應行條戒約。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秋大熟、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而不得過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錢去。朝廷新行役法、委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豐則約米、歉則約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說范君指揮、非傳同年意也。望兄力賜一言、及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依實改正、庶幾疲民盡沾實惠。切望留意。

納役奏改錢、米各半。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惠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多納錢、少納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兄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商量、共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私⑤皆便、免得年年抑勒人戶、此大利也。但當立條令提舉提刑司覺察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則盡善矣。又書云、惠州一年役錢

及重洪錢，共計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即每年有六千七百貫錢也。六郎十郎侍下孝履如何，且節哀思强食自愛。

州縣加三估價違赦掊剋，應奏依市實中價折納，公並以屬程之才與蕭世京、傅才元集議施行。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今日伏讀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輸納倍費，涉於掊剋者，令提舉司舉察，關提轉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然惠州近日科折秫米一事，正違此赦文。人戶賣米二斗已上，方納得一斗，豈非赦文所謂掊剋，牓在衢路，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檢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此雖少蘇疲民，然如赦勅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大抵官吏皆加三以上估價，滑胥俗吏結爲一片，雖不如此，令運使既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不如估價稍低，常得見錢以救闕乏。若能痛加打罵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令必欲上等人戶納高價，則須一州縣盲枷瞎棒以督血償，壞縱忍爲之，奈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即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經逐官保明，却察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藹然一路生靈受賜也。切告切告。誥案：正輔悼亡甫畢，而公即有議折科納役、掊剋違赦諸事，而因以約游羅浮，蓋非面不能盡也。諸事皆蟬連而下，中有侍下孝履句，可辨在悼亡之後，且風裁未作之前也，因分列之，并爲之簡明云。

廣東間颶風拔屋、乾明菩提樹倒、因屬程之才到境拊察、并議行稅役掊剋諸條。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廣倅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木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未見此異。老兄一到南海拊觀爲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illegible]【按】此書因以察哉爲重。其末二句則尊指估價掊剋之事、故云早來受賜、必察此意、其叮嚀者至矣。所云乾明寺訶子樹者、即光孝寺菩提樹也。寺在廣州城內西北隅、今圖入駐防中。其地先爲尉陀孫建德所居、入漢爲王園寺。寺多訶子樹、亦名訶林。後主時僭竊孫權遷其臣虞翻於是、又稱虞苑。宋時有求那跋陀羅三藏立戒壇其中。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智藥三藏自竺國移菩提樹植於壇畔、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蓋惠能也。非久而達摩奉傳衣始至中國、亦止於是、有井存焉。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惠能於樹下薙髮受戒、稱法性寺。中宗嗣聖初、般剌密諦來譯首楞嚴經、宰相房融從之筆受、稱制止寺。其後宋太祖改乾明寺、而光孝寺則又紹興七年所改、然至今名訶林也。考自梁天監壬午至紹聖乙亥、此樹已閱五百九十四年。自唐儀鳳丙子惠能薙髮至紹聖乙亥、凡四百二十年。蓋是年六月公方書柳子厚碑、或約計惠能演教之時、此樹爲四百年耳。再訶子與菩提非一木也、訶子樹叢雜成林、故名訶林、有把無拱、高不尋丈、今其種寺後荒籬叢棘處、輒有之、然非故國一喬可比、而紹聖所倒者、即菩提樹。此樹久分株於曹溪、其時或扶之、或補之、皆不可考。乾隆辛亥、詰始至粵、數往觀之、則其樹故在、圍可數抱、虬枝四出、森陰若織、下覆數畝、其根則糾繆密布、挐攫土外、如蛟螭然。葉類掌而有尖、細筋密織、風過則鏘鳴如金石、

各院皆聞也。然誌乘皆指爲梁時所遺、無及紹聖風倒事者。凡游者至訶林、見此樹夭矯殿陛間、索以訶子當之。謁二樹爲一樹矣。嘉慶丁巳六月二十二日、自午達曉、颶暴爲數百年所無。時韻山堂未葺、寓南海之西廳。至二鼓、聰屏板壁拉折、皆盡與數僕雜立風雨中。次日出視、在處如洗。凡高竿大木、崇樓廣殿、鮮不拔折、而菩提樹亦僵臥廣庭中。越十餘日寺僧始集有力者、運大木爲扃架、扶而植之。又月餘日漸槁落生意盡矣。如以智藥手植論之、則自梁天監壬午計至嘉慶丁巳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年。如以宋時補植論之、則自紹聖乙亥計至嘉慶丁巳凡七百零三年也。是年冬、從曹溪分小株植其舊處、以檜圍之、而此樹發生極難、近始分枝發葉、高可丈餘、蓋已二十餘年矣。特詳附於此、俾後之人知所考焉。嘉慶戊寅冬日韻山堂記。

命過作颶風賦。

本集颶風賦云、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鶩、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飯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之罅漏、塞牆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惜吾知之晚也。[illegible]賦云仲秋之夕、乃八月事也。此賦公命過作、宋史載入過傳、而文載本集、乃恩

子瞻賦之例非誤也。廣州大風、惠州鮮不波及、而破我則輕、其地勢然也。

二十七日、書藏丹砂法寄子由。本集書藏丹砂法云：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貧躁褊書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九月五日、題合江樓。本集題合江樓云：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靜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重九伊邇、罇俎蕭然、和陶淵明貧士詩。既望之後、殘暑方退、月出愈遲、夜登合江樓、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用殘夜水明樓爲韻、作江月五詩。程之才拊視風變、且赴惠、詩以迎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閨門之戚、想已平遣。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書云、聞東行已決、未聞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旦夕聞耗、即輕舟徑前也。〔評案〕此二書乃正輔九月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上、分析甚明也。至此詩、即公自註正輔近有亡嫂之戚者。查註作第一首、編四月詩之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九月之後。

因乘舟赴泊頭墟。本集與程正輔書云、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後入州耶、抑竢回日也。弟惟兄馬首之覗、無不可者。旦日乘舫徑至泊頭、恖恖、未能盡意。

之才方東按、不及入羅浮、至惠爲會、即辭公行。本集與程正輔



書云、滌泊海上、一笑之集、固不易得。況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憖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卽解舟、不克追餞。涉履慎重、早還爲望。不宣。〔案〕正輔、此次到惠、必當東按梅循諸州、故不及游羅浮也。此書有承卽解舟早還爲望之語、書蹟雖亂、次敘僧可考也。其還亦有據。

二十七日、爲之才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遺事更少涼寫納。父書云、遺事已用澄心紙、廷珪墨寫成納去。尉掾子孫一句、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詩、錄呈一笑。年譜云、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曾祖程公逸事。〔案〕三月九日作記、此乃正輔屬索刻本、故爲書之。江月五首乃九月望後作、以是知年譜所載、乃石刻月日也。合註不知此中原委、故致疑於年譜、而譜之語、外曾祖爲外祖、反不知、令已改正。

曹輔使至、因論陳曙事。

本集與曹子方書云、專人至、賜教累幅。某得罪幾二年矣、以心槁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居閒、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於地下、如何如何。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獨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慍怒、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惟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東都事略云、儂智高陷邕州、遂自邕攻橫、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爲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兩路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僞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伻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智高既遁，奔大理國，爲所殺。青還朝，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卒，年五十。附錄　事略以嘗爲曉，避英宗諱也。**十月一日，菊始開，與客作重九，和陶淵明己酉九日詩。**附錄　此詩施註原編和陶卷，在惠州類中，而引公海南氣候不常之說入註，自相矛盾。公敘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己酉九日，編入乙亥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嶺惠端韶諸郡，菊開九月之杪，蓋於十月至十一月天陰風冷，花葉立敗，在處嘗槁驗之，三十載歲歲如此也。公既云十月初吉，其爲惠州作無疑。又惠州詩多用萬家春酒，此詩亦有之，儋州則絕不用也。查註編入海南，合註從誤。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施註之誤已刪。**次前韻答程之才。和作鼓盆勸學佛，聞之才還，作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聞歸艤到岸，喜不自勝。舉手敬值夜之人，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前本附納。附錄　此詩有我亦霑霈渥，漸解鍾儀四句，因是時郊恩有責降官量移一條，故詩中及之也。查註以悲鼓盆詩作



第二首、編四月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七首、改編。**同之才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作詩。**誥案同游白水、乃正輔歸途之事、今定此詩爲第八首、改編。**度數谷、出金雞渡、至博羅。**誥案象頭山橫亘數十里、其白水乃山背之有源洞、一峯也。博羅在山之陽面、故自白水至縣、必沿山度谷而出、至金雞度舟、繞過山嘴乃達無二徑也。自渡口進湯村、二十餘里可通大艦、而溪多淤塞。公前此亦由陸出山、乃知自宋時已不可舟行矣。**再游香積寺、觀林枿所作碓磨。公歸、和程之才白水山韻并同游香積寺詩。**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誥案正輔前此至惠、其子惟十秀才偕行。此次六秀才亦至、且皆失侍、故云備見孝義。前後分析甚明、以是知同游白水香積之作、皆此時事也。今定和白水爲第九首、游香積爲第十首、改編。誥初以施註原編亦不足信、乃據書中事、將前後各詩逐首檢出、既編定矣、復以施註目錄檢對其前之江行桃花追餞博羅三首、不應編贈王原詩後、二月十九日詩前、其後惟和白水游香積二詩不應倒置、此其誤也。至於大段分合、尚爲不紊、猶存正輔兩至之意。乃知施本亦有所授、非徒漫爲編葺者也。今既改定其前後各卷誤編詩、其不可考者、究當以施編爲指歸云。**聞所議賞勞稅役違赦揞剋諸事、三司皆議行、答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後兩辱賜敎甚慰馳仰。比來數事皆業賜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作寒、萬萬自重。誥案此數事皆有幷格、非易爲者也。推詳書意、乃正輔初至廣州、與傳蕭已有成說、而後至惠、與公定擘畫

此極事補偏救弊、官民兩額、非長於理財者、則措施或不周匝、而後患出也。其事決於面定、故書不再見、而正輔至貴、立以書報、是其事皆已舉行矣。宋行折色、本屬稗政、然尚有任納錢米之令、庶幾餼羊之存也。

時走湖上、觀所築西新橋。

〔附錄〕西新橋乃棲禪院僧希固所築、史夫人施以內賜金錢、蓋公為致之者也。餘詳後條。

聚枯骨為叢冢、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入冬眼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觀作新橋、掩骼之事、自有條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俾羅秘校收其遺者、

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怍、即為達也。又書云、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覼縷。〔附錄〕羅秘校名無考、蓋嘗為秘閣校理、官於海陸二豐者也。掩骼一事、程正輔、詹範皆預、據此書則設立專司、備及遠方、已成盛舉、非偶然湖上而已也。海陸距惠在二三百里閒、羅秘校以是年六月始通問、而掩骼乃合正輔舉行、即是年秋冬事。至此書則作於明年四月中也。今類載於此、餘詳後條。

為文祭之。

本集惠州祭枯骨文云、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附錄〕此文乃程正輔舉行之證也。

建海會院、作上梁文。

本集海會殿上梁文云、經來白馬寺、償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惟我海會禪師旋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為東坡之道友、爰匡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釋迦寶像一



所。瑤階防截、碧瓦鱗差。庶幾鷲嶺之雄、豈特鵝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如日之升、與天無極。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主日增萬鎰、果肴雲散、繞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爲笑樂。【謹案】此文似數月前作、以建院與築池放生並載於一書中、因依書類載。海會禪師詳後。

於院前作放生湖。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犖山間、長一里有餘。此中湖魚之利、下塘當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若牢築下增、永不開口、水漲溢、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意欲買此陂、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見屬百姓、數十千可得。囊中已竭、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便乞附至。【謹案】海會禪師不詳其名、以公北歸所記清遠峽追餞事考之、則過長老也。其放生事、大率命通主之、集不更見。公在惠、餘澤不少、而獨以老人沒用處爲歎、盡其愛民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海惠院今名永福寺、此陂自寺之右、繚繞而達於前麓、左則築長隄、與豐湖爲界、而瀦其中、汪洋瀰漫、皆魚樂國。寺俛瞰其上、近嵐遠翠、上下一碧、皆昔時景狀。惠人則磨窖碑、大書深刻而丹之、表其道曰宋蘇文忠公放生湖。歲時伏臘、則既有崇祠之薦、而春秋勝日、輒舉國逐隊於湖之上、相與放生、游泳歌呼、嬉笑以頌公之盛德。嗚呼、公斯志也、蓋歷劫而不可變矣。

過天慶觀、與許毅遇、題壁。

本集書天慶觀壁云、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栝而別。【謹案】天慶觀在豐湖上、今名元妙觀內。有紫清閣、蓬萊峯、及南宋白玉蟾像。此記不詳年月、今附載於此。

十一月聞有詔元祐臣僚

獨不赦、且終身不徙、作程之才曹輔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又與曹子方書云、公勸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今錄三首奉呈。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爾。東都事畧云、章惇用事、呂大防等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范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今趙彥若已先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補案】元祐中、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諸人、純仁嘗爲救解、故疏中及之也。事畧此條乃二年明堂肆赦事、與公書甚合。但其炎荒非久處地、及明年貶永州句、殊謬之甚。考宋史本紀、紹聖四年二月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同敕。又云四月己亥、呂大防卒於虔州。又呂大防傳云、紹聖四年貶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三處皆合、獨范純仁傳本諸事畧、又改其語云、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申理原放、明年貶永州、與本紀自爲矛盾。此二純仁傳、必刪去炎荒嶺表、明年貶永等句、則在處皆合。不然、則大防自安州赴虔、斷無經行兩載之理。而純仁貶永、亦不符也。本案凡與史文小異、無大關涉者、皆置弗議。此則子由與大防同貶、動搖行譴元祐人全局。立案不能爲史家所泯、故必駁正之也。

九日夜夢、論神仙道術、寄子由詩。王鞏勸公自辯、作報書。本集王定國書云、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爲望。【誥案】公所坐呂惠卿責詞等事、元祐中皆辯雪有案、至謫英州謝表已直認不辭、絕不申理。如更辯、即負司馬光引薦及宣仁特拔之知遇、故率性一擔挑回也。時韓維謫均州、其子爲之申理、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王定國原書雖無所考、大率因此故勸公以爭役不合自明。後范純仁謫永、其諸子亦欲視維子例、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合求歸。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諸子乃止。其事可互證也。

張耒使至、始知坐黨從宜州作書。

本集與張文潛書云、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歎。且審爲郡多暇、至慰至慰。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勝、劉夢得楚望賦何句、景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誥案】是時文潛以公故坐徙、故書有伏讀感歎、且審爲郡之語、非聞話也。非久即謫監黃州酒稅矣。公後與黃魯直書云、文潛在宣極安、此書之根也。

痔疾復作、時作小乘定。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長至伊邇、不獲稱觴、憲據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自至杜門、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

程之才寄和香積詩韻、索觀和陶諸詩。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

老兄要錄何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嵩案】此書乃紹聖二年冬前公已有和陶詩四五十首之確證、雖無一定之詞、然其數要不相遠也。查註三十五卷編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本卷編和陶歸園田居詩六首、和陶貧士詩七首、以上皆有詩敘可考者、計三十三首、顯與此書四五十首之說不合。分編和陶、固屬不易、然紹聖二年乙亥以前則以此書爲據。四年丁丑以前則以子由和陶詩敘爲據。立成間架、檢出明載詩敘之作、而考其散碎諸篇、要亦不難辨別。乃查註明見此書此敘、以元符戊寅己卯兩年中諸詩較少、率以丁丑和陶詩填實之、因不載此書及子由敘。然其編入和陶未可遽謂其非、以不編則事跡年月多有脫畧故也。合註明知查編與子由詩敘不符、若以此敘置儋州卷、其誤立見、特遠置揚州爲從編之地、自蓋其跡、又以不可分編委誤於查、其失均也。今已考定二年所作之和陶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陶己酉九日詩一首、改編本卷。通前查註已編各詩、計四十七首、適在四五十首之間、並皆確實、無所遷就。詳玩書意、公或不及五十首、故云爾也。

以表忠觀碑寄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析人送到表忠觀碑背作五大軸、送上老兄。請掛之高堂素壁時、一覽之。附顧君⑥

十二月、法舟自成都至、求惟簡塔銘。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顧據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法舟者、遞來相看。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也。

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橐無一錢、塗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是、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百藥不効、其戒又嚴、於魯直且日戒一日、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隔絕書問難繼、惟



倍祝保愛。不宣。【誥案】是時秦少游坐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章楶送酒書至、而酒不達、作詩答張大亨書。**本集與張嘉甫書云、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苟細繳繞、竟亦何用。雖卽明識其妙用、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十九日公六十生朝、有述、過作和詩。**斜川集次大人生日詩云、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遠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苦卽救志所幸、豈擇富貴與賤貧。入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獲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爵祿薪、琢磨功行真人郤。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隱荊榛。飛騰閶谷不可馴、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純、泠然御風歸峨岷。【誥案】公詩本集不載。**南華寺重辯專使來賀答書。**本集與重辯書云、忽辱專使手書、生日之餉、禮意兼重。照緣道力、少安晚境乎。銘佩之意、非筆舌可究、惟為法自愛、不宣。**子由以石鼎為壽、作銘。**本集石鼎銘敘云、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軾生日之餽。銘曰、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砮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誥案】子由生日、公以餽遺、作為詩文、而

子由和穀者甚多。若公之生日、而因以唱和者、欒城集無隻字。之**作小圖五**

考。本集所見者惟此。銘亦不詳何年事也。今附載以補其闕云。

詠、雨後行菜圃諸詩。撰中和勝相院惟簡塔銘。本集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疏者。嘗施藥、所活者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

遊豐湖、至逍遙堂、棲禪寺、作詩。爲祖堂作資福寺舍利塔銘。本集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敘云：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俱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爲舍利塔、合符契。堂喜、遂并



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坡置閣上。**吳芘仲獻歸鳳賦作書**。本集與吳秀才書云、人來領書并示歸鳳賦、與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顯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羅浮山志云、吳復古子芘仲、能文善書、嘗作歸鳳賦、軾甚稱之。**答杜輿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貶竄皆愚暗自取、罪大罰輕、感恩念咎之外、略不置胸中也。得喪常理、正如子師及第落解爾、別紙所諭、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戢之。**資福老柏再生贊**。本集東莞資福寺老柏再生贊云、生石首肯、栽松時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畱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死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題過畫偃松屏贊**。本集偃松屏贊敘云、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鬚鬚。方春不知、沍寒秀發。禱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命過作思子臺賦**。本集思子臺賦敘云、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illegible]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遺文墜稾、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是其文不應亡也。但老泉集中無集引題記可檢，其爲未嘗收拾可知。此蓋有志未逮，而史復陵夷，遂至不可考耳。公以不獲傳其文，王欲傳其意，聲消跡滅之後，卒以不傳傳之，其篤於先友之義至矣。

孫立節病沒，遺言以玼琯合寄公，其子勰專使至，答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身文節推遜捐館舍，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幹勤苦，即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感噎。自聞變故，即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然不敢傳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玼琯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密藥、果等，一一捧領，感怍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某謫居已逾年，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請爲惠人。志康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竄迹中，惟欲親故斷絕，則孤危俗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

并得李格非書。本集與孫志康書云：李文叔書已領。東都事畧云：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也。舉進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嘗爲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家。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嗚呼！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

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破於金人、以爲知言。格非後爲京東提點刑獄以卒。【案】李格非爲公之門人、而本集詩文記說偶無一字及之、惟前載答孫志康書內有格非寄書過一語、特摘出立案、用表其人、其所爲名園記一卷、毛晉收入津逮書中。

作松風亭詞。斜川集松風亭詞云、亂一水兮清泠、絕塵市兮郊垌。聲松風之參差、忽飛構兮危亭。悲風來兮號滄溟、寒月出兮款戶庭。聽萬籟兮發無形、感竅歲兮物彫零。簫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靄疏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晝長扃、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囹圄。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游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驂鶴兮駕鳳輧。願執鞭兮展軨、愧凡骨兮羶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僧醫。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硎。【案】自舍利塔銘以下九條、皆惠州作、年月無考、附載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澀：當作「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②澀：當作「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八《與孫運勾書》。

③一：當爲衍文，見《東坡全集》卷八四《與程正輔提刑書》。

④「鑑」：上當脫「大」字，見右引書卷三《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⑤税：當作「私」，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四《與程正輔書》。

⑥附顧君：此處節略不當，據右引書，原文爲「附顧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訝不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哲宗〕紹聖三年丙子、公年六十一。是年正月、韓忠彥罷。二月、龍合祭、問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三月、皇弟佶封端王。禁中屢火。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貶范祖禹賀州安置、劉安世英州安置。用劉婕妤、章惇、邢恕、董敦逸及內侍郝隨謀、搆內廷巫蠱獄。九月、獄成、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哲宗〕仁宗親政、用呂夷簡謀罷張耆、夏竦。郭后曰、夷簡亦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出夷簡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而夷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使刺探而得其故、遂怨后。及再相、創廢后議。仁宗疑為天下後世譏、夷簡力主漢光武廢后事、且應臺諫有言、令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廢后為玉京沖妙仙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盡貶逐之。夷簡遂廢后、王其納、路市恩、則王曾屢攻之。凡此皆姦臣之尤者所為。史以仁宗初立、天下晏然、不列姦臣傳、而論者亦以呂氏之盛、僅謂夷簡用智數、殊不知惇之所為、皆夷簡開端。其用內侍以廢后、亦夷簡導之。且惇與孟后無怨、而廢之出自哲宗、惇但迎合以成其事。仁宗可不廢后、而夷簡以務報私憤廢之、后所奏夷簡姦狀昭然、史冊若因是而貫禍坐廢、則凡為后者、皆當緘口以保位、而古后妃所謂脫簪珥以諫者、皆不可為訓矣。惇固姦然、嘗言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使竟用其言、而天下幸無事。其子援持亦以庸碌取相位、樹其恩私、浮沈自保、則惇之姦狀當沒去大半、即與不列姦臣傳之夷簡、又何以異。而



援持且得如呂公著、取美傳於身後矣。況當日之能平蘊患而收復諸賢者、以在仁宗之世耳。如在紹聖卽與呂大防、范純仁等之非死卽謫而始終不保者亦何以異。是夷簡卽章惇、而章惇卽夷簡也。范祖禹嘗以禁中覓乳媼謂哲宗年幼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又疏勸宣仁、保護上躬、言甚切直。劉安世亦言、尚未納后、寖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宣仁窮詰其事、乃知出劉氏所爲。此時旣因劉氏廢后、自應更貶二人、坐以離間兩宮之罪、肳絡甚明也。

正月一日、博羅火颶一邑皆燼、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爲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衆所知也。百姓皆露宿沙灘、可知茆竹皆不可得。黃蕭肇畫得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在式假、自不當坐。此颶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及存撫被裁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闕牒漕司依實支破、仍專委黃推官點檢及覺察科配。

五日、與法舟夜坐、謂不二法。本集記與舟師夜坐云：紹聖三年正月五日、與成都舟闍黎夜坐、飢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附案：此記本集譌作二年、今據後條改正。

作新年詩。十二日、書惟簡塔銘、作跋。本集跋寶月塔銘云：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聞程之才將召還、作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伏承嚴茲新春起居佳勝、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又書云：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

之計。意欲結茆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令長子邁來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兒子一房來。次子迨且令試法赴舉也。【補案】公以四月復遷嘉祐寺、及邁授仁化縣、并般挈過一房至惠、皆伏根此書中。其卜居之意、亦權輿於此時。蓋爲章惇編勑終身不從之奏所誤也。

和陶淵明詠二疏、三良、荆軻詩。【補案】以上三詩施註和陶卷與形影神釋三詩並編歸田居詩後、爲惠州作。查註據此並編本卷丙子、考王註和陶類六詩前後分列。紀年錄以形影神釋三詩爲海外作、確有所據。今從紀年錄改編之外、此三詩仍二註之舊云。

法舟辭歸成都、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北從已絕望作、計久矣。寶月師孫法舟來、子由有書今附舟去。寶月已化矣、舟甚佳士、請論通貫、可喜可喜。開歲忽將一月、瞻望無時、臨書悵惘。【補案】此書法舟以正月杪離惠、復至筠州、子由因有惠州求銘還過高安之作、而和山海經詩次其前、則公之作山海經詩、信上年秋後事也。

二月、程之才召還、書和陶淵明飲酒二十篇寄之。本集與程正輔書云、近鄉僧法舟行、上狀必達。兄欲爲陶體詩、寫揚州日二十首寄上。未由會合、日聽召音而已。【補案】法舟之行、開歲已將一月、此二月初間書也。自後不復有書、則正輔已於二月去任、而其蹤跡亦不可考。遠公北歸、既度嶺而正輔、德孺、懿叔以金二百濟公道中、辭不受。可見未嘗不通音問。特本集闕如而已。

八日、與黃蘗、靈穎過逍遙堂、問何宗一疾、并和劉湜峽山寺所寄詩、寄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居使君仁厚君子也、極業他照管、仍不輟擔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淒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

如何。

三月六日、書栁宗元南礀詩跋。本集書栁子厚南礀詩跋云、栁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也。紹聖三年三月六日。

曇秀來自端州、贈詩、并和郭祥正送游隱靜。附錄贈曇秀和郭功甫韻及送游隱靜二詩。施註原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卷三十九乙亥三月、前合註從誤。本集與曇秀山光寺送客詩跋云、後五年、秀來惠州見尋。公以元祐壬申帥揚、計至紹聖乙亥僅四年、蓋曇秀到在丙子也。此二詩確為惠州作、凡留十日而去。是冬復至惠度歲、時方往游隱靜、故別去也。茲改編丙子春杪、與其再至情事無不脗合矣。

記曇穎說黃連法。本集服黃連法云、丙子寒食、寶積長老曇穎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年八十餘、老於廣州、鬚髮不白。自言服黃連、故不白。

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乃古白鶴觀基也、將築室其上、和陶淵明移居詩。附錄白鶴峯倚江上、沿江為城、就其石腳、破礄入水及數壁峭拔之上、築為城址、攔而入之。峯頭土體似築城、取土刨平其頂、故有此數畝地。舊為白鶴觀、則公得之故老傳聞也。地四面皆陡下、其右之後為翟逢亨居、雖在峯頂、而其址已低數尺、由左以及後之麓、皆縣治背後所連屬者。峯頭僅此數畝地、左右稍廣、而前後則險。今雖改其舊制、然故跡猶可考也。傍由朝雲祠以入、有屋三間、榜曰睡美處、以為報先生春睡美句得名、此載於歸善縣誌者也。喬柯古木、園繞四際、上下一碧、為祠中勝處。乾隆乙卯、嘗親至其處、嘉慶辛未再過、已有妄人割佔入廨、塞其祠所過之門、為自後代者無非俗吏、則視為固有、所樹闌地任意改作、已不辨祠之舊址矣。此數畝地、公以己資買於惠人、則見於與毛澤

民之書。其造屋也、所有材料工錢、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亦明載與聖辯書內、無少愧於民與官也。公既去、邁過兩房尚居其中。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公至廣州、邁始棄其屋、從公以去。惠人以召伯所茇而愛及其樹、即所居爲東坡書院、以祀公、相守弗變。越三十二年紹興壬子冬、虔盜謝達陷惠州、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居、烹羊致奠、羅拜堂下、秋毫無所犯。其後歷代相仍、惟有葺築、不加翦伐。詎寇賊之所不忍毁傷其薪木者、而乃見奪於縣官乎。且誌之所載、皆地方公事、凡　朝廷恩澤教化、官司奉公守法、彰廉警惡、勸風厚俗、悉在其中、縣官亦不當弁髦視之也。予由在雷、貫吳氏東樓以居、公未嘗過之、有司猶求得其地、即樓以祀兩公、而託言公實同居月餘、登之郡乘、繼又拓爲崇祠、至今弗改。又嘗訊之儋牧、則黎獠之俗化爲禮義、城南桄榔之下、肸蠁依然、雖助築之載酒堂、亦尚葺而新之、不欲没公之舊。何賢不肖之相遠若此乎。特記於此、庶仁者知所愧作、而因以復之也。

規貫地爲德有鄰堂、思無邪齋、而左爲寢處庖湢、凡二十間。本集與重辯書云、行館僧舍皆非久居地、已置圖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又與毛澤民書云、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州未能至耶。又與王敏仲書云、某爲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爲一空。【明案】公手書堂齋二榜、字極大、榜亦寬闊、今懸於祠、適相稱、是當日屋之高廣、署與今同。此峯高約四丈、自地歷百餘級、即祠門也。中爲德有鄰堂、方井大數尺、當兩楹之中、以欄扶之。後爲正室、以祀公、而肖過像於左、皆三間。其後即縣治也。自峯至地、右繞出城、凡數百步之江口、今居民皆取汲於江。考公和子由所居六詠、蓋初意亦擬食江、後以不便、而又復爲井、



事在新居覆尾之後必不掘於堂中也據王註云井在德有鄰堂前相其地勢公當日爲屋二層其前三間爲門戶以處僕隸中爲廣院後爲堂三間堂前雜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諸樹既欲植此必當有其地也其自門升堂亦無中隔一井之理此蓋堂門二層舊址向偏右一丈數尺而井在院落之左花木之下其左較寬則爲居室庖湢之處其右就山爲城牽前角稍闕後爲思無邪齋與翟部相接周以廊廡計二十間此公新居圖樣限於地勢遂以榜井無可移易也其後建祠以守祠僧居左無須多地故移於左者一丈數尺而井當其中改祠爲三層則前層更出故祠門之外廣不及丈而其勢陡下中層適當院落故覆井於堂中此其中路也左既隘故僧寮數層稍窄右增祠故朝雲祠睡美處思無邪齋榭比其中而齋包於外獨與翟居並又於齋之外建快哉亭直接城頭過路而以雉堞爲欄循此祠之圖樣也翟居數層甚微隘址低數尺蓋峯頂地盡處也其門前僅一路路外即陡下必循牆以達齋之前層過快哉亭從城頭而落無二路也問其後人則祖居僅止於此問向亦城頭落乎答以不知復相其處蓋峯之右皆陡下亦如其左故成峯形與城頭不連者四丈公原地界在今齋址之中界外尚有路直達於前公垣其右當視翟門稍進而留其垣外路數尺俾翟循垣以達新居之前否則翟無出路矣據此則公之齋當背翟居而其前與堂同向後人於今之齋前累數丈土直接城頭建快哉亭三間其上以收江山之勝因以齋轉而向江且盡其路以爲齋址遂并垣外舊路圈入祠內使翟自齋之前層由快哉亭以出其勢然也今祠僧但闢齋之前屏以爲限而置快哉亭於外諸書寓齋中每淸曉未起飭僕盡闢前屏則數百里間江山雲物明滅變幻之狀紛來閣下輒臥觀之盡其胸臆日則飯於亭之上或往來於城堞之間樂其勝

槃公乃見亭之左右皆低窪就下，而後悟培其址，以爲亭也。辨今昔之同異，信莫有易此者矣。**使王皐鳩工、蔣親庀材於河源。**本集與程全輔書云：過河源日，押木匠作頭王皐暫到郡計料數間屋材。將生斫木，亦告略篤之。又與林天和書云：豐陸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與押送來爲幸。〔謹案〕公營屋諸事，詳具前五書中。所建營房、斫木陶瓦，諸有成算，似皆王皐估計與蔡無誤，故此日復使之略如其舊章也。

四月，食東堂將軍蒳，作詩。二十日，復還嘉祐寺。本集遷居詩敘云：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又與重辯書云：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謹案〕是時程正輔去已兩月，固當再遷，而急急於此者，則以營屋故也。蓋是時船橋未成，猶以竹橋爲渡，必沿江半里渡橋，入縣城，經水東街二里餘至白鶴峯。若自合江樓放船峯下，遠近相等，而江風不定，亦難時作往復。惟嘉祐寺即在峯後半里間，今之民寮土廟荒榛叢雜處，循坡陀小徑而至甚近，故復歸於寺也。**作遷居詩、上梁文。**本集白鶴新居上梁文云：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斎宮，號稱福地。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遶牙牆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牀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今者既興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鵝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兒郎偉，抛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兒郎偉，抛梁西，翩翩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長堤。兒郎偉，抛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



柑。兒郎偉、抛梁北、北江江水繞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兒郎偉、抛梁上、璧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渺空山隘雲仗。兒郎偉、抛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羽化。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福壽。

和陶淵明桃花源詩。【詩案】此詩施註和陶卷置卷末、查註因編庚辰、合註從誤。據石刻公書此詩敘遺卓契順、後云紹聖三年。歲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蘇軾錄於惠州白鶴峯新居思無邪齋、以遺卓契順。是時方營新居、故即云新居耳。又其詩敘末較各註本多九字、云故和桃源詩、以廣其說。由是考之、有此敘即有此詩、且尚在紹聖丙子四月前之作。今改編於此、庶有依據。公後自海外歸、尚問卓契順安在、見於與錢濟明之書、則是時寄字與之、亦必有之事矣。

五月五日書天蓬呪。本集書天蓬呪云、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鄧蓀光云、令日令月皆甲午、而午時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呪。予嘉其意、乃爲書之。

程儒來謁。本集與程全輔書云、令子先輩辱訪、客衆不及款語。又書云、令子先輩新詩筆力益進、家有哲匠、何復下問乎。【詩案】程儒乃程天倅之子、本集作程秀才、年譜作程儒、合註疑儒即天倅、非也。公後與書、有僧舍慶會、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之語、是儒之屢至、正復歸嘉祐寺時也。公渡海後、獨天倅父子時致饋問、故表出之。

爲周彥質題循州默化堂榜。本集與周文之書云、業寄示書圖及新堂涵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淤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

用此道故用默化名此字。如可用、便請題榜也。嵒案此榜今在惠州府廳事、款署紹聖丙子年仲夏月、粵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題。公親筆也。文之麗循。公有詩送之、且與王敏仲書云、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塵清覽。是其去審矣。後在海南、復與文之書、且託致林行婆香。是文之又復在惠、疑其再守惠州自移此榜也。如謂沿革之故、則今之龍川即州治、榜必不動也。乾隆乙卯屢過惠守、既投刺、則與止庭下、以俟其通、必仰覩此榜、榜良久、白質黑字、波畫如新。其揮灑自得之致、躍出榜外。榜雖古、無少剝落。嘉慶壬戌、提刑使者往督軍儲其中、因再至其地、則此榜字形全失、如人患腫脹、垂斃非復平昔豐顏駿骨、怡神語笑時也。蓋惠州素無鐫刻木石字工、有守性盜而好事、欲署己名重修、其後使漆工治市井牌扁者爲之、雖青蠅暫附、而白圭畫玷、不可磨矣。

翟東玉赴龍川求秧馬法。本集題秧馬歌後云、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嵒案此條不詳年月、今類載循事之後。

二十七日、過水西買筆。本集書買筆云、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六月、江岸船橋成、名東新橋。湖岸樓橋成、名西新橋。公嘗助施犀帶、及子由婦史所得內賜金錢、作兩橋。詩。過赴河源、訪馮祖仁、曾孫親斫木。本集與曾子方書云、小兒數日前曾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爲勞冗。嵒案馮祖仁、湞陽人、時爲河源令。公後北還、重過於韶州、祖仁在憂中

迎奉甚厚。其綢交之始、當在過答所木時也。**閩漕授仁化令、將般挈南來、作重辯書。**本集與重辯書云、兒子赦仁化令、想與南華相近也。又書云、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九月中、**陳**兒子般挈南來、當一謁祖師、遂獲瞻仰、爲幸也。伏暑中、爲衆自重。不宜。**師錫尊使至、答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溽、起居佳勝。始聞出使、畿甸旋又移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滯、得喪毫末、本不足云、但根材用不展、有孤天授、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獻謫居粗遣、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㪺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萬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王庠王庠尊使至、答書。**本集與王庠書云、某忝姻戚、末由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記。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似。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也。蜀粵相望天末、臨書悵惘。又與王庠書云、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爾、眞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更請熟慮。今謾作一書、若果行、郎攜去也。**并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某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故爲作書。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七月、歸翟東玉採地黃於興寧。**本集與翟東玉書云、吾晚學道、血氣衰耗、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

此藥、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以二八月採者、真欲烹爲煎也。**作擷菜詩。五日、朝雲病亡。**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雲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如偈以絕。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答章楶慰書。**本集與章質夫書云、近承手書、以侍者化去、曲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偪力幹辦、尤爲疲勤、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不覩。荷公憂愛之深、恐欲知其畧也。**過自河源歸。八月三日、用朝雲遺言、葬於豐湖棲禪寺東南松林中、**[illegible]棲禪寺、泗洲塔、朝雲墓、放生湖、海會院、皆在湖濱、而各占一坡、若連若續、不出二里餘也。自惠洲西門之外、過橋隄沿豐湖而北、至棲禪寺。寺面湖負山、山之左折出一坡、則泗洲塔峙其上。塔之左又一坡、則朝雲墓在焉。墓之左一坡爲殿坡、盡郎公因舊葺築之隄、以界豐湖與放生池者、長約半里餘、隄盡則海會院也。其自棲禪寺歷數坡谷、皆摺疊詰曲而行、最爲幽勝。在寺不知有塔、登塔不見有墓、至其墓上、坡巘又復障蔽。塔甚近、微露上級、風過則鈴語悠揚、與松楸相答、淒然欲絕。公自埋銘之後、輒不欲至湖上、蓋郎主之悲、誠有不堪禁此者矣。**刻銘以祔冢。**本集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常從比邱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寺僧建亭覆之、榜曰六如亭。**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



雲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嚴案】公墓誌及悼朝雲詩敘、皆無六如亭事、惟見此書中。公在惠、未嘗與李端叔書。以上二條、皆從北歸書內摘錄。亭屢圮屢葺、今仍覆墓上。舊榜是否公書無考。

六日夜風雨。七日、寺東南見巨人跡。九日公與過往觀、題寺壁。

本集題棲禪寺云、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夜於寺設供、作薦朝雲疏。

本集惠州薦朝雲疏云、千佛之後、二聖為尊、號曰樓至如來、又曰師子吼佛、以薄伽梵力、為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羣品。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咸靈如在。軾以罪責、遷於炎荒。有侍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躁、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眾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徧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不論幽顯、凡在見聞。俱證無上之菩提、永脫三界之火宅。

并作悼朝雲詩。九月、詹範罷惠州任、方子容來代。

【嚴案】詹範罷去無考、據本集丙子重九第二詩有坐間兩使君句、則是日同作展陽之台、正其相代時也。但別本作坐閣兩使君、考第一詩有鄰家饋鼉蛇亦復強取醉句、乃自與其客登白鶴峯與鄰家野飲而作、與坐閣為合。若作坐間、則新居未成、必不與兩使君會此也。且此句之下、託為論說以終篇、無一字敘同游之事。用坐閣貫下、通體靈活。若作坐間、則向兩守作無聊之歎、意味皆唐捐矣。今已更正此字。然如是論定、則兩守相代、當為秋間事。至九日而詹範已去、故云坐閣兩使君也。茲仍載九月者、祇能據詩載九日之前、以記大略。

前則存疑、此其例也。

九日、登白鶴峯、縱菊未花、與鄰家强醉、作詩。既還、作補龍山文。

本集補龍山文敘云、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道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因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箕踞。陸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按此文前爲嘲、後爲解嘲、蓋二篇也。

十月梅開、作西江月詞。

本集梅花詞寄西江月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illegible]檢討沐隱筆記云、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雲詩。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

和陶淵明乞食及和胡西曹示顧賊曹詩。

按此二詩施註和陶卷並編、查註因並編海外作。海外年荒米缺、時有匱乏之憂、甚至欲學龜息、以不食與乞食。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句不合。其和胡曹示顧曹詩、以長春花與比、與梅花詞同一感悼、故云誰言此弱質、對何餘清悲也。今定爲惠州作、並編、則仍其舊云。

和子由所居六詩。章楶罷廣州任、作送楶書。

本集與章質大書云、伏承被召、移漕六路、與論所期、雖未



厭滿、而脫屣炎州、歸覲闕廷、茲可慶也。某謫籍所拘、末由攀餞、北望旌馭、此懷可知。伏冀若時爲國保重而已。謹奉手啓代違。不宜。【補注】東都事畧、章楶、知廣州、後又知滑州、頗著遺功、不載移漕六路事。據此書、嘗由漕使知滑、可補事畧之缺。

王古來代。宋史云、王古字敏仲、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京嘗臣欲用元豐人額擢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從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

周彥質送栗米作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惠栗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米五碩、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飲一勝、并舊有者、已足年計。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作可知也。食米已頒足令、附納二十千、省還宅庫。足外餘緡、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歎飽、遂可硬飽矣。淅中謂飲酒爲軟飽、僕有詩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以代相對一笑。【補注】公前有九月兒子般挈來此之說、以合此書、則當作於十月。以粵中梨栗考之、則亦十月書也。致食米二十千省、計足錢十五千四百、所得幾何。又欲以惠米爲醲、宜其不足用也。公亦姑爲是說、以謝其厚意而已。非久、吳子野、陸惟忠、曇秀並至、酒遂不足年計、而食米亦竭、此又預計之外者也。

聞海上道人論神守氣訣、作詩。十一月、吳復古、陸惟忠來自高安。本集書陸道士詩云、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謂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游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補注】吳子野、陸惟忠及曇秀之來、年譜雜載七九月前、非是。今以後事考之、乃十一月至也。

曇秀來自隱[illegible]。本集書曇秀詩云、予在廣陵、與晁无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

客去、予醉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其事。

惟忠得瘦疾、骨見衣表、因言陳太初解去事。今適得美石如黑玉、謂曰、予死、當以是志予墓。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惟忠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又海南記陳太初尸解云、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爲復古作遠游菴銘。本集遠游菴銘敘云、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倚不佼、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游、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三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俛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游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游。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補注熙寧丁巳、公與子野始遇於濟南境上、至是二十年矣。欒城集贈子野詩自註云、子野與藍喬客於曾魯公家者最久、其事當在嘉祐治平間、則子野之遠游已三十五六年、文內必無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之句也。此乃刊本落去三字、今已補入。

爲曇秀作夢齋銘敘。本集夢齋銘敘云、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衞玠問



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想①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予由為之銘曰、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為。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欒城集夢齋頌敘云、曇秀上人游行無定、子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誥案】公所載銘、即子由所作頌、然公方作敘、子由何由知而先頌哉。合觀兩敘、久乃得其故、蓋公向已為作夢齋榜、俾所至懸之、未有說也。曇秀過高安、子由為之頌。公至是見之、復伸其頌中所蓄之意、發而為敘、因改頌為銘、而棄其原敘、此倒裝之法也。公不及此、故幾於兩歧。又前二十四年為熙寧癸丑、公倅杭州、以賑饑至蘇常兩郡。曇秀初見不詳何地、後二見亦無考、再後則見於揚與惠、敘為惠州所作審矣。

復古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斜川集戲贈吳子野詩云、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蔥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惟忠曇秀皆作、公和過詩。**

王古來訪及物事、議引蒲澗滴水巖水。本集與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山野拙訥、好為勤身

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所損多矣。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滴水巖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得租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此為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喜捨之心、料非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折簡招之、可也。謹案此乃杭州六井法、以其遠近有別而變通之。公嘗與鄧守安共論、非彼之創見也。劉王山井即越秀山九眼井、相傳趙陀所鑿、至今日汲甚衆、味與他井稍勝、亦鹹水也、但取其不竭耳。據此書、其井始於南漢、當日有玉龍泉之禁、而宋仍其陋、故貧下無由得。又考其地為南漢呼鑾道、或在圍禁之中、而宋因之、以為官司廨宇庫藏倉廩之處。公不議弛此禁、蓋必有其故矣。今則五層樓下、前後山泉十餘眼、擔者相望於道、此井則水之下者矣。

二十日、為方子容作野吏亭記。本集野吏亭記云、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紀年錄、是年十一月二十日、作野吏亭記。惠州陳堯佐詩碑云、野吏亭新成、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野吏廨公堂、開軒出郡牆。殘花炎帝圃、斜日尉佗鄉。疊巘分諸粵、重江截大荒。耕桑叢聚落、烟火漢封疆。雲勢飄蓬島、天形壓夜郎。扁舟閑得侶、嘉樹遠



成行。海雨千林暮、春風百草香。人家浮浩淼、鳥道沒青蒼。爽塏吟魂健、虛明夏景涼。他年重迴首、牢落愧甘棠。太常丞知軍州事陳堯佐寄題惠州野吏亭小詩二章。羅浮山下郡、樓閣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山好曾留句城高復創亭。登臨千萬景、詩與畫爲屏。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事陳堯祖跋云、故相穎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溪山景物尤勝、建亭於城之上、目日野吏、作詩。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復作詩寄題是亭。未幾、位正台席、時或捜賓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亭爲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於茲矣。皇祐五年、仲通假守茲郡、治亭舊基、以前之三章第刊於石。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黃仲通述。至和元年十一月三日立。

十二月一日記陸惟忠硯鏡。本集書陸道士硯鏡云、陸道士蓄一硯一鏡、皆可寶。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卻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書對韓柳詩。本集書對韓柳詩云、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嘗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逢亨、作詩。【合註】此二詩並以林行婆翟逢亨分起說、詳後載二鄰條下。又據聯云、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是作詩之時井未興築、已。詩林翟二鄰共汲此井矣。此二詩固當編鑿井詩前、然相距太遠、即亦非是。施註原編九日詩後、時新居尚未覆瓦、與欲成之說究爲不合。查註移於下年之首、合註引七集謂施編極當、皆無根之說也。考新居畢

工在下年二月，公於是年十二月七日與程全父書已云新居成，此題新居欲成，改編十二月七日前則近是矣。**林扑以花木至。**本集與林天和書云：雨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父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爲媿。【附錄】此書，林扑乃深得牧民之道者，故雖花木之微，其用意亦不苟也。**七日、復求之程天侔。**本集與程全父書云：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础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荔支、楊梅、枇杷、松、柏、含笑、梔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附錄】移樹之法，必如其原向，則陰晴向背，枯木移時，雖失之地，而猶得之天，易於培養，故云書記其東西也。然移大樹亦不難，凡樹根之中，有一根直穿地心，此命根也。先去一面傍根，並斷此根，仍以土培之。次年則去其對面者，三年則以指南準之，記於樹身，而後去兩傍根移之，無不生者。公非不知此法，蓋并此三年不能待耳。**和陶淵明酬劉柴桑詩。**【附錄】此詩施註和陶卷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和劉柴桑詩後，并作一題。合註據陶彭澤集，一爲和劉柴桑，一爲酬劉柴桑，分列二題，其並編則入丁丑，初至海南作也。今考王註和陶卷，酬劉柴桑在前，和劉柴桑在後，並不連屬。又考和劉柴桑詩乃儋州卜居之作，當改編戊寅。其酬劉柴桑詩乃白鶴新居時植之作，當改編丙子。彼則經營況瘁，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詩之氣味亦絕不類也。又酬劉柴桑有窮冬出甕盎句，與林扑送花木事相合，當作於此時也。茲爲改編，餘詳卷四十二總案和劉柴桑條下。**八日、與復古、陸惟忠、翟逢亨、曇穎皆在座，試曇穎谷董羹，記惟忠詩。**本集書陸道七詩云：江南人好



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掘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飯食雜烹之名、骨董羹坐客皆稱善。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骨董羹鍋裏撅窖盤遊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為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嚥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誥案】汀秀才因程天侔父子識公、後在海南尚通音問、借遺其名耳。

判倖酒狀。

本集判倖酒狀云、道士某面欺主人、傍及鄰生。側左元方之叢、已自厚顏偷西王母之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醸。【誥案】公嘗與陸惟忠書云、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據此則在黃時公已知其不飲、特以此戲之耳。鄰生乃翟逢亨也。

十九日生日、過作詩。

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疇昔東華典秘藏、於今晻曖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還謎、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尋。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窮寓三年瘴海濱、單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媼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時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華等幻塵。

王古作管引蒲澗水、再議通塞事。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也。【誥案】公杭州所築西湖堤、實長六里。公自云長八百八十丈、今自蒲澗出山、由平陸直達東郭、僅長十里。以前數準之、則一千五百丈也。每大竹一竿、去稍可得一丈五尺、凡千竿而一管之數。足五管則五千竿也。公前云二十里間及歲得萬竿抽換者、本乃約計之詞。此則王古已量度估計以核實、併公要不出五千竿也。觀前後書之數、忽減其半、則其中有實事在審矣。實

者勇於立事，苟聞便民之舉，輒不隔宿而行，故動手完工，民生已沾實惠。若庸流當之，則論議紛如，中情惶惑，每竭蹶數月而漸以寢閣。此其私欲多而顧慮重，但取資其口角，而太非實心爲民，盡比比矣。王古乃祐之曾孫，旦之孫，素之從子，靖之子也。自宋興以來，王氏累以其豐功偉烈、盛德厚澤、精敝其全盛之世，而古猶能於末流衰邑之時，奮其事功，經略嶺海，雖終不見容，卒入黨籍，抑何王氏之多賢也。夫以韓琦而有孫侂胄、文彥博而有子及甫，皆釀爲亂階，隤其家聲，至范仲淹之孫，而純仁之子曰正平，富弼之子曰紹庭，則又滅跡消聲，僅以保其前烈。若古者，庶幾後先炳燿，克邁前光，而與其盛衰相終始，是則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二十一日，爲吳復古書李承晏墨。 本集與李承晏墨云、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眞，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矣。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眞物也。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記墨秀所藏龍尾硯。 本集書墨秀龍尾硯云、墨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澁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似拱璧，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墨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題容安亭。 本集記容安亭云、陶靖節云、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寄董辯書。 本集與董辯書云、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漸覺此身輕安矣。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二十七日，與吳



復古夜坐作煨芋帖。本集記惠州土芋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肌。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乃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饑、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爲書此帖。

攜李氏潛珍閣銘。本集惠州李氏潛珍閣銘云、繄九淵之神能、物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尉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龍龕。岌飛甍與纖柱、栖清江之漪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莽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兮南征其萬里、友魚蝦之與蜒蝠。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述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歸善縣志云、李氏山園在郡城南龍塘、宋瓊州安撫使李思純之別墅。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臨江有閣曰潛珍、蘇軾爲銘。【誥案】公後北歸至廣與、黃數言書云、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此即潛珍閣主人思純之後也。此文年月無考、附載於此。

紹聖四年丁丑、公年六十二。是年正月、李清臣罷。哲宗切惡元祐宰執、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章惇上言、司馬光等已追貶、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暨罪示罰。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於嶺南、貶范純仁、劉奉世、王汾以下凡三十七人、降文彥博太子少保。閏月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中書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履尚書右丞。徙范祖禹高州、劉安世賓州安置。

正月四日、爲曇秀作黃庭堅草書跋。本集

跋黄魯直草書云、吳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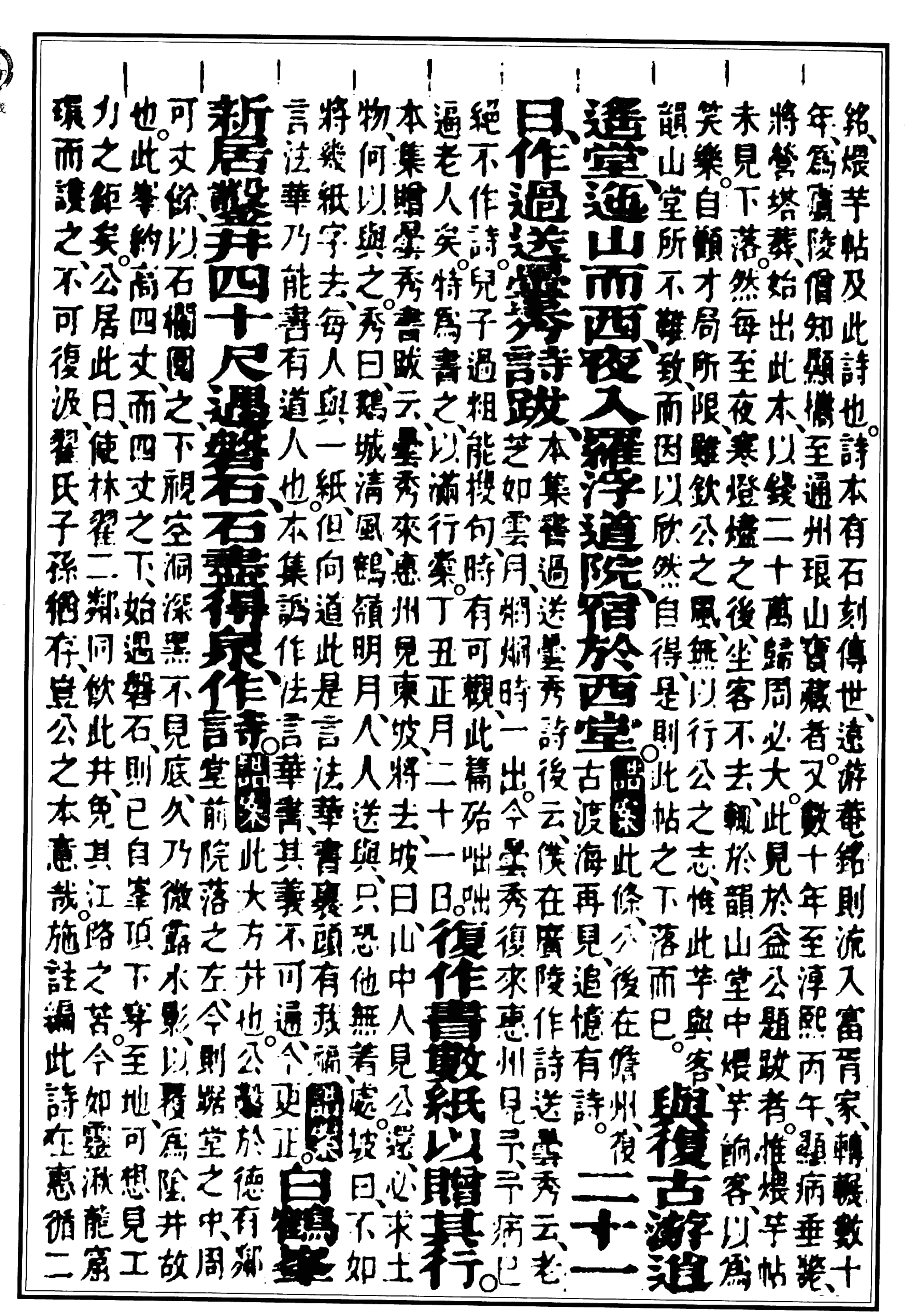
六日、再作劉季孫詩跋。本集劉景文詩跋云、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吳秀學道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予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屬王古請折支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爲起宅子、囊爲一空、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節推處、託勸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爾。告爲一言於志康也。【謹案】此項折支券、即寧遠軍節副俸料也、以此券請得折支物、更須赴市變賣、得值十僅有其三也。然自紹聖二年五月以前俸料、尚不得請、是責官之折支亦幾於具文矣。

及林醫補闕。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頗精、一郡賴之、欲得一博士助教名目、而本州無闕、不知經略司有闕可補否。【謹案】宋時帥臣惟河東陝西嶺南路、爲經略安撫使兼都總管、統制軍旅、凡機速邊防、士卒抵罪、並聽便宜裁斷、所以重帥權、服羌夷也。時王古知廣州兼嶺南路、其經略司雜職數倍於州、醫官其一也。

閏月、遣過自虔州溯龍南江、至方口出陸以來、遣邁迎於循州。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長子邁將來、已到虔、近遣幼子過往循迎之、閏月初可到此、老幼復得相見、一幸事也。又與蕭朝奉書云、兒子邁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

十九日、爲吳復古書神守氣詩。石刻詩本云、丁丑正月十九日、錄示子野。【謹案】吳子野在惠得公手蹟、其可知者凡三、遠游菴



銘、煨芋帖及此詩也。詩本有石刻傳世、遠游菴銘則流入富胥家、轉輾數十年、爲寶陵僧知顯攜至通州琅山寶藏者、又數十年至淳熙丙午、題病垂髮、將營塔葬、始出此本、以錢二十萬歸周必大。此見於益公題跋者。惟煨芋帖未見下落。然每至夜寒燈爐之後、坐客不去、輒於韻山堂中煨芋餉客、以爲笑樂。自顧才局所限、雖欽公之風、無以行公之志、惟此芋與客、韻山堂所不難致、而因以欣然自得、是則此帖之下落而已。

與復古游追遙堂、逾山而西、夜入羅浮道院、宿於西堂。誥案：此條、公後在儋州、復古渡海再見、追憶有詩。

二十一日、作過送曇秀詩跋、本集書過送曇秀詩後云、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予、予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復作書數紙以贈其行。本集贈曇秀書跋云、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誥案：言法華乃能書有道人也。本集譌作法言華書、其義不可通、今更正。

白鶴峯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得泉、作詩。誥案：此大方井也。公鑿於德有鄰言堂前院落之左、今則踞堂之中、周可丈餘、以石欄圍之、下視空洞深黑、不見底、久乃微露水影、以覆爲陰井、故也。此峯約高四丈、而四丈之下、始遇磐石、則已自峯頂下穿至地、可想見工力之鉅矣。公居此日、使林翟二鄰同飲此井、免其江路之苦。今如靈湫龍窟環而護之、不可復汲、翟氏子孫猶存、豈公之本意哉。施註編此詩在惠循二

守同過新居之後，查註合註仍之，非是。公有此志，屢見於詩矣。畢工遷居之後，又復與此役，與詩意不合也。今改編於此。**二月，周彥質循州來訪。**【翁案】和陶詩敘，周文之爲公留半月。據施註去於是月下旬，則以上旬至惠也。**自峯下歷級而上，古荔花繁，橘柑叢立。**本集三月十九日卽事詩云：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斕斑。又上梁文云：舍南親種兩株柑。【翁案】以上皆門外所植樹，其荔屋內所見，乃古荔也。**進爲前廳，**【翁案】漢書竇嬰傳註：廡，門屋也。**入門，花木交錯，井在其左。升階爲德有鄰堂，**【翁案】公手書此榜，以今之匠尺計之，每字縱橫二尺二寸，榜長一丈數尺，可想見原屋高寬。今如其間架，分建三楹，宜其前後擠迫也。方子容過新居詩云：遙瞻寶寬驚凡目，自是中台運巧心。其登堂震炫，可想見其舊矣。榜白粉爲質，石綠爲字，天骨開張，神彩泗射。語初不知有此榜，乾隆乙酉入祠，照眼爲之聳然。榜無題款，後有綠字跋數百言，遂行小草，爲細塵沾積，漫不可辨。意必載有沿革，欲梯觀之，梯至而不及梁。蓋此堂已移前爲降神所，榜下空如，一無門屏蔽障，梯無自立也。竊恐此跋爲唐庚、趙汝愚、危素之流所作，每欲錄之。及後再至，則已爲惠守刓去，易以己所題矣。**左爲居室，闢小牕，以疎籬繞之。**本集與王敏仲書云：小牕疎籬，頗有幽趣。【翁案】堂齋二榜，其屋高廣，必非關小牕者。計以二十間之多，則此爲左邊居室處矣。**右爲思無邪齋，**本集思無邪齋銘敘云：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

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誥案公初至惠、已有思無邪齋、作銘蓋隨寓而安者也。此為華齋所作。公楷書此榜、每字縱橫一尺五寸、白粉為地、黑為字。二榜雖同時作、結構稍別。乾隆乙卯、觀此二榜完好如故、至嘉慶辛酉、惠守模此二榜入石、惠素無鈎刻工、召廣工則耗貲、守素嗇、使石工强為之。又以堂榜磨其古跡、貫以己題齋榜、益以銘語、移其字位、亦使漆工強為之。於是木石盡壞、形神皆失、無復蘭亭真跡矣。

啓扇則雉堞在其下、江山數百里間、青蒼環列。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居江山之觀、杭越勝處。誥案此書、則思無邪齋之右、必有總以納江景、必有門以通後部、門外路、即翟居循牆以達新居前廳同路下峯者也。又公詩有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句、所謂北戶即思無邪齋右後與鄰居緊接處、開門以通也。蓋新居惟右一面向江、而東屋以牆代柱、無牆則析無以架、既牆矣、屋內無復江山之觀、必開明總於右、以納景物、總中或不盡攬、必於其後啓戶以出、立而觀之、此即北戶也。合觀與王敏仲書可以互證。但北戶之外、僅有循牆一路、路外即陡下、其相對城頭、尚約四丈之遠、而不可飛越、故云直下都無地可臨也。由此推之、今之快哉亭、建於當日無地可臨之空中、蓋此處城址築於俯江石壁之上、其城頭與峯頭高相若、後人於此填高其地、與城頭相接、建亭其上、遂拆思無邪齋轉而向江、又峯後民居為縣治蔽障、無徑路可出、必登城沿堞而行、直出峯前近城門處、歷級下地、以達街市、如官道然。故此亭既建、翟居即由亭下以達城頭、較前為便、而舊路可廢。今昔分合信一變矣。客有相難者曰、予不

易之論、誠若親見之矣。然何以必其齋與堂相並、後乃轉向江面、亦有據乎。答曰、此不難辨也。粵人建屋、率以磚疊兩墻夾之、既覆瓦、又以磚塞其前後爲壁。惟於前面留小竇、而門其傍焉。蓋房水渦所在、皆是。然盡反其度、則工不可爲、以習於備盜故也。客此土者、性不能耐、或變通其法、於墻外置隙地、闢傍牕、盡納風日、然限於地、非潤屋者不能爲也。至若崇居廣厦、道室僧寮、亦復類是。入其中、則黑澀噎偪、搖頭欲避。嘗謂粵中瓦屋、始於宋廣平、其規制、或不如是。及讀公與王庠書云、海隅有佳山水、無佳寺院、乃知自唐宋以來、相沿舊矣。公營新居、亦僅能厰其堂、穴其壁、他不可變也。思無邪齋與堂相並、則地盡於右、因右壁以闢牖戶、則江光嵐翠、紛來几榻。公黃州南堂成、詩云、挂起西牕浪接天、同一致也。若轉而向江、必於齋前留數丈地、以爲院落、外更以墻圍之、則不復見江也。以其齋榜丈尺相度、其地界并無院落可留。且公乃一家之事也、家居自有限制、其後則一郡之事、故齋之前與城頭官道相接、四通八達、無所障蔽。游者日瞰其室、竊者夜止其簷、無不可者。是則郡人所能、而公之所不能也。復何疑乎。客喜而退、并請錄於後、以終其說。

齋之後爲林行婆、翟逢亨所居、皆西鄰也。本集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又云、甕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又上梁文云、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王註云、白鶴峯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illegible]公前詩林翟分起、以證王註圖說、則林翟並居、而林爲貼鄰、故夜過翟居、先見林之閉戶、其情顯然也。又壁後句明指逢亨、則甕間句以上梁文證之、則明指行婆。是次首亦屬林翟分起、而林之爲酒媪、且三家相接審矣。考其居址在今之思無邪齋、循前簷下數級稍曲以達翟居之間、即林居也。後人於祠前土坡之



下、登峯、石級之半左置矮亭、人不可入、目爲林行婆亭、非也。當於故處搆小屋、用公詩榜曰林行婆家、或稱林行婆釀酒處、則得之矣。前數條不及林稱、又就翟居見存爲據、闌入林事、則轇轕不可辨矣。翟居之前、榜曰翟夫子舍。又於峯之下、以綽楔表道大書翟賢、初見而異之、後以嘉慶己未自桂管下湘江、溯瀟水、將往觀九疑謁舜陵、因以至永、尋柳子厚愚溪鈷鉧潭、則邦人亦以其所居爲祠、榜曰柳聖、乃知天下事固無不有對者矣。

新居將畢工、聞邁於閏月中可自梅循至惠、作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屋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漸似無事、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誥案 常州屬浙西路、故云浙中也。

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此月十四日遷入新居、長子邁將來、邁到後、當遣入府參候。

公以邁挈諸孫萬里遠至、意頗欣然、和陶淵明時運詩。誥案 公和陶詩敘與詩已將邁挈諸孫至惠敘入、是時實未至也。今分載。

方子容周彥質同過新居、作和韻諸詩。答陳師錫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邱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初、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環、頗相歡、但已許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已領、當遞中答謝也。誥案 譚是文初、本集誤作譚文之、已更正。答徐得之書、本集不載、似因渡海未作也。

復古往游桂管，作曹輔書。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構架之勞，少休暇，思企淸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宜。[附案]吳子野後自西粵還東，即走雷瓊，渡海至儋，故陸道士已死，河源初未知也。如不搜出此，故則儋州有鄧鵝之事矣。特記於此。

周彥質臨行，出小鬟再和前韻，并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送之。[附案]詩有無酒酤我或乞其郡句，此言林婆之酒也。施註引論語，失之遠矣。

與王古議建廣州醫藥院，如杭州病坊事，附彥質以報。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承諭，津遣孤嫠，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敬仲莫能行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畫一[2]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盼也。又書云：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附案]公杭州建病坊事，至南宋猶踵行之，已詳卷三十二總案。本集從不及其事，惟此書略露其意，因王古屢詢便民之事，故以告也。清波雜志所載病坊凡三年，有紫衣之獎，祠部牒之給，據此，則公有奏牘及應行條目，非私設也。疑是時以其棄本與之，故書不詳具集中，且無奏議也。

二十五日，寄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春候淸穆，竊惟按馭多暇，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遷過新居，已浹旬日，駸累亦不久到矣。[附案]此書乃邁二月杪未到之證也。

閏二月，邁、過挈簞、符、籥等至惠。墓誌，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宋史蘇過傳：七子：籥、籍、節、笈、簞、篴、簡。[附案]是時惟邁、過兩房至



惠，其迨一房，尙居宜興，已授承務郎，公仍令舉進士，故不至也。箪即楚老，迨長子也，生於元豐戊午，時年二十矣。符字仲虎，即作詩孫，邁次子也，年無考，時將成立矣。籥乃過長子也。公所見六孫，過有七子，其六子俱未生也。簞、符、籥三孫之外，其簹、筌、籌三孫，又名普兒、准德，不可辨也。公渡海後，遺失一子於惠州，見於與程儒書中，此則六孫之外者也。緣公和陶時運詩敘有適、挈、擕諸孫遠至之語，爲考其所可知者如此。

答林抃書　本集與林天和書云，承問，賤累閏月上旬必到此也。又書云，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春事。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又書云，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至。

鄧守安夜過新居，記眞一酒法　本集記授眞一酒法云，予在白鶴峯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眞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柸，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眞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別，恍然。

作種茶詩。

三月五日寄范祖禹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予在都下，每謁淳夫，攜子孫環遶，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早乎，訴滂乎。令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來請淳夫昔門，緣此數紙寄之。丁丑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誥案，此書本集謂作閏三月，今改正。

爲符求婚於王遹作啓。　本集求婚啓云，締結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款高閎。軾長子邁之第二子符，天資下中，生有蓬

麻之隨。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令日。仰緣夙契、祗聽前音。又王子立墓誌銘云、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享年三十五、一女、其兄邁子開、葬於臨城先塋之側。【臨案】王子立祇一女、即適符者、子由之外孫也。據墓誌、則此啓乃與子開者也。

聞子由謫

宋史云、紹聖四年二月癸未、以三省言追貶呂大防為舒州團練使、劉摯為鼎州團練副使、蘇轍為化州別駕、梁燾為雷州別駕、范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

邁罷仁化令、作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自幼累到後、諸孫患病、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閑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發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鄰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為計。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臨案】此書諸公有命、乃二月徙執諸人也。公不在數內、故疑文報有不盡見也。子由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此云貶西容州者、既見文報、似不應誤。或又改謫命、史不盡書也。公以三月五日與范祖禹書、無一語及此事、可知其時尚未得耗、故次於後云。

十四日、作西域貢馬圖贊。

本集三馬圖贊敘云、元祐初、上方閑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番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



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言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藏、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補注】此數年中、章惇復開邊、用呂惠卿帥延安、西夏亦不時入寇三輔之間、民生困憊、特甚。公雖云無事讀畫、而寄意深長、此豈宣和書畫譜所知哉。其後夏人能出奇計、盡破金人使婁室兀朮之衆、不敢再犯。是其壯氣方在內、而宋以日復不支之勢、力與相抗、足見其燕雀處堂、而君臣昏惑、蓋無時不在夢夢中也。宋不足卹、而民可哀已。

適赴廣州、謫王古。二十九日、作新居即事詩。

聞了元及丹元子異事、答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浮玉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問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又書云、許錄示丹元近事、幸早寄既。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蔡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日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部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部六。【補注】熙寧中、言者攻李定不服母仇氏喪、至是已二十七八年。元祐初、言者復有言、定坐貶、公適當制、封還詞頭、勸定追服、未幾。旣死、哲宗親政、已盡復其故官矣。焉得其母尚在乎。公所謂浮玉、即了元也。是時其母倘存、似又一仇氏也。當日已有謗言、無怪放翁信而載於筆記。若如其說、則蔡奴爲元

豐人、而定在熙寧中已爲御史、亦不合也。了元者、僅一才富僧耳。其在汴下、多得賜物、又以其機警、從名公卿游、頗自驕倨。其出山而與至擁衛百十人、騶擁相屬於道。其爲人所憎惡宜矣。姚丹元事、惟見於葉夢得避暑錄。夢得之說、多有誣罔。施註已摘載此條於贈姚丹元詩下、大畧已具。查註又復錄其全文、託名長公外紀、輒謂與施註詳畧不同。葉夢得本蔡京狎客、故在南宋著書、猶尊京爲魯公、如謂出長公外紀、則查註所載、余猶及見丹元、與魯公言從子瞻事者、此余爲誰、何之語也。公因王鞏以識丹元、則王古必習知其人。茲既累書問其近事、是丹元屢易姓名、各事公已知之。查註謂子瞻不辨其說、亦誣也。今已刪去此註、附正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想：當作「相」，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夢齋銘》。

②「院」上當脱「病」字，見《東坡全集》卷七七《与王敏仲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紹聖四年丁丑、是年四月、呂大防卒於虔州、復追貶王珪萬安司馬、光朱厓、呂公著昌化、皆司戶參軍。五月、文彥博薨。六月、癸未朔、日食、太白犯太微垣、連晝見、太原地震。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賊在君側。八月、彗出西方。九月、詔曰、彗出西方、裁譴為大、朕甚懼焉。公卿各宜悉心修政。大赦天下。封劉氏為賢妃。兩浙旱饑。十一月、貶劉奉世為隰州團練副使、詔放歸田里。程頤涪州編管。**四月、適自廣州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兒子之人、亦不相辭、令嗣也。又書云、兒子還辱手書、感慰兼劇。**陸惟忠辭公赴河源、謁馮祖仁。**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吝於縣令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章惇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蔡卞、張商英、章小訕謗之說、重議公罪。**宋史、閏月、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墓誌、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輿地廣記云、蘇軾謫惠州、有詩云、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尚爾快活耶。復貶昌化。誥案公與范祖禹、劉安世同從。較子由後一月、乃閏月事。故公至半途、而子由已在其前

也。公仍坐草制訕謗、范劉坐離間兩宮、皆行譴至重者也。**十七日、方子容來弔、出告身、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本集謝表云：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記僧伽同行云：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諸案】公以閏月甲辰再貶昌化，告身當填閏二月二十日，至是不及兩月，而夢兆又先半月，故子容云前定也。**再屬王古請折支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慮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並無一物，很損前去。惟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不知已請得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即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皆可為幹賣錄案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猥末干冒，悚仁者，恕其途窮爾。死罪死罪。【諸案】此須折支已三年矣，變之於市，僅有二百餘千，此省發也。叶以足數，止有一百五十餘千。謫官俸料，可謂薄矣。**十九日，公寓家惠州，遂挈過行。**本集謝表云：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博羅，林抃來送，泊扶胥，聞王古左遷袁州，歎惋不已。**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不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或道眼所照，知已平適。然治行迫遽，亦少勞神矣。不宜。【闕】【謬】宋史言者論王古妄賑饑民，降職知袁州。**抵廣州，與王古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既謝

即踐、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旦夕遂行、公遠。萬萬以時自重、人還恩息、不宣。**古復期於道中。公不可、與邁處置後事、邁過饋侍儕皆江邊痛哭訣別。**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發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又昌化軍謝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新會、至古勞河、值漲、休於鶴山之麓、**鶴山縣志云、蘇軾從昌化、自惠之武、取道新會、將值漲水暴漲、不能進、止於石螺岡者累日。耽其林壑幽勝、顧而樂之、居人因名其地曰坡山、建坡亭。又云、古勞河坡山、當上流之衝、後邑令黃大鵬勒蘇海二字於石、又名蘇海。**遂遊月華寺。**開平縣志云、明孫黃仲衍過月華寺詩云、急喚船人早繫舟、月華寺裏散離憂、苔生曲徑人稀跡、門繞長溪水自流、兩岸峰巒千古畫、一林松檜四時秋。坡仙遺墨成灰燼、老衲如今說未休。**自瓦窯灣達新州。**開平縣志云、地有蘇渡、因東坡過此得名。明陳獻章白沙過蘇渡詩云、樹隱肩輿行款款、花催春鳥鬪關關。蘇公渡口雲連水、宗道廬前雨滿山。【誥案】瓦窯灣即蘇渡也、其傍瓦窯灣村猶存。考宋時二邑並隸新會、而兩公集載巢谷自惠赴儋、並云由新會至新州、是公亦由此道以往矣。**五月、溯康封而上、抵梧、聞子由尚在藤也、作詩。十一日、追遇於藤州、就肆鬻湯餅共食、子由置箸歎、公盡之、大**

笑而起。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傍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澀而已。自是同卧起於水程山驛、間者兩旬有餘。本集和陶止酒詩云、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欒城集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祭八新婦黃氏文云、季子季婦、資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天乎何辜、遂殞於瘴。【謹案】子由在執政時、嘗買田於潁川。紹聖元年、再貶筠州、遣出潁川、留遲适二房、因田爲食、自與史夫人及遜一房赴筠。至是復挈家以來、故惟史夫人及遜一房從遷、即遜也。殆後北還、遲适力田已成、復就子以食。此則兩公各爲田所圄、不復再合、其勢然也。前自汝州分去之後、未遑兼及子由。今據其集中所可知者、詳晰註明、則度嶺北歸諸況、雖事分兩路、而血脉貫通矣。遜婦乃黃師是之女、章惇之外孫女也、後卒於惠州白鶴新居。六月五日、同至雷州。欒城集雷州謝表云、臣轍言、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今年閏二月内、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本集和陶止酒詩敘云、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謹案】兩集所載、公以六月五日至雷、留雷不及四日、而痔疾復作、何暇爲雷州八首、況其詩中時敘全不類乎。查註乃首卷欒城集以訂本集者、失考謝表到雷月日、故有公留雷月餘之說、而錯此八詩、遂至詞費。合註從誤。會守張逢、海康令陳諤接見郭外。六日、還入行館、移廚傳爲會。續通鑑長編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廣西路經略安撫司走馬承受段諷言、知雷



州張逢照管蘇轍及蘇軾、與之同行至雷州相聚、詔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往彼體量詣實以聞。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軾、蘇轍。次日爲會、召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誥案】陳謗詳見後條。

七日、子由僦屋不遂、公以告逢。八日公行、

續通鑑長編陳天倪云、轍謫官雷州市中無屋可僦。【誥案】公必以八日離雷、始能於十一日渡海、距雷不及四日。朝命嚴迫、亦不便更留也。蓋自五月十一日發藤州至六月五日至雷、無須行二十餘日。正以雷州不可逗留、故緩程於途中、兩公所欲言者、已於斯時盡之矣。前後參觀、情事如繪也。

逢專使津送以往。九日、達徐聞、馮太鈞迎至海上、禱於兩伏波廟、

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慄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誥案】伏波祀典、自漢以來不能定、公以路博德馬援並載於碑、遂如故事。

止澄邁角場。十日、謝馮太鈞書。

本集與馮太鈞書云、經由煩涵給下、佩荷深矣。某來日早發去、自是嶺海闊絕、悵然。所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布謝、不宣。【誥案】馮太鈞乃徐聞令也。

聞堂兄子安之子時發第、爲書與嫂史。

本集與史太君書云、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誥案】子安有二子、曰時、曰疇、時乃中都公第十一孫也。是年三月、賜進士何昌言等六百九人及第出身、時與其數。子安之卒、本集無

明文。據子由伯父墓表云、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元祐三年戊辰十二月、朔轍表。不危即子安之名、公所稱三哥者也。七年壬申、公帥揚州、墓表爲公手書。是歲方議入石、公有與子安書、尚無恙也。今考時以紹聖丙子秋間過省、已非憂居之日、於其前抑去二十七月、則紹聖元年甲戌三月也。其卒當在元祐八年癸酉至甲戌春此十五月之中、正公官禮部及帥定時也。**子安已卒、墳墓單外、揮涕爲書、告別楊濟甫。**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生死不忘、厚德。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風順即過矣。回望鄉國、眞在天末、留書爲別。【闕】【案】公以熙寧元年戊申與子由出蜀、以其墳壠田宅付託子安及比鄰楊濟甫經紀、至是紹聖四年丁丑、已三十載。子安故後、并濟甫與其子子微責終始之也。**既緘並付子由。是夜公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陶詩、勸公止酒、乃和陶淵明止酒詩贈別、**本集和陶止酒詩敘云：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方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詩案】敘所云子由終夕不寐者、乃十日之夜、十一日未曉之前也。**并試遠詩。**欒城集次遠韻云：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吾兒雖嫡穀擢頴、既冠後。兒來試謳吟、句法漸超秀。**十一日、與子由訣、**【詩案】兩公從此訣別、不再見矣。其後病歸毘陵、每以不見子由爲恨。**遂渡海。**施註云：方子容妻沈夢僧伽告別云：與蘇子瞻同行。參寥有詩記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度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詩案】公過淮甸、必致敬於普照王塔、又嘗以山木一拳爲供、詩文偶說



備載集中，宜其有感而通也。宣和末，有湖南賈以三萬緡裝飾此塔。金艱作，賈歸至池州，方早炊，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江面①來，金碧照耀，隨波傾颭，若欲倒者。舉船驚怖，頂禮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指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故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聞塔已燬於火矣。此則見於放翁筆記，記述者不一。由是觀之，蓋淮泗之流毒，終宋之世幾二百載，最爲作踐。僧伽知百六之不可挽，故欲徙而海上，著其靈通方沈之。夢非無因而致也。

達瓊州岸，使舟方泊，張景溫欲慰公，稍留不可。 本集與張景溫書云：久不上問，傾仰增劇矣。竊惟按撫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復康海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謁，媿負深矣。謹奉手啓，布謝萬一。又書云：某垂老投荒，豈有復見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廢之餘，當自屏遠，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

監郡黃宣義來見，託以郵遞，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邁書附瓊州海船，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倅黃宣義託轉達，幸甚。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詩案】黃宣義爲言人船之便當在此時。瓊守未必不出迎款。其傳與不傳，蓋有幸有不幸也。

遂賃輿行過瓊城之東郭，上於逆旅，得雙泉而異味，公飲之，自是汲者常滿。 本集洞酌亭詩敘云：瓊山郡東眾泉觱發，然皆例而不食。丁丑歲六月，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

作張逢書。 本集與張逢書云：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義，悚息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芘。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未涯，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迷次裁謝草草，不

宜。謹案此書不及張逢津送一事，而見於後書，以是知送赴昌化也。道出三山菴，遇僧惟德，啜泉而行，遂發西路。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謹案瓊州之中爲五指山，此化外也。郡邑環而繞之，因分東西二路，自澄邁以達儋崖則西路也。故與張逢書云，旦夕西去，若三山菴則又道之所必經，故公後自澄邁回瓊亦由此也。至澄邁，止趙夢得家，并題清斯、舞琴二榜，書陶杜詩。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蘇文忠公既大書姓氏以爲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荆賁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眞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又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東坡題其二亭，仍錄陶淵明杜子美及舊作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帶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發昌化，肩輿坐睡，忽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四州環一島詩，復和我少即多難一篇，以寄子由。道出松林山，孤高秀削，五色爛然，復作詩曰：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其寄意深矣。儋州誌云：松林山在州治東北二十里，孤峯高聳，下分八足，土石五色，舊多松樹，儼然一州之望。東坡詩：突兀隘中虛，他山總不如。謹案此詩查註從施註遺詩編本卷，首句作兀突隘空虛。七月二日，到昌化軍貶所，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



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逝、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俛伏流涕、不知所云。

僦官屋數椽以居。本傳云、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本集與程全父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

夢歸白鶴山居、和陶淵明還舊居詩。【附案】公和陶集、除已編揚州惠州外、其海南作、復將後三年所作之十五首檢出、餘照子由詩敘載數、皆丁丑作、編入本卷。此詩查註原編類如此者、不能僭分秋冬作也。

遣雷使還謝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海南風氣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令護一定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乃公之厚賜也。【附案】此書可謂防微杜漸、早計後憂矣。而雷儋有司、皆不免、可見羣小兒搯追欲擠山煮海也。又此書乃子由尚未賃吳國鑑宅之據。據雷州府志載、子由賃吳國鑑宅、子瞻謫儋耳、兄弟處月餘、謬甚。誌乘依託名賢以爲山川增色、凡書皆然、不足深較。獨此條與本案所定事跡舛誤、不得不正也。

過以椰子冠寄子由。欒城集過姪寄椰冠詩云、衰髮秋來半是絲。【附案】子由詩作於秋中、則過之寄冠當附雷使以行也。

十三日、記夜夢詩。自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惟留一荷葉杯以自酌。和陶淵明連雨獨飲詩。出遊城

東古學舍、慨邦風之圯夷、再和示周掾祖謝詩。〔詰案〕和陶連雨獨飲周掾祖謝二詩、查註編入戊寅送張中詩後、合註從誤。今以丁丑諸作細校、且爲初到時作也。八月、歷前黎檬子熟、記黎希聲事。本集書黎檬子云、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城、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食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詰案〕黎錞嘗知眉州、已詳遠景傳記。軍使張中至任、叩門請見、出張逢所致書。中嘗奕、遂與過善、日從之戲。公方在灰槁間、竟日坐觀、不以爲厭、自是以爲常。答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新軍使來辱教、字且審此日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此、數卧疾、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詰案〕張中到在公後、非已任一年兩年者也。編詩當據此扣限、而年表云七月二日到昌化軍時、張中爲昌化軍守、誤矣。查註不知先溯其源、故於編送中三詩並誤。然施註已云東坡至儋、張中請館行衙、其誤由於施也。公赴市糴米、乃知海南杭稌不足於食、俗以貿香爲業、而田無不治、率以藷芋雜米作粥糜取飽。既爲詩示張中、復和陶淵明勸農諸篇、以告儋人。欒城集和勸農詩敘云、予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



佶藏

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蓺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羇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聞子由瘦、公亦客組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遂無一事、並有述。九月、出郊步月、和陶淵明赴假江陵夜行詩。【誥案】詩境乃九月作。查註編戊寅、合註從誤。今改編。**八日、夜雨騷然、念明日重九、展轉不寐、起索酒、和陶淵明九日閒居詩、作黍麥說。**本集黍麥說云、晉醉客云、麥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俛。麥則反是。此陰陽之分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麪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和陶淵明擬古諸詩。【誥案】此和陶擬古九詩、合註引明焦竑外集跋云、此九首本子由作。又蘇籀叟溪集云、欒城集和陶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合註因是、從有子由代作此九首而公亦代子由和九首之論、皆非是。今考公第八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從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從見之。若子由之海康雜蠻蜒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實有所指、公亦何從備知其細、此非代言所能盡也。誥所有欒城集、即其曾孫詡出家集及閩蜀本

參考、而國世孫森重刊之者、雖未必原板、而所有祖宗帝后評旨字樣皆空其上、此爲傳本無疑也。然其中舛誤失當、每煩糾正。今觀其條篇之說、由復如是、宜斯集之多譌也。

子由遷居吳國鑑宅。續通鑑長編云、元符元年二月、董必奏、雷州張逢又令敏進納太廟齋郎吳國鑑宅、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廚傳管待、差白直七人供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諤、差雜直追呼工匠等、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籬腳、濶開小巷、通行人馬、以避徹門巷、及借手力等事。餘詳後案。

以所作東亭東樓雷州府誌云、蘇公樓在城西南隅。蘇子由謫雷、時宰禁官舍、賃郡民吳國鑑宅以居之。時子瞻亦謫儋耳。後靖康丙午、海康令余偉禮又買居前隙地、建遺直軒、繪二蘇於軒。嘉定丁丑、郡守毛當時卽其地建樓以表之。後郡守蘇且夫復修樓爲祠。謹案誌文謫儋耳下有兄弟處此月餘六字、誤、今刪去。又考欒城集東亭詩首句云、十日南遷粗有歸、可見其得屋不易。又東樓詩云、曉風不作三農喜、自註云、是歲海無颶風、據此則遷居在八九月之間也。

及過椰冠諸篇爲寄、並和詩。過黎子雲家、見柳宗元集、假以歸。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雲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日久玩味。蘇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耳。

十月立冬後、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和陶淵明停雲諸篇以寄。欒城集和停雲詩敘云、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謹案子由此敘明載丁丑十月子瞻和陶停雲四章、查註既附載子由所和詩、而其說云



詩本合爲一章、今依淵明集分爲四章、以題考之、當是海南作。其考題僅據海道斷絕之句分章、又遠徵淵明之集乃知查註附詩、舉忠追錄本而去、於其原題原敍並未逐字寓目也。合註仍之、亦誤。子由敍既云子瞻和陶四章、其和公詩亦應四章。今欒城集亦作一章、敍與詩矛盾、必非子由原本可知。諸每謂此集舛誤失當、而其後人所謂出家集以參考者、誠難盡信、非苛論也。

官屋破漏、一夕三遷、和陶淵明詩示龐鄧。駱案此詩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諸句、以停雲詩敍立冬風雨無虛日之說合觀、則紹聖丁丑十月作也。如謂後兩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敗若是哉。查註編己卯冬至詩前、合註從誤、今改編。

既晴、復和雜作諸詩。駱案查註所編和陶詩凡一百二十四首、自元祐壬申揚州起、至是年紹聖丁丑十二月止、公已作一百九首、則後三年所作、僅有十五首矣。其十五首必爲後三年作者、諸已檢出、則此雜詩十一首皆在一百九首數內、信爲丁丑作也。查註編入己卯、合註從誤、今改編。

張中至見官屋弊敗、飭役修補、俾公安居。續通鑑長編云、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施註云、東坡至儋耳、軍使張中請館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爲安居計。駱案公送張中詩有官居我東鄰句、此屋在州廨之右、或中能時至。所僦官屋、無非驛監等地、或即驛中餘屋、長編之說、亦尚不遠。若施註則謬甚。公赴貶所、張中未至、縱或請館行衙、別飾官舍、亦皆前使事。而本集於前使無一字之及、則其說亦烏有也。本案載此事、應準宋史本傳、兼採長編、其施註新居題下之誤、爲改削存之、駁正於此。

十一月、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詩。與張中游

城東南黎子雲家、水木幽茂、爲醵錢作載酒堂、和陶淵明懷古田舍詩。【誥案】此詩查註編入戊寅、合註從誤、今改編丁丑。黎子明出子於外、公以羊酒送歸其家、作記事。本集書黎子明云、黎子明之子爲其母所譴、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酒送歸其家、庶幾潁谷封人之意。【誥案】黎子明乃子雲之兄、此條類載。閏鄭嘉會欲於海舶假書千卷、和陶淵明贈羊長史詩。【誥案】本集鄭靖老借書兩次、其後到者一次、不能悉考。此詩查註編己卯、合註從誤、今改編。十二月、公檢所和陶淵明詩凡一百九篇、爲書告子由、使爲敘。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十九日、子由製敘於吳國鑑宅之東齋。施註子瞻和陶淵明詩引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翁註。費補之梁溪漫志云、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使爲之引。潁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云云、至蓋未足以論士也。何止此文、今人皆以爲潁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潁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誥案。此敘載於公和陶集者、敘作丁丑十二月、故云一百九首。欒城集以其取不該此集、又惜於檢點、輒改一百數十篇、其舊署年月、復仍之如故。是丁丑十二月已有一百數十篇也、其非子由所授可知。施註既載此敘、而其詩分二卷、共作一百七首、較敘所載尚少二首、而其詩又浮於一百九首、何也。餘詳後案。

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

州詞。本集寄參寥、調寄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②他③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編案參寥欲轉海來見、大率因此詞發也、果來大可免難。此詞當為丁丑作、今附載於此。

書海漆錄。本集海漆錄云、吾謫居海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澀。兒童食之、使大便難④。葉皆白、如白蘁狀。野人夏秋痢下、食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搗爛之、得膠、以代柿、盖愈於柿也。吾苦大腸滑、白藥不差、取倒黏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餘、痢不復然。後知其可藥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煮為膏、以劑之、不省用糊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面：當作「而」。

②詩：上脱「算」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③他：此上當脱一「約」字，見汲古閣本《東坡詞》。

④使大便難：《蘇沈良方》作「或大便難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炘覽較

紹聖五年戊寅、公年六十三。是年二月、董必由荆湖南路常平爲廣南東路察訪。蔡京等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白虹貫日。三月、曾布獨留、爲上言、聞遣升卿、董必按問、豈免鍛鍊。況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豈不有傷仁政。升卿凶燄、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使爲察訪、衆論所不平。詔呂升卿差充廣南東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又左司諫陳次升一日奏事畢、即前日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無殺之之意。次升曰、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於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因是升卿罷行。三月、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詔蔡京等辨驗定議以聞。章惇、蔡卞用邢恕、文及甫、中官郝隨謀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雜治、議廢宣仁后、極意羅織、遠錮牽執劉摯、梁燾子孫、殺內侍陳衍。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劉摯已死、梁燾亦死。四月、林希罷。蔡京等上寳璽、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寳、并製九翔鶴章。五月戊申朔、御殿受璽、行朝會禮、既德音、減罪囚、謝景靈宮、宴紫宸殿、擢獻璽人段義官。六月戊寅朔、改元元符。七月、京師地震。詔范祖禹徙化州、劉安世徙梅州。九月、霖雨、罷秋宴、置看詳訴理所、命蹇序辰、安惇主之。序、惇言元祐間置訴理所、所得罪者復除雪、皆怨先帝、收恩私、宜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斷施行。於是復竄鄭俠英州、除秦觀名、編管雷州、重得罪者



八百三十家。十一月郊祀、大赦天下。**正月立春日、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立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與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致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子由荷存流深矣、不易。一一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此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十五日、過赴張中飲、夜坐有感作詩。和子由浴罷。子由第四孫斗老生、借前韻作、續養生論。**本集與章致平書云、某在海外、無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得、當錄呈也。又書云、續養生論乃有過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編案】公在惠作贈陳守道及辨道歌二篇、大率發明魏伯陽之說。此則或恐詩限於格、人不盡悟、又復參以所得、復為此文也。查注於二詩詳徵博考、亦頗自詡。若以此文串講、則全具鍊骨天成人傑、其馮、查兩注可汰大半。惜其未嘗於本集考之、而山公亦失也。此二書連白本方、乃公歸至臨江與門人章援者。時其父惇已貶雷州、公猶謂與惇出處雖異、而交情無損。因出此論與方與之、且告勿服外物、以李惟熙為戒。又使黃師是開慰其母。後其孫曾猶出書詩示座客、可見雖其子孫、有不能為之泯沒者矣。此文凡八百餘言、不詳海外何年作。茲亦不載、但列其事於本年之首、以見惇之處公於海外者何如也。**二月、子由六十生日、以沈香山子寄之、作賦。**本集沈香山子賦云、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芳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方①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

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公自註云、子由生日作。欒城集和子瞻沈香山子賦敘云、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沈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謹案子由和作、公此文乃慶子由六十壽者、今定為戊寅作。

過於海船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因和寄諸子姪。謫居海外、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本集和陶歸去來兮辭敘云、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辭曰、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澒洞、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觕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俛仰還家、下車闔門。藩垣雖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而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圜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予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安期。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誥案】此辭公本置和陶集內，不歸文集。施註載和陶集後，查註編入庚辰，合註從誤。考子由和敘，公作此辭，子由向在雷也，今定爲戊寅作，改載入案。

邀子由同作。欒城集和子瞻歸去來辭敘云：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二十三日，和陶淵明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詩。紀年錄：是年二月二十三日，書淵明形影神詩付過，仍和其韻。【誥案】此三詩施註和陶集與二疏、三良、荊軻並編在歸園田居後，故查註并編惠州卷內。若以王註考之，則三詩別立，又不同也。今以紀年錄所載如或有誤，當無書三詩付過之說，是必確有所本也，故如其編云。

游城北謝氏廢園，和陶淵明使都經錢谿詩。【誥案】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無卜居之事，故有賣車易畝之言也。今仍編戊寅春中。

三月三日，攜酒一瓢，出游城南，則諸生皆出，惟符林在，作詩。【誥案】此詩云：記取城南上巳日，可爲老符秀才居城南之證。而黎子雲兄弟所居則稍在其東，諸生則符、黎兩家之子弟也。其後得地城南，舁木石，助泥水，皆此曹爲之，而伏根則在此詩也，特表出之。**張**

逢餽酒作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新釀四壺，開書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遂客何幸得此，但寒栖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絶，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而已。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案〕是時逢已召還矣，若董必突至，遂爾坐廢，雖逢亦不自料也。前公在黄，惠餽遺書問不絶，本案例不載，其載者，皆因事及物也。海南則交舊斷絶，書問不至，況餽遺乎？中州之僑一通問者，參家、錢濟明、劉沔、姪孫元老而已。用是凡有餽遺必書，匪特著其義，亦以罕而珍也。

十五日，作衆妙堂記。本集衆妙堂記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俛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五年三月十五日。〔案〕本集作紹聖六年，誤。是年六月改元，無六年也，今已改正。公初



至廣州，嘗訪何德順於天慶觀。渡海之後，凡舶信至廣及由雷以至者，皆遷何德順轉而之他。德順因求此記，鄭靖老又爲之介。公是時不欲出文於外，故託言夢中也。逮記成，非久而被逐事發，遂并此不寄矣。由此文月日約計之，使臣過海，乃四月事也。天慶觀今名元妙觀，在廣州西門內，古殿巋然，喬柯森立，地場寬闊可喜。前明黎民表重錄此文，立碑於前廡間，衆妙堂舊址已無有知者矣。

二十日，聞柳仲遠訃，爲文祭之。本集祭柳仲遠文云：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胸破肝。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芍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閑。哀哉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來歸之魂。嗚呼哀哉！紀年錄：是月二十日，祭承議郎柳仲遠文。

吳復古渡海來訪，憶去歲同游豐湖、夜宿羅浮道院，如隔世事，贈詩。詩案：公在海外，其欲奔而至者，參寥則將挈穎沙彌自杭浮海，公以書止之。楊明王箴自眉以遠河南，而聞公內遷，杜子師將自淮上挈家以從，事甫集而公歸。巢谷則自眉徒步以來，既度嶺，卒於新州，皆未能畢其志。獨吳子野奮然而至者且再，可謂勇於義矣。年譜及註家皆不了了，今考定其事。

四月，公以張中每從過奕，憶廬山白鶴觀聞碁聲事，作觀碁詩。詩案：此詩冬春皆可作，不必定四月也。計自張中到後，即從公游，且與過奕，蓋無日不至也。至是公既追逐，中亦被議，蹤跡分矣。今移此詩四月，記其相從歲月之跡，用表其人。使以是時肇熏在粵、同死之疑觀之，如張中者，凡公祠廟皆當配食，況

移一詩乎哉。是亦不刋之論矣。**章惇、蔡京遣董必至雷，按段諷所發張逢等，款接兩公及强奪民居事。**宋史云：董必字子强，宣州南陵人。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掠發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東都事。署云：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復。【案】段諷以上年十一月發其事，董必以是年三月至雷，體量奏上所有事由，分詳前案。其子由、張逢、陳諤行譴，須俟朝命，故在秋後也。**既奏上，復議遣官過海，治張中修倫江驛事。彭子民涕泣而諫，必悟，至是小使赴儋，逐公出之。**王鞏甲申雜記云：澧州彭氏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有子孫。董遂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案】張中修驛事，已詳前案，其行譴亦俟奏上也。**公無地可居，偃息城南污池之側桄榔林下，就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本傳云：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耳。又與程儒書云：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客有王介石者，躬其**



勞辱。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
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物器或不給，鄰
里咸致所有。張中來觀，亦助君鋪，事皆集。和陶淵明和劉柴桑詩。本集和淵明劉柴桑
詩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地間，一席亦吾廬。我本早衰人，不謂
老更劬。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謹案：此詩施編和陶集不載，查註從續補
遺編入丁丑，合註從誤，今定為戊寅作，改編。五月屋成，名曰桄榔菴，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桄榔菴銘。本集桄榔菴銘
云：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九
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游，孰非吾居。海氣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
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記虛。放此
四大，還於一如。生謂之宅，死謂之墟。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并
作新居詩。遷居之久，聞鄰舍兒誦書，欣然有作。答程天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別遽逾年。
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某與兒子初無
病，資養所求，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
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為一笑
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舶回布謝。再答程
儒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得來訊，喜侍下清安。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
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
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向有此身，付
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宜。

【品案】公在海外，未嘗自明心跡，惟見此書中，所云造物，謂二惇二蔡也。東都事畧斷曰：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愊，知言哉。合觀答程父子書，一日別遣逾年，一日作熱，乃同時作，五月事也。董必拔雷在三月，則使臣過海，卜築城南，皆當在四月。逮屋落成，而程書適至，則五月也。前後截清，則中間之事，皆排擠而出矣。

六月一日，改元符元年。

東都事畧云：五月戊申朔，皇帝受傳國寶。六月戊寅朔，改元。又云：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擧進士，爲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蚖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眞秦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品案】時惇、卞爲宰執，京爲兩制首，乃主議者。京既欲希合其主，公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卞，故云爾也。徽宗立，復有夏禹元圭之事，皆欲以此欺中外，而飾成功。其後金入汴，根括金銀牛馬縑帛及司馬光子孫、東坡文集，獨不問夏圭秦璽大器可見矣。晁悅之謂公麟全盛時，公麟無日不相從，至爲寫先代遺像及遷嶺海、兩府子弟入京，公麟遇於道中，舉扇障面，不爲一揖，以是盡棄其所有畫幅與之絶交。由此觀之，公麟既已諂事蔡京，凡以爲公麟口實者，非誣之也。公後已度嶺，公麟已病廢歸舒，猶復殷勤致訊，無稍菲薄之意，是其所以爲公歟言。

夢游水府事。

本集記廣利王召云：余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



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爲、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傍一冠簪者謂之鱉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觀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廟壞。【附案】鱉相公一義兩用、與車中有布等、蓋董必章惇也。必先在衡州按孔平仲、致甡三命、又禍雷以及儋、故云到處廟壞。易奇而法、未可謂之戲也。公前過扶胥、登浴日亭、不留南海神廟詩、深以爲闕事。若以此詩改題南海神廟、足與穹龜長魚之碑勁敵。茲則託之夢中、列入記事、無乃以獅子全力搏兎哉。

居鄰天慶觀。城南百井皆鹹、獨觀中甘涼涌發、作天慶觀乳泉賦。本集天慶觀乳泉賦云、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覺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缾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環佩之落谷、盤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眞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無、中無主而何依。淞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七月、閩子由從循州。續通鑑長編云、詔蘇轍移循州安置、張逢特勒停、陳諤特衝替、本路提刑梁子美、既與轍係婚姻之家、不申明迴避、并其餘監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斤。本集與黃師是書云、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欒城集頴濱遺老傳云、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貸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又書白樂天集後云、六月再謫龍川。【附案】子由以丁丑六月至雷、戊寅六月去雷、故公云居之一年。至子由又云未朞年者、乃指董必按問所以再徙之故、時猶未朞年也。查註引遺老傳、有予由居此不久移循、年月別無可考之說、合註從誤。又案子由長媳爲梁氏、

當郎梁子美女、其不申明、是私罪。又與諸監司同不覺察、是公過、罰金無等差、皆不可解。**公處僦屋之難、令過惠日、賃家累與邁同居。**欒城集書白樂天集後云、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虞。乃留家於羅浮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謹按】羅浮之名古時甚寶、唐以前送人歸粵、槩云還羅浮。其後惟惠州尚稱羅浮、故何宗一居豐湖之上、亦稱羅浮道院。今則并惠州無此名矣。若謂羅浮山下、則又自爲一處、其去惠也尚遠、而循又在惠之上、相距蓋七百里。山下荒僻、寥落耕牧散處、言語不通、飲食無有。子由與遠去後、婦姑何以自存。且自惠以達龍川水道艱澀難行、計程十日。公嘗使過屢至河循、而邁亦自此到惠、其間般挐之艱、子由茫如、而公則了了也。況又僻陋而去、官民畏避、何處問屋。此蓋子由過惠明以家累同居德有鄰堂、託邁管顧、而自與遠往、其情顯然、其自則出於公也。此跋題於黃氏書後、時因寄寓波累、方以蹤跡爲諱、故隱約其處耳。此跋集誤元符二年、今已改正。**與復古往視子由於循、辭公還。**【謹案】丁丑春間吳子野陸子厚自惠州分散後、子厚即以是年五月卒於河源。子野則游桂管、訪曹子方、茲自桂管取道雷瓊渡海、故不知其死也。自此赴循、道出河源、始以其死報公、皆本年事。子野之來、以詩爲據、去無所考。如此時不去、則程限往復之外、無暇日矣、故類載於此云。**客有自許來唁、以進取勉過者、過作志隱。**斜川集志隱云、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



取曰、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予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蠓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蟪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粤、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雀輩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予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癘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跋云、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忘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誥案】過此文甚繁。今但摘其大略如此。

公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命過作孔子弟子列傳。本傳軾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晁說之蘇叔黨墓誌云、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誥案】孔子弟子別傳、斜川集不載。

八月、程天侔遠致糖冰酒麪諸物、荅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

淵明集陶寫伊鬱、正頓此爾。有新作、遞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麵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攜來者已竭、有便可寄伯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罪。【譜案】公云焚筆硯已五年、蓋謂紹聖甲戌南遷至是戊寅為五年也。**牆東北隅老楮、張王其上、公將去之、規以為圃、已而有之、作詩。觀頗奴治圃、和陶淵明西田穫早稻、及下潠田舍穫詩。**【譜案】此二詩施註和陶本並編、查註並置於新居詩前、今并移於後。詩中老楮猶存、以是知有老楮詩亦新居事也。**九月四日、遊天慶觀、作信道法會說。**【譜案】此條年譜載戊寅年事、本集不載此文、據周益公之說、南宋麻沙本所載與集本不同、疑王宗稷見於麻沙本及石刻、未可知也。**七日、書陶淡傳。**本集書陶淡傳云、陶令仍列其題、俾後有遇之者、得以補焉。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夜坐、復記郭文事。**本集書郭文語云、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予嘗監錢唐郡、遊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

此。八日、論董京詩。本集書董京詩云、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略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戊寅九月八日。十一日、書鮑靜傳。本集書鮑靜傳云、鮑靜、東海人、學兼內外、通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饑甚、煮白石食之、嘗見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十三日、書辨漆葉青黏散。本集記云、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註本草、乃知青黏便是萎蕤、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十五日、公久不得子由耗、端策而問遇渙之內三爻變為中孚。本集書筮云、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詩案此揲蓍法、以爻辭為斷、時尚仍古法也。城南戶外即山林、過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者、作夜獵行。斜川集、海南多鹿豨、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則合圍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旦有饋肉

者、作夜獵行以紀之。霜風肅肅淩寒柯、海月澈澈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豨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鋏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遺跡、踴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抉草木窮株窠。何人得雋喜叫、絶將割未羨青邱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脱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傀爾父老勤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

二十七日、記海南風土。本集書海南風土云、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余、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晦日、遊天慶觀、公以憂患不已、卜於神、書北極靈籤。本集書北極靈籤云、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

十月七日、書王大尉送行詩後。本集書送行詩後云、杜衍、賈黯、宋敏求、司馬光、王安石、蘇渙、王疇、邵亢、元絳、王純臣、呂夏卿、張瓌、何涉、謝仲弓、陳洙、胡恢、王舉正、趙槩、張揆、曾公亮、王珪、王洙、曾公定、胡宿、范鎭、李復圭、張芻、吳幾復、范百之、晁仲衍、石揚休、李絢、宋敏脩、丁度、郭勸、齊廓、馬仲甫、令狐挺、施昌言、呂居簡、孫沔、劉瑾、馮浩、黃灝、韓繹、李師中、辛若渝、李壽朋、劉參、

張師中、李先、楚泰、洪賣、周延雋、錢延年、解賓王、黃從政、孟詢、閻顥、謝徽、張攸、吳可幾、范寬之、張中庸、鮑光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人之美也。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公方食芋飲水、自謂親蘇武爲靡麗。鶴山題跋云：常聞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氊食鼠爲大靡麗。以予居猜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於役，苟無饑渴。吾儕勉諸。魏了翁書於瀘州官舍。【誥案】紀評每以渡海詩用蘇子卿事爲詆譏，考魏華父語，始知公寄意所在，且見華父居心之厚云。

作菜羹賦、本集菜羹賦敘云：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御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蘇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甌之穹崇，謝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卻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滃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玉糝羹詩。本集詩題：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墓誌：買地築室，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二十九首中，查註編入海外，丁丑合註謂難確定海外者，非是。蓋是時公所

食惟芋，過眞無以爲養，故變此方法也。予由每稱過孝，以訓宗族，登之史傳。孝不可見，所可見者，類如此矣。食芋飲水，墓誌明載，昌化買地築室之後，此卽海外實錄。今并菜羹賦匯編於此，亦見公之淸節也。

與何旻游城西述再生事。

本集記處子再生事云：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𥁕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詒案：此文向者搜輯遺事，見飄弗錄。近卅年來，既已及老，所謂孽鏡影形，不著律而顯於報者，日見與耳聞，殆不可勝計。於是始知鬼神德盛體物不遺之旨，大聖亦垂誡之文也。邵子方鏹錢爲祭，適程子至，深以駭怪邪，曰：無礙也，吾祖宗祭先歷來用之，豈可自我廢之。或有其理，人子之心將何以自安也？由此觀之，所謂付數千而分數百者，雖邵子不能斷其必無也。公不凝滯於物，獨肯盡言之耳。唐書王璵爲祠祭使，或焚紙錢，類巫覡。朱子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

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

本集書阮籍云：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如仇讎，賴司馬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蝨之出入

往來於衣褋中間者也。安能笑人。吾故書之。戊寅冬至日。**吳復古書報陸惟忠病亡。程儒餽酒作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以梅醞為冠、此又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撰陸惟忠墓誌銘。**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涓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於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旨畧、蓋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致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痟酸、龍虎九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記陳太初尸解事。**本集陳太初尸解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

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樂城入見煙焰上矽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十二月、小園即事和陶淵明和戴主簿詩。

【品節】和陶戴主簿一詩與前和西園穫蚤稻下潠田舍穫二詩一轍、前則方事鋤治、此則樂其有成而時已冬杪、故云歲將窮也。查註原編此卷之末、即爲己卯。今既改定、前二詩於卜居之後、此詩當改編戊寅、取其氣類相通也。

參寥書至、欲挈穎沙彌自杭浮海赴儋、爲書戒止之。

本集與參寥書云、穎沙彌書跡、煥發可愛、他日眞妙總門下龍象也。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只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甚麽。千萬勿萌此意。頴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但記此言也。【品節】參寥不至、非因此書也。蓋是時呂和卿起鑑濟明獄、并陷參寥、不能至也。

過用邁道和參寥韻、寄參寥詩。

斜川集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詩云、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觀雲濤。庶幾詠樂兩童賜、日暮夸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會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品節】過此詩、因參寥欲轉海至儋而發、正此時作也。

許玨、王介石以其酒之膏液餉公、作酒子賦。

本集酒子賦敘云、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玨乃



以是餉予，寧其臨之適，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米爲母，麴其父，烝羊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稚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蠭室兮，氄雛鵝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膰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栝。暾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詩案許玨乃泉商也，其子康民於建炎中建大江橋，自海船載泉匠以往，工甚鉅，折彥質爲記，見儀州志。公所有船信皆許玨爲之來去，又可知矣。集韻：凹，於交切，窊也。陸放翁古硯微凹句在此賦，說去每見人纂此詩而不知所出，故并記之。

陳浩赴京師託致姪孫元老書

本傳與姪孫元老書云：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蜀中骨肉想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住京凡百加關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付與姪孫，切速求便寄達。餘惟自重，不一。東坡事略云：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善其爲學有功。舉進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數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變陝兵大集，先以變兵誘其前，陝兵從

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壽不從、以此得罪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歷秘書省正字、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元祐邪說、不宜位朝廷、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於世。[illegible]元老乃中都公曾孫、非子正孫、郎子明孫、元老嘗求其父十九郎墓表、公許之而不及成、故不能詳。以幼孤考之、十九郎當卽千運也。斜川集有送在廷姪領漕歸蜀詩。陳浩無考。周壽濂溪之次子、元祐三年登第、公知舉所得士。及帥杭、壽爲轉運司屬、從公游、然非邊才也。元老與之籌策、誤矣。

記臨江驛詩。本集記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閒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趙德麟侯鯖錄云、紹聖閒有人過臨江軍驛⑦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卞別撰詩、乃江都幾子家作、或云張文潛作。[illegible]文潛一生謹愼、是時方爲潤州守、焉肯爲此事。人以其方在潤、故疑之也。查註據漁隱叢話、梁溪漫志、收入續採詩中、合註益以甕牖閒評、並以爲公自作此詩、紀曉嵐亦祖其說、皆誤。公南遷自揚至眞、出江、與瓜洲直截京口之路懸殊、何由至驛壁託題。且紹聖元年六月、尚無毀碑更作之事、其說尤非。公在惠、王定國勸公自辯、極不謂然、有知我其天之答、肯以一碑而叫號乎。詩固佳、然須出之他人、其義始見、若出自道、則通體減色、不復成詩。趙夢得自矣。查註又謂臨江驛爲沿流館、其沿流館詩非此二首、後有專條。

澄邁來見、錄陶阮篇什及舊作贈之、并作會茶帖。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爲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餽。詩在其中矣。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趙先輩僧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趙還時可附也。[詩案]公書以證益公跋語、趙夢得乃縣進士者、故稱先輩、以僧人流寓澄邁者也。此兩年中、又嘗自京往回見元老、則京蜀許常家問無不達矣。其所得手跡至累數十紙之多、則自澄而儋、來去不常、時一過從可知。今以不能分列、故并記之。自參寥以下六條、皆附載此年之末。

元符二年己卯、公年六十四。是年四月旱、禱繫四五月。太白晝見。六月、詔親祀北郊。七月、章惇等進新修勅令式。上不欲參以元祐、惇曰取其善者。八月、太原地震、劉氏生子、上大喜、立爲后。九月、御文德殿、行冊禮。右正言鄒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州羈管。熒惑犯太微垣、皇子薨。閏九月、黃履罷。[詩案]哲宗之惡元祐、甚於章惇、論者每謂惇誤帝、其立劉氏亦云惇誤帝、例不盡然也。

正月五日、與過出游和陶淵明游斜川詩。[詩案]此詩戊己二年皆可作、查註既以戊己詩合爲一卷、而此詩不得己卯、則前後詩皆混、今改編。

以衆妙堂記寄何德順、作鄭嘉會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遺後來相見否。聞過房下卧、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附瓊州海舶。衆妙堂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不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醜醸者、故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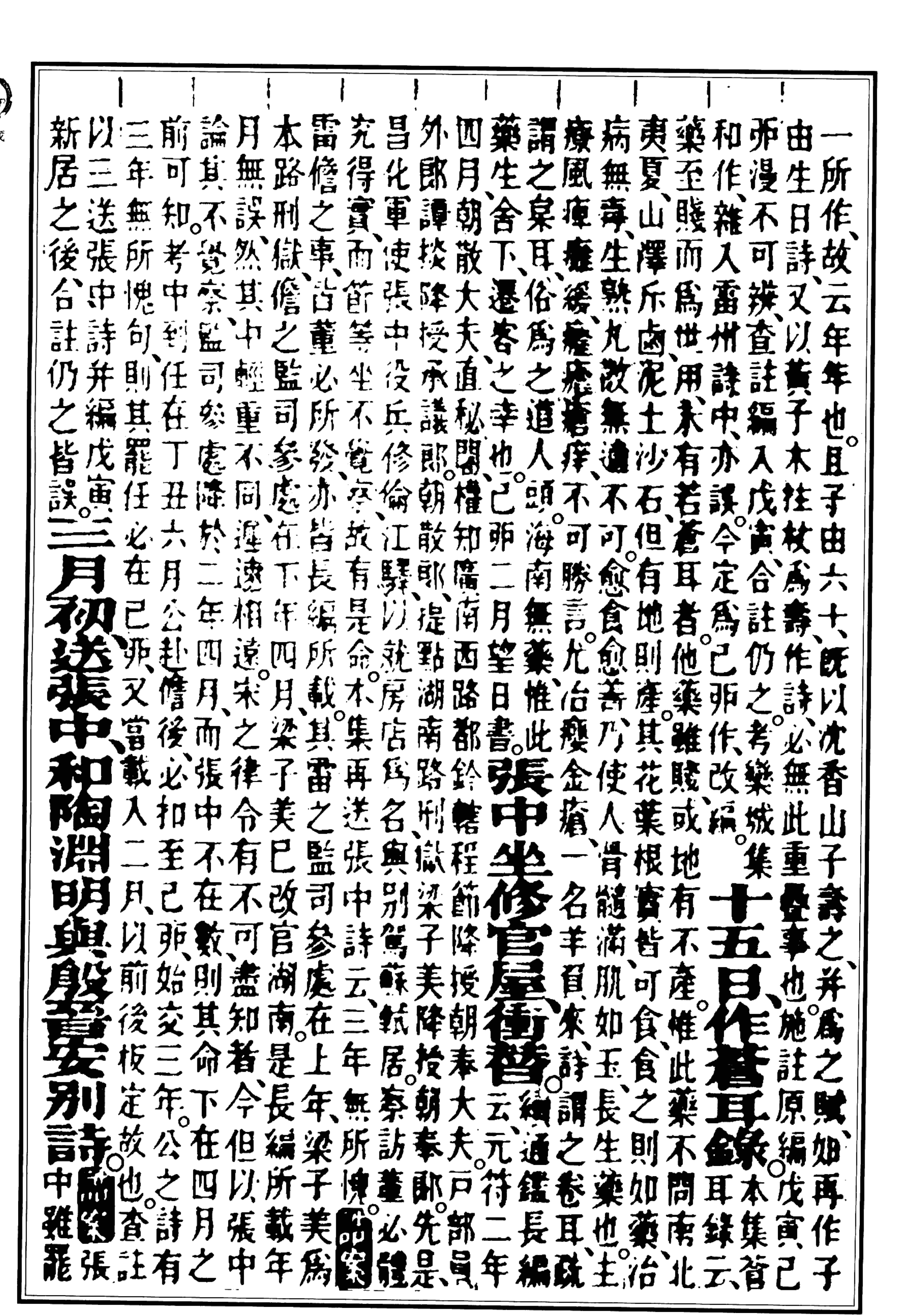
十三日、何德順寄到舶信、得

柴胡等藥、書杜甫詩。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沈佺期同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附案】廣州船信乃邁遞至廣州、由何德順以達也。

十五日、與老書生步月城西、入僧舍、歷小巷、三鼓而還、作記事。本集書上元夜游云、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附案】老書生乃老符秀才、吳氏之老、黎子明年高、見公記事、則子雲當亦老者、要不出此數人也。

程天侔寄近詩一軸、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⑧、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温麗、與陶柳眞爲三矣。此道比來幾息、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疏絶矣。公獨收䘏如舊、此古人所難也。舶回、佈謝萬一、不宣。【附案】公自渡海後、如黄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皆不通一問、宜其爲此言也。此非本集失載、公同至廣州、問此數人音耗、其情見矣。

二月、子由生日、以黄子木拄杖爲壽、並作詩。【附案】此二詩及欒城集和韻二首、均無壽六十語。而公有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句、以作綿長之詞解、固未爲不可。然以沈香山子賦論之、此乃子由六十



一所作、故云年年也。且子由六十、既以沈香山子壽之、并爲之賦、如再作子由生日詩、又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作詩、必無此重疊事也。施註原編戊寅、己卯漫不可辨、查註編入戊寅、合註仍之。考欒城集和作、雜入雷州詩中、亦誤。今定爲己卯作、改編。

十五日、作蒼耳錄。 本集蒼耳錄云、藥至賤而爲世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主療風痺癱緩癃瘡癢疥、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枲耳、俗爲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己卯二月望日書。

張中坐修官屋、衝替。 續通鑑長編云、元符二年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知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掞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察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本集再送張中詩云、三年無所愧。【總案】雷儋之事、皆董必所發、亦皆長編所載。其雷之監司參處在上年、梁子美爲本路刑獄、儋之監司參處在下年四月、梁子美已改官湖南、是長編所載年月無誤、然其中輕重不同、遲速相遠。宋之律令有不可盡知者、今但以張中論其不覺察監司參處降於二年四月、而張中不在數、則其命下在四月之前可知。考中到任在丁丑六月、公赴儋後必扣至己卯、始交三年。公之詩有三年無所愧句、則其罷任必在己卯、又嘗載入二月、以前後板定故也。查註以三送張中詩并編戊寅新居之後、合註仍之、皆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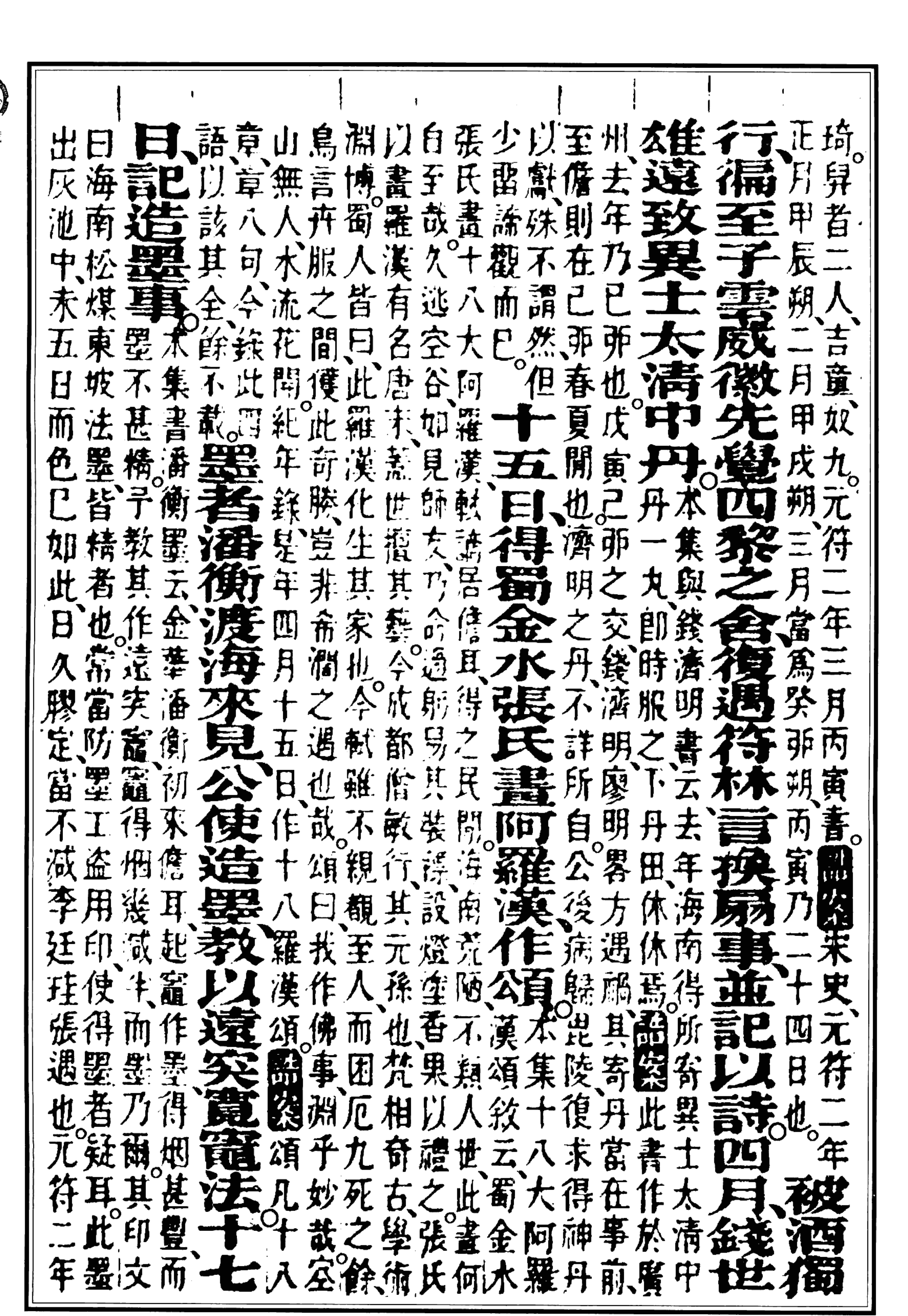
二月初、送張中、和陶淵明與殷晉安別詩。 【總案】張中雖罷

任、使不成行，故詩亦屢送也。此詩作於前，施編亦分列，今改編於此。**過手抄唐書成，抄前漢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謹案：古人讀書，無不手抄者，故學成而書道亦進，善書者蓋比比也。北宋如李公擇、趙明誠之流，藏書甚富，大率皆手抄精本，故藏書家尤難。公幼時手抄經史，每一部成，則變一體，其書道之成，未必不由於此。至南宋末，士大夫以刻書爲贄，既登第，輒以陳言爲誦說，惟所至刻書，以爲畢生事業，故會漕公使庫書板最盛，以不破己貲，故無人不爲也。自是學者日習於惰，匪特罷抄，漸以涉獵爲讀，日失其心摹手追之道，故演義工而實學荒，大率如善書者流，偶然而一過之矣。公既老而好學，又樂以告壯者，深慕其古風之猶存也，壯者可不勉歟。

程天侔遺致藥米醬薑，儒亦餽紙茗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連寫數書，惱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公負大瓢行歌田間，遇春夢婆。輿地廣記云：軾負大瓢行歌田間，有饁婦年已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因呼春夢婆。

二十四日，同何旻、王介石、王懿、許琦遊於淪江之陰，作放魚記。本集城北放魚云：儋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舁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吳氏之老、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温陵王懿、許



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誥案】宋史、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甲戌朔、三月當爲癸卯朔、丙寅乃二十四日也。**破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復過符林、言換扇事、並記以詩。四月、錢世雄遺致異士太清中丹。**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誥案】此書作於儋州、去年乃己卯也。戊寅己卯之交、錢濟明、廖明畧方遇禍、其寄丹當在事前、至儋則在己卯春夏閒也。濟明之丹、不詳所自。公後病歸毘陵、復求得神丹以獻、殊不謂然、但少留諦觀而已。**十五日、得蜀金水張氏畫阿羅漢、作頌。**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敘云、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褫、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頌曰、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紀年錄、是年四月十五日、作十八羅漢頌。【誥案】頌凡十八章、章八句、今錄此四語、以該其全、餘不載。**墨者潘衡渡海來見、公使造墨、教以遠突寬竈法。十七日、記造墨事。**本集書潘衡墨云、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

四月十七日、**久旱米貴、將有絕糧之憂。十九日、書龜息法示過。**本集書龜息法云、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本集書艾人著灸法云、端午、日未出、艾中[9]以意求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記諸米。**本集記藷米云、南海以藷米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座右、以時圖之。**十六日、劉僧還浙西時、參寥已還俗、編管兗州、公使之通問穎沙彌、書一帖贈行。**本集書贈劉浙僧云、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謹案此文則守欽參寥之禍、必已得耗。參寥既已還俗編管法不得歸、蓋其僧牒已毀、與死無異、故云遺跡也。其錢濟明寄丹、不即作復、亦可見矣。**黎子雲來謁、論海南生植、作益智**



錄。本集益智錄云、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蠶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其得此名者、豈以知歲耶。今日見儋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後日注本草者。馬眼糯說。本集馬眼糯說云、黎子雲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歐陽公言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輒續花譜、乃有三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爲者、可訝也夫。鄭嘉會舶書至、使過排列座隅王。介石辭赴惠作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願公念之、有可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詩案此書因王介石赴惠而作、公前云無書與介石、在儋合則書到甚遲也。其書中言介石助起屋事、已載於前、昨鄭靖老尚在惠、故書有問柯節推語、自後靖老爲監司捃摭、以不避嫌名罷去。公在儋無復通問矣。子由報巢谷自眉徒步赴由循起程。欒城集巢谷傳云、巢谷字元修、擧進士、畜弓箭、學騎射、遊秦鳳涇原間、韓存寶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得罪、有銀數百兩、谷變姓名、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逃遊江淮間、會赦乃出。予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以罪徙循、子瞻亦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今至梅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時年七十有三矣、

瘦瘠多病。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止之、谷曰、我自視未即死。公無止我。留之不可、聞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強資遣之。**答游嗣立書、**本集與游嗣立書云、使人久留海豐、裁謝稽緩、想不深責。舍弟諭居部中、尤荷存庇。家書已領、併增感作。附案游嗣立乃循守也。**作蓺草錄、**本集蓺草錄云、杜甫詩有除蓺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蓺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然治風疼、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天麻煎、**本集天麻煎云、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爾。春肝旺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元參。當去皮、生用治之。萬搗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眞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周必大東坡烏頭帖跋云、仇仙慕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爲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附案公嘗夢仇池九十九泉、意欲居之、故以公爲仇仙也。徽宗崇觀間、禁蘇學極嚴、士人誦習之者、稱毘陵先生而不名。仇仙之稱、當亦始於是時也。**煉枲耳霜法、**本集煉枲耳霜法云、枲耳并根苗葉實皆濯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燒爲灰、澄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即旋取旁釜中已滚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瓷瓶盛、每服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蘇宜州家居於邕、年八十七、紅潤輕健、蓋專得此藥力也。**蒼术論、**本集蒼术錄云、黃州山中蒼术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爲太息。舒州白术、莖葉亦甚相似、特華紫爾、然至難得、三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去游風、非神仙上藥也。**服絹方、**本集服絹法云、醫傳張君傳服絹方、眞神仙上藥也。然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



當蓋稻子席面。世言著衣喫飯、今乃喫衣著飯耶。

井華水、本集井華水云、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瀹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功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至淺近、猶不能爲、況所謂元者乎。

代茶飲子。本集代茶飲子云、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格韻高絶、惟山居逸人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膈和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煮散爾、與茶了無干涉。蘇能作烏觜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詩。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周必大題蘇季眞家所藏東坡墨蹟云、陸宣公爲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抄集驗方五十卷、寓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東里周必大書而歸之公元孫林。【誥案】益公親見公家藏手蹟、則所書藥法、信海外作爲多也。今附錄自蘇草以下七條、以見公志而存益公之說。季眞乃嶠字也、亦見益公題跋。自元符二年己卯以至淳熙十五年戊申、其世守之者已九十年矣。

七月十五日以金水張氏書羅漢并頌寄子由作跋。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嵋、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能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

年集稿，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中元日題紀年錄，是年中元日作跋。**求蒼术、橘皮，作羅秘校書。**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蜘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术、橘皮之類，皆不可得，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八月，作倦夜詩，楮墨已竭，爲之慨然，書付過。**本集書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所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詁案公所謂佳紙墨，蓋紙必澄心堂，墨必李廷珪，新者不用也。又公所用皆諸葛筆，黄魯直論之甚詳，時諸葛筆久闕，故歸遇孫叔靜，用諸葛筆而喜也。**追報京師傳公仙去。**本集書謗云：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至，言之。詁案此條乃作書謗日追述之詞，故摘列於前。上年有體量張逢、張中事，必無此謗，自應列於己卯也。**作元老書。**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詁案書所謂不免趨時者，如易觀卦作老鸛解、詩大小雅作老鴉解之類，蓋非此不售也。然近日作書，多有以觀通鸛、以雅通鴉、以弟作第、以白作伯者，由今觀之，此皆古人糟粕，非精義也。宗匠不爲所紿，其棄敝蹝也，頃刻間耳。此書作於舶書到後，其前迨過兩條，後先要不相遠，故類載於此。**九月二十日，書**



魚亭下送邵進士作詩。【誥案】此條紀年錄所載、本集已佚此詩、或當日見於後麻沙本也。嘉魚亭、邵進士、皆無考。今仍列此題、俾後之人或有補焉。

作老饕賦。本集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髯。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又火惡陳三字自註云、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何遠春渚紀聞云、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誥案】海外所作賦、確然可見者、沈香山子、天慶觀乳泉、酒子三篇也。及閱何遠所記、始知海外五賦、而遠則親見家藏手蹟、其言可信。因悉取本集諸賦考之、檢出胡麻、菜羹、老饕三賦、皆似海外作、而此賦有瓊艘句、爲證。復又檢出餘二賦、以菜羹爲尤近、而胡麻乃答子由伏苓者、復取欒城集伏苓賦考之、兩賦兩敍、皆不及作賦之地、而子由使遠已有伏苓賦、故伏苓賦載在前集、本集胡麻賦列赤壁兩賦前、始知子由作於筠州監酒時、而公答之於齊安者、了無疑義。又本集目錄老饕賦與四賦類載一處、亦海外五賦之一證也。因以此二賦分別附載而胡麻賦繫之黃云。

閏九月、姜唐佐來從學。本集書柳子厚詩後云、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與地廣記云、姜

唐佐字君弼、瓊山人。蘇軾貶儋耳、唐佐日從之游。軾嘗稱之黃門曰、不謂海南有此佳士。**十七日、書杜甫詩、勸儋人變俗。**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髮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姜唐佐投長箋書。**本集與姜唐佐書云、特辱遠貺、意甚勤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愧荷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臥不能裁答、聊奉手啓。**題唐佐課冊。**查註、葛立方韻語陽秋、東坡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欻若車蓋、凝矓未瞬、彌漫霮䨴、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繞四壁、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夫先塊。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中語。詩話總龜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文云、子之文章、電擊雷震、雨泡忽止、闃然泯滅。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東坡題姜君弼課冊、亦同此一機括也。【附案】公論文之法、盡於此矣。是時不欲出所語、故書劉句、葛立方以為戲者、妄也。**十月、鄭清叟自惠渡海來見。得周彥質書。公以香寄林行婆、答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鄭君知其後、敏篤問學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附錄】八郎房下謂遠婦黃氏、卒於白鶴新居。據此則前論史夫人酉惠及文之復來守惠、皆確。否則文之無由道其卒也。**贈鄭清叟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北歸過廣州時，查註合註從之，然俱無考。據詩意，乃海南冬日所作，與周文之書所言鄭君即其人也。李公弼似未至，其後見公於廣州，并記於此。餘詳題下。**聞范祖禹訃，作慰其子沖疏。**本集與范元長疏云：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柰何柰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又書云：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東都事略：范祖禹再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子沖溫。

【誥案】范沖字元長，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宗正少卿，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極言王安石、蔡京之罪，遷翰林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為人好義樂善，嘗薦尹焞自代，司馬光子孫已為虜，請以其族曾孫召主光祀。孝宗出就傅，沖首為資善堂翊善，祖禹既以修神宗實錄貶死，而蔡卞悉以王安石日錄竄改之矣，至是孟太后以為言，皆沖一手更正，可謂能繼厥考之志矣。沖有傳，事畧謂子仲溫，似係沖溫之譌。溫即少游之婿，不知何以譌也。

十三日，姜唐佐相從夜話。十四日，雨中以奇茗為餽。本集與姜唐佐書云：昨日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茗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十五日，雨霽，公以乳泉潑建茶招之。**本集與姜唐佐書云：今日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共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誥案】此書乃墓誌食

儒藏

芋飲水及作菜羹賦之確證。夫以惠州市井而日殺一羊，則儋耳之荒落可知。雖欲日致脊骨而抉剔於肯綮之間，不可得矣。**唐佐復致酒麪。十六日，赴唐佐飲。**本集與姜唐佐書云：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來早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過假烟羅子吳志、會要諸書以歸。**【附案】此條詳後案。**冬至日，將吳諸生攜具過公飲。既罷，過有懷惠許兄弟。**斜川集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詩云：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龐鬢，希疏盛篕饌。一歡為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爲飛墮，寘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鄉酒醲翻白，銀皮琥珀紅。倚徯醉野僚，絕倒共鄰翁。儲芋人人送，因庖日日豐。齋收黎母谷，露人菊花叢。海蟹蓋蚶蛤，國奴饋薑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相在瀛蓬。介隱惟偕母，龐圖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公用過韻作詩。**【附案】詩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鬭吳翁句，謂老符秀才及城北吳氏之老吳，乃儋人之溫飽者也。査註以吳翁爲吳子野，合註從誤。是年閏九月，冬至在十月內。**十一月八日，作四神丹說。**本集四神丹說云：熟地黃、元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者。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性中和，可常服。大略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己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公蒔菊九畹，時方盛開。十五日，與客**



作重九會、作海南菊記。本集記南海菊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暑至菊有黃花乃開。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為記。

十九日、得子由信、書柳子厚詩。本集書柳子厚詩云、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邱。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歎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張中告行、夜坐不去、作再送張中和陶淵明王撫軍座送客詩。【時係】此詩有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懸知冬夜長、恨不晨光遲句、其張中戀戀不忍去之狀、情見乎詞矣。今定此詩為十一月作、改編。

十二月、張中來別、夜坐達曉、頗憤懣、為解勉。其翼日、作三送張中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附錄】以上送張中二詩、施註和陶集本並編也。細歎二詩、乃相去不遠之作、必當並編。今分列十二月者、以公有三年無愧之語、特滿是歲以表其人。知張中者、卒以公故廢死、雖詘於一時、而申於千古、可謂賢矣。餘如張逢、陳諤之流、悖京務通使之傳、何其偵也。

求毗陵藥、作程天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會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閒或有犅藥以授病者、人口

如神、蓋未嘗識爾。【詳案】此書乃公在海外以醫藥濟人之證、希奇二字、乃浙中俗諺。公在浙久、已習浙語、誦之如聞鄉音、恨知之晚、不及告翟灝晴江氏、使入通俗編也。程全父乃常人、亦見此書中。

作縱筆詩。二十三日、潘衡墨竈火發、救滅之。二十八日、墨成、作記事。 本集記海南作墨云、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及夜燒松明火詩。迺作論海南黎事書。** 斜川集論海南黎事云、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貪[illegible]警擾戕我官吏、虜我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鬭、窮則搏吾、乃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不可以一舉得之也。且既得地、必郡縣之、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議者又曰、黎人所以侵邊吏而侮



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循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可變而不可改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靡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爲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沉香吉貝易之耳。吾爲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特商人耳。商人轉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耳。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開市之征歲入不足、兵吏廩賜無所從出、衣食不足、我自困矣、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償於我乎。黎人之性、愍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憤、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亦使者按之、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是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謹案】過此書凡二千餘言、不詳所上何人。今摘其大畧、附載於此。

公與登合江樓、譚琦毅歸中原記事。本集

夢登合江樓記云、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曰、被命領劇曹、故來相報。此歸中原、當不久也。誥案此記述於海外者。哲宗之年、正富北歸之望、亦久絶。公非姑爲是言也。其後一一皆驗、而見於何遠之説。由是觀之、則紫府杏園之驗、奎垣鄒世之徵、皆非無因而致者矣。

校記

①方：當作「六」，見宋刻本《東坡後集》卷八《沈香山子賦》。

②信：當作「到」，見明萬曆刊《東坡先生外集》卷七八《與程全父書》。

③求：當作「給」，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五五《與程全父書》。

④流：明成化刊本《東坡七集》續集《與程秀才書》作「運」，文意較勝。

⑤伯：當作「百十」，見右引書續集《與程全父書》。

⑥有：當作「無」，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一《書箴》及王弼《周易注》。

⑦江都幾子家：當作「江鄰幾子我」，見知不足齋叢書本《侯鯖録》卷二。

⑧策：當作「冊」，見《東坡全集》卷八四《答程全父推官書》。

⑨艾中：當作「艾之」，並置「求」字下，見《仇池筆記》。

⑩南海：當作「海南」，見《蘇文忠公全集》卷七三《記海南菊》。

⑪食：當作「實」，見右引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哲宗元符三年庚辰、公年六十五。是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日、哲宗崩、年二十五。端王佶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大赦天下、改劉氏爲元符皇后、章惇爲山陵使。二月、立王氏爲皇后、章惇封申國公、韓忠彥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四月、韓忠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叙復元祐臣僚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覿、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宮觀、蘇軾、轍、劉安世徙廉、岳、衡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晁補之、張耒、劉唐老並與知州差遣。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鄭俠任便居住。詔求直言、用鄒浩、陳瓘、任伯雨、龔夬、張廷堅、陳祐爲臺諫官。瓘首上書論國是、命取編類臣僚章疏入內焚之。監司分部決獄。廢元符二年已前官逋負悉蠲之。鹿敏求等應詔上書、遷秩。皇長子生、大赦天下。五月、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斥郝隨、劉友端等。任伯雨、陳瓘、龔夬交論蔡卞姦惡、罪浮於惇、逐去之。從韓忠彥言、元祐臣僚生者蒙恩、宜甄死者。詔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姚勔、盛陶、趙卨、孫覺、杜純、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獨摯、燾比舊猶降一官、特許歸葬、錄其子孫。陳瓘力攻二惇、二蔡、論起同文館獄罪、貶邢恕均州、安惇、蹇序辰除名放歸。七月丙寅朔、皇太后歸政、赦天下。正



月一日、記養黃中。本集記養黃中云、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戊辰朔①、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②、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氣。過③予、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南、安得此慶邪。【詩案】是月戊寅、寅中有戊丙、戊生寅、而納戊、合三辰爲四土、而中氣備矣。七日、聞黃河已復北流、公言始驗、作詩。書海南墨。本集書海南墨云、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何薳春渚紀聞云、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作詩。十五日、憶戊寅元夜過出獨守舍事、念過與婦皆觴孝、作和韻詩。飲黎威家、五色雀集於庭、擧酒祝之、記事、本集書羅浮五色雀云、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錯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嗚然和鳴、回翔久之。余擧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并作詩。【詩案】五色雀詩敘與前所記聞有同異、而言嘗集於城南所居則同。查註編新居詩前、合註從誤。今以記敘皆及旱潦事、改編於此。餘詳後註。過和五色雀詩。斜川集五色雀和大人韻云、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爲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祫禳隨桃

符。南遷不見鵬、鷃集升平烏。翩然白雲物、豈惟睿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瓊儋眞前儒。雖知非天窮、險阻始切膚。海南夷獠居、安得此異雛。似爲三足使、仙子儼見呼。定知隱几人、嗒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華返舊鄉。謹案：過和詩、北歸之兆已見、氣機動矣、神雀再集、似非無因而至者。今據此定公詩爲元符三年正月作。

寄范沖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二月、題過所畫枯木竹石諸詩。　王明清揮麈録云：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輪至、傳旨宣召。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視、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烟霧、寒不可忍。俛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酺酒一鍾、賜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謹案：此叔黨軼事、附載於此。

十一日、記劉敞戲王安石語。　本集書劉貢父戲介甫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



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頁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作安期生

詩案 此詩雖有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句、似非海外作也。安期生事跡在廣州蒲澗、公已至蒲澗題二詩、有不向安期覓棗瓜句、廣州已屬海上、不必渡海始云海上、且瓊南無安期生故蹟也。施註原編此詩瓊儋道中、查註合註皆仍其舊、一無引證。考欒城集和韻送渡海詩有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句、與乘桴浮海並用、乃取以作收煞耳、非於海外實有所指也。今以此詩與敘乃詠古之作、必非道中所爲。若改置蒲澗、亦以詩無游跡、或恐有誤。以詠古無處不可作也、故附於海外之卷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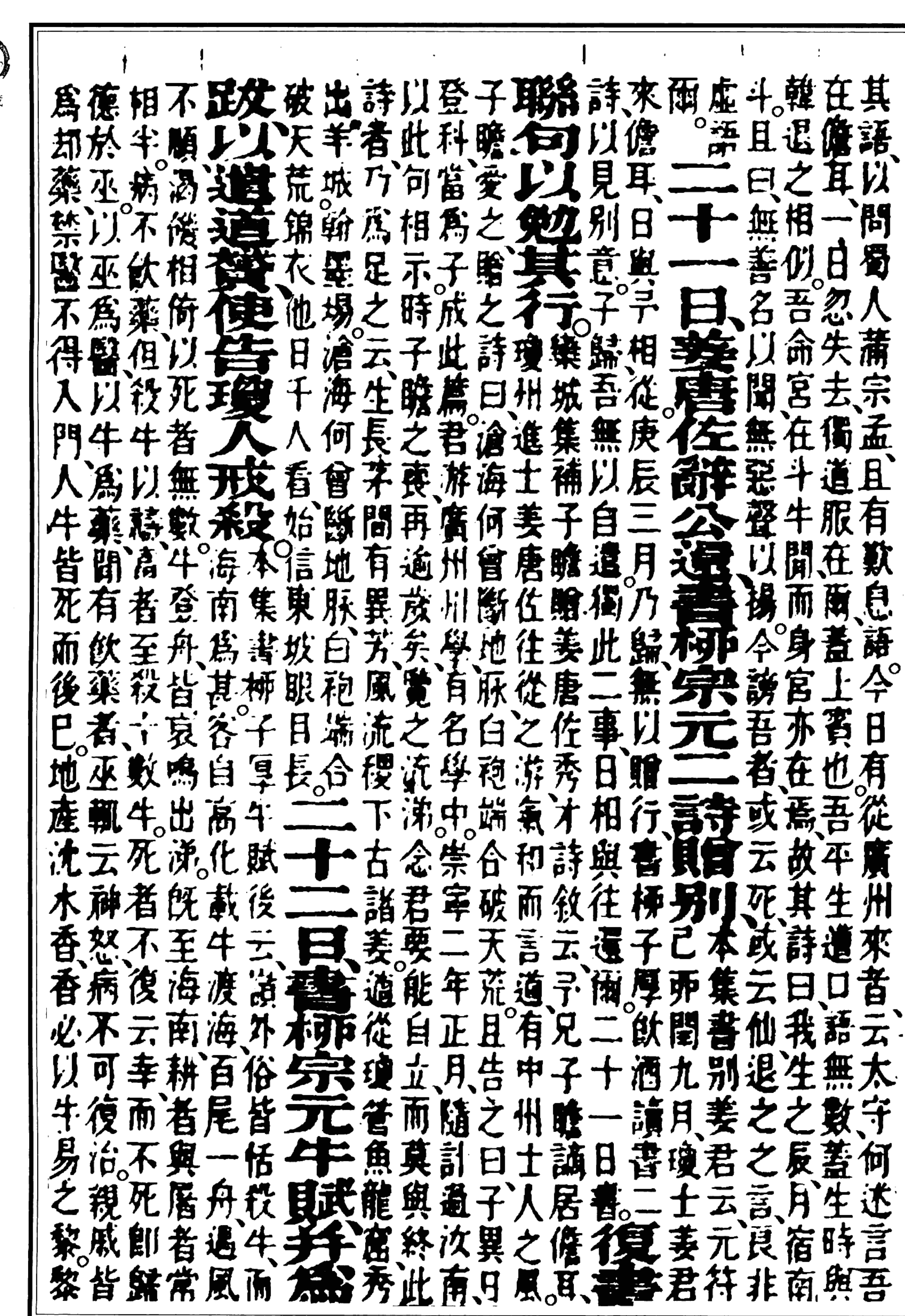
及答海上翁詩。二十日、黎子雲來見、記唐允從論青苗語。

本集記唐允從論青苗云、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紀年錄、是年二月二十日、書唐村老人言。

公聞哲宗遺制成服。

詩案 公是時不敢作挽詞、故於後和秋咸見贈自述云、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又自註云、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竊窺公意、緣無以著其悲痛、故特見於此耳。曰才疏、曰癡絕、曰泣血、曰七年、道其君臣之義已盡、此即哲宗挽詞也。王施註皆不知論此。查註因殿西廊之自註而考延和殿之沿革、合註又考七年出入

之分合及供奉之來歷於詩旨終屬闕如今爲之摘載於此庶幾公之心也。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追懷寫師之遺意、和陶淵明郭主簿詩。詩紀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和淵明酬郭主簿詩。【館臣案】和陶郭主簿二首、查註原編戊寅、合註仍之。今從紀年錄改編。寄范沖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强自遣也。劉沔編錄公詩文二十卷以正、報書。本集與劉沔書云、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悤悤不宜。葛延之渡海來游、公誨以作文法。【館臣案】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往見、留一月、公誨以作文法。事詳本卷贈龜冠題下查註。聞何述傳公上賓、書謗。本集書謗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



其語、以問蜀人蕭宗孟、且有歎息語。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語爾。

二十一日、姜唐佐辭公還、書柳宗元二詩贈別、本集書別姜君云、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自遣、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爾。二十一日書。

復書聯句以勉其行。欒城集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詩敘云、予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二十二日、書柳宗元牛賦、并為跋、以遺道贇、使告瓊人戒殺。本集書柳子厚牛賦後云、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木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

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朱子題跋牛賦云：東坡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附案〕李端叔嘗謂公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又謂公書乃其子過所作，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皆有過人處，由是論之，當日出之蘇氏者已難辨別，況又益以習僞者乎。大率嶺南手跡，宣和間皆不踁而走，至朱子時已閱九十餘年，故審定尤難也。以紀年錄考之，跋於是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月，得秦觀書。 本集與秦太虛書云：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閱妙跡，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附案〕少游自處州徙郴州，又編管橫州，其自橫徙雷，據宋史載元符元年九月，雷儋近便，年半不通一問，此必無之事也。大率少游以是年三四月始到雷，其前非史傳闕畧，即有待質之事未成行也。

訪王公輔。 輿地廣記云：王公輔，儋州人，俗呼王六翁。蘇軾、折彥質雅重之。一日舉酒賀折曰：夜來占天象，公當內召矣。未幾果驗。公輔年一百三歲卒。〔附案〕折彥質爲許康民作儋州大江橋記，在建炎戊申、己酉間，至是已閱三十年矣。

至黎子雲家，道中遇雨，假笠屐而行。 輿地廣記云：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蘇軾嘗造訪，遇雨，從農家借笠著屐，道上小兒隨行調笑。子雲兄弟執禮甚謹。

或爲笠屐圖，作贊。 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黎子雲家，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過楊道士息軒，作詩。 〔附案〕此詩王註、施註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漁隱叢話、名勝志收入續採詩中。今改編入集。

十五



日、作五君子說。本集五君子說云、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暇給、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而絲亦韌。繅既畢、蛹亦煮熟、如啖蚳蝝、甕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菔以爲虀臘、久而助醯、醯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洺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飯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眞可相與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公所作書傳成、題易書傳論語說。**本集題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爾、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觕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誥案】書傳凡十三卷、考與鄭請老書、則成於此時也。**李彥威來見贈詩、五月、葛延之親製龜冠以獻、遂辭。公還作龜冠詩贈別。**【誥案】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葛立方韻語陽秋及梁谿漫志、詩話總龜諸書收入續採詩中。延之乃立方從兄也、今改編入集。以上劉沔、何述、王公輔、黎子雲各條、及補編楊道士息軒、葛延之龜冠二詩、皆無年月可考、故附載於內遷之前云。**范沖遣孫行者至、爲父求傳、答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庶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公謂過曰、吾嘗告汝、決不爲海外人、今當寫吾平生所作賦以上之。**洧曲舊聞④云、東坡在儋耳、謂子

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吳復古再渡海報公內遷、本集與秦太虛書云、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附錄】溫公追復乃五月事、曾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

学由循州所贈諸什以示公、欒城集循州雨中招吳子野先生詩云、柴門不出蓬生徑、晨雨無時水及堂。辟穀頗君能作客、聾來煎窨餉桃康。又答吳子野和二絶云、三間渊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問何事得安康。慣從李叟游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兩恨與嵇康。自註云、子野昔與李士寧縱游京師、與盧喬同寓曾魯公家甚久。

爲和二詩并贈眞一酒歌、欣然有歸白鶴峯意。和陶淵明始經曲阿詩、至是和陶集成。【附錄】施編和陶集、其總目與詩多寡互異、與子由詩敘之數尤矛盾。且公既以和陶別爲一集而歸去來辭亦繫集後、不入全集、則查註補編之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亦必繫之集後。考王註和陶類此二詩並在其中、是施註以其題復删去明矣。邵註删歸去來辭之外、共一百二十二首。翁註考施註邵註詩數之分合及歸去來辭有無、並未註明孰爲得失、又其所考詩數、與查註所考詩數不符、蓋其詩分合互異、故其數亦多寡不同也。今皆置弗論。至查註所編和陶諸詩之外、增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又集歸去來字十首自云共、一百三十二首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



首故也。語所編和陶詩一百二十二首、又補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暨共一百二十四首。凡此皆公和陶集之作、不得以施編查補論。今自揚州起、至儋州丁丑冬杪止、如子由詩敘之數、共編一百九首。又自戊寅起至是年庚辰止、共編一十五首、總計仍一百二十四首也。其餘歸去來辭、改載入案集歸去來字詩別列、不在數內。

又嘗以淵明歸去來辭字集爲詩、計得十篇、因號曰歸去來集字、並以繫焉。

合註云、金石粹編東坡集歸去來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二涉世、三與世、四雲岫、五世事、六富貴。前刻眉山軾書、後刻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此則非嶺海所作、但又缺四首、豈後續爲之、併一作十首歟。詩案六首石刻向屢見之、雖精柔全失、而規模尚在、信公熙豐間路手蹟者。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齊安、次年築雪堂、董義夫來游、公約淵明歸去來語爲哨遍詞。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謂字字皆非創入。由此觀之、公致力於斯文甚久。此六首爲黃州作、信不誤矣。又據晚香堂石刻有小楷書三種、其一曰歸去來詞、後書詞署款曰軾。其二曰予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詩、後書詩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歸去來詞稍櫽括以就聲律、釋耒之暇、扣筑而歌、不亦樂乎、後書詞及有謝哨遍四字、署款曰東坡居士。以上三種、皆一氣書下、雖傳摹不一、而行欵精整、丰神猶有存者、亦出公手無疑。但其後又有十六字總款曰、夕不作小楷、今日忽書一紙於長興舟中、元祐四年八月六日、東坡居士。此則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過湖州作、後六客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本集杭州任謝狀具在、公未嘗再出也。石刻本往往增損移易、小變原樣、以炫已本不同、翻刻既多、無從辨其涇渭。又有從他處鉤取年月題跋以實之者。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則此四首卽未能

定爲元祐以前作。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於此。考王註本徧和陶未嘗分類、此十詩已附其中、尚存公之遺意、是則海外事也。今用其例、仍以此十詩終之。

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輟業。〔附考〕公志林未成。今志林傳本、雜取本集題記、並以他事、不知出自誰手也。

秦觀見報、公徙廉、鄰邕貴集、許玨願載以往、遂定石排渡海、作秦觀書。本集與秦太虛書云、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文潛、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滕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衡員慎重。〔附考〕時秦少游已放還、故未有果行衡員語。夢得即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長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審矣。其子湛極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後中官梁師成好結納元祐子弟。秦湛范温遂爲座上尊客、此則非蘇元老鳳節可比、殊負公勤拳誨望之意矣。然蔡卞用王安石日錄改竄實錄、以朱墨本納禁中、滅跡、朝士已無由知、若非師成見而相告、使之竊出、錄本流傳、則金匱之後圖籍皆⑤北宋幾無信史、以示後世、是不可謂非此曹功也。并記於此。

又告下、仍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亟返驚魂。拜望闕廷、喜溢顏面。否極泰過、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濫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肅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烟瘴四年、賴喘

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巳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問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無禦冬、淒凉百端、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巳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由天縱、道本生知、凡有嘉謨、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濯於淤泥、巳有遭逢之便。擴開雲日、復覩於變之時、言豈渝心、報期碎首。【詩案】宋史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宮觀、蘇軾等徙內郡居住、乃四月二十一日命也。

聞子由巳徙岳州、作邁書。本集與秦太虛書云、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巳行矣。欒城集移岳州謝表云、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巳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事出特旨、恩賚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又復官宮觀謝表云、臣昨於循州準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準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巳望闕祇受訖者。【詩案】公以三赦得宮觀、子由以兩赦得宮觀、此其輕重不同也。如此時公卽徙永、子由必自梧州走桂管至岳、則兩公可相候於道中。無如公先徙廉、子由卽至梧、不能越境相見、故自潯陽上湖韶州、至韶當由郴走長沙赴岳、爲近。人率避洞庭之險、乃度嶺由章貢出九江抵武昌、而後命巳至。當先公一月聞命、殆公八月徙永、而子由巳歸許、有此波折、自此無見面之日矣。以後不及兼敘子由事、故載於此。

與秦觀期於徐聞、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書。本集與秦太虛書云、某巳得移廉之命、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本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

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克日，俯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游、郎大幸也。【謹案】泉人許九船乃泉商許珏所駛船，謂非此船不可自儋耳出口。吳君乃徐聞令，故託其雇夫也。**以烟蘿子、吳志、會要歸姜唐佐，爲書誌別。**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二車，略道下懇。兒子治裝冗甚，不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謹案】從公於儋者，與程秀才書中有江君，與泰大虛書中有吳君、唐君，與姜唐佐書中有車氏兄弟，此五人者，獨不得掛名案中，而吳君則徐聞令也，并記於此。**以船書仍由海運寄邁，便訪尋鄭嘉會歸納。**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墜。【謹案】志林未成，見此書中。**公念居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以生還，皆神所相，作峻靈王廟碑，西嚮而辭。**本集峻靈王廟碑云：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

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胳膊。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爾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己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荫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鰕龍，鵁鶄安居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晔然照無窮。

又念赴廉不能越境往弔祖禹，作范沖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死，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熱甚，萬萬節哀自重。謹啟。

六月，往別符黎諸生，留詩以示民表，【誥案】此詩諸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詩話總龜收入續採詩中，本集無黎民表，疑即黎徽之字。詳味此詩，信為公作，特改編入集，用表儋人數年依託之情。

并賦儋耳詩。【誥案】公此詩抑何其從容不迫，寄意深長也。凡去黃、儋，皆於其地有

顧戀意。若子由、則恩忙一走而已。而公胸襟才識往往不同。公且有三月不遑之意。時一見於言外。此尤子由所不及也。魏了翁云蘇子始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其知言乎。

公將發、不及待許珏船、遂罷石排之渡、改計出陸。

語案 凡四州過雷者、必由瓊山出口、以其地渡船所集。凡風色早晚遲速皆有一定故也。雷瓊人號此路馬福海、其他處不渡審矣。公欲自儋放渡者、用許九貿易船也。今仍不免歸總路。其船未歸可知。且用許九船則自儋而南者、多海道三百里而後截渡。與其多此一險、不若直跨廉江也。向以今之營制關隘合考古之邊防闘絡、事皆一轍。凡高雷廉瓊所在皆貨船口岸、無路不可達。然只宜漳泉惠潮及其土人為之、而非士夫偶然一適者所能從也。公自此一改計、至明年六月而止。將不可勝計矣。

儋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

語案 公六月初之說、似不果。以到瓊論其行在中旬也。儋人餽送詳去廉條下。

畜儋犬曰烏觜、甚猛、亦隨往。抵澄邁道經長橋、烏觜泅而濟。路人皆驚、戲作詩。過趙夢得家、見其子荆。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美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亍、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語案 元符庚辰至紹興末凡六十三年、荆登科已六十數歲。是公見之時、荆始生也。又計至乾道九年、為縣與益公相值時、荆已在七十四歲之外。故調欽倅即卒。然益公兩記其事、語中不及其老、何也。

宿澄邁驛、題通



潮閣詩。赴瓊山道，經三山庵，訪惟德，啜泉，遂止於庵中。惟德求泉名，公名曰惠通。十七日，作惠通泉記。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重過瓊泉，則瓊人已築亭其上矣。陸承議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公名曰洞酌亭，作詩。本集洞酌亭詩敘云：庚辰歲六月十七日，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姜唐佐來見，約吳復古與唐佐會食，作詩。查註：本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喫蕈饅頭詩云：天下風流筍餅餤，人間濟楚蕈饅頭。事須莫與謬漢喫，送與麻田吳遠遊。誥案 此代簡之作，諸本不載。查註據外集海南作，收入續採卷中。今考此二人在儋未嘗相值，乃公過瓊州事，特載於案，以證遠遊之同行也。過姜唐佐家，書張巡顏眞卿事。合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儋耳，見黎民表。又謁姜唐佐，見其母，余問識蘇公乎？曰：然，無奈好吟詩。嘗杖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余案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且喜起居佳勝，堂上康慶，甚慰所望也。誥案 本集載有張頤聯句，又以書考之，唐佐信有母者，是總龜之說不誣也。

爲補公之軼事。**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沙門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頗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杭杭、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絶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佩之、況斯文乎。【詩案】洪覺範以其詩文鳴於紹聖元符之間、每從黃魯直僕聞公之緒論、又與陳瑩中厚善。此浮屠中獨樹一幟者也。據此說、公夢奠後士夫爲之編集者不一而足、而海外詩文已搜羅倍至、不自吕宋王趙諸人始也。所恨當日別本無一傳者。覺範所見海外之帙、既云編集所無、即應錄存原文、又不知摘敘事由以論、而僅以譬喻了之。此種技能、只可施之二王書跋、而於公文則卑之不足重。其云篤好、乃知非好眞能也。姑載於此、俾後之人或於殘編斷撋之中、有所遇焉。**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寓意也遠矣。**【詩案】此聯以人我爲柱、明包紹元七載事。凡此等句、註家皆不當附會典實以讀者閱註其詩旨反爲所晦故也。如王施註所引、皆不合。查註與瀛奎律髓紛辯紹聖六月十一日之去、元符六月二十日之歸、又證其列傳日之誤、據此詩首從參橫斗轉領起、歸意其下、句句皆歸、律髓之誤、雖不辯可也。**二十一日、止遞角場、定伏波廟祀事碑而銘之。**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


儒藏

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淸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没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雷州府志：李綱伏波廟碑陰記云：故翰林學士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迨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綱以罪謫官萬州，行次海濱，默禱於神，倘得生還，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以荅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南渡，翼日次瓊管，恬無驚虞。後三日，蒙恩聽還，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帆，不一時達岸。乃知神之威靈昭著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詰案：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康王立，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月至行在。八月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綱經畫草創，用張所傅亮置司兩河，援諸郡忠義以固中原，討平淮南、襄漢群盜，補修殘敗，稍有成謀，而有得心學之姦人張浚者，方諂事黄潛善、汪伯彥，愚事擊綱。時浚又相與密謀論綱罪，誅陳東而逐李綱。綱的是貶佞。綱既去，盡反其規畫，致兩河盡陷，而淮浙大亂。賊臣繼起，綱刻碑之歲，正苗劉發立時也。金人素畏綱，復不赦綱罪以媚金，金無所憚，遂長驅入，用康王張俊爲嚮導，凡淮南兩浙地在處蹂躪，平江一郡無辜爲周望送死者至七十餘萬人。使綱在位，金人敢爾哉？自後檜浚並用，浚屢喪師辱國於外，檜獨盜柄肆毒於中。浚以承制之餘財招徠坐談客，樹聲望以

愚門人後學、而悉舉其錙重詔檜、外內交據、於是李綱、岳飛之志卒不得伸、而宋不可爲矣。夫以元符之三年、建炎之三年、皆安危反掌之時、如兩公者、乃一在徐聞撰碑、一在海康刻碑、而其用人行政、是非顛倒、敗壞若此、縱天不厭宋、其亦末如之何矣。

吳令部夫已集、遂達徐聞、與秦觀、歐陽元老會。【附錄】歐陽元老即海康令、乃秦少游在雷厚善者也。考見後案與元老書條下。**知范沖在雷久待、復回化州行、討聞書已傳、公以事狀不詳、屬觀詳錄。**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謗之罪。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猶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

抵雷州、張君俞出訣言鄭嘉會爲使者摺撫罷去、方游嶺、嘗出所致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雷、見張君俞儀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又書云、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捃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公奇偉必不經懷也。【附錄】張君俞即雷守也。

二十五日、公將發、秦觀出自挽詞一篇相質、公以觀齊死生、了物我、不足爲怪、遂行。本集書秦太虛挽詞後云、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別於海康、意色自得、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作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附錄】少游已有詔放還、是年



夏熱甚、大約以七月去雷、故八月尚在藤也。公門下四學士、惟少游訣別於此。黄魯直徙戎州、時已起監鄂州稅、不赴、往游眉山。張文潛先已起爲黄倅、時方移知兗州。晁无咎本監信州酒稅、時已召還、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皆不復與公見矣。**吳復古亦別去。**【附錄】合浦舟行記不及吳子野、則是時去矣。**道出興廉村淨行院、連日大雨、宿院中、作詩。**查註云、合浦縣有興廉坊淨行院、今廢。【誥案】郡邑志均無此條、如合浦遇大水、公已到廉、何必航海。此不問而知其誤也。海康至合浦陸行七百餘里、本屬僻徑、內惟鄉民樵牧者出沒其中、及兩州吏胥文檄所經耳、故書無所考。向者懷丞權雷歸、嘗窮詰之、懷云、興廉村在雷州城西四十五里、淨行寺猶存、自村至廉皆陸、不聞其地有河出海口也。自後雷廉有吏胥至、復屢問之、其說畧同。且云、自興廉村往廉、前五百里距海甚遠、並無河港可通。望見海岸、即到廉矣。由是推之、公乃退回覓路、雷之口岸不一、今無官寨之名、故無由知其詳。其自雷州出海、必無誤矣。**乘小舟至官寨、水暴漲、橋梁盡壞、不可前。復乘海船出口、並海而行、晦日、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四顧、呼過、則鼾睡不應、乃撫易書論語本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必濟也。七月、舟抵白石、始出陸、酌酒相勞、作合浦舟行記。**本集書合浦舟行云、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蜒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適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四日、至廉州貶所、**施註云七月四日至廉。**張仲修出見、**〔補注〕張仲修廉守也。前註不知、今補。**款於清樂軒。五日、定居。**〔補注〕此番至廉、必不暫寓行館、其寄跡蕭寺、又可知矣。然解裝無地、有司何以爲情。乃讀公臨去清樂軒題壁語、屢覆之而喻其旨、蓋是日迎勞於廨、即留欄其中、乃張仲修善處之道也。由是成例、約兩月間、又復屢宿於此。公不欲沒其意、故臨去有此題也。仲修竟託是以傳矣。餘詳後條。**聞鄭嘉會已離邕管、爲之憮然。**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乃云公離邕去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歐陽闢款門請交、既見、則梅堯臣門人也、方爲石康令。**合浦縣志云、常樂縣、南漢置、宋太祖廢、以其地置石康縣、在郡治東北三十里。明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允知府林錦請也。今爲石康墟。**歡然道故、出堯臣所贈詩草求題、公跋其後。**本集書梅聖俞贈歐陽闢詩後云、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鳳棲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



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誥案】查註引困學記聞、晦夫爲石康令、名闢、以本集作闢爲諷、何以知本集必諷、此僅可附見也。梅聖俞卒於嘉祐五年庚子、至是元符庚辰、已四十年足矣。

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支、作詩并作荔支龍眼説。

本集荔支龍眼説云、閩越人高荔支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支如食蝤蛑大蠏、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蠏、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厭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蠏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十一日、合浦官舍觀張田與妹仁壽夫人書、作跋。

本集跋云、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眞珠香藥極有、亦有鬬錢、但希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汙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一人安、豈細事哉。張説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昆崙寶兮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黄庭堅題跋云、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昌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宋史、張田字公載、澶洲人、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外城、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誥】

【案】廣東通志同，但史本謂欽賢堂爲欽賢堂，今更正。公此跋與後一跋皆作於合浦官舍，以魯直之説考之，則此書藏於公載之孫，公得見，當亦其孫求跋，是其時合浦爲張命矣。**再作錢易書跋。**本集跋希白書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纂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帖，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案】太宗閣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惟宰執例賜一冊，至眞仁朝皆如故事，後不復賜矣。故北宋士大夫皆無閣帖，其閒有得之者，出於宰執子孫也。然被賜之家，塵有重刊者行世，當時惟以楮墨爲別，其後眞本燒去，則不可得矣。當集此帖時，多有借摹於收藏家者，棄取亦不盡當，如米黻之徒，猶間一遇之。其内府所藏墨蹟，歐陽永叔、劉原父往往以爲可笑，故宋之名家皆不取此帖。近人不察其故，每購得一冊，率自謂爲淳化眞本，凡藏弆此等，皆裝鋪席也。**歐陽閎出觀茅菴橫琴圖，并惠琴枕，並有詩。八月，聞道自毘陵度嶺，將達惠州。**【詰案】是時迨在道中，公後至廣，則三子皆從也。**蘇佛兒來見，記合浦老人語。**本集記合浦老人語云：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東坡居士云。**十日，游愈闍黎精舍，觀壁詩，和韻。告下，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宋濂集跋孔泉賦後云：是年，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詰案】聞命在中秋前，詳後條。**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海上四拘，分安死所，天邊渙



沃、詔許生還。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朝、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纍聞、衆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湔、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寬庸。挈是破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徒馳心於魏闕。鄉關入望、期歸骨於眉山。**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桃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屢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并諭邁迨般挈、會於蒼梧。歐陽闢遺接䍦琴枕二事、謝詩。二十四日、張仲修爲會、臨宿清樂軒中、題壁。**本集題廉州清樂軒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誥案此文乃張仲修留公宿於官舍者三次、故云爾也。仲修其人、繫可見矣。**作贈別詩。歐陽闢餽贐、謝却之。**本集與歐陽晦夫書云、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儋人爭致贈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皆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誥案公一生清節在此書中、可見其孑然一身歸也。**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作瓶笙詩。聞巢谷爲蠻隸困死、寘葬新州、公**

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崇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欒城集巢谷傳云：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不可。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晉陽之難，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韓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崇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巢谷至新州病亡，官爲槀葬，有子崇在里中，某已使人呼崇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謹案陸惟忠、巢谷皆從公黃州，至元祐間，未嘗通問，又復以公故並死粵中，獨得兩公誌傳，何其榮也。詳閱此傳，子由作於哲宗尚在之時，以是扣限考之，谷以己卯正月在梅，至循復留月餘，過邁又當稍留，其至廣州，當在春夏之交，告緝在夏，而因死，則秋，子由知而作傳，已冬春間矣。新甚遠，其身後事，子由無由知，故傳弗及。公大約到雷始尋求其故，而得其實狀，已在還永之時，故召崇至永也。眉中路費亦公與之者，其所使人，即楊濟甫可知。又傳有而行其志四字，乃子由老筆，爲入卓行傳章本。

二十九日，公與過行。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據五卷本《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黄中》，該句作「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

②戊：當作「戊」。按，即上文所述「戊辰」也。

③子：當作「此」，見《東坡志林》卷一《記養黄中》。

④洧典舊聞：當作「曲洧舊聞」。按，此書爲宋朱弁所撰，今尚存。

⑤「皆」：下疑有脱字，文意不備。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詔案元符三年庚辰、是年九月、任伯雨、龔夬交論章惇、蔡京罪。伯雨言惇疏凡八上、惇罷相、連貶雷州司戶參軍、本州安置。十月、陳瓘論蔡京交通近習、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請速出之。瓘坐逐、京出知永興軍、遷延不赴。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京職、提舉洞霄宮。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詔改明年元。①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罷、范純禮尚書右丞。張廷堅乞還陳瓘以協士論、不聽。又乞召用蘇軾、蘇轍、上問安所受、遂忤旨、累貶通判陳州。詔案向太后簾聽半載、其朝局粗可觀者、以忠彥為后所信、而曾布陽附之、未嘗掣肘也。故是時布亦薦一二端士、以為掩覆、而伯雨輩不并布攻去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明年、向后崩、布漸不可制、忠彥謀復召蔡京以禦之、於是兩敗、而京獨專政矣。

九月六日、至鬱林、和王守詩。七日、聞秦觀凶問、遂行、抵白州、遇陸齋郎、知觀在藤傷暑、卒於光化亭上、公大慟。作歐陽元老書。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自梧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諸案：范承務即元長、蓋已授承務郎也。歐陽元老本集不再見、屢復此書、乃寄與上游者。始悟元老長官即海康令、蓋少游在雷、相與厚善。公亦過雷識之。少游方從彼至、故報其死也。**十日、過容南、聞范沖經此瘴痢事、使往約會於蒼梧。**本集與范元長書云：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痛、且須勉强開解。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奉書不謹。**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彥肅詩。至藤州光化亭、則范沖載觀喪去久矣。**輿地廣記云：秦觀坐黨籍、從雷陽。徽宗放還、至藤州華光亭、與客道夢中詩、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蘇軾泣曰：少游不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諸案：少游以八月十二日卒、約計范元長得耗、復來載之以去、不出旬餘之事。距公之至已越兩旬、宜其不可追也。光化亭、宋史亦作華光亭、今從本集。其論少游語、亦在前載與元老書中。今摘錄於此、以當少游挽詞。**徐疇出款、握手道故、并見其子端常、邀游東山**



倩藏

浮金堂作詩、【詩案】公倅杭時、徐疇為仁和令。斜川集有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詩、今不載。**并題江月樓榜。**輿地廣記云、江月樓在藤縣治、蘇子瞻題。**送解于都曹歸蜀作詩。十七日、抵梧州、范沖既去、邁迨亦未至。**【詩案】廉惠相距甚遠、公以中秋前聞命、令邁迨挈家至梧、而欲於九月中旬相值、是尚少一月程也。公性不耐、遂下廣、然失計之甚矣。斯時賀江既涸、即應溯昭州、跨桂管、既至而告身已下、即自永順流至昔、暫頓雪堂、以須邁迨之至、則歸許歸常、水陸直捷、年前皆辦。今有此改計、遂至兩年歊暑與江海之薰染、皆鬱積於舟中、此其所以不支也。若其後已至儀眞、又欲溯淮泗出陸至許、此尤計之左者矣。**會賀江水涸舟閡、不可赴湖外、遂改計由五羊度嶺。**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永州人來、辱書。此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為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恨何及。某郎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詩案】元長遷少游櫬以去、見此書中。此書作於英州道中、故有歸許之約。今錄載於此。**二十日、書楞嚴義、贈別邵彥肅。**本集書贈邵道士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并作送還都嶠詩。遂發梧州。二十四日、過康州、游三洲巖題名。**石刻云、東坡居士自海南還、來游武陵。弓允明夫東坡幼子過叔黨同至。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又

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尚存。詒案：三洲巖從江岸，平地拔起，陡數十丈，四無聯屬，若掛榜於虛空者。詒以嘉慶元年夏日過德慶峽，甞往游焉。人其中，廊廡樓閣，無象不備。且有石級，大成如梯，可婉轉循壁而升，其上至頂，路絶，遂望空處，相距數丈，有小樓。樓中石壁一幅，光平綠滑，下有洞，成形絶似女子望於樓上，猶以美人圖去畫而存紙模也。因命之曰姮娥影。出後巖，則綠芙蓉千花，百蕚層纍而上，翠色可餐。傍有祖無擇小楷書二行，題識極精，因命之曰芙蓉城，皆記以詩。李綱三字在前巖口，乃其謫梧過此所題，綱之才足平金難，字非其所長也。巖中唐宋題刻，複沓而列者凡百數十處，半爲乳靡侵蝕，或在幽暗，多隱約不可辨。其刻於巖頂者，自下仰觀，又目力所不及也。公題識在崖。康州乃康王封地，南渡後，陞德慶州。

歸舟作鐵綫書。本集題自作字云：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洲巖，同舟中書。

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邁、迨。斜川集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獠。山川舊悽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詒案：過此詩前與邁別於金陵，故曰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蓋是年閏四月，公以六月九日薦同安君於金陵清涼寺，二十五日至當塗，過與邁別去之時，已在立秋之後，是以有匯秋潦之詞也。迨方自宜興至惠州，故云仲兄陽羨來，未溫白鶴席，謂迨甫至白鶴新居，席尚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誤。



今爲更正。蓋邁以丁丑至惠、時僅四年、而詩乃統計七年、之離别、前後截淸也。此惟詰能發之、他人無由臻此境也。**用過韻寄邁迨詩。**誥案查註謂邁在惠州、迨在常州者誤、時迨已至惠州也。**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嶺海濶絶、不謂生還、復得專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遂伏謁、以盡區區。不宣。誥案自三洲巖下廣四日可達、公當以二十八日到此、書乃秋杪之確證也。程懷立嘗見公於黃州、時爲轉運使。**抵廣州、程懷立、孫鼛、王進叔皆出款。**誥案孫鼛時爲提舉常平、施註已載。王進叔公稱爲部刺史。查註嶺南監司也。時程懷立亦爲監司、故公有又枉使旌之語。以巢谷旅殯託進叔、懷立者、蓋此二人將按臨新州故也。此三司中惟鼛爲宮師門人、最爲知舊、故其餞送獨遠。然公之借舟、不謀於鼛而假諸懷立者、是懷立爲轉運使、而進叔爲提刑使也。又懷立時兼廣州經畧使、在三司中獨爲地主、故前後款餞於淨慧寺、皆懷立主其事。餘分詳六榕寺蕭世範條下。**十月公感疾累日、程懷立餽藥、復來見。**本集與程懷立書云、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灼。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告謁、以究所懷。**邁、迨、簞、符、籥及家累皆至、重聚於羊城、追言參寥守欽編管兗、壽、欽已化去。**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爲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也。**及錢世雄、廖正一廢黜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

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溫繫獄、人以爲害人者人必反害之。

出世雄所致書。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迨賚來手書、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誥案錢濟明、廖明略二獄皆不詳。呂和卿乃惠卿之弟也。

疾愈、孫鬐、饋燒羊、答書。

本集與孫叔靜書云、辱手教、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也。燒羊珍惠、下逮童孺矣。誥案公將至廣州、有寄邁迨詩。既到而病、未出、即有燒羊之事、以是前後截限、而中間適迨般挈已到、故燒羊偏及幼孫也。公未至、適已離惠、又可見矣。

翌日、報謁程懷立、邀同會淨慧寺。

廣州淨慧寺塔記云、南海郡、實東一部會也、襟帶五嶺、控制百粵、海舶貢胡、以珠金犀角之貨叢委於市。地大物夥、號稱富饒。又其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刹相望、然未有所謂窣堵坡者。今上即位之元、郡人前鳳翔寶鷄主簿林修、慨然以爲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而爲邦人植福之地。乃與同郡信士王衢、稀歸沙門道琮、始議重建塔於淨慧精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首出家貲巨萬以創之、比工之興、地基廣狹、既已定矣。一夕、夢神人告使廣之、衆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爲四十五尺、撅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獲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銘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至誠感通、歎未曾有。遂鳩工疊甓以爲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賢劫千佛、洎旃檀五百應眞像、下瘞佛牙舍利、殉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巖巘、殿繚以迴廊瑋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眞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爲東南



搭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竣。爰書興建之由，俾刻諸石，用示方來。秋七月朔立石。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伯戸、食實封七伯戸叔盎撰并書。誥案 公在元祐中有和叔盎畫馬詩，此碑舊者既仆，而前明重刻者亦損，特爲詳載。

憩於六榕之下，爲題六榕二字榜，後遂名六榕寺。誥案 六榕寺在廣州城西北隅，今圖入駐防中。前明嘉萬間累有興修，輒新此榜，是以致壞。榜懸寺門，刻凸字朱質金文，猶前明之舊。二字皆大尺有咫，精采雖稍失，較惠州新壞三榜猶勝。後有眉山軾題并書六字，亦凸僅存字形而已。寺誌謂公憩此六榕之下，因爲題字榜於山門，邦人爲建瀟灑軒於榕陰間，存公遺蹟。後明洪武六年，建永豐倉，毀寺殿，廡僅存塔殿。逮僧愈堅重建佛廬，改寺門爲東向，其榕與軒遂不可考矣。誌又謂公以紹聖元年過此題榜，則誤據叔盎碑。此寺建於元祐元年，至紹聖四年六月工竣，其南遷不至可知。逮紹聖四年四月徙儋過廣，則朝命嚴迫，僅與王敏仲一面而行，而寺工亦未竣，又必無游題之事明矣。考本集元符三年十月，公在廣州，蓋程懷立以轉運使攝守事，延公於淨慧寺，蔚傳爲會，三司並集。因倘徉竟日，并題此榜。其後懷立又約餞別於此。公報云：來約淨慧無緣重詣，以是知公到寺止一次，且在款接之初。其題此榜，乃十月上旬中事也。茲既論定，命兒子霖圻手摹此榜，并爲題六榕記一通，載公來去廣州及到寺歲月，勒石納諸寺壁，俾僧守之，以示後人。至此寺粵中僉曰六榕寺，相沿已久，無復有知淨慧者矣。

從孫簪得李之儀書，并和簪兄弟與之儀唱和詩。誥案 詩有兼得故人書句，此即李端叔書也。後公答書亦由叔靜寄往，其

情可知矣。**謝舉廉袖所業來謁，公大稱賞，錄往年宿瓜步夢中小絕示之。**按：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一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編海南卷中，誤。合註雖指為北歸作，亦不能定。時謝民師為廣州推官，又據斜川集次韻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考見後條。**十六日，赴王進叔會，縱觀所藏翰墨，作王太尉峽中詩刻跋。**本集書王公峽中詩刻後云：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書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石延年詩筆跋。**本集書石曼卿詩筆後云：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為神明。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為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蕭世範借和孫鼛韻為贈答詩。**按：蕭世範乃廣倅也，集中有倅無守，時朱服帥廣，未至任，何述已罷去也。宋法凡節鎮員闕，皆轉運使兼攝，見朝辭狀。**復會於孫鼛官舍，書四喜事為贈。**本集書贈孫叔靜云：今日



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記夢所蓄諸葛筆。**本集書孫叔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狎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常和道人墨。**本集書孫叔靜常和墨云、孫叔靜用劒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瞢墨收其羸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鄭靖老書至欲相從溪山間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某鬚鬢皆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眞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追把玩耶。詰案此書乃鄭靖老來問近狀及歸宿之事、故所答如此。時靖老似尙在粤西、自後不復可知矣。**二十三日同孫叔靜進叔出觀所蓄琴書。記論琴。**本集書王進叔所蓄琴云、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蚹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同觀。**題徐熙杏花。諸詩。祖堂來自東莞資福寺羅漢閣成作記。**本集廣州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云、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實、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媿。是故其

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懼愧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邱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眾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謹案】此文全本楞嚴，亦寓勸懲。然楞嚴重濟，無此交之輕脫也。其前有二導師一段，文繁不載。東莞縣資福寺，今猶存。海幢老衲有侍者時過韻山堂問學，亦有年矣。一日來告別，且求贈言，問故則東莞人士請主資福，故錫拂往也。因告之曰：汝往開堂，勿似二導師也。今即以汝家常住語為贈。又告以公在惠日，祖堂求古舍利，以犀帶易與之，并以古玉璧為薦，有資福寺舍利塔銘，此記在後，作於廣州。又道過交安國，使篆閣榜，乃封交廣師朱行中寄祖堂者。以上切諸物，或有存者，即具告我，及其報至，則此閣殆無故址，惟公舊刻存五十字餘，無有知其事者矣。

重過天慶觀，訪何德順，觀所作眾妙堂，飲於東軒，作詩。十一月，公將行，念巢谷旅殯無託，或致毀露，乃以告王進叔，會程懷立使其子至饒萊膳河涼藤，復作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



珍惠菜賭、增感作也。河凉藤已領、哀疾有可恃矣。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名穀、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爲槀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問、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爲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没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晉叔、尤幸。亦曾懇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語案】子由作傳在前、故及其死而止、此皆後事也。凡史家但知抄欒城集、失採此文、於公之義未當、殊失體裁。本案前已摘載數語於廉、茲不畧去者、特以正史家之陋也。

及登舟、風作、未發。曇穎、祖堂道老皆至、聚語舟中。【語案】曇穎乃羅浮寶積寺僧、通老即惠州海會禪師也。

程懷立聞公未發、復約重游淨慧寺、不赴。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師不敢解、故復少留。來約淨慧、與惠州三道人語爾、無緣重詣、臨紙悵悵。【語案】此書乃公已至淨慧寺確證、即題六榕榜根據、然非諳未易檢出此八字、且須熟三道人事、先去此句、始明晰也。

翌日、作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書云、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蒙不鄙棄、貽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

風不止、遂行。孫鼛挈其子挐舟來追、復同舟前進。作李之儀書。本集與李端叔書云、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瀆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愧負不可言。比日計赴潁昌、

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過五羊、經度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荷叔靜謂入照管、不甚失所。叔靜挐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詒案施註因此書遂有東坡居惠州、叔靜極意與周旋語蹤過來去海南四載。查註合註從誤、今已改正。

抵金利山、餞別崇福寺、乃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更勤從者遠至金利、分子遠煩追餞。詒案金利山距城西四十餘里、今設巡司。公云叔靜相送數十里、又云遠至金利、爲合考之、金利即崇福寺也。蓋西北二江自三水合流而下、入南海境、轉而之東、過廣州城至南海神廟合、東流直出扶胥、經虎門入海者、其大局也。其自三水下、不能盡東、必先分消、輒由此南出甘竹灘諸處、由崖門諸口入海者、不可枚舉、故其地江路甚雜、水鄉山村、處處盤折。南海境當二江之下、注而再下、爲順新香諸邑、此周繞千里間、其地如滿盤碁子、而盡則水也。雖魚鹽酒米蠶桑蕉荔極富、而蛾子亦由是出沒不常、難摘易竄。詒經游其中者三十載、又凡交游朝天從遠例出餞數十里外。嘉慶辛未壬申、奉松節相檄、巡緝北江、自南海上泝曲江、皆所專責。又從韶鎮入擾英清連界、盤互巖谷、故上則叢山、下則雜水、凡營制村堡、此穿彼插、千餘里內節寸理清、坐可默數也。茲以後二題論、如不餞崇福寺、即非道所經歷、故確然知其必不誤矣。

公艤櫂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廣州府志云、崇福寺在金利山內、有鑑空閣、今圯。本集鑑空閣和黃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詒案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後人而秀才亦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即公發廣州日之夜也。時距長至僅數日、後有據。如以靈峯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殘月、但恐四更山吐月、未



必僧敲月下門也。秀才即黄明達、名洞、公有與洞書。**過靈峯山、題詩寶陀寺壁。**閩書寺有妙高臺、今存石刻、相傳元時重刊。後題元符三年十月。今觀此石、信出公手、但已摹刻多次、必非元時重刻者。石長二尺、橫一尺五寸、凡書五行、前四行爲詩、一行七字、二三行皆八字、四行五字、而空其下。五行僅元符三年十月六字、而下無餘地、較詩字爲大、年字拖筆甚長寸、月二字擠迫一處、氣不聯屬。如爲當時原幅、應小其年月、留有餘以署名印、令了無餘地、而十月兩字擠迫入之、其前復無詩題標列、此乃舊有詩題及署款全行、後人以其磨勒、乃割取其可刻者、就字轉爲小幅。其所題之十一月、則去一字、而尤不可容、刪跡顯見、皆非一幅五行信手書下之情形也。若謂過於未至廣州前、當作九月。過於去廣之後、已與冬至相近、必爲十一月也。又寺在金利山西北二十里、公次早即到、以是知叔靜送數十里、必出此途。餘詳後條。**謝孫叔靜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從者遠至、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數日來、思渴不已。長至僥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鶩矣。誥案上年閏九月、則下年長至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其盈縮時與刻不出前後兩日間、孟子謂可坐致者此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則三年長至必以十一月十二日爲準。公此書已迫長至、而與叔靜別僅數日、其發廣州餞別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復何逃乎。且自廣至清遠三百四十里、五日必達。公以十四日前至已行七八日。若據石刻以合前論、又多行十餘日、此必無之事也。**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書云、軾啟。近奉違、亟辱問訊、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十四日、至寶林寺、作禪月畫羅漢贊。本集阿羅漢贊題云、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第三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羅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怙羅尊者、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紀年錄云、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寶林寺、頌禪月羅漢。誥案以上各贊文繁、不錄。

十五日、吳復古、何德順、與頴祖堂通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



用追餞至清遠峽廣慶寺。【誥案】此條本年譜所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廣慶寺題名也。李公弼嘗欲見公於海南周文之所介也。林子中無考。**復忽感疾，公問以後事，笑不答，瞑焉而化。為經紀其喪，以文告訣，哭而祭之。**本集祭吳子野文云：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亡，有似子微，或似蘧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發貞陽峽，孫鼛謝舉廉各致近報，得旨，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罷湖外之行，作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遠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會真人之勅。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遂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并作報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亟辱專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嘗求人至永請告勅。遂渡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又與謝民師書云：蒙錄近報，若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道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

陽美民師還朝、授任或相近、得見又幸矣。**窮范祖禹事狀、致秦觀與作范沖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哉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蹟編次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漂流江海、未能赴救、已爲慚恧。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詩案］此傳不成、乃元長自誤、自此不復聞問矣。處度乃少游之子、即秦湛也。**馮祖仁、自曲江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采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閒關、寸進、更二十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乏人寫大狀、手拙簡畧、不次。**至英州、何智甫方成石橋、求公往觀、作何公橋詩。**何薳春渚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牓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詩案］梁譚皆巨璫也。此詩本集入銘類、何薳亦云石橋銘。施註以爲詩、編南遷作。查註既引洪容齋三筆、而仍置南遷、謂存施氏之舊、輒持兩端。洪說與詩意甚合、其爲北歸作、確無疑也。邵補註删此、未爲無見。然據洪說、當時以爲詩者、不獨施也。今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詩案］公翰林學士任內奏乞錄鄭俠狀、已詳前案。施註謂東坡南遷始識介夫、誤甚。俠自英州放還、乃元祐元年事、越九年至紹聖元年、公始南遷。又越四年至元符元年、俠再竄英、公在儋久矣、何由相識。

令刪去此註、驗正於此。**明老自曹溪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衰病復過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旦夕離英、但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作程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去德彌日、思渴縈懷。江路無阻、至英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關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隨緣、不煩思念也。萬萬為國自重、不宣。誥案此書獨致懷立、是舟為懷立所借、其為漕使可知。而王進叔之為憲使、亦由是分清矣。**公方艱行役、會朱服至、輟徒御數十人、使節級梁立林總以佐公行、遂發英州。**本集與朱行中書云、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承旌騎已至、即欲走謁。又書云、滇陽一見、大慰宿昔。匆遽就別、悵惘可知。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又書云、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誥案朱服字行中、元豐間已為御史、劾章惇。嘗知潤泉婺廬壽諸州、謫萊。徽宗立、加集賢殿修撰、由廬徙廣、後坐與公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其前與公游、無考。若因此一面貶死、冤矣。**李公寅陳公密自韶州專使來迎。**本集與李亮工書云、專使手書、甚慰馳仰。江路灘磧寸進而已、更半月乃可造謁。人還、布謝草草。誥案李公寅、韶倅。陳公密、曲江令。**公密且言自蒙恩出陸、先游曹溪、為便答書。**本集與陳公密書云、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當如所教。誥案欲至南華、必陳子報其父、原書失載此、後書也。**丁朝奉自連州專使出送答啓。**本集與丁連州朝奉啓云、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瘴霧、稍習蛙蛇。自疑

本僊崖之人，雖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明之錫。窮途易感，永好難忘。【附錄】丁朝奉乃以朝奉郎守連者，名無考。**十二月，曲江道中記舟中作字。**本集書舟中作字云：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將達蒙里，陳公密差白直兜乘擔索皆集。**本集與陳公密書云：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明，孤旅僕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留半月，即造守下。【附錄】此書，陳公密乃曲江令也。**七日，公欲赴曹溪，會馮祖仁來迎，遂罷行，同抵韶州，狄咸、李公寅、陳公密延入行館，爲會。八日，作馮祖仁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奈何。【附錄】祖仁先爲河源令，時居父憂也。**祖仁餽羊邊酒壺，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附錄】公以十月十五日與吳子野會清遠峽，而子野化去，勢必經紀其喪，俾何道士載之以歸。又須留二三日始行，是發於十七八日之間也。時馮祖仁以書來迎，而答云更二十日方至曲江，其後在英與李亮工書云更半月乃可造謁，此乃自清遠啓行，又已除去數日。而自發清遠計至曲江，仍當約以二十日之限，則英州羈泊有餘，而舟抵曲江尚在十二月上旬

也。考與祖仁二書，乃同日所作。公以到之次日，欲報謁，而祖仁已走松楸，及其餽食，而公有薦先之語，一則曰至節，再則曰節辰，是此日爲臘祭之日，故云爾也。然古之所謂臘者，月日紛如，般演何益，惟當以通俗論。考東京夢華錄，凡臘日之事，皆載於十二月八日之下，此宋以十二月一日爲臘，而以八日爲節之確據。由此推之，公以七日到曲江，而祖仁餽遺在八日，以合清遠峽之程期，正在二十日之間也。

和狄咸所贈詩，夜夢蘇堅以南華賜物有感九江送別之事，忽得書，堅已在南華，待數日，感歎不已，先寄以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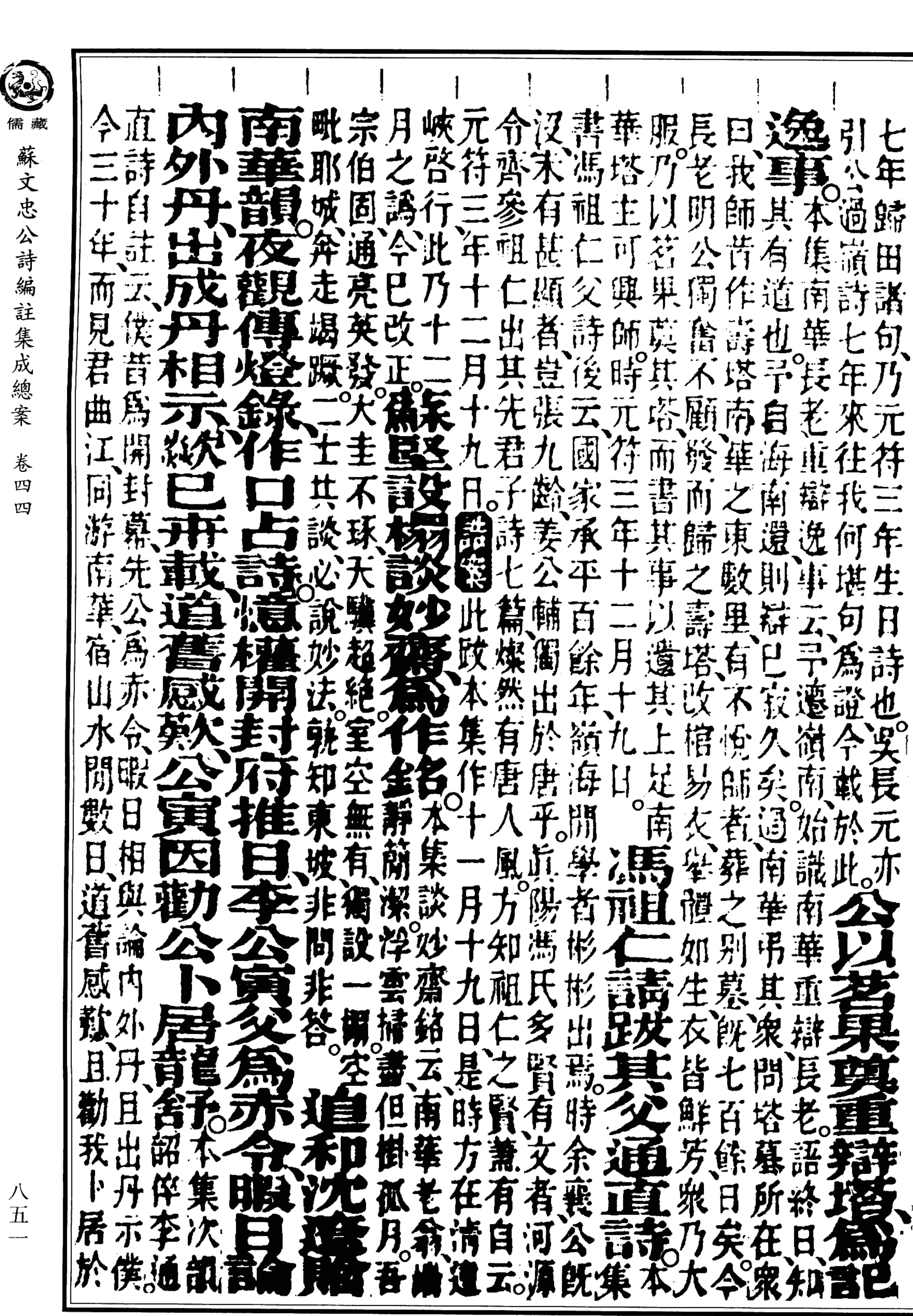
馮祖仁爲曾出觀其父通直遺草及鶴鹿馬三畫，求詩跋，并約從游金山。 原案：以上馮祖仁各事，並詳後條。

得錢世雄書，知廖正一復官，參寥落髮，錄寄舊和守欽詩。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來書，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喜事。獨吾濟明尚未，何也。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極佳，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爲陳公密作子石硯銘。 本集子石硯銘云：陳公密自採石嵓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賴。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與李公寅、馮祖仁游曹溪。 本集與馮祖仁書云：兩日不果詣見，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游南

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開行否。潘衡復來見、邁追過簞符籥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爲題梁。周密齊東野語云、予瞻北歸、過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乞題梁、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同歸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衆名香結界懺於南能塔院、爲飯僧設浴之會、作南華寺功德疏。本集南華寺功德疏云、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王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鑑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舉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爲讖我集福之因、具疏如後。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闊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憐紛擾之何辜、除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閑。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張端義貴耳集云、韶州南華寺有黄葉齋僧文自稱率士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師爲經界、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乃東坡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十九日生日、過作詩。斜川集大人生日詩云、七年野鶴困鷄羣、匪虎眞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湖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未試凌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恍上軒裳眞昨夢、腹中黎粟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栢寢年。【謹案】郵傳句下自註云、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又詩有



七年歸田請句、乃元符三年生日詩也。吳長元亦引公過嶺詩七年來往我何堪句爲證、今載於此。

公以贊與重辯墳、爲記逸事。本集南華長老重辯逸事云、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本集書馮祖仁父詩後云、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近陽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乃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詩案】此跋本集作十一月十九日、是時方在清遠峽啟行、此乃十二月之譌、今已改正。

蘇堅設楊談妙齋、爲作銘。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追和沈遼贈南華韻。夜觀傳燈錄、作口占詩。憶權開封府推日、李公寅父爲赤令、暇日論內外丹、出成丹相示。歘已卅載、道舊感歎、公寅因勸公卜居龍舒。本集次韻韶倅李通直詩自註云、僕昔爲開封幕、先公爲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

舒。留數日，爲潘衡造詩墨。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葉夢得避暑録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詒案：何薳所記海南墨，則夢得此條多不足信。令姑摘其近是者存之，用以歸結潘衡也。蘇堅以其子庠疾，不克偕，遂還。

韶州陳公密出素孃佐酒，爲賦鷓鴣天詞。本集鷓鴣天詞敘云：陳公密出侍②兒素孃歌紫玉簫曲，勸老人酒，老人飲盡，因爲賦此詞云：笑撚紅牙嚲翠翹，揚州十里最妖嬈。夜來綺席親曾見，撮得精神滴滴嬌。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處，腸斷雲間紫玉簫。

和李公寅詩。王註子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風土，欲卜居爲終老之計。查註云：本集與李惟熙帖云云，與第二首合，惟熙疑即李通直也。詒案：李通直即李公寅，字亮工，以通直郎爲舒倅，此李通直二詩，與後亮工舊隱圖詩，皆作與一人者也。本集無與李惟熙帖，查註附會王註，率稱本集，非是。今考本集葵笑桃杏說云：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又與章援書云：舒州李惟熙丹，服之皆生胎髮，然李爲離痕大患，戒之戒之。本集所載李惟熙止此，且顯然又一人也。王註所引帖，似出公手，或公過舒時，惟熙來見，因與此帖，亦或有之，然以之附會李通直，則謬甚。查註既於此詩之三李句引揮麈録之龍眠三李亮工、伯時、元中，又從王註作李惟熙，飄持兩端。合註從誤，今皆刪去，駁正於此。

檢讀程天倅舊寄詩草，題付過書藏之。本集書程全父詩後云：謂其詩，知其爲君子，知



天倅者、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汙累之、乃書以屬過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謹案此文乃程天倅字全父之確證。合註於年譜下疑其子儒之字爲天倅、誤。適迨自惠至、賢天倅父子、當不止通問、而本集竟無所考。今賴有此文、以歸結之也。秋

成叢書蘆菔羹餉公、作詩。馮祖仁以嚴硯法醞蔬果爲餽、作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蒙以嚴硯法醞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公將行、陳公密以其祖隱居書求題、爲作跋。本集跋陳隱居書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馮祖仁復以其父遁直遺草求題、爲題明月湖詩。謹案此詩作於去部之日、後書可據。施註原編爲英州作、此乃但見其父詩跋有眞陽馮氏語、改以置英州、而不知祖仁還部且有如許事也。查註合註並從誤、今改編。李公寶以其兒公麟畫求題、作舊隱宅圖詩。狄咸燕集於九成臺上、求題、已弗及、復爲書止馮祖仁金山之行。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奉辭、瞻戀殊甚。先什輒已題跋、鴉鹿馬三軸、迨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自遠、保重。及登舟、明老賫南華碑刻至、并呈四偈、公以事忙、作一偈以報。本集南華長老

寵示四偈、事忙、只還一偈。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二擨。却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詩案〕此偈在本集偈類、公不以詩論也。施註列遺詩中、查註改編入集、合註仍之、題各小異。今據本集改載入案。**并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以促裝登舟、乞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偈、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狄咸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輿地廣記、相江亭在韶州府城東、宋時餞別處。**公以李公寅行部先出郵書為別。**本集與李亮工書云、近別、起居佳勝、旌斾之還也、已新康。伏冀尊重、以迎多福。臨行冗迫、不宜。〔詩案〕此書乃公並未在韶度歲確證。**遂發韶州。**年表、是年在韶度歲。〔詩案〕年譜、紀年錄均無此說、皆云正月五日至南安、以公題石鐘山記月日為據、自英至韶、不及二百里、公當日已行十餘日、中間無可停泊也。自韶至南雄二百數十里、膠爻尤倍於下。今緊行必五日、料理度嶺必二日、公當日能以三日到乎。查氏覲經此道、乃據九成臺銘為斷、誤甚。況公挈家度嶺、更需滯也。計曹溪至韶、肩輿五十里、公大約以二十一日歸、二十四五日即行、且時患河魚、以疲於人事、始行、前途尚欲留調一二日、故必約以旬餘也。**以近詩寄朱服作書。**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承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無和。帳勾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錄呈、以為一笑、恃知照不深責也。**題書堂嶼詩。**〔詩案〕此詩查註謂韶州曲江、仁化並有書堂嶼、以詩有北出湘水百餘步句、而始安志有湘灘同源、南為灘水、北則湘川之諺、因編梧州、乃全未考志文也。始安之灕為靈渠、秦將史祿所鑿、其北流入嶺內

者爲湘水、自全州至永州合瀟水爲瀟湘、入洞庭。其南流出嶺外者爲灕水、自興安下合桂林。昭州陽朔各水凡千數百里至梧州、梧之書堂灣、豈能連湖南之湘水哉。曲江原名湘江、亦名湘江、今改編於此爲近是。**南雄道中、公河魚未止、留調度歲。馮祖仁專使追送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義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誥案此書作於道中、故有益遠二句、作於除夕之前、故云歲暮、皆不在韶度歲之語。**答彭臨賀啓。**本集答彭賀州啓云、竄流海國、脫身魑鬼之林、灑掃負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矜窮遂、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幽盡、聳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饋。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誥案彭賀州未詳。公初自蒼梧赴永、擬由賀江行、當必與之有舊矣。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校記

①詔改明年元：應作「詔明年改元」。

②覆：疑當作「復」，見本譜卷四五載蘇轍撰《墓誌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7
页数=85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54
SS号=1236557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